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六〇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六〇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五八四一

林亦之 三

祭林公執文 一

祭李監倉文 二

祭陳以中文 二

祭陳旦中文 三

祭林斯容文 三

祭友人稚春同爨兄文 四

祭曹聲之文 四

祭光澤朱尉文 五

祭曹子微母文 五

祭陳壽夫文 六

祭海陽章尉文 六

祭曹不占文 七

祭夏循矩先生文 七

祭林伯謨文 八

祭林斯行文 八

祭鄭唐仲文 九

祭青龍陳君文 九

祭章氏婦文 一〇

祭林司法文 一〇

祭林稚春母文 一一

祭陳監場夫人文 一一

祭谷堂蹟和尚文 一二

祭陳子白母文 一二

祭清遠林尉文 一三

代惠安陳仲鱗祭父文 一三

代高德庸祭外舅文 一四

代陳鈞叔祭墓文 一四

代陳景韋祭李監倉文 一五

代章由之外姁大殮祭文		一五
代章由之祭外姁文		一六
代衆人祭林美政文		一六
代盧國寶祭母文		一七
代高子羽祭清叔文		一七
代從弟履之祭外舅父文		一八
代余師春祖母大殮祭文		一八
代祭稚春文		一九
代友人祭稚春文		一九
代曹子微祭父文		二〇
代友人祭曹叔明文		二〇

全宋文卷五八四二

林亦之 四

代章由之祭弟海陽尉文		一一
代陳仲罕祭女兄文		一二
代朱季牟祭父縣尉文		一三

代曹子微祭母文 一	二三
代曹子微祭母文 二	二四
代陳敦夫祭弟壽夫文	二四
代章由之又祭弟海陽尉文	二四
代方士登祭母文	二五
代林家仲祭母文	二五
代林耀卿祭丈母文	二六
代陳敦夫祭母文	二六
代陳子圭祭外舅文	二七
代曹敬曾祭父文	二七
代友人祭陳伯順文	二七
代鄭釋卿祭妹夫伯順文	二八
代次春墓祭文	二八
代姪祭叔文	二九
代三婿祭丈母文	二九
代顏氏寔祭丈母文	三〇

代祭丈母文	一	三〇
代祭丈母文	二	三〇
衆門人辭艾軒先生墓祭文		三一
試妝祝文		三一
惠安親迎祝文		三一
陳子白醮婦祝文		三一
章徽之醮婦祝文		三一
曹子微醮婦祝文		三三
丹井罷齋祝文		三三
紅泉堂集祝文		三三
孔子廟上額祝文		三四
祭神祠文		三四
真君生日青詞		三五
祈雨青詞		三五
李監倉希彭祈安青詞		三六
又代李監倉祈安青詞		三六

陳監場夫人青詞 三七

趙縣丞伯達青詞 三七

曹錢監夫人青詞 三八

王縣丞夫人青詞 三八

張景言爲父母超度青詞 三九

重建龜山塔院疏 三九

福真觀開堂疏 四〇

衆人祈雨疏 四〇

海口夫子廟上梁文 四〇

全宋文卷五八四三

陳 琦

袁州重修兩獄記 四二

鮑義叔

真如寶塔記 四四

東塔廣福教院記 四五

徐似道

乞徧下提刑司刊印正背人形檢驗傷痕奏	四七
清波雜誌跋	四八
萬珪	
青墩鎮土地索度明王碑記	四八
梁安世	
乳牀賦	五〇
跋盡言集	五一
旌忠祠記	五二
彈子巖題名	五三
冷水巖題名	五四
魏伯恂	
祭鹽官三先生文	五四
張子韶先生九成	五四
施彥執先生德操	五五
楊子平先生璇	五五
奚商衡	

上元縣社壇記 五六

全宋文卷五八四四

胡 价

長沙刻本新書後序 五八

胡 實

與朱熹書 五九

李 柄

淵靈廟禱雨記 六〇

李孟傳

面對言民本奏 六二

轉對言時政奏 六二

刻方言後序 六三

修塘記 六四

硯銘 六六

張可速

淳熙泰和縣志序 六七

張宣

淮南淮北有飛蝗奏……………六九

張杼

淳熙刊本史記序……………六九

張維

縣尉權縣鞫獄不當奏……………七一

全宋文卷五八四五

鄭湜一

趙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知福州制……………七二

論本朝家法疏……………七三

乞寬民力奏……………七四

乞詔裁定經費奏……………七四

上贛州諸縣土軍元額新額奏……………七五

乞將酒課見在本錢給還諸司自行酤賣奏……………七六

言諫省寂寥奏……………七七

東南歲入與月支劄子……………七七

言諸路經制總制月椿及兩浙歲收緡錢劄子 七八

君體論 一 七八

君體論 二 八〇

相體論 一 八三

相體論 二 八五

全宋文卷五八四六

鄭 湜 二

國體論 一 八八

國體論 二 九一

國體論 三 九四

太府寺廳壁記 九六

臨安府城南廂廳壁記 九七

祭陸子靜先生文 九九

全宋文卷五八四七

舒 璘 一

答朱晦翁書 一〇〇

答葉養源書		一〇一
再答葉養源書		一〇二
與呂寺丞子約書		一〇二
再與呂子約書		一〇三
答楊國博敬仲書		一〇四
與袁學正和叔書		一〇四
答河西尉書		一〇五
答袁恭安書		一〇五
答沈季父書		一〇六
通都漕書		一〇六
答孫子方書		一〇七
上淮東總領韓郎中書		一〇七
與汪子卿書		一〇九
通趙守書		一〇九
答劉宰書		一一〇
與江司法書		一一〇

答徐子宜書 一一一

再答徐子宜書 一一二

答袁恭安書 一一三

答徐寺簿書 一一三

全宋文卷五八四八

舒 璘 二

答鞏仲志書 一一五

再答鞏仲志書 一一六

與紹興汪教克剛書 一一六

再招汪教克剛書 一一七

與樓大防書 一一七

再與樓大防書 一一八

答樓大防書 一一九

與汪明叟書 一一九

請汪解元書 一二〇

與滕德粹書 一二一

答積溪王宰枏書……………一二二

與汪清卿書……………一二二

與黃子耕書……………一二三

與徐子宜書 一……………一二三

與徐子宜書 二……………一二五

答徐子宜書……………一二五

通陳郎中英仲書……………一二六

與李倉使唐卿書……………一二七

謝李提舉書……………一二七

與豐郎中書……………一二八

全宋文卷五八四九

舒 璘 三

再與豐郎中書……………一二九

答薛大卿象先書……………一三〇

再答薛大卿書……………一三〇

與陳中書傅良書……………一三一

答趙通判書 一三二

再答趙通判書 一三一

與王大卿書 一三三

答劉淳之書 一三三

答王了夫書 一三四

答楊叔仲書 一三五

請徐學長書 一三五

答喬世用書 一三六

答楚仲齡書 一三七

與家人書 一三八

謝傅漕薦舉劄子 一三八

謝張守舉狀 一四〇

謝陳倉舉狀 一四一

全宋文卷五八五〇

舒 璘 四

與陳倉劄子 一四三

與陳倉論常平劄子	一四四
論茶鹽劄子	一四五
論保長劄子	一四六
論常平劄子	一四八
論義倉劄子	一四九
繳納劄子	一四九
與陳倉單劄子	一五〇
與陳英仲提舉劄子	一五〇
與陳英仲論荒政劄子	一五一
再與陳英仲論荒政劄子	一五三
上新安張守劄子	一五四

全宋文卷五八五一

舒 璘 五

乞差楚學正劄子	一五六
上太守劄子	一五七
上趙運使劄子	一五七

謝解啓……………一五八

謝王右司薦舉啓……………一六〇

謝王漕啓……………一六一

謝彭祭酒啓……………一六二

答莫司戶啓……………一六三

上程安撫叔達啓……………一六三

上蘇運使啓……………一六四

謝林漕啓……………一六五

答宋交代啓……………一六五

上宋參議啓……………一六六

上王倅啓……………一六七

上黃倅啓……………一六七

答武寧趙丞啓……………一六八

全宋文卷五八五二

舒 璘 六

答汪通判啓……………一六九

答李縣丞啓		一七〇
答張主管啓		一七〇
答危尉啓		一七一
答黃僉判啓		一七一
通宋漕啓		一七二
通林帥啓		一七三
答柳推官啓		一七三
上王漕啓		一七四
答喬宰啓		一七五
答交代莫教授啓		一七五
通何通判啓		一七六
通徐通判啓		一七七
通太守張伯垓啓		一七八
通黃倅啓		一七九
答梁縣尉啓		一八〇
答趙倅啓		一八〇

答黟縣簿啓	一八一
答黟縣宰啓	一八二
答祁門于尉啓	一八二
答祁門趙軍啓	一八三

全宋文卷五八五三

舒 璘 七

平陽縣修社壇記	一八四
竺碩夫妻舒氏壙誌	一八五
伯禮兄壙誌	一八六
琅琊王公墓誌	一八七
汪母鄔氏墓誌	一八八
先君承議公壙誌	一八九
袁輔德墓誌	一九〇
舒子春墓誌	一九一
迪功郎汪公墓誌銘	一九二

全宋文卷五八五四

李舜臣 一

賀人發舉啓……………一九四

賀秦太師正啓……………一九五

賀秦少保生日啓……………一九五

起居鄰倅啓……………一九六

周瑜赤壁之鑑……………一九六

祖逖譙城之鑑……………一九九

褚裒彭城之鑑……………二〇二

桓溫灞水之鑑……………二〇五

謝玄淝水之鑑……………二〇八

全宋文卷五八五五

李舜臣 二

劉裕關中之鑑……………二一一

到彥之河南之鑑……………二一四

蕭衍義陽之鑑……………二一七

陳慶之洛陽之鑑……………二二〇

吳明徹淮南之鑑 一二三二

全宋文卷五八五六

唐仲友 一

館職備對劄子 一 一二三七

館職備對劄子 二 一二三八

館職備對劄子 三 一二三〇

館職備對劄子 四 一二三一

信州朝辭劄子 一 一二三二

信州朝辭劄子 二 一二三三

台州入奏劄子 一 一二三四

台州入奏劄子 二 一二三五

台州入奏劄子 三 一二三六

全宋文卷五八五七

唐仲友 二

館職策 一 一二三八

館職策 二 一二四四

全宋文卷五八五八

唐仲友 三

館職策 三 二五二

館職策 四 二五七

代人上謹初政疏 二五九

代臨安府上瑞麥表 二六一

全宋文卷五八五九

唐仲友 四

上張相公書 二六三

全宋文卷五八六〇

唐仲友 五

上四府書 二七八

賀史丞相加少師啓 二八三

賀單侍郎啓 二八四

知信州通交代詹臺簿啓 二八五

送同官黃教授序 二八六

韓子後序 二八七

唐楊倞注荀子後序 二八八

題王介甫荀卿論下 二九〇

書秦少游書王蠋事後 二九一

全宋文卷五八六一

唐仲友 六

官制總序 二九三

兵制總序 二九五

田制總序 二九八

井田綱領上 三〇〇

井田綱領下 三〇三

全宋文卷五八六二

唐仲友 七

湯誓論 三〇六

周論 三〇八

秦論 三〇九

漢論	……	三一
魏論	……	三一
晉論	……	三五
唐論	……	三七
范蠡論	……	一九
王陵論	……	二二
汲黯論	……	二三

全宋文卷五八六三

唐仲友 八

顏曾論	……	二六
子思論	……	二七
孟子論	……	二九
荀卿論	……	三一
性論	……	三三
學論	……	三四
詩論	……	三六

道藝論 三三七

釋老論 三三九

刺客論 三四一

全宋文卷五八六四

唐仲友 九

讀十二月卦 三四二

讀仲虺之誥 三四六

讀盤庚 三四七

武成脫簡 三四七

讀荀子禮論 三四七

讀荀子樂論 三四八

論唐太宗撰氏族志 三四八

辨元和聖德詩 三四九

質疑 三四九

重修金華縣治記 三五〇

重修台州郡學記 三五一

新建中津橋碑記	三五二
筆記	三五三
重建學校記	三五五
元應善利真人祠記	三五六
全宋文卷五八六五	

唐仲友 一〇

靈康廟記	三五八
重修桐山橋記	三五九
漢三廳記	三六一
漢宣帝常平倉記	三六二
西川秀麥圖贊	三六四
光武受命中興頌	三六六
陳君墓誌銘	三六八
代張丞相祭劉兩府文	三六九
代御史祭兄文	三七〇
祭念五弟文	三七〇

代人祭妻文……………三七二

代人祭妻文……………三七二

祭王丞相母太夫人文……………三七三

上元普度青詞……………三七三

全宋文卷五八六六

胡元質

乞限期修成欽宗實錄奏……………三七四

乞劉季裴依舊兼國史院編修官奏……………三七五

辭兼同修國史奏……………三七五

以太平州水患乞措置築堤奏……………三七六

建康府修軍兵營屋事奏……………三七六

乞將寬減鹽井重額事宜付史館奏……………三七七

論蜀中鹽井奏……………三七七

論川茶征課之弊奏……………三七八

簡州蠲減折估錢事奏……………三七九

蜀中減放折絹錢事宜奏……………三七九

乞勿令夔路遞兵缺額缺糧奏	三八〇
論威茂州邊防奏	三八〇
乞令四川守臣添募忠勇奏	三八一
措置蠲免夔路諸州科買上供金銀絹奏	三八一
乞川蜀民間結甲捕盜事一依舊例奏	三八一
措置減放四川井戶鹽額事宜奏	三八二
乞將減放川茶虛數事宜付史館奏	三八三
言推排鹽井以增減定額事奏	三八三
乞科敷牛具以乾道七年之籍爲準奏	三八四
賀湯兵侍郎啓	三八四
謝漕使薦舉啓	三八五
成都古今丁記序	三八六
石經跋	三八七
左氏摘奇後記	三八七
玉局觀崇禧殿記	三八八
牡丹譜	三九〇

全宋文卷五八四一

林亦之 三

祭林公執文

乾道三年十月

三年冬十月壬子，同郡生林某并姓名三十人，以卮酒盤飧敬致酹於故承事十丈林公之靈〔一〕。嗚乎！八十之老，故國喬木。有此彫零，云胡不哭。街南巷北，生事如麻。垂簾市中，所謂君家。君家何如，教子一經。十年聲名，機、雲弟兄。國人於是，謂公有子。問詩問禮，來者楚楚。我輩小子，陳良之徒。斗酒哭公，義其然乎。死而有知，聊聽吾語。有子如此，公其不死。《網山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一〕十：原誤「卜」，據《永樂大典》改。

祭李監倉文

四年夏五月甲寅，曲堆林某，敬以杯酒盤飧，哭故監倉李君之柩於龍山塔下。嗚乎！十年戶外，足迹可數。公一見我，如所未睹。我亦何能，而相尊俎。反覆念此，涕零如雨。龍山之巔，上入雲霓。公居其旁，我居其西。日則一至，夜則一來。談笑無限，欲去徘徊。人皆謂我，咄咄怪事。公聞我語，喜而不寐。天下所難，難於知己。不謂君子，知我如此。公於文律，所長儷偶。加之數年，可以不朽。公之潔己，有似冰壺。闔館之夕，晝然弊裾。如公所爲，知之者誰。公所敬我，謂其相知。視公之貌，萬斛之舟。豈謂一死，乃如轉喉。芻靈所居，嚮者書帷。於此酌公，觸目生悲。百年隔闊，有酒一卮。肺肝之言，而盡於斯。《網山集》卷五。

祭陳以中文

乾道五年九月

五年秋九月二十有一日甲戌，林某合丹井羣居，來哭吾友陳生而告之曰：嗚呼！昨者無端，紛紛行李，子來語離，亦自知其謬也，而不知此行乃爲死期。嗚呼痛哉！子之胸腹，粲粲可數。所視羣居有緩急，即推身出力以相助。胡爲一死，千里冥濛，言之愴心也。嗚呼！子平生於人吐肝出肺，相視

如骨肉。子之死於吳門也，誰收汝骨？誰尸汝喪？吾黨不得一撫棺而哭子。今夕何夕，子之兄弟招汝魂魄，吾得以哭子。嗚呼痛哉！吾黨有若人者，其死之日，無骸可哭，望影而弔，何者爲心目也！嗚呼痛哉！《網山集》卷五。

祭陳旦中文

乾道六年二月

六年二月十日，日向夕，林某合吾黨十數人，以卮酒豆肉，致酹於吾友陳生先輩之靈。嗚呼！汝兄之死，方感予心。今復哭汝，悲惜彌深。汝於一輩，有如蘭芽。娟娟數莖，其標已佳。不謂一疾，驕然把骨。此豈久長，言之涕絕。今夕何夕，曲堆之旁。澆酒地上，舉目淒涼。雖然今夕，聊道款曲。明日重來，夕陽空屋。《網山集》卷五。

祭林斯容文

乾道九年正月

癸巳之歲春正月十有三日丁巳，林某合徒友二十人以卮酒盤飧致酹於故林生二十四秀才之靈。嗚呼痛哉！汝走僇耳，曰哭其父，豈謂迺身，復死於是。按彼圖經，此爲何處，爾父爾子，於焉俱死。岌然伯兄，纍纍病軀，乃自朱崖，隨一蠻奴，骸骨兩函，出入崎嶇。十日五日，行店俱無，夜所投

宿，路傍草埔。我聽此語，累夕驚吁。亦有災喪，可曾似此。等爲死耳，況有若苦。勿謂鯨波，邈焉已隔，所聞哭聲，乃其故集。一杯招汝，亟其來止，無爲天末，羈愁之鬼。嗚呼哀哉！《網山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祭友人稚春同爨兄文

年月日，林某敬以斗酒一食，哭酹于吾友稚春同爨兄之靈。嗚呼稚春！朋友道闕，唯君爲盡之。撫膺長慟，傷如之何！自幼結交，便同襟袍。於今白頭，不見其過。曩遭巨浸，吾婦初產。四更呼我，即來并爨。奴婢鷄犬，各安所館。宇宙斯人，命一何短。我雖共廬，身常作客。門戶短長，妻孥纖悉。有來家書，皆君手迹。阿誰弟兄，如此用力。嗚呼稚春！君死十日，我始聞訃。逆旅一號，魂驚魄懼。父無丁男，妻抱幼嗣。天下單子，此情何措。嗚呼稚春！爾之阿翁，即吾之翁。爾子可教，當發其蒙。君能先施，我敢負君？割心一卮，敬寓斯文。《網山集》卷五。

祭曹聲之文

嗚呼！故人有子，故人有孫。胡爲一巢，一雛不存。我近客還，過我紛紛。人各謂汝，非昔郎

君。我喜未已，哭聲忽聞。三世孀嫠，瑩瑩一門。伯道無嗣，可續其傳。李密祖母，曷終餘年。質之蒼天，天其愈高。唯是朋儔，相對悲號。新涼雨過，月明秋毫。亡者已矣，未亡奈何！《網山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祭光澤朱尉文

年月日，同舍生林亦之、林通平，以卮酒一食，哭酹于故縣尉二十二丈朱君之靈。嗚呼！昨者識君，紅泉之上。義爲朋友，齒則父行。今者哭君，小孤之下。當時龐艾，其存已寡。先生初出，羣英沓至。金簪銀甕，照耀天地。又有羣老，故木蒼松。鴈行升堂，執禮甚恭。于嗟丈人，是爲一數。每視我輩，連心並肺。不謂偃斧，忽爾木拱。款款舊游，纍纍新壟。同州秋浦，一水蟬聯。昔造其廬，今弔其阡。一杯長號，轉臂陳迹。百年永訣，有如此夕。《網山集》卷五。

祭曹子微母文

淳熙元年正月

淳熙改元春正月丙午，林某謹以清酒殽菽之奠，致酹於故孺人陳氏之靈。嗚呼！昨者故人，墳土初畢，去之七日，又弔乃室。茫茫太空，孰爲短長，遂令支蔓，其說多方。通家之集，如今幾年，劉

郎去後，孟母復捐。豈堪逝者，如此翩翩，追舊酸摧，淚點雙懸。狸首一卮，亦云有子，勿謂幽壤，卒焉若是。況乃賢淑，一門之懿，視此酌辭，可以勿愧。《網山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祭陳壽夫文

淳熙元年三月

元年春三月，乃日上弦，越明日乙未，同舍三十人謹以觴酒鷄豚之奠，致酹于壽夫陳君之靈。嗚呼！三二年來，吁嗟弔文。兩悲瘴魂，今復哭君。所謂南陬，莫非死客。有來行李，何必此域。乃如結屋，萬竹幽幽。可以長子，可以白頭。何事翩翩，却爲此游？黃茅客舍，尸骨誰收？君死之夕，不知其時。於此一哭，即爲死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雜然來聚，沉痛中腸。隔海蒼茫，煙雨生狂。爲語行人，好還故鄉。《網山集》卷五。

祭海陽章尉文

淳熙元年四月

甲午之歲，夏四月壬午，外兄林某以斗酒一食，致酹於故海陽縣尉章四十弟闢之之墓。嗚呼闢之，日已向中，泉關永隔，傷心可奈何！傷心可奈何！一年凡幾日，而吾兩涉江以送葬，人欲久不老，何可得耶？嗚呼！秋風網山，明月疏野。此意斷絕，如今幾年。每一紬尋，即頭暈而眼花亂矣。

嗚呼悲夫！他日其有知我之悲者乎！江南一帶，吾不忍視之。長號一聲，策馬而去。滿山松柏，相思何處！《網山集》卷五。

祭曹不占文

年月日，林某合徒友三數十人，以卮酒豆肉，致酹於故友人曹不占子之靈。嗟哉不占！昌陽一飲，去之幾日，而乃捉筆爲子酹辭。人其無情則已，若其有情，則此情何時而已耶！嗟哉不占！了無是非，了無可否，故人無德於己者，亦無怨於己者。二十年來，我之所以友子者唯是耳。嗟哉不占！花溪西偏，有宅一區，子以是爲歲寒切磋不可緩者，而子乃止於是。數日沉吟，出門入門，有所不可忍。乃知昔人於西州門啾唧痛心之言，苟非我輩，何從有此等語耶！嗚呼哀哉！款款故游，有如兄弟。平生胸腹，寓此一涕。《網山集》卷五。

祭夏循矩先生文

年月日，某人以酒漿魚豕之奠，致酹於故循矩先生柩下，林某爲之辭曰：嗚呼先生！百年黨巷，於焉解惑。樵車過市，安得不哭。嗚呼！白頭讀書，賣屋而葬，黔婁、君平所可道者唯是爾，先生又

何憾耶？近遠畢集，里門之隅。乃如陳相，盍循其初。空亭一卮，聊道款曲。魂如可招，敢後宋玉。

《網山集》卷五。

祭林伯謨文

嗚呼伯謨，其死矣乎！昔人於昆弟父母無間言，乃謂之孝。君之事親唯謹爾，其視諸弟，壺漿豆肉，寒袍暑衣，蓋有人之所難者，而君無難色。嗚呼君乎，惡可謂之世人而已乎？綠煙之下，花竹如畫〔一〕。君不可見，傷如之何！悲酸數語，道此胸腹。勿謂泉關，闇無白日。《網山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一〕畫：原作「畫」，據《永樂大典》改。

祭林斯行文

淳熙二年九月

二年秋九月朔日己卯，同舍三十人謹以卮酒盤飧之奠，致酹于故友人斯行林生之靈。嗟哉斯行！其於羣處，娟娟可憐。胡爲一死，不逮中年。所嗜雕蟲，不險不俗。豈謂歲月，一等埋伏。乃如菜

畦，便可終老，何必去來，苕霅古道。嗟哉斯行！日者雙棺，來自儋耳。今者東吳，復哭吾子。人生慘禍，萃於一門，首尾五年，三度招魂。行道相語，已自驚吁，況乃故游，悲冤何如。嗟哉斯行！華亭水鄉，鶴叫三更。夜航船上，歌聲短長。欲弔羈魂，跂莫之往。白日一卮，其或可想。《網山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祭鄭唐仲文

嗚呼！人生滅沒，百世同轍。君其長逝，我所深惜。君於壯歲，刻意問津。以是得病，豈爲俗人？茫茫宇宙，安有斯病。窮海得此，敢不起敬。再拜柩車，是爲里門。勿即遽去，聊寓一尊。我爲此文，不獨弔君。想得九原，亦喜斯言。《網山集》卷五。

祭青龍陳君文

六年秋八月既望，越某日，網山林某敬以千里一食，致酹於故提幹二丈青龍陳君之靈。嗚呼！舊故一別，所懷無數。孰謂彫零，乃如此遽。我緣長者，一下錢塘。君聞我來，數程宿糧。逆旅一見，便如曩昔。義薄層空，身纔五尺。款款謂我，浙人讀書。哿矣富人，傷哉寒癯。欲爲數椽，芙蕖秋

浦。有來館我，不問爾汝。願憑指畫，爲之準繩。我敬此言，我愧非人。粲粲高致，曾是滿堂。適我南歸，君其云亡。吁嗟舊游，零落一方。向時射圃，草如人長。視人子弟，若其子弟。想彼州閭，誰不出涕。我有卮酒，哭君何處。船下姑蘇，華亭東去。不知何年，問津於此。憑高一慟，落霞千里。

《網山集》卷五。

祭章氏婦文

嗚呼！嫁車何年，葬車在門。嫁衣何年，殮衣已陳。人命朝露，人世浮漚。反覆歎息，短長勿論。惟是朋友，便如閨壺。今日之義，一杯敢後。《網山集》卷五。

祭林司法文

年月日，司法林先生訃來，學生某聚哭於里門佛屋，且以卮酒一食敬酹之。嗚呼先生！少年場屋，姓字麟麟。里閭模楷，脫屣莘莘。白頭一官，雷州參軍，尺寸未聘，叢祠招魂。南爲儋耳，北是鬼門。安得不死，吾黨悲冤。不獨一身，旅骸數人。經涉半年，凶問初聞。六月炎海，萬里故園。莽不可見，徒有此尊。哀哉！《網山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祭林稚春母文

嗚呼！空山晚歲，寄巢一枝。可忍長訣，交橫涕洟。王珪之家，周瑜之母。千年百年，曠哉天宇。縞衣數程，來赴喪期。未曰有子，有母如斯。故於棲息，欲託情重。書曰網山，浮家之洞。秋風落葉，丹旆翩翩。全家哭送，卮酒何年。《網山集》卷五。

祭陳監場夫人文

淳熙四年十一月

四年仲冬之月丙申朔，越九日甲辰，某以斗酒一食，致酹於故監場夫人林氏之柩。吾里有母，年濱九十。如此滅没，行道傷惜。母也教子，唯是擇鄰。與其子游，耆老數人。母饋之食，無或難色。至今黨巷，謂是母德。歲時親戚，夜或宴聚。母也衰年，端坐無倨。此來涕淚，曩嘗登堂。百年女法，一夕云亡。羣孫愷慈，各自讀書。諸婿豪華，亦有懸魚。蕭騷海畔，如母者鮮。母也且死，復何所恨。里有故母，古昔可聞。嗟哉莫見，瑟瑟傷魂。立冬大招，遠日不來。卮酒長訣，華屋蒼苔。

《網山集》卷五。

祭谷堂蹟和尚文

淳熙四年正月

四年孟春之月，人日戊申，網山林某以香茶果子，致祭於故精嚴長老谷堂禪師之靈。吾里精藍，一千五百。本色道人，此爲巨擘。昨者浦西，尚及一見。惜哉已老，使我心眩。諸方談禪，拈椎豎拂。何如谷堂，無句可說。嚼蔬吞飯，一等真實。即此真實，是謂古佛豪傑。雜雜交朋，不知其人，視其所親。胡爲一日，寄我短札。題其年月，款款話別。天寒日暮，快我行客。平生草鞋，這回得力。芝山之下，松徑成行。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浮屠不哭，我豈無情。聊寓杯茶，有淚縱橫。《網山集》卷五。

祭陳子白母文

嗚呼！昨者死喪，井陌共嘆。矧於我輩，尤切淒斷。嗟嗟夫人，良婦賢母。絲調鳳鳴，蘭芳芝秀。何爲一疾，遽隔莽渺。年過五十，已不爲夭。王珪之客，梁鴻之賓。風雨盤豆，義如家人。行矣芻靈，同是一哭。孤墳屋角，痛注心目。《網山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祭清遠林尉文

嗚呼！里閭老大，如曉星寥落。君不可見，傷如之何！君之胸中，了如童兒。一物不留，況乃是非。門庭庠隘，人嗤其儉。君則甚安，不動一念。以此所積，富而且壽。以此不惑，死生如晝。紛紛來哭，視君前輩。豈爲一哭，無從而潰。十月寒原，衰草殘雲。情寓此酒，悲視斯文。《網山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代惠安陳仲鱗祭父文

乾道六年五月

乾道六年夏五月辛亥朔，越七日丁巳，虞、慮、璆諸孤，謹以酒漿殽菽之奠，敢昭告於考君承事。嗚呼！吾父之年不爲短，吾父之死，而吾兄弟哀號痛裂，若不得活。吾兄弟平時未嘗歷事，只謂百年，如是而已。今每一遇事，茫然無依，惟舉聲欲哭。嗚呼！明朝後日，百事縈腸，此哭也，何有窮已也耶！嗚呼蒼天，不孝蒼天！《網山集》卷六。

代高德庸祭外舅文

淳熙元年十二月

元年冬十有二月既望，越四日庚午〔二〕，高某、曹某謹以觴酒鷄豚之奠，哭於婦翁承事林丈柩下。嗟嗟丈人，胡爲此來耶！吾兩人阿翁俱棄去，所視婦翁即吾翁也。吾每扁舟到岸頭，家人未即來，而翁已來江上招手，喜見眉髮。一年十箇月，我如飛蓬斷梗，南北無定居。唯是歲殘，薄言來還。婦翁女婿，銀盃團欒。誰謂今歲每年時，而爲此道旁噫嗚一酹耶！嗚呼，吾寧忍言之耶！死生之隔，傷心無數。何以告哀，有淚如雨。《網山集》卷六。

〔二〕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隆興、乾道、淳熙三年號中，元年十二月既望後有庚午者惟淳熙元年，然庚午乃此年十二月十七，爲既望（十六日）之次日，與此云「越四日庚午」不合，未詳。

代陳鈞叔祭墓文

二年冬十月某日，衡、卣諸孤奉考君處士之柩，卜葬於西隱之原。以是日掩坎，而以杯酒盤飧敬酹之。嗚呼！昔者死喪，我尚童稚。瞿然叫號，曾莫可使。十年佛屋，寂歷空鼓。此念一來，摧剥肺

肝。豈謂殘喘，尚及吾母。他山落日，煢煢累土。銘彼懿石，松柏不死。其有來者，曰阿爺之墓。
《網山集》卷六。

代陳景韋祭李監倉文

四年夏四月既望，越九日甲寅，陳處厚以卮酒一食，敬致酹于故監倉從事李丈之靈。嗚呼！人命危脆，如草頭露。頃刻可翫，忽焉滅去。所蘄如公，豈曰寸尺。一日不見，便爲陳迹。公來海渚，曾是通家。上堂拜母，情好無涯。哭公之喪，不獨余身。吾母吾婦，涕淚沾巾。公之嗜好，曾非世俗。所得俸錢，買書滿屋。如此人物，所謂金玉。不愧昔人，可以瞑目。我來哭公，龍山之旁。追念昔游，歷歷悲傷。壁上新詩，手迹未乾。胡忍視之，摧折肺肝。平生之懷，寓以杯酒。公不忘舊，公其來否。《網山集》卷六。

代章由之外姪大殮祭文

嗚呼！死喪之戚，是爲可弔。所謂無憾，斯焉蓋鮮。一封鸞誥，來自日邊。天下婦人，蓋亦有焉。寒溪一帶，環村而流。兄弟親戚，團樂白頭。女子之嫁，胡爲有是。今其有是，是亦可已。所愧

我輩，異縣他鄉。終訣之夕，渺渺茫茫。百年此念，何時可忘。長號一酹，我心欲狂。《網山集》卷六。

代章由之祭外姪文

年月日，謹以觴酒豆肉，哭吾丈母宜人於古龍道下。嗚呼！贊皇公昨焉南渡，携其甥以來，爲之擇對，而配以夫人。夫人之生，何者爲可恨也？空村六月，岌然之柩，將走故墟。我輩一二甥，哭此道上，肺肝如裂。嗚呼！百年之母，暫焉不得面，即神魂飛去，況如是一掩土，而泉關杳杳，無有曉時耶？悲痛之語，所不忍道，唯有一哭，哭之而又哭也已。《網山集》卷六。

代衆人祭林美政文

七年夏四月辛亥，故承事林君以是日大招。王仁合徒友二十人，以杯酒盤飧敬酹之，網山林亦之爲之詞曰：嗚呼！君於井閭，所謂善人。平生好事，相見情親。兒郎莘莘，一皆業文。獨力當門，不憚苦辛。胡爲晚歲，若有促迫。朱崖萬里，隻身羈客。生無來書，死不知日。只憑南風，收召魂魄。人生慘裂，何者可說。所幸諸子，屹然自立。檳榔海頭，濛濛島居。旅骸何寄，舉目悲呼。二子徒跣，窮涉號慕。長途歸魂，須一相遇。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卮酒登堂，迺君家鄉。《網山集》卷六。

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六。

代盧國寶祭母文

嗚呼！人生一世，如風之奔。有母八十，哭之何言。我雖無憾，我心不然。憑棺大叫，不孝蒼天，嗚呼蒼天，奈何此心！靈車且遠，不可追尋。唯是卮酒，長號拜跪。子母平生，如此已矣。《網山集》卷六。

代高子羽祭清叔文

嗚呼！相見未幾，有是來哭。不知死捐，一何其速。所視親戚，涕零不足。亦謂肝腸，了無一曲。昨於未病，乃如催促。伯姊仲妹，一至其屋。悲痛此語，歷歷死別。有來卮酒，恍如面目。《網山集》卷六。

代從弟履之祭外舅父文

乾道五年九月

五年秋九月十有三日丙寅，女孫婿林士端謹以酒漿魚鮓之奠，哭故承事翁之柩于道上。嗚呼！阿翁之死，莫然其順也。此爲不憾，吾又何悲。翁之作室，寸寸辛劬。頽波突出，隱然晏涂。如是幾年，去如轉臂。昔聞此語，傷人肝肺。嗚呼！水南草木，秋風蕭條。自此而逝，杳不可招。亦有卮酒，行行揮涕。翁勿遽去，吾其爲翁女孫之婿也。《網山集》卷六。

代余師春祖母大殮祭文

淳熙八年八月

八年八月既望，越六日甲子，亡祖母宜人以是日大殮，承重孫余東卿敬以酒漿雞豚之奠，哭酹於柩下。嗚呼！廬陵一歸，乃哭吾父。未及數月，而祖父棄去。所恃祖母，如百年大樹。胡爲一夕，復爾僵仆。嗚呼痛哉！爲人子，爲人孫，三年而哭三喪，慙慙人世，何以爲活也！前之衰斬也，後之衰齊也，質之古，不敢以輕者易重者，惟是仍其杖經。撫棺大叫，叩胸瀝血。哭且盡，而無聲可哭也，哀哉！《網山集》卷六。

代祭稚春文

年月日，亡男九郎以是日大殮。汝之子尚幼，阿爹使汝姪孟同小同隨汝妻以卮酒酹汝。嗚呼天乎，吾老矣！吾有三子，曩者哭其二焉，今又哭汝。嗚呼天乎，予何辜，有是夫！予年七十五而無子，汝之子年五歲而無父。老者老，幼者幼，汝何遽棄我而沒也！聞之昔人，喪爾親，無所聞，喪爾子，喪爾明。吾今而後，乃知此言之悲也。子哭親喪，不敢自毀，庶乎可以當大事。子之死，父骨無所託，是安得不斷絕耶！爾子藐然未能杖，吾舉聲一號，爾妻爾子隨我後而哭。幽明道絕，汝或聞此哭聲，其亦何腸可斷也！《網山集》卷六。

代友人祭稚春文

年月日，陳日益等以酒漿魚豚之奠，敬哭吾亡友稚春於綠烟亭下。陳與機以齒長，酌酒以告，林亦之爲之詞曰：嗟嗟我里，有如吾友。平生義重，千金塵垢。胡爲一夕，倏爾彫逝。交游拊心，行道揮淚。艾軒之門，雜遝瑤琨。一時朋儔，知有稚春。即謂歲月，可以橫驚。豈爲屢跌，尺寸不遇。李賀無壽，孟郊竟窮。昔人遺恨，乃萃爾躬。草堂數畝，所謂鹿門。杞菊孤標，盡室逃喧。生無雜念，死亦先言。此尚不亂，他皆浮雲。父喪良子，兒失良父。況我金石，悲情轉苦。繾綣一卮，哭君何

處。當門白水，寸寸愁緒。《網山集》卷六。

代曹子微祭父文

年月日，孤子彖以觴酒鷄豚之奠，敢告于考君。嗚呼！災禍之來，乃如轉臂。吾父生無一疾，一疾遂不可救。蒼天蒼天，毋乃太酷耶！母氏彌年抱病，藐然子女，況俱未有所識，而父也棄去。吾携吾妹，隨吾母哭吾父，吾何以爲活也！杖經既具，敢以告哀。吾父聞此語，其亦痛不可忍，肝腸寸裂也耶！《網山集》卷六。

代友人祭曹叔明文

乾道九年十一月

九年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十有六日癸丑，同舍三十人以卮酒殽菽之奠，致酹於故曹十九叔明之靈。嗚呼！曲堆幾年，逝者如許。遽失海陽，復哭吾子。豈爲故人，俱止於是。情之所鍾，不可排棄。君有家室，豈無所累。悠悠終歲，若無一事。人生頭白，無時休息。如君一日，乃爲一日。昨者往還，亦惟有君。可是侯芭，便識子雲。柴爐情語，歷歷俱存。恍焉莫睹，落涕傷魂。來朝空山，日短天寒。君有令子，何復可冤。于嗟今夕，有來哭者。十年交情，明燭之下。《網山集》卷六。

全宋文卷五八四二

林亦之 四

代章由之祭弟海陽尉文

冬十月既望，越浹日乙丑，海陽縣尉四十弟之柩歸殯於疏野原頭，三十九兄以杯酒家飧哭酌之。嗚呼痛哉！嗚呼冤哉（二）！汝不緣寸祿，汝視南潮陽數百千里，知爲何處，而乃死於是。福無絲髮，災如丘山，嗚呼痛哉！嗚呼冤哉！人孰不有死，而汝如之何其死也。汝母老矣，汝婦幼藐，復無所字，汝如之何其死也！凶問之來，吾哭之累夕。即招汝之魂魄，爲汝之主，謂喪有無後，無無主也。親戚閭巷、朋友姻舊來者，哭於我所，視靈坐之旁闐然無杖者，莫不長嗟痛涕，以是爲深冤也。吾走兩驛，得汝之柩。汝母見我，一哭幾絕。汝婦憑棺而立，而已不能哭。嗚呼痛哉！天之禍人，無乃太甚耶！既而阿母呼我言曰：「吾與幼婦，兩身一命，惟汝生死之。汝能生我，我即活，不則吾二人不待及門而死也。」語畢，拊膺大哭，吾亦哭。如是三呼，我皆哭，卒不曉其語。汝之兩舅乃從其旁而

申予，予固不敢逆母之命。然予惟有一子，如之何其續汝也？母曰：「汝夫婦尚少，此非所當慮。吾之子死矣，吾今無所依倚。汝其許我，即令醜子杖經隨以入；汝不許我，則速持我之柩來，我亦不顧此命也。」嗚呼痛哉！吾無父母，阿母即吾母也。吾母以生死詛我，吾其敢逆之哉？質之古人，有名其從弟之子爲穀者，蓋取其兩家共此一子也。昔有是言，吾其敢逆之哉？雖然，汝婦今有遺娠，苟男也，即以醜子歸于我；或我更得男也，則以此男爲汝之後，而阿醜亦歸于我。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不然，則吾誰欺，欺天乎？吾惟有一子，如之何其續汝也？嗚呼痛哉！嗚呼冤哉！《網山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二〕冤：原作「哀」，據《永樂大典》并參下文改。

代陳仲罕祭女兄文

九年冬十月壬申，林氏孺人十八姊以是日出殯。柩車過吾屋，弟陳弼敬以酒漿雞豚之奠，於此哭酌之。嗚呼！父沒之年，我尚遺腹。曾是數歲，伯兄奄沒。一門惻惻，孤兒稚女。況以病母，生何處所。吾母劬瘠，羣姊及嫁。慰母目前，姊爲鄰舍。諸孫綿蠻，明燈夜闌。尚來母旁，戲笑未還。胡爲一疾，倏爾捐徂。母之哭之，淚斷眼枯。我之哭姊，復憂吾母。若是衰年，其何以處？柩車所經，是

爲屋隅。子母之情，於此何如！勿謂彫落，此懷長畢，野菽咫尺，恍如昨日。《網山集》卷六。

代朱季牟祭父縣尉文

年月日，亡父縣尉以是日出殯，伯樞諸孤謹以酒漿豚魚之奠，敢昭告於柩下。嗚呼！空村送死，肺裂胃傷。豈爲禍故，來不可當。一柩在堂，兩柩兩旁。蚤哭夜嘆，欲死未亡。私喪奈何，父爲巨創。芻靈即去，斷魂渺茫。天乎不孝，終古此觴。《網山集》卷六。

代曹子微祭母文

一 乾道九年十一月

九年冬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孤子彖敬以卮酒豚魚之奠，敢昭告於亡母孺人。嗚呼！空山送柩，日其有幾。曾是災禍，颯焉又至。天之降殃，如不克斃。迺者屠裂，尚有母氏。含辛茹苦，同是哀死。今則與誰，號斂吾母？零丁一身，單弱一女。大叫空堂，其何忍處。三日而斂，哭者畢聚。所視前喪，冤乎已矣！《網山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代曹子微祭母文 二

於乎！未及半年，乃送雙柩。生人慘禍，盡此於身。況茲一杯，是爲永訣。眼枯無淚，瀝血以告。
《網山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代陳敦夫祭弟壽夫文

淳熙元年三月

元年春三月乙未，十四兄以酒漿魚鮓之奠，致祭於故壽夫十五弟之靈。嗚呼！汝何促迫，乃爲此役。竟滅其身，無尸可哭。亦有敝廬，於斯百年。誰是客死，汝乃不反。九十之母，懸懸汝歸。一日南風，幾回倚門。豈謂汝死，已閱數月。聚屋一號，眇視天末。汝有幼婦，汝有弱子。我不敢哭，恐慟其母。堂之左辟，招汝魂魄。無限傷心，寓此卮酒。
《網山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代章由之又祭弟海陽尉文

淳熙元年四月

元年夏四月既望，越十有二日壬午，故海陽四十弟以是日掩土。從父之兄三十九兄以卮酒家餐哭

之墓下，且諱之曰：少年登科，少年宦遊，少年而死，於汝無所憾。一區之墓，阿雛未能祭，而吾爲之祭。此汝妻汝母所以搥胸裂肺，欲嘔其血者也。《網山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代方士登祭母文

嗚呼，吾母竟止是耶！斷機之訓嚴，闔棺之夕隔。千冤萬恨，吐腸唾血。晨朝日東，靈車且發。縱有卮酒纍纍，兒女何情，而爲此一訣也耶！嗚呼蒼天，不孝蒼天！《網山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代林家仲祭母文〔二〕

嗚呼！吾母之柩車未出門，我則不敢即死。吾母之柩車既出門，吾又思所以畢吾母之念，我亦不敢即死。號天叫地，情不逮語。嗚呼冤哉！嗚呼痛哉！《網山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二〕家仲：《永樂大典》作「蒙仲」。

代林耀卿祭丈母文

於乎夫人！偶來未還，竟爾不起。夫豈終焉，蓋亦有地。生則敬事，死其敢負。置棺我屋，哭之如母。吁嗟白頭，嫁夫育男。一夕瞑目，各東西南。唯暮之春，遠日斯至。子來逆柩，歸祀故里。一杯長訣，魂無悠悠。義隨子歸，我不敢留。《網山集》卷六。

代陳敦夫祭母文

於乎！吾母九十，如百年巨木。今其云亡，何可告訴。嗚呼哀哉！昔先人未死，乃如門戶，一出母手。況吾父既沒，而門戶纖悉，非母其誰。故我自童騃，及今莫齒，長子抱孫，惟母是恃，而不知有一日辛苦也。言念及此，涕血俱下。嗚呼哀哉！塗車既飭，芻靈即遠。平生母子，如此卮酒。嗚呼哀哉！《網山集》卷六。

代陳子圭祭外舅文

嗚呼！百年姻婭，其來也舊。何哉後進，復生華胄。園則共蹊，屋焉并霑。豈謂一疾，而不可救。一官南海，歸則拂袖。人有是非，我如童幼。所以死生，皎皎如晝。閭井共哀，矧余甥舅。追念曩昔，雙涕如溜。福也每哭，心狂目瞽。莫春雨寒，薄薄醃豆。雖則寓情，此情曷究。《網山集》卷六。

代曹敬曾祭父文

年月日，亡父以是日成服。孤子敬曾，隨曾祖母、祖母及母以酒漿魚豚哭酹於柩下。喪禮不二斬，謂天惟一天，而父惟一父也。三世嫠母，乃屬之藐孤。抑不知此身可以事三世之母，如父之欲瞑目，忍死出一語者否乎？長號大叫，天乎哀絕。《網山集》卷六。

代友人祭陳伯順文

嗚呼伯順！朋儔心高，場屋意健。平生未騁，竟死寒窗。昨者同堂，子亦脫屣。早聞警策，葩卉

初抽。豈其能殃，竟不克壽。子以妙年，伉儷俱殞。有子而嬰，有母而老。雙柩嗟峨，何者心目！官橋西行，曉月東上。一卮永訣，千古摧心。《網山集》卷六。

代鄭釋卿祭妹夫伯順文

嗚呼！吾妹卯也死之百有二十六日，而伯順死。人世悲冤，今昔殃咎，未有如是其甚也！吾與爾比鄰，與爾朋友，與爾親戚，平生胸腹，豈一哭可了？卯也事爾，歲月未久，男在稚齒，女爲乳下兒。嗚呼哀哉！少年夫婦，同時彫殞。乃留孩嬰，墮人眼淚。吾父母及爾母也，各已白頭。每一哭汝，即腸寸斷而心縷裂也。天寒雙柩，慘慘一卮。百年未死，痛不可盡。嗚呼哀哉！《網山集》卷六。

代次春墓祭文

嗚呼！吾父在日，先言死時，稱家有無，收骨埋之。吾父達人，以我無力，嗟我人子，曷酬罔極！喪變之後，秋無上豐，艱難四載，棺藏屋中。不知我者，謂我何難。卜筮爲辭，叩胸洞肝。豈敢長久，積分累銖。幸逢全木，以坎以塗。親舊往來，嗟吁輒散。上有日星，下無晝旦。《永樂大典》卷

代姪祭叔文

維年嘉泰之四〔一〕，維月生陽，維日生明，縣尉叔氏窆於南谷之原。姪某等，以卮酒一令，敬酌於墓下。於乎！傾蓋論心，絲髮無藏。況在閭井，不輸肺腸？人無小大，知其匪他。有來弔者，孰不號咷。又況一門，弟兄伯叔。甲□□非〔二〕，有餘不足。上約婚姻，下諧部曲。一一用情，未嘗退縮。於是宗黨，感德爲多。循常一奠，曷報其勞？《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一〕按：嘉泰四年林亦之卒已久，此文疑《大典》誤收。

〔二〕缺字存右旁殘畫，似是「是乙」二字。

代三婿祭丈母文

陳逢慶、劉灼、李宗召

嗟乎吾母，女全三索。吾母及陳，同年易簀。母方問醫，歎渠先行。今於夜臺，見曾不曾。兩家稍隔，近惟宗召。剩有幾回，款陪言笑。今其已矣，夢過難尋。亦惟出門，觸事傷心。灼也立生，匪陳匪孝。母老何憂，所憂獨此。死生既判，此念宜休。三人拜哭，有獻無酬。《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代顏氏窆祭丈母文

嗚呼！人生聚散，固有前緣。身後安排，其定爾前。莊生寓言，卜埋衛靈。凡百非偶，石棺先銘。今茲宅兆，宛然者夙。山後山前，皆吾眷屬。勿言無嗣，以主斯墳。松楸拜掃，蓋有外孫。雖更後代，踪跡難疏。吾家有塚，在其鄰居。《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代祭丈母文 一

嗚呼！吾生兒而母愛惜之，詈吾兒而母詈敵之。是曰天倫，是曰天屬。雖欲勿哭，如之何而勿哭也已。《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代祭丈母文 二

嗚呼！婦翁好閑，豈關嫁女。一錢寸帛，母潛積貯。性嗜婦工，老亦忘勞。以是二女，曲沐恩波。沂也一生，依歸蓋久。壯則外姑，幼焉舅母。宗傳晚來，尚稽往拜。見必重歎，息渠鍾愛。沂心

孔哀，傳心不足。喪雖獲奔，酌匪躬哭。《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衆門人辭艾軒先生墓祭文

年月日，門人林亦之等，昭告於艾軒先生墓下。嗚呼，不謂泰山頽而梁木壞乎。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而成就我者誰也？吾師乎！吾師乎，恩深天地。黃丹一粒，點鐵成金。三三子偃息孔氏戶庭，嚅嚅道真。有所自來，天不慙遺。酌酒一卮，相向而哭，慟聲以歸。嗚呼，江山空蔡州矣，予將疇依！《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四。

試妝祝文

年月日，曾孫某敬昭告於曾祖考妣：某之女卜以是日辛卯適於鄧氏。槃有酒漿，几有殽菽。曰有鬼神，是用以告。《網山集》卷七。

惠安親迎祝文

年月日，曾孫某謹以酒漿雞豚之奠，敬昭告于曾祖考承事、妣太孺人：某適某卜以是日親迎，迺如斯籩，盥手以薦，示不忘所由始也。敢告。《網山集》卷七。

陳子白醺婦祝文

迺滌斯缶，迺蠲斯俎，迺告於爾神，此爲庶人之禮也。敢告。《網山集》卷七。

章徽之醺婦祝文

乃仲次邴，乃涓良日，乃以其婦盧氏見。是雖非古，是安得爲非古也？《網山集》卷七。

曹子微醮婦祝文

阿季之子彖，以是日授之室。所謂棗栗，於物則微，於禮則重也。《網山集》卷七。

丹井罷齋祝文

惟是春月，一來丹井。山泉不枯，夜竈無恐。茲豈無相之道耶？歲行盡矣，羣居謝去。曰有卮酒，以告於神，神其必賜之，飲此酒也。《網山集》卷七。

紅泉堂集祝文

昨者羣居，嘗於此乎假館。一歲之福，唯神之錫。今復爲是集，敢有告于神，禮也。敢告。《網山集》卷七。

孔子廟上額祝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醴之奠，致告於廟門之神：孔子門墻，周徧六合。乃如此土，亦有宮庭。祠題一新，士氣十倍。盥粟以告，示不敢專也。《網山集》卷七。

祭神祠文

年月日，網山林某，謹以果酌告於祠下：昨者湘鄉嘗一至乎此，而此里衣冠燦燦可數〔一〕。今茲且來〔二〕，又何敢望先達？亦以假館信宿，必謁於神祠，此爲古道也。《網山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九五〇。

〔一〕燦燦：《永樂大典》作「燁燁」。

〔二〕且：右引作「某」。

真君生日青詞

橐籥何私，凡有求而皆至；乾坤未毀，如常睹於始生。敢憑秘章，少露微悃。伏念臣某等同此宇宙，雜然蠢愚。爲血光之所蒙，去道體而益遠。惟是巨靈彌誕之月，乃爲暮春祓除之時。玄旆遙臨，常恐六合之隘；長劍所指，即看五嶽之摧。有是神明，接於耳目。爰抽尋於仙笈，用報答於良辰。伏願邈爾蒼龜，翩然黎駟，雖莫測於莽眇之際，若有觀於胚胎之初。白日青天，苟於斯而不老；紫袍金帶，宜與是以長存。《網山集》卷八。

祈雨青詞

吁嗟求雨，適當仲夏之時；膚寸合雲，敢起崇朝之望。是雖人欲，其亦天心。竊惟並海而耕，可爲田者少，雨不時降，歲其多荒。矧是懷新之苗，已如蘊崇之蔓。非呼天而有禱，即望霓之無由。爰躋龍蟠，以救龜坼。伏願羣仙並下，列聖洞昭。掃蘊隆於須臾，望阡陌而沾足。無遠不被，沛然三日之霖；可祝而來，倏爾一念之頃。《網山集》卷八。

李監倉_{希彭}祈安青詞

同此太空，孰是陰陽之患；蠢然有物，莫逃疾病之攻。身不自由，天其可問。伏念臣爰自初仕，唯知有公。官雖賤而繭爾忘疲，日不足而繼之以火。以是彫憊，忽如沉冥。海角無醫，途人試藥。幾頃刻而莫救，偶喘息之僅存。寡過未能，殆去生於一髮；捫心自咎，恐獲譴於三官。乃罄單辭，庶通玄鑑。念星辰之不遠，問罪垢之自來。微妙難窮，敢恃有涯之養；生成可託，莫如無禍之長。《綱山集》卷八。

又代李監倉祈安青詞

歷官三十年，敢後簡書之畏；去家二千里，遽纏風木之憂。輒自內慙，豈爲天譴。伏念臣賦性褊急，爲人惹愚。何疾病之相嬰，有手足而無用。閉門養疴，於臣之身固無不可；墮官曠職，於公之事竊所未安。爰藉科儀，式禳垢禍。大空所聚，若混沌而無知；一物雖微，實生成之是託。《綱山集》卷八。

陳監場夫人青詞

觀乎宇宙，不逃轉徙之中；適爾形骸，敢作久長之想。幸延歲月，莫謝穹旻。伏念妾林氏依村結廬，去囂遠市。以此爲寡過之道，庶幾有殘息之留。大化渺茫，豈微塵之或數；行年八十，偶斜日之尚存。念人世之幾何，於中壽而蓋鮮。或頃刻須臾之已滅，或春秋晦朔之不知。孰謂畸人，有如晚歲，敢憑真筴之語，用答皇天之慈。伏願翩翩雲輶，粲粲月御，唯是一念之頃，有來萬里之遙。風燭逡巡，偶有餘年之幸；乾坤浩博，難名報德之私。《網山集》卷八。

趙縣丞伯達青詞

三月聚糧，曾有渺茫之請；一年好處，敢忘橐籥之私。輒罄丹衷，仰酬玄鑑。伏念臣某江湖短褐，杞菊枯腸。空山矻矻以爲勞，青雲悠悠而不偶。非敢望於金閨之彥，殆有同於山澤之癯。昨者微官，本自太上。重熙之日，終焉中第。又惟隆興曠世之恩，自視無他技焉，莫非有造物者。敢憑真誥，用款蒼靈。謂千年有此遭逢，豈一藝得於輦輦。茲大德以罔報，愧單辭之甚微。白馬青袍，已見長年之有託；雙松鉅竹，更祈他日之無慙。《網山集》卷八。

曹錢監夫人青詞

大化晦冥，奚有萬殊之辨；至仁惻怛，或憐匹婦之愚。俯盡微衷，仰投玄鑑。竊念妾陳氏未過壯歲，早喪良人。顧隻影以自憐，斷此生之長畢。謂是嫠獨，庶無咎殃。豈爲殘朽之年，有此疔瘍之苦。雄黃石膽，已盡索於方書；倍阿鮭蠶，恐或侵於夢寐。無所告訴，徒切呻吟。敢憑仙笈之琅琅，有睹明星之皓皓。伏願帝車遙降，魁象來臨。於有無恍惚之間，得璀璨翩躚之狀。人情不遠，窮必至於呼天；道體難名，福莫長於無禍。《網山集》卷八。

王縣丞夫人青詞

至精莫睹，孰窮字物之心；幼女何知，敢有呼天之請。蓋言悲痛，曾是款求。伏念妾亡母林氏，少雖宦遊，壯而嫠處。唯田畝經營之念，無毫毛過當之思。不謂三年有藥裏關心之苦，胡爲一夕隔泉臺長夜之悲。自憐兒婦之愚，莫知罪垢之故。敢憑素簡，用扣朱陵。是爲度人之津梁，故起念母之夢想。伏願泠然雨帶，恍若雲裳，雖相去於杳冥，若有接於耳目。莫言五女，於緩急以無能；即見九幽，在頃刻而得度。《網山集》卷八。

張景言爲父母超度青詞

問死而問鬼神，孰制短長之命；呼天而呼父母，莫勝號裂之情。祇叩瑤壇，興陳丹懇。伏念臣某亡父從政郎可遠，嚮從壯歲，叨竊微官。蓋有時而爲貧，故不憚於涉遠。戍瓜欲去，書筒亟來。臣適造門，母已隔世。臣之血方繼臣泣而盡，臣之父復枕臣膝而亡。況弟妹之兩捐，兼奴婢而同逝。嘈峨載柩，縹緲還家。下三水之孤舟，瘴來似墨；出萬里之巨海，浪高如天。夫何罪愆，有此凶譴。爰藉超生之科笈，用爲度死之津梁。伏願列聖洞垂，羣真並下。聽步虛之寫水，去斷梗之羈魂。地北天南，豈在大空而或異；鼠肝蟲臂，一歸至道之不言。《網山集》卷八。

重建龜山塔院疏

螺紋江頭，乃萬家之繁市；龜山塔下，有百年之精廬。不惟此桑邦祈福之場，況是古莆菴行道之處。何忍毀瓦，忽如故墟。有欲發一念之微，似又非隻手之力。敢求諸檀施，同結此善緣。《網山集》卷八。

福真觀開堂疏

丹井名區，玄都勝地。有來徼福，曾是問津。苟爲蔬食之弗充，即見香火之或廢。敢求檀施，有開倒廩之懷；勿謂神仙，自多辟穀之術。《綱山集》卷八。

衆人祈雨疏

吁嗟求雨，已無望於雩壇；翻覆爲雲，更有祈於龍井。謂人事之已盡，庶佛力之可憑。即見巨靈，有來膏澤。《綱山集》卷八。

海口夫子廟上梁文

伏以虎符千里，有嚴俎豆之容；鳧舄一同，爰重簠簋之事。奚爲煮海，乃獲升堂。竊緣曩昔之時，有是神明之像。既不可毀，所宜更新。況斷垣敗壁之猶存，有故國喬木之可想。行人怵惕，過者悲吁。若是櫬題或遷延於歲月之後，吾恐貌像已破壞於塵埃之中。茲誠痛心，所恨無力。恭惟判府安

撫節使大丞相當文翁之寄，負周公之才。訪祀典之有無，參曲臺而斟酌。仍其故址，易以新簷。豈以禮而許人，蓋緣情而起義。宮牆未改，即觀百堵之成；草木肅然，如對兩楹之奠。凡茲里巷，所謂衣冠，敢不駿奔，有同執役。適已涓於良日，爰用跨於修梁。請奏驪謠，以爲盛事。

兒郎偉！拋梁東，從此絃歌清夜同。想得螺蚊添好語，近來龍爪又花紅。

兒郎偉！拋梁西，兩兩畫梁如綵霓。重見二年春二月，五人同日上雲梯〔一〕。

兒郎偉！拋梁南，八月黃花秋意酣。況是圃邊曾學射，曲江好好看頭銜。

兒郎偉！拋梁北，萬木蒼蒙聳山脊。未說橋邊駟馬歸，里閭已自生顏色。

兒郎偉！拋梁上，海內元戎舊丞相。不有主盟如此翁，斯文安得今無恙〔二〕。

兒郎偉！拋梁下，牛刀去袂何時把。它年欲作舞雩碑，記取祠邊曾下馬〔三〕。

伏願上梁之後，鄉田忠美，風俗康淳。即見海涯，有同沂水。青雲隼士，已遶月以齊飛，黃卷逸才，更摩空而直上。同是沾丐，以極驪欣。《網山集》卷八。（以上劉琳校點）

〔一〕此下原有小注：「乾道二年，海口有五人登科，明年又爲淳熙二年也。」按此注末句似有誤。

〔二〕此下原有小注：「史丞相浩。」

〔三〕此下原有小注：「縣大夫劉敦昨嘗走海上經營故祠也。」

全宋文卷五八四三

陳 琦

陳琦（一一三六——一一八四），字擇之，臨江軍清江（今江西樟樹西南）人。乾道二年進士及第。嘗與張栻游，栻甚重之。留正帥蜀，辟爲機宜，頗有賢能，蜀人交口贊之。淳熙中，除袁州刑獄參軍。朝議欲用爲郡，會病卒，時淳熙十一年，年四十九。見《誠齋集》卷一二九《陳擇之墓誌銘》。

袁州重修兩獄記

淳熙四年九月

張侯守袁州之數月，政孚惠洽，闔境安帖，宿弊不留。方春時，吏以囚病告，侯即命醫診療。往視狴犴，則屋朽欲壓，外壁虧疏，旁溝壅閉，淫雨無節，病故交作。退謂僚佐曰：「愚民抵冒至此，罪重法當繫。又《爰書》：『訊鞫論報，法不當泄。』獄所由立也。有如敗腐湫底弗圖，使病者得不當死之死，非過與？」乃節浮費，得錢百五十萬有奇。度木於山，募工於民，周以垣墻，培厚基址，撤舊屋而增新之。堅而明，寬而密，飲食洗濯之器，左右具足。爲外牢二：一待病者，懼戾氣之染；一

待寄囚，防漏言之失。思慮周備，可爲後法。經始於五月之初，告成於八月之中。於是邦人相與言：「此邦適太守數更易，百事廢弛。侯之來，梃吏姦、卹民隱，有土水之餘力，不以他及，而先斯獄，請有以記之。」琦聞君子之政有本末，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法不失罪，顧以爲末，於獄何有？雖然，利欲熏心，與外交馳，相戕相搏，愚民何知有法。縲紲之下，困苦掙抑，客氣剝落，天理漸復，往往悔前之爲。是獄也，亦教化之助，未可以末故忽也。如其已弊弗顧，諉曰不忍以是待吾民，毋寧使完備，而耻格之民不至。嘗考《月令》有「繕囹圄」之文，而漢詔以瘐死者爲吏殿最，重人命也。侯之用心，可不謂仁矣乎！爲吾告袁之人，畏法守義，其自今使亡一人之獄，則爲報侯之德也已。侯名杓，字定叟。淳熙丁酉九月望日記。乾隆《袁州府志》卷三二，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又見道光《宜春縣志》卷三一。（羅國威校點）

鮑義叔

鮑義叔，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乾道二年進士。淳熙七年除建康府學教授。紹熙中爲通州州學教授。慶元中歷官奉議郎、知紹興府上虞縣，遷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官終紹興府通判。見《景定建康志》卷二八，《至元嘉禾志》卷二二，萬曆《通州志》卷一，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五。

真如寶塔記

中土自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固知有經也；菩提達摩以法來華，人固知有法也。阿育王於佛滅度後，一日之中，造浮圖八萬四千，此西方殊勝事，華人未之知也。逮吳赤烏二年，康僧會擁錫至建業，大帝使求佛舍利，既得之，即爲造塔，自是浮圖始建於中土，而吳中特盛焉。隋、唐以來，名山勝地，表剎相望，赤珠夜明，毫光晝現。四種八種，三意六意，瓶沙發願，宰堵正名。衆生不見心、不見身者，如闇而迷。仰觀斗極，無感不應，無應不神，所謂塔廟莊嚴，始徧於四維上下矣。携李爲郡，實今輔藩，皋陸四周，平夷洞達，宜有標植，用鎮陬隅。雉堞離方，真如般若，薌雲覆地，華雨彌空。嘉祐壬寅歲，有法師自南者，嘗建仁王護國般若寶塔，善導衆生，修崇梵福。宣和庚子，逆寇兆亂，焚蕩無遺，僅存地宮冶銀塔像，佛牙舍利，光彩如新。歷年既多，因循廢墜。今比邱上首智炬，夜夢觀音大士有所告語，於是猛勇精進，捐財施力。復有長者檀波羅衆，舍己愛樂無量數計，共成佛事。鳩工於淳熙十年仲冬二十九日，落成於慶元三年孟冬之六日。雲壁八面，絢爛凌空，露盤七層，巍峨出地。東際滄海，習爽光明；西瞻都畿，佳氣蔥鬱；南極於越，濤江轟厖；北頻吳會，太湖汗漫。介日月之間，出雲雨之上，十通大用，三界無邊，統萬有於微茫，視億載於晷刻。猗歟偉哉！誠迦維之妙利，羣生之指南也。作是語已，有一居士長跪問言：「昔聞如來談《法華》於鷲峰，

時有七寶塔湧出現前，其中發大音聲；又休胥國道合尸羅於指端出浮圖十層，有僧執鑪蓋旋繞而行。以此較彼，孰真孰幻？」夫萬法生滅，孰非妄幻。幻身既妄，物物非真。作如是觀，名無爲法，不取於法，無得而修。法固無爲，相有真實。現前三昧，如丘山高，福不唐捐，亦復如是。如來方便，提引衆生，勤力修行，成就幻力。空即是色，道不虛行，出世階梯，故應頂禮。是歲陽生後五日，奉議郎、新知紹興府上虞縣、主管勸農公事、賜緋魚袋永嘉鮑義叔記。《至元嘉禾志》卷二二。又見萬曆《秀水縣志》卷九，《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一二三。

東塔廣福教院記

嘉禾郡之東偏，距關五里而遙，有廣福賢首教院，幽閼僻左，居無囂塵。僕記少時偕伯仲氏肄業於斯，比竹茨草之室，不支風雨，魚鼓罷響，齋厨弗充，并院西南桐界之內，僅有廢塔二級，餘悉神林鬼冢，蛇虺所孕育，汙萊不食，多歷年所。僕既長立，宦學飄零，二十年間，家居官居，足跡未始一踵舊游也。側聆里閭士女話，謂是院旬歲典刹得人，輪奐日新，龍象雲集。強僕往臨視之，至則寂然法師清雅肅客而入。外敞三門，金篆高揭，天魔鎮守，萬法之要關也。門內即塔院，露盤匝地，風鈴韻天，羣迷之標指也。塔院直北，建大悲寶閣，浮空百尺，俯瞰日星，清淨之目，母陀之臂，具足妙相，普現聲聞，正覺之道場也。獻殿八楹，枕閣前軒，鑿池引流，芙蕖自然，可以建齋行道，燒香

散花，精於佛寺之宇也。閣後飛橋跨空，過華嚴堂，高廣宏曠，金碧璀璨，猊座巍峨，荃廡周繞，敷演聖言之所也。堂後輦土爲臺，以建上方，燕安身心，瓶錫是寄。東闌一軒，軒外鉅竹，千挺扶疏，晝陰人天，尊仰之所也。廊廡臂伸，齋房指列，窗牖虛明，巾單整潔，諸教比丘體用雙修之地也。西則有大天龍，背負踴起，輪藏在焉。東則有香積妙供，苾芻芬芳，庫司在焉。以至綱統之寮，伊蒲之舍，澡滌之室，溷漚之軒，莫不崇深壯麗，甲乙於諸山。其他小物細故，動欲垂示久遠，未嘗苟且。僕既周遊觀覽，乃慨歎而謂雅曰：「昔黃太史有『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之語，況受供於日中，託宿於林下，續禪牀以斷薪，繞飢腹以三箴，皆師宗門之故事也。向者敗屋數區，不猶愈乎？」雅炷香合爪言曰：「毗盧遮那，宮殿樓閣，光徧十方，無所分別。一彈指頃，三昧現前，詎與夫人間世經紀究度，規畫主辦，然後成就者之比哉？是刹故基境埆庫陋，狸鼠庭除，蝸蚓几席。誠不可與一朝夕雜處也。況欲闡揚宗風，安集徒侶，其可耶？茲地爽塏高明，故命工撤取之。凡棟楹、梁桷、蓋瓦、級塼之具，皆長者自爲布金，舍己愛樂，無所靳惜。領徒以來，檀信施入，悉助其費，不銖黍留，故能奮其憊於創殘摧敗之餘，而無厲民駭衆之舉。適歲旱澇，此方貧弱不自存者，厚以役直，使食其力，俱知心兢，不敢告勞，亦我大雄氏慈憫方便之一也。居士以斯言爲信，其爲證明之。」僕曰：「有是哉。汝佛如來嘗示不誑語之戒，僕儻未信而言，於心有負。」故摭實以爲之記。師，崑山人也。純直簡古，於華嚴宗旨川流電激，學者坐夏，無慮千指，是豈特能繕弊支傾而已哉。慶元庚申二月己未日，承議郎、新僉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永嘉鮑義叔記。《至

元嘉禾志》卷二二。又見光緒《嘉興府志》卷一八。（以上吳洪澤校點）

徐似道

徐似道，字淵子，號竹隱，台州黃巖（今屬浙江台州）人。乾道二年進士，爲吳江尉。慶元中主管官告院，歷知郢州、太常寺丞、禮部司封郎官。開禧初爲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擢秘書少監。嘉定間累官朝散大夫，提點江西刑獄。有《竹隱集》藏於家。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二五、七三之三六、七四之三二，嘉定《赤城志》卷三三。

乞徧下提刑司刊印正背人形檢驗傷痕奏

嘉定四年十二月

推鞠大辟之獄，自檢驗始。其間有因檢驗官司指輕作重，以有爲無，差訛交互，以故吏姦出入人罪，弊倖不一，人命所繫，豈不利害。伏見湖廣、廣西憲司見行刊印正背人形，隨格目給下檢驗官司，令於損傷去處，依樣朱紅書畫橫斜曲直，仍仰檢驗之時，唱喝傷痕，令衆人同共觀看。所畫圖本，衆無異詞，然後著押，則吏姦難行，愚民易曉。如或不同，許受屈人徑經所屬訴告。乞徧下提刑司徑行，關會樣式，一體施行。《宋會要輯稿》刑法六之七（第七冊第六六九七頁）。又見《文獻通考》卷一六

七，《永樂大典》卷九一四。

清波雜誌跋

慶元四年七月

余來中都，聞有所謂周處士昭禮《清波志》，急祈借傳錄，洪益處最多。大抵紀載事實之書，各隨所見，收書者不厭其博也。他日討論一事，適然針芥相投，車轍相合，方知此書之效。慶元戊午立秋前一日，天台徐似道淵子書。《清波雜誌》附，四部叢刊續編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萬珪

萬珪，淳熙間人，官迪功郎、荊門軍當陽縣尉兼主簿、主管學事、巡捉私鹽礬兼催綱。見《烏青文獻》卷九。

青墩鎮土地索度明王碑記

淳熙三年六月

秀之青墩與湖之烏墩二市相抵爲一會鎮。青墩有土地神廟，居密印寺之東，號曰索度明王，世紀

茲土。左有東平王像，右有丁晉公像，並著厥稱，獨索度王名位世次不見於載述，使後無考。蓋鎮人之奉王祠也，飲食必祭，水旱癘疫必禱，咸若有答。國朝宣和間，起居舍人周離亨謫泣鎮事，一夕，夢有神謁之曰：「予居鄙陋，幸公惠顧我！」翌日，周謁諸叢祠，得王之像，適契夢中所見者，因爲修祠宇，創板幄，飾貌像，自是人之奉事益勤，而王之靈益顯。獨恨其不爲記文以傳於後。今考諸鎮西南隅有古山廟神曰索靖，唐咸通中朱洪所記，索靖王者，三國吳主孫權之仲子也，是爲文皇帝。謹按《吳書》，孫氏世居吳郡，漢末封堅爲烏程侯，堅子權始都建業。權少子亮、第六子休皆嗣位，長子登早卒，慮封建昌王，和爲太子，後遜爲南陽王，謚文皇帝，霸及奮其封不一，則吳主之子凡七人。本傳所稱文皇帝，乃吳主第三子也，而洪以爲仲子，不知何所據而云。今父老所傳，或言王與古山廟神棣萼也，豈名隨時顯，因著今號，而昔名不復見耶？或言王即索靖王是也。觀春秋之時，晉有士會，又謂士季，又謂隨會，又謂范武子；魯有公子友，又謂季子，又謂季友，又謂成季。此皆一人而稱道有異，又安知索度之不爲索靖耶！進士莫若震、張松募堅珉，將以揭神之休於永久，訪珪爲之記。屬來遊是邦有年矣，幸竊賴神之庇，因其有請，姑爲叙其大概，以俟後之博識君子而審訂焉。皇宋淳熙三年丙申六月乙亥日，迪功郎、新荆門軍當陽縣尉兼主簿、主管學事萬珪記。《至元嘉禾志》卷二六。又見萬曆《崇德縣志》卷八，康熙《烏青文獻》卷九，光緒《嘉興府志》卷一一，光緒《桐鄉縣志》卷三。（楊世文校點）

梁安世

梁安世（一一三六——？），字次張，處州麗水（今浙江麗水）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淳熙中知韶州，爲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進轉運使。曾任郎官。有《遠堂集》。見王柏《跋史君梁公帖》（《魯齋集》卷一），《桂故》卷五，《全宋詞》第三冊第一七六七頁。

乳牀賦

淳熙八年五月

吳中以水爲鄉，嶺南以石爲州。厥惟桂林，巖空穴幽，玲瓏嵯峨，磊落雕鏤。欲縻繩而篝火，窘糧絕而道悠。石有脈其何來，泉春夏而滲流。積久而凝，附贅垂疣。或擊斯鐘，或振斯裘。或蓮斯葩，或筍斯抽。或胡而龍，或脊而牛。或象之嗅，或龜之浮。或麟其角，或馬其騶。或躍而魚，或攀而猴。或粲金星，或羅珍羞。或肺而支，或臂而瘤。或釜之隆，或囊之投。或溜而塋，或疊而丘。或鑿圭竇，或層岑樓。或賈犀貝，或農鋤耰。或士冠纓，或兵兜鍪。或下上而相續，或中闕而未周。稽《本草》之乳牀，特精脩之不侔爾。抑嘗以歲而計之，十萬年而盈寸，度尋丈之積，累歲合逾於千萬。肇開闢而距今，邈春秋其幾換。蠟屐之士，倏來亟散。訝泉乳之能堅，若朝菌之暮旦。孰知頑礦，天

理密運。自立於岱，能言於晉。望夫而化，殞星而鎮。生公談妙而點頭，初平叱羊而爭進。凡如劍如佩，如紳如弁，如拱而侍，如坐而眄。既具人之形體，蓋閱世而默見。吾將灰心槁質，孱顏畔岸，兀坐嵌巖之側，觀融液之流轉。自分及丈，十百而羨。高低聯屬，柱擎臺建。小留侯濟北之遇，玩蓬萊六鰲之抃。俾磨崖刻畫之子孫，當語之以老人大父之貴賤。雖蓋傾而輿穿，戴一姓之奄甸。儻謂瘴鄉之不可久居，夫豈知處夷險而其志不變者邪？

淳熙辛丑長至，括蒼梁安世拉清江徐夢莘、劉昌時、柯山李秩、嚴陵邵端程、金華徐之茂、宜春孟浩來游，因論泉乳凝結，書此刻之。《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桂故》卷五，《粵西文載》卷一，《南宋文錄錄》卷一，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三，《桂林石刻》第二一二頁。

跋盡言集

淳熙五年閏六月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人鄧氏，迺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孫孝騫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淳熙五年戊戌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盡言集》附錄。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二，《皕宋樓藏書志》卷二五。

旌忠祠記

淳熙八年八月

淳熙七年春，予以職事走諸郡，至雷陽，謁忠愍萊國公祠塑像，與世所傳丹青無異，方重魁偉，如坐廟堂。又設黃門蘇公、淮海秦公位於東西兩間，土木歲圯，郡不暇葺，因命通判權州事吳竑新之，俾廣舊規三之一，增立東坡先生像，繪澶淵扈征事於左廡，巴東柏公安竹郡吏獻圖，謂之南來等事於右廡，蓋未畢而吳竑去官。明年八月辛亥，權州王進之始落成，且移書諗予記之。惟公勲業炳耀，豈假形容。始著即海康之役而論功名始終與夫忠無不報之效，使覽者或有取焉。昔耶律違天犯我，有避退則駭散，進則克之，公於先機勝算已審，撻覽之斃，特其一端，於本朝澶淵之功，茲爲第一矣。再秉鈞軸，識者難之，就使監國之議果行，則竹帛鼎彝，將不勝載。脫有意外，豈特南遷哉！《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名勝則責備，功高則忌辱，自非知機勇決，去健與羨，未有不囿於乘除之數者。今公以蓋世勲烈，四國畏威，百辟遜能，倚忠於天，不顧老氏義府之戒，寧蹈義經失身之咎，宜乎其有是行焉！丁南而公北，則天之元氣無一日不行乎士大天之間，爲人臣者，可不知所擇哉！海邦之民，歲時必祭，意公猶眷顧於此，使風雨時若，波濤不驚，比厥攸司，皆知拔葵辭第之義，則惟遠民是賴，惟公其陰相之，是敢繫之以詩。其辭曰：

帝眷大梁方隅平〔二〕，武不可恃資之英。授公靈旗前攬搶，把握干將腹兌庚。爲宋三葉征不

庭，幹旋斗極臨冀并。泰華屹起澶淵城，黃繖徑□遮敵營。神機夜發驅天下，褫魄裂肝祈尋盟。策勳廟社都宰衡，輓度五緯鏡太清。出藩入輔均恩榮，耽耽卧虎潛光晴。敵人敬戒如雷霆，載熙庶績還清寧。五色已練天遲明，微服射影朝縱橫。遂鄰南海招蓬瀛，瓜棗獻食安期生。倏然騎箕爲列星，禽魚草木留威名。不鄙荒陋祚厥眚，荔丹蕉黃聊一觥。佩玉下土雲輶迎，却扈列聖朝王京。嘉慶《雷州府志》卷一八，嘉慶十六年刻本。又見嘉慶《海康縣志》卷八。

〔二〕方隅：原作「方偶」，據文意改。

彈子巖題名

淳熙七年八月

諸巖多奇觀，獨少寬平縱步之適，惟彈子巖前有地百餘畝，水竹窈窕，環以遠山。經略眉山劉公焞始買地爲圃，隔橋築亭，仰觀崖石，如坐冷泉對飛來諸峰，遂爲桂林勝遊之最。淳熙庚子中秋日，會於靈隱亭，登舟貫龍隱，得雨甚涼，泝流酌癸水亭上，醉荷香而歸。《粵西金石略》卷九。又見嘉慶

《廣西通志》卷二二三，《桂林石刻》第二一〇頁。

冷水巖題名

淳熙八年七月

淳熙辛丑立秋後一日，括蒼梁次張拉清江徐商老，浚儀邢之美、延平張子真、柯山李伯寅來遊。當暑而寒，劇飲不醉。《粵西金石略》卷九。（以上尹波校點）

魏伯恂

魏伯恂，淳熙中爲奉議郎、知鹽官縣。見民國《海寧州志稿》卷一八所載程大昌《宋三先生祠堂記》。

祭鹽官三先生文

張子韶先生九成

嗚呼！孔孟云遠，微言孰傳。百家派分，溝瀆其州。惟我先生，鄒波魯源。細窮物則，妙極天淵。炳然成書，喻彼海觀。于以用之，龍廷萬言。膽危巨逆，目側群儉。侍經金華，憑席重褰。堯心

屢啓，四嶽爭妍。庾嶺巍巍，爰陟其巔。橫浦洋洋，爰挹其泉。居之久之，山高水連。晚歲來歸，莫克究宣。恨遺朝野，道在九原。伯恂竭來司民，洙泗依然。遺言緒風，參乎吾前。設祠學宮，慰彼士瞻。籩豆有嘉，威儀敢愆。神斯歆斯，師道是安。

施彥執先生德操

嗚呼！一貫之學，傳得其宗。蕩蕩浩氣，獨當群凶。惟我先生，大明其功。不遠百世，志追遺蹤。服我蘭芬，巷無爾窮。嘹嘹鶴鳴，匪幽不通。余手余足，與道始終。熾彼異教，反之自躬。狂瀾我回，指日而東。惜哉先生，莫繼其庸。伯恂竭來司民，矯首孤風。肆求懿德，鼎祠于宮。以律吾黨，遺音是崇。籩豆有嘉，威儀靖共。神斯歆斯，師道日隆。

楊子平先生璇

嗚呼！道在一介，輝光日新。士不自士，時周時秦。偉哉先生，特立不群。學腴于道，德一于身。人孰不敬，出門如賓。屋漏暗室，孰臨之神。人孰不競，待聘之珍。遺編斷簡，孰好孰親。求仁得仁，富貴浮雲。清風凜凜，百世長存。伯恂竭來司民，景行惟勤。仰師先生，太和日臻。設祠學宮，詔彼邑人。籩豆有嘉，威儀孔陳。神斯歆斯，莫厥師尊。《南宋文錄錄》卷二一。又見嘉靖《海寧縣志》卷九，萬曆《杭州府志》卷五〇，道光《海昌備志》卷九。（刁忠民校點）

奚商衡

奚商衡，字元美，臨安（今浙江杭州）人。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淳熙八年爲宣教郎、勅令所刪定官。十年除校書郎，次年罷。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景定建康志》卷四四。

上元縣社壇記

淳熙八年三月

上元治秣陵，中名北縣，先唐合于江寧，宣孝皇帝五載號上元，明年因以名邑。國朝天禧間，昇州爲節度府，中興嶽狩，列于陪京，一同之寄，視昔爲重矣。淳熙六年五月，承議郎趙侯來蒞茲邑。時丞相申國公以魁望鎮北門，寬大和平，百吏樂職，侯素所蓄積得展布之。下車之冬，首治馬驛，財力大充，弗沮弗媮。顧瞻社宮，歲月荒老，祠宮日漫，間嘗寓之他所。侯曰：「是職也，宜先。」粵明年，撰日即工，以七月既望經始，三旬而成。其地西直臺城財里所，東走句曲，南枕秦淮，北眺鍾山。中爲屋六楹有畸，外爲垣餘百五十丈。崇崇其壇，時立爽塏，雲煙紫翠，森列獻狀，春秋歲事，榮戟具來，明宮齋廬，崇飾儼雅，子男邦君之祠莫與儷焉。先是歲戊戌，國家用太社令言，制詔郡邑增社稷之祀。于時百辟，肅然連心，蓋謂風人所稱，祈報惟謹，考儒先論勾龍棄之功與素王等，故得

祀徧天下。嘻，其重矣哉！今茲壇崇恭上之詔，明古之訓，一舉而二媿具，其始可書。侯名伯晟，字明仲，篤古而文，綜練有官業，同予第進士，且俱吏吳中，相樂甚。書來徵吾文以記，辭謝弗獲，剗爲蹠寔，月而日之，以諗來者，俾共于祀事，尚侯之心云。淳熙八年三月十五日，宣教郎、充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奚商衡記并書。《景定建康志》卷四四。（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四四

胡 价

胡价，字仲藩，洪州奉新（今江西奉新）人。乾道二年進士，授桃源簿。淳熙中爲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轉辰溪令，徙湘陰，調湖北提刑。著有《尚書要義》、《當世急務》、《湖北利害》、《漢唐龜鑑》、《本朝名臣奏議》等書。見《明一統志》卷四九，《楚紀》卷五二，雍正《江西通志》卷五〇、六七，及所撰《新書後序》署銜。

長沙刻本新書後序

淳熙八年五月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遷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書奏論政事，危言讜議，

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耻之風，後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傅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以修墜典之闕，抑亦有補于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新書》附錄，《二十二子》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一，《詒宋樓藏書志》卷三九。（劉文剛校點）

胡 實

胡實（一一三六——一一七三），字廣仲，建州崇安（今福建崇安）人。胡宏從弟。早以門蔭補將仕郎，後得欽州靈山主簿。乾道九年卒，年三十八。見張栻《欽州靈山主簿胡君墓表》（《南軒集》卷四〇）。

與朱熹書

《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有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太極圖說發明》卷一，《周子全書》本。（劉文剛校點）

李 柄

李柄（一一三六——一一七七），字子權，徐州豐縣（今江蘇豐縣）人。乾道元年以右承奉郎知明州鄞縣。歷知無爲軍、舒州。淳熙四年卒，年四十二。見《景定建康志》卷四九《李處全傳》。

淵靈廟禱雨記

乾道二年七月

乾道二載夏六月不雨，農以病告。郡用故事，分遣僚屬，并走群祀，乃檄柄與權節度推官王道禱于淵靈廟鰻井，且俾迎鰻以來。廟在東郡三十五里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井凡七，相去數步，水僅盈尺，蓋鰻之所居。鰻寔能致雨，故歲旱又禱。於是柄、道被命以甲申至寺，具香花，集僧俱步入祠下，焚香致意，梵唄鐃鼓，繞井三匝，未見也。柄懼齋戒弗虔，無以格神之靈，且亢暘之月久，害必及民，顧何以復于郡，又再拜而告曰：「太守閣學趙公治民事神，無不用誠，幸以民之旱俾柄有求於神，神何嗇焉？若淵潛而不見，使千里禾稼，坐至於槁，甚非太守望神之意，亦神之羞也。」少焉，蜿蜒浮遊於祠東第二井，舉沙囊以迎之，遂躍以入。僧俗驚喜，咸曰鰻不常出也，昔時至禱者率一二日乃見，未有若是之速也。乙酉，以鰻入郡城，置于白衣觀音寺，建道場，雨雖即應而未沛然。越己

丑，太守乃躬率群官致敬，奉鰻于郡治禱焉。是日天乃大雨，明日又自晝雨，凡三日，高下霑足。市井田野，歡呼歌舞，皆知所自。逮壬辰，又遣柄送歸鰻井。既拜，雲興雨作，及寺乃止。翌日，定海亦以鰻歸，先我而至，盤旋數刻，逮是之入已，始俱不復見。嗟乎，鰻之爲靈也昭昭矣！柄自念承乏劇邑，公有租賦，民有衣食，其責在己。平時愚陋，益已見於政事間，當遇歲旱，既不能坐薪自焚，示信百里，深有愧於前古，又豈能感冥冥之神哉！竊謂太守有憂民之心，神有及物之功，神之靈非太守之誠有不能格，民旱非神之賜有不能蘇，吾太守以誠而致雨，自念以始，千倉萬箱，家給人足，其神之力歟！敢敬書于石。若鰻之變化靈應，聞于舊者《贊寧傳》云，茲不復述。七月一日，右承奉郎、知明州鄞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李柄記〔二〕。《阿育王山志》卷五，清刻本。（刁忠民校點）

〔二〕明州：原作「四州」。按：《宋史·地理志》四，鄞縣爲明州屬縣。今據改。《寶慶四明志》卷一二載乾道元年李柄知鄞縣。

李孟傳

李孟傳（一一三六——一二一九），字文授，越州上虞（今浙江上虞東南）人，資政殿學士光之季子。以父遺表恩累官太府丞，兼考功郎。以不附韓侂胄，出知江州，復知處州。後歷任江東、福建提舉，廣西、福建、江東、浙東提刑，進直寶謨閣致仕。嘉定十二年卒，年八十四。孟傳剛正有風概，博識多聞，著有

《磐溪集》、《宏詞類稿》、《左氏說》、《讀史雜誌》、《記善》等書。見《宋史》卷四〇一本傳。

面對言民本奏

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安危，以民爲本，今根本既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聖念。《宋史》卷四〇一《李孟傳傳》。

轉對言時政奏

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尚薄，而意已馳驚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飭之，其敝將甚。

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唐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爲等級，宜采取行之。《宋史》卷四〇一《李孟傳傳》。

刻方言後序

慶元六年二月

西漢氏古書之全者，如《鹽鐵論》、揚子雲《方言》，其存蓋無幾。《鹽鐵論》前輩每恨其文章不稱漢氏，唯《方言》之書最奇古。孟傳頃聞之，曾文清公嘗以三詩答呂治先，有云：「傷心昨夜杯中物，不對王郎對影斟。」紫微呂居仁次韻云：「書來肯際銅魚使，記我今年病不斟。」自注云：「出子雲《方言》。」今所在鏤板，輒誤作「病不禁」。此書世所有而無與是正，知好之者少也。山谷詩云：「追隨富貴勞牽尾」，乃用《太玄經》語。紹興初，胡少汲、洪玉父、李文若諸人校黃詩刊本，乃誤作「榮牽尾」，自此他本遂承誤。「鬱蒼蒼」三字文人多愛之，亦或鮮記其出於《太玄》。大抵子雲精於小學，且多見先秦古書，故《方言》多識奇字，《太玄》多有奇語，然其用之亦各有宜。子雲諸賦多古字，至《法言》、《劇秦》所用則無幾，古人文章蓋莫不然。西漢一書唯相如、子雲等諸賦，韓退之文唯曹成王碑，柳子厚自騷詞、晉問等，他皆不用古字。本朝歐文忠、王荊公、蘇長公、曾南豐諸宗工文章照映今古，亦不多用古字。得非以謂古文奇字聲形之學雖在所當講，而文律之妙則不專在是，若有意用之，或反累正氣也邪？學者要知所以用之，當其可則盡善耳。今《方言》自閩本外不多見，每惜其未廣。予來官尋陽，有以大字本見示者，因刊置郡齋而附以所聞一一，蓋惜前輩之言久或不傳也。慶元庚申仲春甲子，會稽李孟傳書。《方言》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小學考》卷七。

修塘記

淳熙九年八月

淳熙九年八月丁未，重修陳公塘成復古。惟國朝置江淮制置發運使以真州爲治所，實總六路轉輸之任，歲漕東南粟趨汴者凡六百萬。繇江入河，小遇淺涸，漕以告病，時賴堰瀦之水以濟不及，故自昔陂塘之利，在淮南爲尤重。今行都駐錢塘，淮東西諸郡皆宿兵，歲供軍儲，由上流浮江而至，稍愆期會，則餽運以稽。又以真揚以北，河勢徑直，支流別派，比江南纔十一，故灌溉之利，民常病狹。歲值旱乾，則坐視捐瘠。來庭之使，時節取道，館候有常，留則乏事。盛冬水縮，千夫挽淺，有司岌岌，惟淹日是懼。唯是三務，在淮東爲是急。今敷文錢公既以郡最褒擢，督漕於此，適當連歲旱歉之餘，以謂真之爲郡，處得地所，枕江帶河，東而會之，以達於淮，意其間殆有遺利而未復者。先是距真州揚子縣二十里，有塘曰「陳公」，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登所鑿。周廣九十餘里，西南所至，全隸揚子，唯東北接揚之江都者，僅十之二。塘倚山爲形，獨一面爲隄，以受啓閉，凡八百九十餘丈，岡勢峻昂，環汊三十有六，畢匯於此。故渟漫涵蓄，爲利不貲，異時公私取給，纔下其尺，則已贍足。淮人恃之，用備不虞。恭愛之祠，廟食弗替。但中更搶攘，久廢弗理，芻茭障堙，歲益淺淤，頽堤斷洫，漫不可考。公既躬至其所，周視形便，規尋利源，顧謂僚佐曰：「今仍歲旱暵，苟有毫髮便於民者，雖使規創，猶不當避其勞。況茲塘隱若天造，豐功厚利，肇自昔人，即舊以謀，顧曷可後？」乃

具以修復利害疏言于朝，且謂漕運所資，故凡沿塘之費，一不敢以干大農。奏聞，即日詔可。公即俾屬吏米恁、舊僚劉煒規圖其事，量功計日，度厚薄，分畚築，計徒庸，慮材用，以授有司。募流徙之民，厚其直，勉使赴功，而實以惠之，衆皆樂趨，弗俟程督。自春三月迄秋八月而告成，總工徒凡二萬三千一百一十有二。舊有斗門石碇各一，歲久缺敗，不可復據，則遷其碇少西二十丈而更新之。浚東西兩湫以謹蓄泄，與斗門之建，皆仍舊址。飾龍祠以還舊觀，作新亭以待臨察。委官以專護守，列卒以供徼巡，而爲塘之謀益備。初公始來，顧念荐飢之後，思欲爲公家長利，乃始議興築。而煒以從游之久，能識公意，相其成規，弗愆于誠，一舉而三務畢協。飲助茲役，煒勞居多。夫事之利害，隱於疑似，能曉然知之者固鮮，知而能決斷之者益加鮮。是役也，公獨權其利害，而灼知之矣。或慮其勞且費也，公乃奮而決，謂利不可以弗究，役不可憚，而功固不可不濟，獨趨拘攣之見而卒成之，非明且決弗能也。體勞惠物，繫公是賴。昔信臣浚溝瀆，杜母修南陽，楚相起芍陂，文翁穿腴口，古之致本利者，未始不賴後之人修其廢而後乃益彰。恭愛之績，自建安至今垂千三十餘年，乃始因公而復興，是豈偶然哉？塘之成日，老稚謹趨，竭蹶爭睹，相與誦之曰：「新塘千步，膏流澤注。長我禾黍，公爲召父。恭愛無偏，公後陳光。甘棠之陰，共垂億年。」於是州部之氓暨僚吏，咸願紀公之成績，皆以屬孟傳曰：「子於公門下士，記事之成，惟子爲宜書。」遂不辭避而書。嘉靖《南畿志》卷三一，嘉靖十三年刻本。又見乾隆《江南通志》卷六五。

硯銘

席上之珍，鑽之彌堅。曰吾衣鉢，尼父所傳。孰爲汝師？南極老仙。匣而藏之，以畀曾玄。秉德之操，如石之堅。種學績文，以磨以研。治吾墨莊，若農服田。鹵莽滅裂，其報亦然。我銘斯硯，以貽孟傳。方寸之地，破暗發蒙。涓滴之水，膏潤無窮。溢爲江河，升爲雲龍。匣之藏之，不敢妄用。以全其功〔一〕。光緒《上虞縣志》卷二五，光緒十七年刻本。（以上刁忠民校點）

〔一〕按文意及用韻，此句前疑脫四字。

張可速

張可速，字伯永，福州福清（今福建福清）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淳熙時以迪功郎主管太和縣學事。

見《淳熙三山志》卷二九及所撰《泰和縣志序》。

淳熙泰和縣志序

淳熙三年

鐘之堅也，用既久則其追蠡；曆之巧也，傳既久則其數差。物久必敝，敝有貴乎修。亦有無事乎修者。追蠡之無事乎修，所以存古也。曆差而不修，則戾於今。郡縣有圖志，非今也，古也。古與今時異事殊，變遷靡定，古不足以驗乎今，今無以信乎後，忽而不修，可哉？姑即廬陵之爲郡，與太和爲邑者較之。漢初廬陵始爲縣，至漢末而爲郡，隋初置吉州，至隋末廢州，而後爲郡。唐因隋舊，既爲郡矣，而又或爲州。昔也縣之隸於郡者五，今也州之屬縣八矣；昔也郡之戶不滿四萬，今也戶餘四萬者非止一縣矣。若是其不同也。當其縣之未爲太和也，爲廬陵，見於漢高；爲西昌、東昌，見於孫策；爲遂興、廣遂等縣，見於梁、陳之前。廢西昌、東昌等縣而爲安豐，見於隋開皇之九年。移安豐改爲太和，始見於十一年矣。迨其既爲太和也，謀徙於西昌，則大業八年也。即而爲南平州（二），則唐武德五年也。移縣治於白下驛，則乾元三年也。僞唐析四鄉以爲龍泉場，皇宋分六保以隸萬安，又割三保以隸永新矣。若是其不一也。夫其不同不一者何也？久也。自漢迄今，千三百餘年，不已久乎？其間遷徙離合，因革廢置，陵谷以時變，封畛以時畫，人物以時新，命名以時易，而所謂圖志也，不以時修，何以示將來、垂不朽哉？太和舊有圖經，僕初抵官，獲見焉。敘述闊疏，編次無倫。其卑狹也如曹鄴之風，其淺俗也如甲乙之帳，往往不足爲壯縣稱。蓋嘗欲致力於新，而未有以發之。

長官陳希改一日出示太守直閣王公所賜青教，諄諄盈幅，留意此作。僕捧讀纔畢，長官謂曰：「子其知賢太守意乎？太守之有斯命，非矜而多愛也，其將遠觀覽。凡星土所分，人迹所暨，山川流峙，動植散殊，風俗媿惡，淳涵於胸中，發揮於筆下，以補九丘之亡，以益《禹貢》職方之所未備，囊括古今爲一代鉅典，傳信乎千載之下，是不可不敬命也。邑事倥傯，子其爲我圖之！」僕謝不敏，退而推擇邑之貢士素以才識稱者，曰倪求己、嚴萬全，以屬之僕，亦時與討論，問爲之刪潤。諏訪之廣逮於田父野老，參考之詳及於殘編斷簡。山鑱豕刻，方言巷說，靡不搜采。會粹詮次，踰時而書成，加於舊什六七。其修之也於是乎大備。嘗聞之老泉先生：求金於沙，歛而揚之，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歛之則無擇焉。凡今之所謂志者，一邑之事也，其掇拾總會，不可以不備，故無意乎擇。賢太守合四海九州之所紀，以成一代鉅典，將揚而精之，豈以其歛者之不擇爲罪！淳熙丙申，太和縣主管學事、迪功郎三山張可速序。道光《泰和縣志》卷首，道光六年刻本。（祝尚書校點）

〔二〕即：當是「既」之訛。

張宣

張宣，淳熙初爲楚州武鋒軍副都統制。見《宋會要輯稿》瑞異三之四五。

淮南淮北有飛蝗奏

淳熙三年八月二日

有蝗自淮北飛過淮南，□大尚兩，皆抱草木。又二十日，有飛蝗自東北飛過，向西南去，蔽空如雲陣，若風雷。又二十一日，有飛蝗往來，連日不絕。未聞傷食禾稼。《宋會要輯稿》瑞異三之四五（第三冊第二一二六頁）。（祝尚書校點）

張 杓

張杓，字戒仲，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人，張栻兄弟行。淳熙二年知廣德軍。見本人《淳熙刊本史記序》，《誠齋集》卷七四。

淳熙刊本史記序

淳熙三年七月

右太史公《史記》，采錄先秦古書及秦漢間事。其文雅奧簡古，至有難句者，讀之當紬繹再四，玩味深思，方見其義趣。不然，則直以爲淡薄無味，如魏文侯之聽古樂，意欲坐睡耳，是以讀之者殊

鮮。解詁、訓釋，世有其人，第皆疏略，未能詳盡。惟唐小司馬氏用新意撰《索隱》，所得爲多。至有不可解者，引援開釋明白。每恨其書單□於披閱殊未便。比得蜀本，併與其本書集而刊之，良愜意。意欲重模，與南方學者共，未暇也。謁來桐川踰年，郡事頗暇，一日與友人沈伯永語及前代史，則以爲先秦古書以來，未有若太史公之奇傑，班孟堅已不逮，而況其餘乎。因搜笥中書，蜀所刊小字者偶隨來，遂命中字書刊之。用工凡七十輩，越肇始四月望，迄六月終告成。伯永請予序，予謂太史公書安敢序？當書歲月、識目錄後可也。然其間有刪削是正者，不可不書。舊注謂：「十篇有錄無書，後褚少孫追補之，其文猥妄不經，蕪穢至不可讀，每翻閱至此，輒敗人意，不知何人遽續而傳之？凡少孫所言者，今皆刪缺之。」然其間亦有可喜□，《日者傳》則大類莊周書，意其□本書之殘缺者，少孫因以附益之，則以注字別之，或可見其遺意。又如伯夷、子思子、張蒼、倉公、魏其、貨殖自序之類，蓋其一篇之文，接連回複，不可斷絕，安可段節起題以碎亂其文？今皆連書以歸其元。或謂太史公取《尚書》語，輒更定以爲非是。予謂不然。《書》雖經孔子所定，然其文皆史官所記，故唐虞三代之書，語皆不類，則非一二人之作可知矣。一代之事，必有一代之史，安可必其同哉！太史公邁往之氣，度越前古，意欲自成一家之言，故所言所載，訓釋其義而定以□言，若悉如《書》之語，則曰不類，故特裁正而不辭，蓋更易舊史官之書，非遽變孔氏之書也，尚何議！予平時讀《史記》，所見如是，故併書之。淳熙丙申立秋日，廣漢張杵謹書。《甬宋樓藏書志》卷一八。又見《宋代蜀文

張 維

張維，淳熙初爲大理評事。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之四八。

縣尉權縣鞫獄不當奏

淳熙三年二月

縣尉職在巡警，及其獲盜解縣，禁繫推鞫，屬之縣令。若捕盜官或暫權縣，自行鞫獄，既以元捕爲當，又欲因以受賞，惟務獄成，而獄卒例是尉司弓手，往往迎合，逼令招承。《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之四八（第三冊第二四八六頁）。（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四五

鄭 湜 一

鄭湜，字溥之，一字補之，閩縣（今福建福州）人。乾道二年進士。淳熙間，爲秘書郎兼權吏部郎官。紹熙中，爲江西提刑，淮西總領。慶元初，權直學士院。時趙汝愚罷相，知福州，湜草制，坐無貶辭免。後爲刑部侍郎，名隸慶元黨籍。卒，謚文肅。見《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三二、職官四一之六三，《淳熙三山志》卷二九，《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宋元學案》卷九七。

趙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知福州制

慶元元年二月

朕寅奉基圖，優崇宰輔。內爲天子之老，賴經體贊元之大猷；外爲諸侯之師，倚典戎幹方之大略。出入蕃輔之用雖異，始終眷遇之恩不衰。爰敷治朝，以詔多士。具官趙汝愚高明而重厚，寬博而淵深。應變守文，兼有大臣之能事；善謀能斷，獨當天下之危機。雅推人望之隆，進陟冢司之重。蓋

烈祖嘗有大用之意，姑遺後人；惟本朝舊拘左戚之嫌，特捐故事。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虛心無作，朕惟籍謀猷告后之忠；成功不居，汝遽慕明哲保身之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是用冠書殿之班聯，付帥垣之節制。眷此七閩之會，屢從十乘之行。圖所便安，昭于體貌。於戲！命公望以夾輔，既優賜履之崇；祖山甫而永懷，寧忘補袞之舊。益思體國，毋有遐心。《宋宰輔編年錄》卷二〇。又見《慶元黨禁》，《永樂大典》卷一二九七〇，《宋忠定趙周王別錄》卷四。

論本朝家法疏

淳熙十六年二月

三代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自昔帝王，雖有天下之富，而不及以天下養其親。惟高宗享天下之養，壽皇躬天子之孝，二十有七年，人無間言。陛下率而行之，當如壽皇，然後無愧也。本朝歷世以來，未嘗有不賢之后，蓋祖宗家法最嚴，子孫持守最謹。后家待遇有節，故無恩寵盈溢之過；妃嬪進御有序，故無忌嫉專恣之行；宮禁不與外事，故無斜封請謁之私；此三者，漢、唐所不及也。皇子岐嶷之性，過人遠甚。然講讀之官，進見有時，志意不通，休沐之日，或至多於講讀，曾不若左右前後之人與王親狎，朝夕無間。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之物也。願陛下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嚴家法之義以正內治之紀綱，明教子之方以壽

萬世之基本。

竊聞道路之言，頗謂宮中宴飲頻仍，費用倍加，便嬖使令，往往親昵，中外章奏，付出稽緩。願陛下奮發乾剛，一洗舊習，省宴飲，節用度，親正人，勤省覽。《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一。

乞寬民力奏

紹熙元年二月

民力之困，莫甚於此時。蓋所取者皆祖宗時所未嘗有，而作俑於後來；所用者皆循習承平積弊，而不量今日之事力。願先以清心寡欲，躬自節儉爲本，然後明詔大臣，裁度經費。除奉宗廟、事兩宮、給兵費之外，一切量事裁酌，惟正之供。濫恩橫例，皆董正之，然後使版曹會一歲之入，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曉財賦者，使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八。

乞詔裁定經費奏

紹熙二年

今黃老三宮衛卒動以百數，外戚家廟防護之兵多于太廟，額外將校之俸錢半於正額，外庭百執之費不足當閤門醫職近侍之半。請明詔大臣裁定經費，上自乘輿，下至庶府，除奉宗廟、事兩宮、給兵

費之外，一切量事裁酌，罷其不急，損其太過。《續文獻通考》卷三四。

上贛州諸縣土軍元額新額奏〔二〕 紹熙三年八月

贛州諸縣昨因寇難增創土軍，後來安靜已久，而因仍不去。今凡一十二寨所管一千一百餘人，歲費衣糧料錢二萬七千餘貫，米二萬一千餘斛。當時失於申明，科撥衣糧，止是州縣那融支給。緣州縣財賦有限，支遣之日，土軍衣糧多不時得。今諸寨未敢遽議廢併，蓋亦量度緊慢，少損其數，別立新額。若見管人過於新額，姑與存留，有闕不補。苟不及新額，續議招填。如此，亦可以寬諸縣煎熬之憂，而科罰之擾不足於百姓，衣糧之給無乏於土軍，一舉而三獲其利。今具元額及欲立新額下項：贛縣磨刀巡檢寨元額一百人，今欲六十人爲額；興國衣錦巡檢寨元額一百人，今欲六十人爲額；贛州南安軍都巡檢寨元額二百人，今欲一百二十人爲額；安遠、信豐、龍南三縣巡檢寨元額一百人，今欲六十人爲額；寧都青唐巡檢寨元額一百人，今欲六十人爲額；寧都投殺寨元額七十人〔三〕，今欲四十人爲額；寧都巡檢寨元額一百人〔三〕，今欲六十人爲額；寧都、石城、雩都三縣巡檢寨元額一百二十人，今欲七十人爲額；會昌湘鄉巡檢寨元額一百人，今欲六十人爲額；會昌、瑞金兩縣巡檢寨元額一百二十人，今欲七十人爲額；瑞金苟脚巡檢寨元額一百人，今欲六十人爲額；石城捉殺寨元額五十人，今欲四十人額。《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三二（第七冊第六八一七頁）。

〔一〕此奏與知贛州趙彥操同上。

〔二〕投殺寨：據下文疑當作「捉殺寨」。

〔三〕寧都巡檢寨：下文重出，此處疑當作「寧都某某巡檢寨」，脫「某某」二字。

乞將酒課見在本錢給還諸司自行酤賣奏

紹熙五年十二月

總領之職在於調度糧餉，稽察軍政而已。乾道八年，總領周闕欲興酒利，始奏乞撥諸司酒課併歸總所管趁御前并朝廷淨息錢三十萬貫，遞年又抱認淨息錢二十五萬貫，又增認建康府稅錢一萬貫，通管趁到淨息錢五十六萬貫。自撥併之初，朝廷約束方新，諸司不肯過數造酒，亦不敢私自酤賣。數十年來，諸司私造之酒月增歲盛，始者舉在城之酒利惟歸一總所，故所虧課額不爲甚多。後來裂爲四五，各私其利，酒課既已暗分，每年嘗虧淨息二十餘萬，往往皆侵移經常錢兌發，及別作營運補掩。見今已侵過經常錢四十四萬餘貫，拖欠朝廷椿管錢八十三萬餘貫，若不以利害分明控告，向後轉見狼狽。乞矜念總所之職，本爲給糧餉、察軍政，許將見在本錢給還諸司自行酤賣。《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六三（第四冊第三一九八頁）。

言諫省寂寥奏

漢法，大夫無員，多至十數人，唐自諫長至遺補二十人。宋朝天禧始創六員之制，而慶曆四諫尤爲著稱。比年以來，諫省寂寥，僅止一員。以爲省官歟，則閒慢曹局，率皆備官；以爲無事可言歟，則今日可言之事，必不少於祖宗時。此特懷私之臣畏忌人言，是以因循，虛而不補耳。《羣書考索》續集卷三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南歲入與月支劄子

今日所入倍於祖宗時，所費亦倍於祖宗時。自宋混一之初，歲入緡錢不過一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爲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言利之臣極力聚斂，然後歲入五千餘萬〔二〕。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過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信倍於祖宗時多矣。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元豐之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宣和間，崇侈無度，然後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猶不滿八十萬。比年安靜無事，乃月支一百二十萬，非泛猶不與焉，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時多矣〔二〕。《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六。又見同書卷四五。

〔二〕五：同書卷四五作「六」。

〔三〕右引下有「徽宗宣和間，月支九十五萬；高宗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

言諸路經制總制月椿及兩浙歲收緡錢劄子

今上供正賦，不過緡錢二百萬，如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宣和末，發運使經制兩浙創立；建炎初，呂頤浩再復。總七百八十餘萬。紹興初，參政孟庾總財賦創立。月椿四百餘萬，紹興初，應副大軍創立。高宗皇帝以為始於朱勝非，常欲待罷兵後盡蠲之。皆祖宗未嘗有也。其他名色繁碎，如增收添糴本十分、七分、五分之類，又起於近時也。姑以兩浙言，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稅十居其八，州縣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浙歲輸緡錢千二百萬，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餘萬。而茶鹽之利又專隸朝廷，州郡支費又不預焉。然則今之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六。

君體論 一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命者，權也。權之在我，雖不可一日脫於手，然知操之而不知縱，知收而不知散，知翕而不知張，則權雖在我，而我終無以用是權也。有是權而不能用，譬之於物，非不枵然大

也，然挈之則不能運，錯之地又懼有負之而去者，不幾於廢物乎？夫惟聖人者能屬人以權，而權不下移，舉天下之權攬於我，而無吝權。權移於下則國不立，吝權以自用則國無與共功者。然既屬之人矣，而不下移者，操縱自我也；我既攬之而不吝於人者，我提其要也。世之人主，惟不能自執天子之權，故權移於下；又恐權之下移，執之而至於自用，此所以兩失之也。今夫人主所爲置宰輔，捐爵祿而崇寵之者，非以夫萬機不可以自治，故擇人而委之耶？然則議論政事，進退人才，乃其職也。若夫政事不出於中書，而指撝悉自於旨意，人才不繇於廟堂，而驟遷驟罷於冥冥無據之中，以此爲能收威福之柄在己，又焉用彼相？曰政事出於中書，議論皆當耶；人才由於廟堂，進退皆能公耶？使皆當而公，則天子安用自勞哉？既不能皆當而公，則夫天子自執其權者宜也。曰吾惟擇其人而用之，以議論進退之權而授之，其或當耶否耶，公耶私耶，然後吾從而黜陟之。如是，則議論進退之權雖在宰相，而黜陟宰輔之權實在人主也。苟預疑不能爲公與當也，而奪之權，誤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權柄，昧於責成，以齷齪順旨爲忠純，使材者鬱蓄而無所施，不才者得以默默而安其愚，則成敗是非之責，盡歸於人主，而威福之柄，乃陰奪於私門，烏在其爲權在我也？孰若授之權而懲其不公與其不當者，使進得以效其忠，退有所顧忌而不敢，其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而責之之術豈不甚精且覈耶？且大臣之任，自與有司不同；人主之權，又與臣下不同。人主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人主不用人而自用，何異於臣下乎？大臣侵有司之職猶且不可，而況人主奪臣下之權乎？夫天下人才之夥，政事之繁，決非一人聰明所能了。吾既疑大臣而不敢屬之以權，則夫所與議論進退此者果誰耶？必左右曲躬附耳者得以售其姦

矣。然則，吾之執權而自用，乃姦人之幸也。夫世之姦臣欲得其君之權，非肆然而據之，彼固陰有以使權於己，雖明主所不悟也。何者？明主必欲操天下之權，彼惟因其欲操天下之權也，故間摘事之可喜而說之，使益奪臣下之權。臣下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明主惟見威福之出於己，而不知彼實借吾權以行其說，則權實在彼也。此人主所以喜奪大臣之權而忘其機柄之旁落也。是以自古明王執權而自用者，其遺患於國，或甚於庸主。漢宣帝懲霍氏之敝，躬總核之政，雖甚尊寵丙、魏，然所與出納樞機、裁可政事者，皆出於中書、尚書，故其功雖足以中興，然所以滋恭顯亦不薄也。光武號總攬權綱，然薄三公之任，不付以事。方其無事時，權雖在人主，繼之幼少，而大柄委於內而無所屬，故外戚閹宦乘間而竊之，雖三公憤激而不能救之者，權素奪也。夫二君攬天下之權而執之，所以求爲無失也，然其末流，權歸於嬖戚，乃有甚於大臣之專，何也？患生於所偏，而勢失於所不料。此操權者所深戒。《古文集成》卷三一。又見《十先生奧論註續集》卷一四，《文章類選》卷一一，《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二四。

君體論 二

有聖質必有聖學，質非聖人之所恃也。有聰明聖知天縱之質而不知至學之本，其於天下國家，必有悖理傷道、不中節者矣，終不可入於聖人之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聖，非特其質過人，以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堯、舜、禹、湯、文、武所以不作於後世者，豈後世之君

絕無堯、舜、禹、湯、文、武之質哉？數聖人學不傳也。漢高祖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其質固有合於《詩》《書》者〔一〕。然雖銷印輟洗，從諫如流，而溺愛易嫡，爭臣不能救諫，誅秦蹙項，雖方此其壯，而傾駿冠之婉媚〔二〕，公卿乃因以關說。其雄略雖足以駕馭桀猾，而伉廉嫚侮，商山之老、齊魯大儒終不肯從之游。文帝恭儉玄默，化民以躬，二十三年如一日，可謂盛德矣。然惜百金之費，不營露臺，而賞賜弄臣累百鉅萬，稽古禮文，謙遜未遑，而眩於玉杯之說，及議制度封禪，號稱寬厚，而所學者申、韓，其與廷尉議刑常過於刻。唐太宗文武之才，英烈之氣，自足高出前古。然優容王、魏〔三〕，導人使諫，而有不殺此老之恨；力行仁義，欲與三王比隆，而窮兵伐遼，乃欲求勝於隋氏；制度紀綱雖足爲子孫憑藉，而家法不正，父子兄弟之間，爲有慙德。夫高帝之度，孝文之仁，太宗之才，雖古之聖君不過如是，然而所蔽，乃與庸主相類者，何也？可以爲聖賢之君者，是質也，其蔽不免類庸主者，不得聖賢之學也。使三主者挾如是之質，而留意於聖賢之學，祛其所蔽，擴而充之，則功業所就，豈止爲漢唐之君哉？世之人主，明智者或失於苛察，果決者或暗於先入，強毅者或鄰於自用，英銳者或喜功而貪利。夫明智也，果決也，強毅也，英銳也，皆明主之美質也，天下所喜聞而欣道也。然有是質而反以害治，而使嬖姦巧之人從而窺伺其質之所向而陰投之，滋其蔽而甚其惑者，學不足用其是質也。古之帝王，亦豈外是質而能爲聖人哉？然而心曠然無偏繫，嬖佞不能移，功利機巧不能入，雖明智足以照物，而無先事之察，雖果決足以主斷，而無偏信之惑，雖強毅足以有立，而無輕待臣下之意，雖英銳足以有爲，而無謀淺妄動之躁。同是明智爾，同是果決爾，同是強毅爾，同是

英銳爾，然居之無所蔽，用之而不偏者，學之力也。廣廈之下，細旃之上，留意藝文，表章經術，親與經生、儒士考論同異，寧不曰學乎？曰：非聖賢所謂學也。夫學者，所以正其心也。堯、舜、禹之所以精一，湯之所以日新，文之所以純亦不已者，果何所致力哉？皆所從事於其心也。何則？心者，萬物之一源，聖人所以治天下之本也。是心虛明純一，則事之是非利害，君子小人忠邪之情狀，昭然吾前；是心一差，則諛佞得而誘之，左右得而蔽之，儉巧得而乘之。作於事，害於政，皆自端發耳。天錫人主之質，雖有所甚美，必有所甚偏。所謂明智也，果決也，彊毅也〔四〕，英銳也，皆其所甚美而不能無偏也。心能用其質，則質之美者日以充大，而偏處日以消融。是心既差，則其病必於其質之偏處而發，而并其質之所甚美者而汨亂之。是以聖賢不恃其有過人之質，日就月將，體察其病之所從起，而究其病根之所伏而治之。至於學力純至，足以化其質，而不爲質所勝，則其發也，未有不中節者矣。嗚呼！此乃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作聖人之地，又奚止於治天下哉！人主幸而有可致之質，不以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爲學者爲學，而自期望止於漢唐之君，惜矣！《十先生與論

注》續集卷一四，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古文集成》卷三一。

〔一〕合：原脫，據《古文集成》補。

〔二〕「誅秦」三句：右引作「雖誅秦蹙項如此其壯，而駿驕冠之婉媚。」

〔三〕容：原作「遊」，據右引改。

〔四〕決也彊：三字原脫，據右引補。

相體論 一

大臣欲相其君大有爲於天下者，必自其正君心始。何者？心者，將大有爲之本也。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者矣，小人不得逐而去也，政事不待更而修也。心不先正，今日逐一小人，明日復用一小人，今日修一政事，明日復害一政事，用力戛戛，而勢愈疏矣。假令其君能暫親君子，遠小人，屏私意，立政事，以與我戮力有爲於一時，他日之敗，必自其心發之也。傳說之相高宗也，其反復啓沃之端，惟曰「典于學」耳。方商之中衰，高宗之所以夢想良弼者，固欲與共中興之業也。說起版築之間，謀不及此者，蓋說之所恃與中興商家者，高宗之心先之以學以正，其有爲之本，則撻荆楚，朝諸侯，有天下，固已在說與高宗二人規摹中矣。管仲一見桓公，便許以霸業，不數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烈非不偉也。然仲不知正君之學，以爲肉腐於俎，酒腐於觴，不足害霸。及桓公之心一蠹，則三奸擅國，六嬖多寵，齊敗掃地矣。向來九合之功業，齟齬而不立也。仲之所以先正於君心者，度其君不能聽，則功業齟齬而不立也。與其功業齟齬，止於圖霸不成耳，君心既蠹，其禍豈止於不霸哉？觀仲之速成而遽壞，則知傳說之相業，所從來遠矣。戰國之世，上益急於就功名，獨孟子以格君心爲己任，以爲一正君而國定，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富强，是輔桀而富之也。後世貶管仲最深者，莫若孟子，蓋學術之源殊也。嗚呼！傳說不作，正君之事不復見；孟軻既沒，正君之學不得

其傳。後之君子，雖有致君澤物之意，而不探古人之本。忠智者，能以謀謨舉天下之事功而已，然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也。直亮者，能危言正論繩君之愆謬而已，然知規過而未知養德也。君不正，治不可保也；德不養，過不可勝改也。魏徵能使其君信其行義之說，而不能救其晚節窮兵之失；宋璟能使其君勵精以成開元之治，而不能去其女寵奢侈之敗；裴度能使其君果斷以成平蔡之功，而不能止其貪利暱小人之害。夫喜功好大之心，即向者與徵力行之心也；玄宗荒於女寵奢侈之心，即向者與璟勵精求治之心也；憲宗貪利暱小人之心，即向者與度果斷成功之心也。心一爾，曷爲正於前，遽變於後乎？曰：此非三宗之過也。徵未死，已有欲殺此翁之語，則太宗好諫之心，已敗於此矣；璟猶居相位，宇文融遽以言利幸，則玄宗侈心已萌於此矣；度平蔡未歸，李揆、皇甫鎛已相，則憲宗明斷已荒於此矣。吾謂璟與度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之過也，徵知正君矣，然知規過而未知養德之過也。然則，正君之術果何如哉？邪正之機一也，導人以邪者，必委曲彌縫之，然後陷於邪而不自知。使其心果知邪之爲非，寧肯從吾於邪乎？況強人以正者，豈可以一趨而直入於正哉？蓋嘗以《易》求之孟子而觀之正君之術焉。《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釋者曰：「牖，明處也，言人臣欲以忠信善道牖納之君者，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明，就其明處而導之，推而入於所蔽，則自悟矣。《睽》之六二曰：「遇主于巷。」釋者曰：「巷，致曲之地，言當睽之世，君心未合，有不可直致其意者，當盡誠致曲，使之信合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遽以爲是心可以合於王而語之王道者，方其不忍殺一牛之時，乃其仁心所發見也。於此引而達之，則油然而生矣。此納約自牖之

義也。宣王自言其好貨好色之疾，孟子不直折其所好，乃就其所好而爲之說也。使之與民同者，大抵色與貨與民同之，則己之所好者必薄矣，所以潛移其病根也。此遇主于巷之義也。大臣所以啓沃其君者，豈止如諍臣徒強之於言語口舌哉？惟因其所明而悟入之，使得其天理之本然，致曲而達之，使漸入而不苦。其難夫然，故道而弗牽，強而弗抑，安居而不反〔二〕，君心庶其正乎？或曰：「古之帝王正心誠意之學，先已得於上，故君臣之間，以都兪訓誥相與磨礱浸潤之耳。後世人主生長於深宮〔三〕，所以害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也，豈遽得而正諸？」曰：是心，天理之所寓也。使天理可滅耶，則吾不知；天理果不可滅，豈終不可感悟，以復其正耶？吾所以正之之術〔三〕，有未至耳。《十先生奧論注》續集卷一四。又見《古文集成》卷三二。

〔一〕「其難」四句：《古文集成》作「故開之易悟，誘之易入」。

〔二〕生長：原作「長生」，據右引乙。

〔三〕吾所以：右引作「特患吾」。

相體論 二

人主虚心不自用，而用大臣；大臣虚心不自用，而用天下；上下虚心俱不自用，而天下之理得矣。世之大臣有欲爲之主而功業不見於當世者，問其故，則曰：「人主不能忘己而用我，委任不吾盡

也，施設不吾專也。人主幸而忘己用我矣，然同列嫉之，舉朝斷斷，圍視而攻之，功業竟無所成就。」此其故又何也？人主能虚心聽我，我未能虚心以聽天下。天下大物也，人主且不敢自任，虚心而寄之我，我不虚心聽之，而挾己以蓋物，寧能使天下不我議乎？夫所以不能虚心者，非不知天下將議己也，私意實其中而不能自勝也。私意與公理相爲消長，公理勝則謀雖不己出，不忌其成功；權雖不己專，不懼其害己。天下之事，使天下之人議之，而吾以天下之心聽之，賢者才者若己有之，賢者才者舍己從之，胸中洞然無復有我，則天下亦無以致不平之心於我矣。惟夫私意既勝於中，謀必欲己是也，權必欲己歸也，合己者援之，異己者去之，勝己者抑之，雖有至善不能入也，雖有至蔽不能照也。何者？先有以拒之於內也。古之知道者，坐於廟堂之上，同列不吾忌，朝廷不吾議，天下不吾惑者，惟以公理勝其私意耳。往者杜祁公爲相，范、韓、富同在政府，此數公者，皆平日同於愛君憂國之人也。至於議論之際，杜公之所欲罪，范公則以爲不可；韓公之所是，則又富公之所非。其參差不合如此，然杜公不以是而疑同列，而同列亦不以此自疑。時孫甫爲諫官，蓋杜公所薦，二三公所知也。甫論保州之變，罪樞府不時發，則指杜公也；非益兵之議，牾牴大臣尤切，則二三公也。甫誠不阿其所好矣，而諸公亦不惡其異己。王荊公在政府，方得君用事，其所與同列者，富、曾、唐、趙也，雖舊德宿望，皆以議不合引去；臺諫則溫公、申公、范忠宣公、呂公誨也，皆以詆訾新法罷；給舍則范蜀公、宋公敏求、李公大臨、蘇公頌也，皆以封繳已行之命斥。公方怨言者明道先生也，及往議事，公厲色待之，明道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而荊公乃爲之媿。夫慶曆諸公

惟以公理自勝，故其心曠然，無所適莫爾。荆公非不欲與當時賢者共一世之功名也，顧私意關係於中，已無受之之地矣。然荆公議事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議於私室，一語不合，必反覆詰難，待肯乃已，何獨於天下之議，使不得盡乎？使荆公推我所以欲盡言於人主之意，與人主所以虚心聽我之意，蕩然與物通懷，以參同異，則一熙寧之政，安有異日之紛紛哉？後世此風益滋，廟堂之上，參裁一事，除擬一吏，則論議互起，一語不契，即成私憾，操說相異，立黨相攻，相軋以進，相持以競。事不問當否，隨所主之人而罷行；人不問賢愚，隨所用之人而進退。非特同列如此其齟齬也，都司，宰相之屬也，事有依違，不敢以臆見論正；給舍所當預聞政事也，多顧小嫌，難於違覆；臺諫所當論得失也，語及廟堂，則護短飾非，以爲深忌；省寺所以分職守也，討論故實，尋會比例，皆觀望所主而後報。立朝之士，欲有所開說者，必上不拂人主之旨意，下不迕大臣之主議，然後敢出於口。夫廟堂之詢謀，不務以理相服，而以勢相勝。朝廷之議論，又喜其逢己而惡其異己。此所以黜陟不厭於人心，舉動乖刺於物聽也。曷若捐私意、求至公，忘己持議論之平。於所當守，屹然如砥柱，不牽於衆而妄隨；於所當從，曠然如虛舟，不以出於己者爲是。使天下泯然無所議其好惡同異之迹，嗚呼！非純意於國事者，其孰能與於此？

《十先生奧論注》續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五八四六

鄭 湜 二

國體論 一

爲國者，雖深仁厚澤，足以收天下之心，必有威德權制，然後可以繩肅天下之勢。有以收天下之心，故其民優游而無憾其上；有以肅天下之勢，故國強立而不入於偷。譬之生物也，濡之以雨露，煖之以日欣，然皆生矣，然必有擎斂堅凝之，然後能成就其質。苟爲不然，則物之脆弱而腐敗朽蠹者相屬也，將安用乎？周之衰，先王之澤猶在也，然其勢不足以號召役制天下之諸侯，卒廢而不振；秦之亡，其餘威猶足以抗禦四方之羣盜，然人心已去，終潰散而不可收。故五行家曰「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周失之緩而秦失之急也。嗚呼！秦則過矣，周之不振，亦可悼也。世之君子徒見古人用威之失，慘裂而亟亡，遂一切欲以溫涵容貸爲政，以爲寬厚長者之道當如是。名非不美也，不知其徒蒙此名，而設之不當，刑賞不明，政令不行，百度垢翫，駸駸乎入於潰墮委靡之域。如痺痿之人，四支

雖存，廢不可舉，而論說之士方且以是爲出於祖宗相授之治體，一定不可易之家法也，是特未深究祖宗之治耳。昔太祖受命，不誅一人而天下定，征伐諸國，將帥不敢以一毫妄殺戮，四方降王皆得保其首領，元勳宿將咸以功名終。藩侯有不奉法苛虐百姓者，曰：「吾斷不容之。」傳之子孫，兵不得已而後用，刑有所疑則必讞。承平百年，未嘗殺士，雖州縣小吏，亦無前世捶楚之辱，而用法尤寬於齊民。其所謂深仁厚澤涵濡天下，使萬世思唵而不釋者，蓋在是矣。若夫官吏之黷貨貪冒，用刑過差，概量失平、侵冤細民者，大則棄市，小則除籍；朝廷近臣養安顧避者，隨以貶斥；將帥雖有大功，小失紀律，則奪其節制，十年不問；撫養士卒，不吝賞賜，稍有犯法者，斬艾誅戮，或至百數。當是時也，朝廷尊嚴，官吏畏憚，將士用命，軍律整肅，而至仁之道常行乎其間，所以能削平僭僞，混一區宇，一洗五季積弊之俗而新之者，有此具也。太宗、真宗雖稍寬貸，而威令間有出於不測者。邊將擅奏事而械之獄，執政迎合而還見其疏，樞臣不習邊事而下易其位，監司部內稍不治而奪賜削籍，主糧之吏侵奪漕卒而斬腕以徇，大索諸軍之凶猾者而盡鉗其頸。此豈固爲是褊急哉，所以時出而聳天下之媮也。自是之後，勢漸舒緩。循習至於嘉祐，內外苟簡，政俗剝敝，而天下之勢弛矣。胥吏謹譁當罪也，而逐；中書輦官悖緩當誅也，而廢退；宰相卒伍薄恩賚至慢也，而賞爲再行；衛士踰宮垣大變也，而姦不窮；禮官責罰禮生振職也，而坐以奪職；軍人詈辱三司，輕朝廷也，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若是數者，豈不近姑息之政乎？吾仁宗之盛德，所以超絕漢唐之君者，以其慈儉好生，樂受忠言，惡聞人過，進退公卿大臣一出於至公，涵養天下人才爲數世用。此萬世子孫所當師法也。然當全

盛之時，民窮國蹙，官吏曠惰，將士驕脆而不可用，夷狄侵侮而莫之禦者，以其偏而不舉之處在此故爾。慶曆初，仁祖亦深厭當世之敝，欲振起之，而用杜、范、韓、富。此四公所以革敝之術，不過以立法制、嚴按察、抑僥倖、振紀綱爲先者。誠以欲起偏舉廢，以扶天下之勢，當如是耳。論者不察祖宗仁德之所在，乃以其一時偏而受患之處，以爲後世長治之規摹，不亦惑乎？曰：熙、豐之間，嘗變前世之政而趨於嚴矣，然宿弊未去，而其患立至，何也？曰：其所以制變者非也。嘉祐之敝，非法敝也，祖宗之法具在而不舉也。苟因祖宗之法而行之以強毅，吏可肅也，兵可制也，財可富也，法令可信也。熙、豐大臣欲變嘉祐之敝，乃併與祖宗之法而變之，一時聚斂鍛鍊之吏，攘臂紛更，以苛刻爲精明，以生事爲風采，大兵大獄數起，宇內騷然，此後世所以尤熙寧之苛急，而欲襲嘉祐之寬縱，而不深察其原也。大抵厲威嚴於習寬之末，奮剛強於積弱之餘，固俗之所駭而術之所難也。哀帝誅斥權戚於元、成之后，欲則武、宣以強主威，朝廷翕然以望至治，然王嘉、鄭崇之死不厭人心，而讒邪愈肆。德宗初，欲以法制起肅、代之敝，誅黎幹、劉忠翼，校中使，按賊吏，天下莫不震悚。其後劉晏、崔寧之事過於猜刻，而藩鎮遂以謹譁。然則二君之嚴，初未必非也，其所以用嚴者非也。今天下之勢，嚴固未可廢也，毋徒若熙寧爾。《十先生輿論注》續集卷一五。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七。

國體論 二

言治者皆知以固根本爲先。根本不固，誠國之深憂也，然不求其所以害根本者安在而謀去之，徒曰吾欲固根本云者，虛語也。猶之論養生者，孰不曰先養元氣。元氣誠養生者所當先也，然今有積病爲心腹不治之痼疾，日夜消耗寇賊其元氣，未有方術可以除之，雖使吐故納新，葆神鍊氣之術畢試，元氣終不可得而養也。方今無大兵革以戕天下之命，無大誅戮以動天下之怨，無大興役以勞天下之力，其所以戕害天下之根本者，果安在乎？愚謂在於窮民之財而已。嘗考本朝寬厚之政，雖三代無以遠過，而理財之浚，乃獨甚於秦漢而下者。商君之於秦也，不過使民務本業，耕織以謀富强爾，後世猶以功利而羞稱之；今耕桑者，反困於重斂而不獲安本業矣。桑、孔之於漢也，不過鹽鐵榷酤以佐軍興爾；今之鹽鐵榷酤籠取苛密，又大酷於初矣。以唐較之，兩稅，唐之貪法也，五代繁重，已非唐舊；今之兩稅，陰增巧取，又不知其幾倍於唐。唐漕東南米豆，關中歲不過四十萬石；曩時浮江淮入汴者，歲六百五十萬，鹽利最盛於劉晏也，歲不過六百萬緡，而熙寧以後，歲二千餘萬。茶稅始刻於唐也，歲不過四十萬緡；景德初計三歲之入七百餘萬，大率總一歲正賦之最，幾六倍於唐之數，而和買、免役、經總，皆前世所無也，而數入倍於正稅。然當全盛時，天下已困於苦匱不支，猶且鉤剝纖末，頽拾仰取，凡衰陋褊迫之策，管、商、桑、孔之所羞鄙而不爲者，悉爲之矣。此其故何也？曰：

非有司之罪也，勢也，勢使之然。兵農雖分，兵猶出於農也，漢之材官、蹶張騎士，皆郡國之民耳。唐長征之兵，不過彍騎、神策、衛兵，遇有調發，而丁壯之民皆備征伐。國家無事時，坐而衣食於縣官者，常百萬也。漢察孝廉，大郡歲不過二人，尚亡應書者；唐進士最盛，歲不過三十餘人。今三歲一舉士，輒至數百。漢二千石任職三歲，姑任一子；今奏補入官者，每郊數百，軍功入流、特奏之冗不預焉。漢初遺匈奴，不過千金，唐藉突厥以興，故厚爲之賂，而旋以擒滅；國家盛時，歲遣西北繒幣者，常以百萬。漢之宗子自王降而侯，侯降而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國家無親疏，皆養於縣官，其後復授以環衛，於是廩祿之費多於百官，又三歲一郊，而大賚中外，以差受賜，所費萬億，帑廩爲之一空。此數者，皆耗財之源，而前世所未有，所以取財之浚尤盛於前世也。嗚呼！秦漢何以爲國乎？今郡縣催科一按舊籍，雖無加賦之名，而一縑之入，不啻於兩縑；一斛之輸，或贏於三斛。民日以削，利日以侵。此病不治，人愁國憊，凜凜乎未知所底止，欲根本之固，其可得耶？爲今之計，將更求豐財之說乎，盍亦反而就其所以費財者而圖之乎？假令仍今賦斂之政不爲之少損，以紓斯民，亦無以自活矣。況未贍無涯之費，而更無寬恤之策，是東野之御已窮而復鞭其後也。今財賦之數極於斯矣，惟大立制度以爲經久之計。凡郊廟乘輿之奉，宮禁嬪御之用，宗室戚里之澤，秩祿賜予之目，百官庶府之數，入仕遷補之法，閹官雜流之秩，工技營造之章程，戎械馬政之利害，兵籍軍功之度隱，降胡荒僉之浮冗，一切去其蠹敝之有根冗者，而撙節之以趨乎約。日撫養戰士，儲侍邊計之外，不以一毫不急之費而耗生民之膏血。凡朝廷財用之權，一切歸之有司，使推見出入盈縮，足以相

通，而後儲其贏。凡省所下於郡縣，使於常賦外應辦，而州縣因之，巧爲科歛以應上需之外，而又取其羨以供郡縣間妄用，而一切峻爲之禁，使就法度。如此，庶幾民可少瘳，國可以紓乎！或曰：「裁損浮冗，嘗試於願治之初，而不效矣。」曰：非策之不效，行之不力也。且以祖宗之事概之。公主在宮中，俸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大抵皆薄，宮人所服但皂綈。今度支宮中之俸，月幾四百萬矣。近侍官不過刺史，又其後不過留後，而俸有或止於七百者；近或一歲超拜四使，而此法不行，華居厚奉，往往極於豪靡矣。西北守將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位不過防團，未嘗有遷官移鎮之寵。今諸將平居無汗馬之功，而援節建旄者相繼。閣職國初不過三五員，其後又以七人爲限。惜此以處勳舊，賞戰勇也；今權戚之家，可以夤緣而得者日以猥多。書殿內閣，慶曆間不過十員，以爲除授太廣；今執政從臣驟遷驟罷，率得美職而去。一歲任子之數，千牛、齋郎、宅員不過十數，宰相執政只賜子一官，此建隆法也；今之奏蔭猥冗未嘗限也。宗室近屬初授不過殿直、供奉，非遇異恩不遷，此景祐以前法也；今之疏屬冗食非任職者，皆計歲而遷也。若此類者，縱未如祖宗之舊，亦在所當損也。向者不過省卿、監、郎、曹數員而止耳，外臺官屬十百而止耳，百司歲月之賞格而止耳，其大若宮掖貴戚者，置不敢議也。譬啜藥者，惡其苦口，不能及劑，欲已百年之疾者，其不效固宜也。曰：「舉一切浮費而削之，固便於國矣。如拂衆賈怨何？」曰：昔嘉祐減奏補之例，治平增磨勘之限，熙寧裁宗子受官之法，豈不拂世戾俗乎？然當時力行之，亦莫敢議，誠事極勢既，則當反也。今民窮矣而上不知，國空矣而費不止，忽有水旱邊鄙之憂，殆將潰裂四出矣，寧可避患偷安歲月，而不爲之所乎？《十先生

輿論注》續集卷一五。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七。

國體論 三

天下之大利，天下大害之所伏也。享其利也深，則其爲害也必毒，何者？利極而害反也。聖人處天下之利而不敢貪其美者，懼其反而有甚於此也。居寒者利燠之適，執熱者利清之快，雖甚而不厭也。然燠甚則寒伏於內，春之日其反也爲疫；清甚則熱伏於內，秋之日其反也爲瘡。此利極而反之之勢也。和親之利尚矣，愚謂享和之利者，未有如本朝，蹈和之害者，亦未有如本朝。昔匈奴之盛也，漢人折節於和者屢矣，孝文雖遣使諭意，冠蓋相望，然乍和乍叛，嫚辱之聲常至於中國，竟孝文之世，和凡三議矣，輒不數歲，邊鄙復聳。景德講解之後，南北之盟百年不寒，中國雖捐金繒歲百萬而晏然無北顧之憂，被邊之民老死不見兵革，其爲利豈不大優於前世乎？然匈奴之敗約也，不過凌轢邊吏，敗一守，殺一郡尉；其甚警也，候騎至雍、甘泉耳，漢遣將軍興數萬之衆驅之出境，則罷而歸矣。寶元間，元昊伺中國久安而竊發，舉天下兵革之西，敗北不支。北方乘之，中國震動，猝無可禦之策，終於屈體增幣以紓難，而天下之力顧困矣。及靖康之變，麟轅關河，絕江薄海，如踐無人之境，其爲害，蓋曠古所未有也。方其百年締好之歡，固足爲弭兵息民之盛節矣。然使中國驕懦脆弱，忘戰而不知兵，凡累世涵養生息之生齒，一旦令屠於邊地，潰爛而莫之救者，亦自百年之好也。漢人

惟未嘗久於和也，故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我惟利於久而不察勢變之將返也，所以蹈其害而不悟。然中世以來，賢士大夫謀國，往往多守和議者，利未極而未睹其害也。近世士大夫猶以和爲經遠而不懲既往之害者，偷取一時之利以自便耳。紹興之和，欲借慶曆之遺策也；向者之和，欲祖紹興之遺策也。愚謂和莫失於紹興，向者之和不足咎也。譬之失足於險者，肩背半折，當是時，得良醫乘其血氣未定而亟療之，扶其體之搖者，續其血脉之絕者，所忍特一時瞑眩之苦耳，遂可復爲全人。有姑息之醫曰：「姑存其半體之未廢者，而捐其廢者以予疾，候血氣既平而後爲之圖。」不知血氣一定不復屬，則半廢之體頑然爲異物矣。南渡之初，南北相距十餘年，兵勢方振，邊形漸壯，吾之健將稍出，而收復之機可乘。公卿銜不忍事讎之憤，將士懷因鋒北向之志，兩河之臣屬服降者未堅，南北之勢未分，而中原之望未絕，此猶肩背初失，血氣猶未定也。謀者不乘其急而療之，乃割棄而與之和。既盟之後，中原衣冠之裔，弭首而爲之用耳；謳吟思歸之民，老死而無幾矣；山河形勝之地，據固而勢堅矣；吾士卒皆生長卑薄，無復西北之健矣；將帥皆後來輕剽，無復百戰之餘矣；公卿皆安於東南，北方之事非所習矣。南北之形既成，此如半廢之體，既頑然爲一物後，非有神醫挾千金之劑，未易療也。故曰和莫失於紹興，向者之和不足咎也。今勇者謀，則耻既和之屈，欲輕較苛禮以敗和；怯者之謀，則謂非和無以爲安，而憂敵之敗和。二者皆非也。昔孫權駕馭一方之豪傑，兵精將勇，而嘗屈於魏。趙咨曰：是其雄略也。今吾果能隱忍以就大事，則夫區區之苛禮，不足爲國輕重者，又何用深校，以警敵而泄吾機乎？晉自渡江之後，未嘗一介使北，石勒求好，焚其幣而却之，而晉猶不失爲東

南自立之勢。今吾爲國不謀所以自立，使敵莫吾窺，而長欲恃敵之和以爲安，可乎？向者之和雖不足咎，所可咎者，尋好餘十年矣，謀國者竟未有一定之規模。向者守議者曰：「吾財未豐也，吾兵未練也，吾將未擇也，姑以和爲款敵之謀耳。今財視未和之前，果加豐乎？兵視未和之前，果加練乎？將視未和之前，果加擇乎？驟牽於勇者與縱之說，則決意北向，遷移師屯，增繕營壘，創立敖廡，臨遣使介，輕挑邊釁，中外騷然，自以爲一師出隴蜀，一師出淮甸矣。及其牽於怯者顧畏之說，則又議論齟齬，規畫中棄，師屯還矣，營壘撤矣，敖廡廢矣，橫使驟至，失色相沮，去則晏然無所復爲，若遂以和之利爲真足賴矣。勇怯不倫如此，規模安在哉？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輕舉妄動誠不可。然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此古人之所深憂而不敢寧處也。或者懲於妄，以爲生事僥功，遂一切以養患爲安靜保國之術，乃所謂偷一時之利以自安者爾。諸葛亮居漢中一年爾，所糾合四方之精銳，殆減三之一。息兵將二十年，精銳日消，是坐而自破也。他日新進之將，未試之兵，何以應猝耶？嗚呼！蹈和之害也，有甚於前日也。」《十先生輿論注》續集卷一五。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七。

太府寺廳壁記

紹熙元年正月

太府，周官也，凡邦國之賦用取具焉。漢以大農領軍國之經費，而少府給縣官之私養，分畫與古不同，故太府之官缺。置卿自梁、後魏始也，隋唐因之，實與版曹相爲管鍵，以制邦財。國初財賄出

納阜通之政，顓領於三司，太府所掌，惟奉帑幣、頒權度而已。元豐治官，盡循唐舊。中興初并省，附於金部，獨以一丞治鹺茗之質劑。凡省五年而後復，馬承家蓋初除也。初，元豐以在京司局分屬寺監，而太府局二十有四，今雖頗省，猶劇於他寺，以式班內外之廩，稍覆其名數而鈎磨之，則諸軍諸司糧審四院屬焉。頒財用於受藏之府，周知入出而會之，則左藏東西兩庫屬焉。時禁省官府之需，以償用物，則買務屬焉。比物莫賈，俾從其抵，則編、套兩局屬焉。藥石必良，以除札瘥，則和劑、惠民四局屬焉。叙財幣以待上之賜好，則祇候庫屬焉。制券之短長以通商，則鈔引庫屬焉。所異於元豐者，惟內藏奉宸不外屬，權貨顓隸於都司，蓋經財制用有不同爾。寺凡再徙，面勢非宜，與塵囂溷。今寺故勅局也，淳熙十有五年夏局罷，白於朝以爲寺。秋七月，乃遷，閎奧顯敞，稱其官府。寺故有題名，歲久官溢，不足登載，離爲三四，叢猥不章，不與寺稱。於是欲更營穹石，叙次官氏歲月而鐫之。同舍或遷或去不果就，惟曾君三復曩嘗預遷議，再除復來爲丞，實終始之，以成同舍之志。以湜於是寺也爲有舊，移書命之記，不得辭，因考其沿革，繫於碑端，并識遷焉。紹熙元年正月四日，鄭湜書。《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三二。又見《咸淳臨安志》卷六。

臨安府城南相廳壁記

嘉定十一年六月

自秦郡天下，太守掌理其郡，內史掌治京師。漢更內史爲京兆尹，大抵其佐吏、丞、尉外，有

掾，有督郵。督郵功曹之極，任河東大郡二十一縣。田延年爲太守，分兩部，以督郵尹翁歸部分南，閔孺部分北，誅鋤豪強，姦邪不敢發。又有東西南北中五部，號五部督郵。孫寶爲京兆，辟掾侯文東部督郵，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然則浩穰之地，豪強姦惡爲良民害，誅鋤之義有不容。已分部從事，大郡猶爾，況京師乎？唐都河南，本朝爲別都，有左右軍巡使判官，掌凡風火盜賊，及推鞠之事，左掌水北，右掌水南。待制劉公安世嘗爲之，開封都城，則有加焉。或以光祿寺丞兼左軍巡事，或命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各舉左右廂授事判官一員。熙寧三年，始以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廂，凡民有鬪訟事，輕者得以決遣。從開封府之請，首辟蔡公確爲幹當京城左右廂公事，人猶仍舊稱，故史謂公自巡官爲監察御史，後至宰相。繼又以開淘渠塹屬都水監，救應火燭屬巡檢司，惟檢覆、抄割、打量、定驗、支散，凡奔走之役歸之兩使臣。中興，駐蹕臨安，紹興十一年，先從開封例，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所，又於城內左右廂增二員，分減在城詞訟，尋罷，惟城外如故。自是以來，七、八十年間，爲此官者率更倅貳，宰字方在選。去而登華近者亦有其人，最著者纔四三年，范公處義爲殿中侍御史至秘書監，王公桷知臨安府至太府卿，外分守符者往往皆是。又幸今治平，中外綏靖，衆大之區，編戶日繁。南廂四十萬，視北廂爲倍，民安生樂業，鬪訟衰止，無俟乎誅鋤。里閭晏然，歌笑之聲相聞，有承平京師之遺風焉。如湜材下，亦得以濫吹於此，惟知盡心戮力，無負於其職之所當爲，乃無毫髮可以自見。猶冀更滿，求自放於山林之間，與田夫野老游，想望都門之盛而誇詡之，以爲美談，亦可樂也。廳壁未有題名，訪諸故牘，得自高公

某而下至今凡三十有八人，刻諸石，使來者得以繼列云。嘉定十一年六月五日。《咸淳臨安志》卷五三。

祭陸子靜先生文

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宋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譜》。（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四七

舒 璘 一

舒璘（一一三六——一一九九），字元質，一字元賓，號廣平，明州奉化（今浙江奉化）人。補入太學。從張栻、陸九淵、朱熹、呂祖謙遊。舉乾道八年進士。淳熙中爲信州教授，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紹熙中任徽州州學教授，丞相留正稱之爲當今第一教官。慶元二年知平陽縣。五年，通判宜州，尋卒，年六十四。淳祐中，追謚文靖。所著有《舒文靖集》。見楊簡《舒元質墓誌銘》（《舒文靖公類稿》附錄），《宋史》卷四一〇有傳。

本書所收舒璘文，以四明叢書本《舒文靖公類稿》爲底本，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爲校本。原集有文四卷，另輯得佚文一篇，釐爲七卷。

答朱晦翁書

季春謹序，恭惟執事盛德，遙想尊候起居萬福（一）。某雖愚蒙不肖，慕望先覺有年矣。去冬樞衣

晉謁，始獲挹道德之容，降既見之心。執事與進循誘，色溫而氣和，情親而禮厚，飲食教裁，不啻父兄之詔告夫子弟也。顧某何以當之！然虚心之教，迫切之誨，佩服不敢忘德。所恨不得朝夕侍側，以承博約，爲不滿耳。師友道缺絕久矣，比年哲人凋喪，言之惻然悽愴。念今所賴任重斯文者，咸以執事爲首稱。大抵屬之重則愛之厚，愛之厚則望之全。負後學既全之望，凡施爲措置，當以聖賢事業自期待，固不可以毫釐之差爲世所惜。惟執事以剛大純全之氣，恢博貫通之覺，涵養成就，又非一日之積。綏斯來，動斯和，此愚智賢不肖所共敬仰，固不可少有如愚慮所及者。然兢兢業業，雖堯舜不敢自己〔二〕。望執事益進此道，以無負四海祈向，實鄙夫惓惓之心也。某蒙見遇良厚，不敢以流俗諛佞禮事大君子，敢用副紙陳情，乞恕幸察。僭越，不勝慙竦之至。《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六。

〔一〕「執事」至「遙想」六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雖：原作「惟」，據四庫本改。

答葉養源書

妻家子弟得賢師指授，未審日來進學如何？家庭鄰里蕩其耳目者不少，所藉以浸灌者，特指授間

示之言行，閑之規矩，俾觀感於精神之妙，在門下必有心法。某日與諸公相聚，始知成物之道，咸在吾己。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話。端知爲己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
《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再答葉養源書

持敬之說，汝素所不取〔一〕。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箴箍桶，如藤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其曰「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與夫「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如此等處，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聖賢事業，豈在他處耶！
《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一〕汝：四庫本作「某」。

與呂寺丞子約書

某衰老藏拙，數載不通問。慕向之懷，不如是怠也。叔晦沒後，曾得書，憂懷萬狀，不能寫。去

冬又辱賜書，負負不容貸矣。子約贊貳御府，劇喜正人進用。但自去秋岌岌之後，所賴羣賢協贊，而晦翁、子壽、德修相繼去國，令人短氣。未知見集賢得展盡底蘊，盡扶持之力否？某泣職再期，麤成學舍，學力短淺，士習痼然。其間知爲己學者僅得六七輩，日懼辜負此邦。某衰老無他進，只得外境浮輕，心無他撓，得一意養拙，其得力處，則藉與朋友講明所見，此外無新獲矣。敬仲、和叔常相會，彼此有警發否？《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再與呂子約書

去歲交訊後，未克嗣音。邇日驚聞賜玦之命^{（二）}，隱憂百集，初不知所自。昨日有自中都來者，得兄所上書，忠愛深長，意切辭婉，非他人憤激者比。側目者敢下石如此，學力堅明，安處逆順，矧受此芬香之責，履跋畏途，不過遊山玩水，當超然無累，而嫠不卹緯之憂，吾儕將何以自處耶？聞帶赤城一虞兵甚得力，又聞一子弟隨行，不知爲誰？恐眷集憂憶，須多多寬譬，毋露一毫係累，以增其千里之思。每與兒輩言，吾輩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磨耳。平時要著明處，斷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但欲酌義理之中，處之安然耳。此行甚善甚當，更冀緝熙學力，不磨不溜，以主盟斯道。若祖宗有靈，宗社無疆惟休，則否泰循環，吾道亦未窮也。

《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二〕賜玦：原作「玦賜」，據四庫本乙。

答楊國博敬仲書

壽皇崩棄，憂戚之懷，正如來喻。公庭不能盡哀，退與諸生坐哭明倫堂下。當是時，事方岌岌，後雖少定，然傳聞猶伴兔。吾友入中朝，與諸公數入否？集賢果相敬信，得展盡底蘊否？某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真、汪行簡、戴泳，皆有啓發可進，但頽風未易返。敬仲爲國子師，如何端居靜念，有治己之道，無治人之法。我若無虧，隨處皆應，一或自蔽，萬語悉空。某日來灼見此弊，不敢不勉，更望見教。象山行狀，洞見表裏，其間載有子、伊川事甚當，然鄙意謂此等處未易輕以告人。人情蔽欺，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用是益知自反，不敢尤人。敬仲以爲何如？《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與袁學正和叔書

學宮之除，振起滯淹，況得敬仲爲之僚，此不易得，更冀剴心勉力。時事得之傳聞，令人耿耿。晦翁、子壽、德修諸賢去國，令人短氣，未知儕輩能公爾忘家，協心謀國否也。某在學校，不敢不

勉，然力量有限，負媿爲多。某人去國，見彈章與所聞皆合，不知此老何爲至此？隨物變遷，學問不見實地，吾儕政自可畏，相與勉進，以堅己道爲幸。中都磨涅之地，鮮不磷緇，若敬仲似可砥柱，願相與講明之。《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答河西尉書

某伏拜誨劄，特有「飲食之寵，禮合承命，但同官中非紅裙無以爲歡」，某祇奉簡書，不敢速戾。間蒙諸丈徹樂見招，黽勉從命，然老拙頽乎其間，大阻嘉興，每不遑安。茲荷眷知，敢以疾辭，當不以爲罪也。修謝惶恐，伏祈加炤。《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答袁恭安書

辱惠書，知進學不苟。修己作文，初非二事。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蓄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筆端因是而加之文耳。我心無累，此道甚明。聞伯仲根氣皆好，過庭更加勉。來書謂舉業不敢鹵莽，然妨日力者多，此非所敢聞。吾友筆下若五行相遇，取科第有餘。以鄙見，所欠不在此，只大本未明，故筆下所謂文章反見脉理不貫爾。未間，多多自愛（二）。

《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二〕「未間」二句原闕，據四庫本補。

答沈季父書

某宰邑踰年，尚未曠敗，不足軫記。來書謂中年勞費酬酢，深荷憂念。事緒雖叢，蒙雜而著，幸不至以老窮重藉平時師友開警之賜。所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即心之極，甚善。人皆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某致力於茲三十年矣，日用甚覺得力。古人謂「無偏黨，無反側，則極自會，有忿懣好樂、憂患恐懼，則心不正」，斯言端不吾欺。未審如何，幸見教。《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通都漕書

某竊惟三歲大比，雖以文取士，要得實才。六經旨趣深長，苟平時學有根原，發之文辭，自不可掩。近主文往往欲務新奇，故命題多斷章取義。不惟有失經旨，使士子投合有司，巧於穿鑿，故辭達

之文少，而巧說之語多。習以成風，爭奇取勝，所得之士，往往多輕浮躁露，殊乏器識，甚失明經取士之意有如此。先生經學源流，士子矜式。今茲提衡一道，若明以公文關牒考官，凡所出義題，務要明經旨，勿爲斷章。使學者得吐所蘊，庶典實之士得預計偕，上以副國家選賢之意。未識先生以爲何如？《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答孫子方書

來書謂與世不偶，雖逢知己，亦齟齬不合。此不在他人，更須自反，使在我日用嚴密，人當自信。若彼此立見，非無我之道。更試與令舅講之。晦翁當世人傑，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明者，能自知之。後生未聞道，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此言不少，更冀思之。《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上淮東總領韓郎中書

嘗謂天下之事，初無難易之辨，處得其要，則大而難者，猶將轉而爲易，況於小而易處者乎！夫大而難者，人必精心竭慮，思有以處之，故皆不勞而辨。至於小而易處，人心必忽而不經意，以易處

之，則難將至矣。今日京口之潮閘是也。夫京口一閘，川陝、荆湖、江淮之都會，漕運赴行闕者之所必趨也。軸轡相銜，歲不下數千百萬貫斛，率皆涉重湖，冒大江，備嘗乎險阻艱難，幸免乎破碎淪溺，而得至於此者，莫不以手加額，舉欣欣而相慶，曰：「是行也，已見涯涘，吾屬無慮矣。」不謂有司處失其要，不量利害重輕，以第其出入。閘柵一啓，內外爭濟，強陵弱，衆暴寡，而使舟中之人互爲敵國也。夫日俟一朝，如飢待哺，幸而可濟，莫不手舞足躍，執篙拽柂，以覲其必入。夫何交相持，終一朝而獲濟者不過五六，又皆不急之舟。江潮一退，皆閣乎灘塗之上，因之而敝側破損者，日不下三四。貫朽之錢，尚可復校，米粟一破壞，不可食矣。其利害輕重，豈不較然明白也哉！又況歲當大札，漕運之粟，源源未艾，其數倍蓰於他年。今重綱鱗比，待乎外者不啻百數，以前日一朝所入如是其少，則雖數更朔望，不能使之盡入也。此事之甚小，若不足關執事之聽，然錢穀之間，正使臺之所司，詎可以忽然不經心哉？恭惟某官負超卓之奇才，蘊經綸之素志。軍儲大計，暫使提總，聖天子姑以試蕭相國、劉中書之規模措畫也。某不量愚陋，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則今日之事，在使臺可以責之有司，以次第先後給之木牌。重綱先入，餘舟次之，欲出之舟又次之，越次者重刑以繩之。苟如是而處之，則一日二日出者入者皆可濟矣。豈不若難而甚易也哉！孟子曰「事在易而求之難」，此之謂也。某嘗謂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一登王公貴人之門，則必爲閹人所辭，以故非公事未嘗一至公門。茲因侍親，部綱在所，坐困於此者浹辰矣，是敢飾愚陋，陳利害，修短書，爲贄見之恭。惟閣下垂仁而采擇焉。

與汪子卿書

竊謂學有職，所以分典庠序之教，非行誼素著，爲鄉里所尊者，不足爲士子矜式。執事德望之重，爲人老成，正此邦之典型也。學正久闕，輒不自揆，欲以此職屈致長者。未敢率爾有請，嘗浼德粹致尊敬意。得報，乃知教誨不倦，私淑鄉人，未可其請。某竊謂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雖未能兼善，與其教行於邑人，孰若擴之於一郡？想閤下亦未始愒然也。倘蒙軫念，不賜鄙夷，豈惟諸生之幸，某實受警提之賜，豈勝願望！

《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

通趙守書

某不才，試吏之初，躡等處江右漕幕，隨行逐隊，無補公家。既罷，不敢旁緣爲僥倖圖，遂分教於此。始至，士子循習敝陋，餽餼之餘，渙然而散，不惟學不知講，而廉恥亦喪。某私竊自念，平生荷師友之訓，與人爲善之心，不於是而少效，則爲有負，故不量拙鈍，妄任是責。然積弊之久，不敢驟更，勉焉孳孳，聽其自勸。今既踰年矣，雖幸氣習羸回，然學力淺薄，終未能擴然大變，心甚媿焉。兼新安學糧單乏，日給四十輩，而歲終復以匱告，不足招徠多士。賢師帥下車闡教，合郡傾心，

儻蒙特賜主盟，俾不腆郡文學，獲侍教令，以廣士心，實所願望。《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答劉宰書

某近者夤緣際會，獲見君子，傾蓋之間，溫辭粹容，深聳觀聽。由外以探中，仰知閣下趨操之醇，涵養之厚，故雖匆匆會晤，別後心不能忘。還舍未及奉狀，乃拜先施之寵，辭旨真切，皆培根固本之論。誠非易壞而難立，正如來喻，蓋事以百君子輯理之後，不幸而值一小人，則一掃而廢。幸而復得賢者紹之，雖典型尚可究，而綱紀條畫則已紊亂，非積年不能復。況君子少而小人多，將何以慰民心而固國本耶？此某所目擊而隱憂者，敢因諄誨而及之。琴堂善政，使長甚相知。財賦之事，偶因罷吏有辭，上司不得不會問，豈敢加征斂以作俑哉！讀來文，已究底蘊。見過僉廳，早晚具稟下行矣。得一賢令尹，方且爲一邑慶，又安敢生事其間耶！願望懋德日新，保護元氣，以今日臨民父母之心，爲異時膏澤天下之地，某不勝至願。匆匆具報，不謹。《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與江司法書

某樸鈍，學不加進。獲值賢者教誨，大愜所圖。恨同官日淺，未克盡究所懷。《中庸》一編，尤

爲開警。然區區短見，竊謂分析義理太繁，故日者嘗以明道先生所解爲請。是書義理精粹，辭旨深長，近時諸長上以爲呂與叔節本，恐未必然。取二書讀之，大略可觀。近在行都與二三益友論及此，亦皆曰然。以兄沈粹力學，更熟加研究，如何？有辨論毋惜開諭，舊編謹用歸納。會司戶吳兄乞導意，前嘗奉狀，茲乍還鄉，少冗，未必再布。此友趨嚮甚佳，更乞相與切磋，得其毋逐外，毋守氣，反觀內省，以光厥德，乃友朋相愛之道。相望千里，無由合并，願言懋迪遠猷。不宣。《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答徐子宜書

春間一得奉書，後得家兄報知，已呈徹，且知兄長假道辱溫盼，至感至愧。近聞被旨入覲，未及走賀，反專介辱賜書，且拜嘉貺，祇荷不遺，且得詳聞動靜爲慰。暑氣方隆，伏惟四牡勞還，榮侍有相，台候萬福。某藏拙郊居羸遣，但老境讀書，苦眼澀，遂成習懶耳。前日見邑官，謂兄已除郎，但未知所主何曹。茲詢來使，知十三方解纜，度傳聞不如是之速，豈預頒除目耶？諸公愛賢，不令居外，此意甚善。唯是吾人平生所志，期不負所學。中都臭味頗薰炙人，造道如子，宜誠知有不可汨者，要須惟日孳孳，簡易明白，以滌盡利祿境，庶此志獲伸。子宜以爲何如？某缺期在今冬，已得代者書，約十月交承。年來揣己相時，擬爲櫟社之木，負宗黨門戶之責，又不免出而應之，惟子宜教裁

是望。和叔已畢大事，叔晦家庭日來少定，但嫂叔終不能偕處侍養爾。敬叔已赴樂平任，某未得書。近得其子姪報，到官却甚康強，絕勝居家時。人旋布謝，願言進德，勉承王事，爲邦家光。《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九。

再答徐子宜書

邇者辱教及所賜紙筆之貺，嘗具書報謝，計已呈繳。村居不聞邸報，傳聞已拜起部之除。正人在朝，敢以爲賀！某衰拙安分，足樂餘生。但杞國之念未忘，若得善類同升，國家緩急有賴，誠所願望。郎省中如應仲實、王順伯、陳君舉，某知其爲賢，度諸公必自盡洽。平時會合，亦能講宗社長計，爲國遠圖否？某索居，所知士大夫絕少。子宜遊宦之久，當知四方賢士，願以氣類相從，以奠邦基。朋友中最好呂子約。如彭子壽、章茂獻、黃商伯，亦聞其賢，未知子宜所得者爲誰，有可告語，幸詳諭，某少俛。春間，得交代書，約十月初交割，且欲在未差試官前遣迓者之便〔一〕。《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九。

〔一〕之：四庫本作「乏」。

答袁恭安書

恭安氣象精神，有致遠器。幼年篤志求師，超出流輩數十等，不勝佳歎。惜居厚多病，使其強健，儘不倦誨人，到此亦只兩得款接〔一〕。令似且在家間，諸頑作輟，正藉警提，凡事一切不須慮。學校以某乍至，整頓未成。士子放心日久，不容一旦收拾，兼此間養士無資，日僅給四十餘人，過此而後則匱。其間老臞貧窶，占食日久，不敢遽汰。後生輩止數十人，今不敢作郡庠規模，只如家塾。日與之處，導其良心，俾知與聖賢不異，就日用間簡易明白處與之講究。規模雖整，未嘗加察，亦不敢起一毫忿疾心。勉焉孳孳，不敢責效。覺諸公亦無齟齬，恐在我學力不充耳。若漸有次第，却挈家間子弟，偕令子同過學中也。詳細令子能言之。《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一〕接：四庫本作「叩」。

答徐寺簿書

某分教行兩期〔一〕，淺學謏聞，大率不能易士風。雖終日矻矻，不足爲門下道。自秋伏拜教墨，

且拜藥餌之貺，感載徒深，尚稽報謝，良悚良慚！壽皇棄羣臣，方摧割間，民言無嘉，日負岌岌。今幸朝事一新，羸可安迹。得來教，方知春夏之交，嘗排雲叫閭，雖未見得讜論，觀平生志氣，則義氣激烈可知。某肝膽已荷洞照，勿作世俗相疑，俾獲見稿，庶激懦衷。薦剡素荷吹噓，今見教云云，尤知保護之深。安分久矣，決不致有累明訓。然紙後一說，殊未曉。平生荷師友箴警，至頑不入處，雖叱罵且忻受。每侍教左右，到盡言處，方得就實，豈應尚有此肝膈耶？明以教我，幸甚幸甚！新使君已於中澣交印，二公平昔兄所熟知，不敢復陳。新倅亦天族，今日入關。新安今歲頗稔。王會稽方得故人爲師，又有攢陵之役，凡百更望傾助。遣价歸里，乘便布狀。《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二〕行：原脫，據四庫本、《平陽縣志》補。

全宋文卷五八四八

舒 璘 二

答鞏仲志書

某曩者未見君子，是心嚮慕數年矣。去歲寫心既見，真若渴之飲，飢之食。惜門下事嚴，侍教甚淺，雖別後拳拳，然千里對語，與昔日想儀容於髣髴間有間矣〔一〕。拙鈍尚稽奉狀。劉縣丞至，忽拜先施，良深感愧。不謂大事未畢，遽有閨門之戚。讀來教，益用愴然。伉儷情厚，想未易寬處。人生浮脆，修短難料。莊氏鼓盆，雖曰遊方之外，然悲結相纏之境，亦可借是以自遣。未審台意如何？歸祔有期，想易傷觸。見諭苦頭眩脾疾，憂懷自應易感，藥力作效甚善，更在多多調燮也。某官閑無事，不能奉尺紙而柱楣，翦屏之下，乃貽盈幅之書，事出倒置，慚負何言！奉謝萬一，言不盡情。

《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一〕上「間」字原作「問」，據四庫本改。

再答鞏仲志書

某少稟：學後小坡，溪流映帶，羣山繚繞，平林曠野，景物萬狀，欲置亭其上，爲諸生游息地。召匠計之，直百緡。郡已給瓦而學糧單乏，不能辦。近蒙台慈面許成就，某與諸生不勝喜幸！今輒易拜懇，倘蒙終惠，多寡一聽裁酌，不敢必也。干冒悚恐，顒俟俞旨。《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與紹興汪教克剛書

拜違以來，嘗一貢問幅。浸浸許久，不果嗣敬，惟極崇仰。日者壽皇上賓，又聞時事岌岌，憂懷萬狀，食息靡寧。皇上嗣有令緒，聖德既著，時政又新，誠宗社無疆之福也。仁里歲事大稔，賑貸之餘，得此良足慰懷。守貳皆以前日領龜，下車之初，政亦不撓。國事既定，民樂有秋，冷官遂可安其職，第學力譾薄，不足興起士心，日負空餐爲愧！會稽學廣而儲豐，士子蜩集，又得賢者主盟，必有傑然特起之士。作成之方，有可教告者否？王會稽想時得相聚否？攢陵之役，奔走未定，可念也。

再招汪教克剛書

分教仁里，尸祿二載，不能興起士志，思得鄉之善士以爲學校領袖，庶幾言動有法，相觀而善，以潛回風俗於禮義之域。訪之儕輩，皆推重閣下，故不量疏陋而有請焉。閣下惠然肯來，遂得一見，敬布腹心，已荷領略。意謂此誠已孚，不遑他慮，既數日，始覺公文未達，於禮有缺，亟布短劄，遣前敝。阜回，乃謂旆從他適，不獲上徹。昨日再遣以進，回教諄諄，乃知果以稽緩得罪。反躬自訟，其又奚辭！然足下以私淑爲解，非所敢聞。古之人與人爲善，惟恐不廣，教育英才，思及天下。矧鄉之子弟，其忍使之佻達而不動心乎？某注心門下甚切，倘貰其過而辱從焉，豈惟某之幸，實一邦之幸也。公文再納，敢望即賜命駕，當率諸生而敬迓焉。伏乞賜念。《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與樓大防書

比辱還教，以慰以感。初冬苦雨，伏惟禁闥雍容，密邇清光，台候榮侍萬福。某分教行及兩期，尚道曠敗。近聞進躋夕拜，專直北門，職近地親，既清且要，朝夕啓沃，當無出諸公右。人患無學，學成患無地以進，今大防兩得之，必大愜所圖。然中都事以所傳聞，似猶伴兔。況十月震電甚異，惟

先格主正厥事，論思獻納間，尤責深切。大防國而忘家，凡可以爲宗社久長計者，更望竭誠盡瘁，以圖厥終。茲不敢以賀詞進。前張守所惠薦書，蒙示回簡，方知所自，良荷吹噓。但日來請託冒進，幾於乞墦，私切羞愧，故甘心選調，絕意不敢告人。不謂朋舊惓惓不我釋，感幸感幸！少悃六七舍姪自渠陽遠歸〔二〕，今復省親，爲貧遠涉萬里，極深懷念。渠取道都下，度必晉謁，今有家書一角，乞分付與之。或未至，乞留下以俟其來；或已往，却望發回，萬望賜念。彭子復竟下世，令人傷恨。今浙東倉使不知爲誰，鄉里歲事狼狽之甚，乞白廟堂擇人，以惠一方，幸甚！《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二〕陽：原作「楊」，據四庫本改。

再與樓大防書

某尸素如昨。壽皇棄天下養，時事岌岌，憂懷萬狀，食且靡甘。時有草茅見，每欲奉狀，又度蠢愚不足爲論思，欲下筆而復休。新君嗣服，天顏威重，與曩大異。時聞一二聖語，深慰天下望，心甚異之，度必有所自。近有自中都來者，云慈福壽成，日以往事相戒，天意感動，爲泣下。雖未知所傳是否，然已不覺掀舞，爲宗社慶。每念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即心志所向，莫非至善。雖聖性所稟與常人殊，至理義同然，初無少間，然後知前所傳聞，果有所自。此正太甲悔

過，成王求助之時，因其初心之著，相與扶持開掖，若決始達之泉，若護始萌之木，毋阻厥善，俾克有終，在二三大臣協心輔導，左右侍從誠意論思，使日聞正言，見正道，犁然有當，罔逆於心，則正士不期親而自親，邪佞不期遠而自遠，乃爲長久計。吾大防學問之懿，又相與日久，自度臭味之同，而日來諸公又歸心門下，學可用而地可言。此他人願欲而不得，今幸身得之，大防其任是責毋遜。

《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答樓大防書

中都事時得之傳聞，草茅之慮，自不能釋然耳。比見繳頭冠法服劄子，令人增氣。前古敗政，未見有及此。某老矣，外境關心絕少，時見諸公舉措，至有昏昏悶悶。時自讀前所論著，心目俱開，益見大防志操，爵祿甚輕，名義爲重。前此居是職者，不知其幾，而批敕回天，卒無出李、張右者。願大防盡瘁致身，爲宗社計，毋令張、李專美有唐也。

《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與汪明叟書

分教仁里，二年於茲。敬聞賢德，未遂既見，企詠若何？茲有少稟：學中欲屈汪正叔爲學正，凡

二遣价，乃以從遊宿約爲辭。某學中亦有齋舍，不妨受業。又言門下已闢館蕭寺，重於爽約，固難之。學中日來規矩亦麤整，間亦有可共學者，第學正久缺，欲得正叔來爲領袖，庶幾後生輩得所矜式，未識從遊賢子弟并可偕來否？或門下以爲可，却望推挽其來，俾邦人均得所願，甚大惠也。敬布此劄，俛伯矩令叔轉懇，專候俞音，當蒙垂念。未相見間，遽有此請，并惟加亮。《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請汪解元書

某竊惟學之不講，士失趨向，知道者鮮。國有學，郡有庠，邑有序，正所以講明斯道，使人心不昧，以復其初。顧某不才，豈宜濫居此職！然自壯歲遊學，蒙師友啓發，麤知爲學蹊徑，冒昧此來，亦冀文會之間，朝夕切偲，以無負講明之意。洎職二年矣，而學力不充，竟不能興起士心，每切自愧。思得鄉之賢士，相與扶持，迄未之遂。訪之善類，誠以足下爲稱首。審聞業履端方，進修不懈，推重里閭，悚然增敬，恨遭逢之晚。學錄久缺，輒欲以此職屈致。比嘗俛德粹轉致下悃，得報，知足下有不鄙意，而未可其請。某竊謂士君子之爲學，非徒以獨善其身，名德如許，顧乃斂然自嗇，雖足見謙德，然古人與人爲善之意，恐不若是愒。高明留聽，惠然賜臨，豈非一邦之幸，某實與有聞焉。伏惟加念，幸甚。《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與滕德粹書

往者伏拜書誨先施之辱，閱時既久，始克修報，負罪不敏，迄今悚惕，諒融明當未賜督過之耳〔一〕。後不果嗣音，杳不聞起居，惟有引領。茲有少浼。某典教踰年，學力淺薄，不能興起後進，日懼有負初心。每思鄉曲一二長上素服士心者爲之領袖，庶幾上下交孚，士子有所矜式，而迄未遂所圖。學中舊有學正一員，學錄二員，今皆缺其一，虛此以俟之久矣。竊聞上邑子清、名庭佑清卿二汪丈，德望著聞，邑人歸重。又聞子清丈年高行尊，糾職縣庠，規矩嚴肅，後進欽承，而清卿問學有源，見諸日用。今欲以此二職屈二丈，不惟邦人得所則倣，而某實賴切磋耳。某與二丈未接辭色，禮難遽進，欲借重鼎言，且道某尊敬意，力勉一行。若蒙賜可，望即賜一報，某當崑价奉書走請，且假輿馬於邑官矣。學之不講，士失趨向，幸有先進爲之依歸，擴一鄉之教以惠一方，想二丈必所樂爲。比有朱兄還里，亦常託道區區矣。萬望賜念，得遂所請，幸甚幸甚！

〔一〕融：四庫本作「高」。

答積溪王宰枏書

伏自去歲一獲修狀，繼是雖聞動靜，竟不克嗣書。茲拜教墨，復出先施，感慰之餘，深負不敏。茲蒙下喻，遣令子共學，聞命愧甚。自顧平時朴拙不能文，所恃以用力，只中心之所見，日與諸公論文，能授之以意，而不能達之以文；至爲己之學，又以膚淺，不能興起其心，矻矻窮年，無益進取。方茲愧負，而閣下乃欲託之以子，故不知所報。竊料過庭之訓，有物有常，自有不言之教。若謂公事鮮暇，不得講究，則某敢不盡愚？若作文欲求竄定，甚非所長，却恐有負責望。惟台意裁之！區區誠悃，伏惟亮察。《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與汪清卿書

幼不知學，及壯遊太學，藉師友發明，始知良心之粹，昭若日月，無怠惰鹵莽之念，則聖賢可策而到。雖進修有懈，寡過未能，而大本之立，蓋庶幾焉。謁來此邦，謬當分教。退惟曩者淪胥之患，實賴師友拯溺，以返其初，故亦欲以其所同然者淑諸人。學力單微，罔孚衆聽，思欲得淵源之友，相與共明此道，以興起士心。訪之儕輩，居敬修己，勉焉不怠，誠後進所矜式，故不量淺陋，妄意屈

臨，以庶幾切偲之益。《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四九。

與黃子耕書

慰唁之誠，略伸右楮。惟是去歲重蒙賜教，老懶因循，竟阻修報。罪不敢文，惟希恕亮。即辰暑氣蘊隆，不審台用何似？見令姪，言曩重調護，雖已康復，尚未及盛壯時，極深懷仰。府判令兄謹厚淳實，某方幸事賢，三日不見，忽聞疾亟。連日展候，與羣醫環視無策，奄成大故，不勝悲泣！幸羣僚協力聽役，張使君相調後事，不至有悔。令姪言兄平時友愛隆篤，訃音未敢遽徹。想達聽之後，哀摧未易抑遏，奈何奈何！初擬台旆趨朝此來，因得侍教，人事乖刺，會合重難，益深愴恨。二令姪言及家務，每覺酸心。窮達外境，無累厥心，使哭死事生兩盡其道，正賴賢季父爲之開釋耳。重華晏駕，臣子崩摧，矧人事時乖，動輒關心。痛哭之餘，詎勝憂畏！伏想憂國同之。某未遑他事，惟祝少自寬抑，倍加保護，爲遠業珍重。《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與徐子宜書 一

分教行兩期，學力不洪，課效甚淺，無足爲朋友道。壽皇新棄羣臣，率土崩心。某赴臨之餘，與

諸生東嚮號慟，不勝摧割。曩時岌岌之勢，朝夕跼蹐靡寧，時有草茅見，亦欲上白，又恐傳聞不審，徒取書生誚，故不克奉狀。新君嗣服，傳聞天顏威重，與曩大異；又時聞一二聖語，大慰人心；又傳聞慈福壽成，朝夕儆戒，上爲感泣。豈自此一轉，翻然進德耶？此意正要扶持，不知朝夕納誨以陳戒於德者今屬誰〔二〕？人心易明亦易惰，乘此機而開導，庶終厥德。子宜位浸顯，且在彌綸地，能以此意白諸當路，俾審擇左右，相與扶掖開導，俾之日聞正言，見正事，心志所向時勿有間，視親賢遠姦爲當然，誠宗社無疆之福也。象先告哀，得之道路，云邊中有變，尚屆境上，果然否？聞山陵地未定，又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寢禮。中外事體歸一，似亦容易調護，不審尚遲疑何故？某冷官如坐井，憂國之念，徒若懸旌，凡利害大節目有可與聞者，願詳以告。某近又得張使君剡章，已託大防投下。求者紛然，忽以畀老拙，不知所自，豈諸友過爲之譽哉！羅氏子進學不怠，向所得全是釋氏，日來轉得極甚端的，雙眸炯炯，讀《禮》有趣，老師藉助不少，士子多願共學。第規模素陋，糧食單乏，校官不能展手。時作念，不無望舊使君也。一笑。國事既定，學後溪山足可自娛，不足爲故舊念。不宣。《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九。

〔二〕知：原作「失」，據四庫本改。

與徐子宜書〔二〕

某去歲之官，亦欲便道求見。山野之人，恐與中國不相諳悉，相見未必囁嚅，而先且不免伺候，遂次且中輟。乃不謂見訝如此！省闈樞機之地，鄉見南軒先生，言文書極叢委。以鄙見，凡事合天下之心者，則贊行之，否則力加沮遏，毋爲民病可也。來書謂上下可念者多，此事某未易言。自外而觀，今民病極矣。到歛，覺其民貧益甚，土既瘠而供公上者大半，酒稅之禁無毫髮漏，民幾無生理。況今歲淫潦，麥無半收，蠶又不登，水潦洊至，所望秋成，未知善後計！冷官雖無預，觸目傷懷，自不能已。聞水災甚廣，中朝曾將利害事拈出否？學舍事漸有次第，恐空疏無以副諸公之求耳。到此，幸遇居厚兄博洽考究，強毅通練，懇惻愛民。惜上下不契，有志莫伸，時對坐歎息爾。《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二〕原題作「與某書」，據四庫本改。

答徐子宜書

冬初辱報書，竟未及再狀。時聞中都事，不勝杞國野人之憂，未知日來如何？諸公合并，何以爲

策？聞皆有去志，食祿任事之久，正所倚賴，若曰不得其職，潔己以退，緩急將誰任？且望思前論後，國而忘家，萬木扶持，大厦自固，但恐拔去枝撐，不容著力耳。會同志，望以己見商榷之。君舉、大防、象先，不及別狀。《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九。

通陳郎中英仲書

某恭審寵膺宸命，分職天官，即欲修狀叙道區區，因循至今，深負不敏爲媿。某竊惟當今事勢，官爵之崇卑，皆不足爲吾黨賀，而國本之安危，則深有可慮者。自乾道、淳熙長養成就善類爲多（一），往者抑而不伸，莫不扼腕。今則集賢總百官，趙子直也。晦翁侍講席，君子推重於一時者，雖未盡集，亦次第位乎朝矣。宜設施光明，大慰人望，而傳聞時政尚猶伴俛，豈諸公謀慮之深，不事形迹，欲圖之以漸耶？某嘗思之，事不可以驟致。然今日諸賢大概回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談論不切事情，下焉者又只相安於無事，故雖咸有憂國之心，而未有善後之計。竊恐日復一日，機不再來，又成虛度。此則深可憂也。門下忠誠篤實，遇事咸有端緒，必能爲國家遠圖。凡可以贊襄，願竭所蘊，以光吾道，不勝幸望！山陵事尚未聞定議，臣子痛心，不知邇日所向如何？郡邑告饑，廟堂何以爲策？茲事尤可慮也。便中伸叙，不究欲言。《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二〕乾：原作「治」，據四庫本改。

與李倉使唐卿書

某冷官，不當出位有稟，然事關民瘼，可以上裨諏諮者，不敢自默，敢冒言之。新安前歲告歉，民不聊生，荷上司軫卹，四五等下戶苗米自體放之外，不能應時輸納者，初與停閣，繼蒙蠲放。惟是義倉一項，專屬使司。前政陳右史行郡，歛令喬奉議究心荒政，賑濟之餘，念四五等戶坐受飢寒，惠所不及，具數以稟，乞權行停閣。某於右史有同舍之契，亦嘗贊言，遂獲從所請。當時令就豐熟年分起催。新安去歲雖免饑荒，而餓羸之餘，民病未瘳。有司以未經蠲放，不敢不催，所得甚微，所擾甚衆。兼新陳並索，民亦未能應命，徒增煩擾耳。今縣有公文申稟，倘蒙念此一方，特與免催，甚大惠也。喬宰極能官職事，體恤下民，作縣有條理。幼安惠民，曾聞亦嘗進拜，想不逃藻鑑也。《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謝李提舉書

某伏拜公牒，特賜剡章，褒借過實，寵辱若驚。某老矣，藏拙校官，冀得友朋相與切磋，以無負

平生師友之願耳。不謂眷愛有加，過意吹噓，顧何以辱！佩服德義，銘刻不忘。某不才，特蒙異遇，世俗修謝之禮，宜在所有。然自顧疏拙，駢儷之文既非所長，而習熟諛語又非意誠之道。況門下篤實之德，久矣交孚，用不復以進，非敢爲慢也。《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與豐郎中書

竊惟當今時勢，深有可憂。士大夫調停之功多而正大之議少，和同之風熾而篤實之意虧。雖咸有憂國之心，卒未有善後之計。門下忠誠體國，不撓衆枉，今茲復歸朝行，銓次之暇，必能爲國遠圖。凡可贊襄，當不俟某有請也。山陵未有定議，臣子痛心，未知日來所向如何？郡邑告饑，廟堂何以爲策？茲事尤可慮。冷官不忘杞國之憂，敢輒布之毫楮。不究欲言，伏乞台亮。《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

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八。

全宋文卷五八四九

舒 璘 三

再與豐郎中書

某自聞長者歸朝，嘗修竿牘之敬。未幾，忽傳台旆去國，殊駭聽聞。及見邸吏報，乃知被不根之謗。世道嶮巇，評論失實，大令人不平。司耳目者如是，夫賢者處之，固不以是爲重輕，然正人不容於朝，而詭隨偷合者至，蟠固不可拔，國家將何賴焉？可歎可歎！晦翁之出，益令人咨嗟。某老矣，觸目輒動歸與之興。顧家貧未能，只抱隱憂耳。近聞已遂辭請，且知徜徉苕霅。山川之勝，雖足以自娛，忠誠體國，想未能翫然也。聞令似縣尉有橋山之辟，今既訖事，當還侍矣。《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答薛大卿象先書

某去歲到新安，便道合求見，然求名之地，貿貿而來，人將謂我有覬心焉〔二〕，爲是而止，要未能釋然也。奉常居九卿之長，真國家養才地。當今善類屬望，如象先者蓋寡，望有以稱斯責。新安學舍今漸整頓，有數後生亦可教，但自媿學力淺陋耳。傅漕素不相識，忽送至薦書，知過譽之賜，非所稱也。當今求舉狀者，例以薦賢爲辭。如某鄙陋，名字素不入諸公耳，未必不以我爲宛轉。某年老，已不作升進夢，願兄愛我以德，於利祿境毋實念可也。《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一。

〔二〕「人」、「焉」二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再答薛大卿書

前書蒙警誨，疑某不受諸公文字，深荷教督。然某平生志趣，誠不敢爲矯激事，但覺汲汲於利祿而求薦，與夫委身其門，皆中心所不安，故不爲爾。諸公不鄙而薦進之，某奚敢辭！初時居厚兄亦以

是見疑。年老，方日就實地以安身，奚敢作此阨陁態耶！學校間但與諸公只就日用平實處講貫，亦有數人向前。自媿學力淺薄，未能興起後進，望兄賜之警教，某亦自度不墮也。前教又言出處未定，以某鄙見，當今如門下者幾人？若皆相時而去，國家將何賴焉！且望勉旃，毋爲自全計。未審何如？

《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與陳中書傅良書

某伏自前歲領湖外教字，一修謝幅耳。後聞歸郎省，主道山，載筆螭坳，判花西掖，吾道浸亨，私竊自慶。但歸愚名沒，視外境事，不覺因循，竟不克奉一書爲愧。去冬之官，便道合求見，久不游都下，蹤迹次且遂止。得故舊書，悉言尊兄不遺小善，力賜吹噓，某何以得此？傅漕無半面交，逆知所由來，但某年老，自度無用於世，已不作升進夢想。縱荷諸公特達，亦只斷送落花耳。若尊兄知己之遇，則沒世不忘也。新安諸生幸相鄉，惜規模狹小，阻後生來意。某平生志慮，不敢自畔於聖賢，但學問空疏，欠缺甚多，無以副其望。凡可告教，及別後進德工夫，幸悉賜示，庶藉警策也。餘祝守正無撓，力全大節，以植邦基，至禱至禱！象先、子宜志同氣合，一時會聚，天也。不時講究，爲國遠圖否？《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答趙通判書〔二〕

來教諄諄，益知遜志時敏，不替厥修。學問本無窮已，日知不足，所到殆未易量。《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書》曰：「德惟純一，動罔不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爲吾主，動靜皆應。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謂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則隨物變遷，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己已甚，欲其日新難矣。《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二〕書：四庫本作「公父」，下篇同。

再答趙通判書

某誤蒙知遇，敢不盡愚，未審以爲如何。行父別後，想見日有共學之益，更祈切磋，勉歸實地。學中生員有莫知微、鄧夢真、陳銳、羅欽臣數人，亦可與語，不鄙而進之，亦簡修進良之道也。《舒

文靖公類稿》卷一。

與王大卿書

某不才，冒領儒官，勉焉孳孳，不敢自懈。雖荷士友相嚮，大抵歛中學校寥落，非吾鄉比。學糧無幾，日給僅四十輩，歲終又以匱告。鄉來處學，皆苟二餐而去，蕩然不修。泣職以來，日與之處，規矩初張，諸公始覺有相安意。日來得二三良朋，可與共學，第學力淺薄，不能有所興起耳。或蒙台慈軫舊，不我遐遺，賜警誨之音，俾得持循，不勝幸甚！某老矣，久不作升進夢想。去歲荷禮書尤丈、漕使傅丈、倉使陳丈惠然相舉，皆出獎提之賜，然某素安分，事之成否，不敢問也。《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答劉淳之書

春闈注意吾友，終榜不見盛名，惘然增悵，傷哉！貧也何以爲懷！然往者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忽問云：「爲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先兄謹對曰：「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將隕穫失措，寡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於義理，隨境區處，終不至喪失身命。夫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此，乃釋然大喜。某佩服此言，未嘗敢以告人。今讀來

教，恐左右以利怵爾心，故及之。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人意。某作念甚久，故之官不敢入都。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妝裹作人，自己良心先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宋元學案》卷七六。

答王了夫書

某還舍，得一再見，尚阻披款，良深愧仰。即日伏惟尊候萬福。比汪及父出示長牋，敬誦不勝感載。朋友道絕，無有箴規切磋之益，而已過不聞，每懷不足之歎。乃今始見前輩風味，某何幸獲此！之官之期，一聆警誨，已緩其所行。但某前日之見，非爲貪祿，平生不作榮進想，諸公薦墨匪求而得，得之亦不敢以門生謝，只付之造物耳。豈得一京秩還，遽效登龍斷之夫乎！只緣見義不明，輕重失當，鄙意蓋謂受其責者，當任其事。事不早正，待廢而支，不若救之未廢之前。平陽缺官數月，丞亦參選，只簿尉耳。初受闕時，見彼中人言財賦虧陷，獄訟淹延，已日甚一日，故欲亟往整之。不料出處之失節，舍己田而芸人之田，茲成大謬。非門下一言，幾陷罟獲而不知。感甚感甚！繼是凡可以警某者，悉望忠告。鄉作先丈挽詩，嘗曰「責善時聞直諒聲」，此乃某中心受賜之言。厥今世德作求，某既爲己慶，又爲門下慶。不宣。《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答楊叔仲書

某宰邑踰年，幸不至勞勩喪本，「蒙雜而著」，聖言豈欺我哉！來書謂得令叔講誨，甚喜！有賢父兄，耳根易熟，要須成德爲行，乃爲實地。更冀內省。《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請徐學長書

某泣職踰月，剔蠹起廢，夙夜不遑。未獲時造學校，與一邑賢俊講明爲政之端，深愧古人下車修庠序之意。所賴賢者爲之領袖，邑人得所矜式，足以追某之責。比丞有意退處，已嘗面致願留之請。茲承公文，遂辭再三，益深愧負。某雖無似，不能致古人弦歌之化，竊亦有意於申孝弟之義，何賢者絕之之峻也？再此伸控，願無遐棄，非惟某之幸，亦子衿之幸也。《舒文靖公類稿》卷一。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七九。

答喬世用書

僕自離鄉日領專書之後，到此即欲專介候問。一來泣職，事隨日生，雖每每作念，迄未果遣。中夏得少微兄書，知嘗苦臟腑，恨未問訊得消息。專使，伏領賜教，至慰至喜！即辰冬初漸寒，伏惟美政告成，琴堂燕裕，台候神相萬福。某不量疏拙，冒爾治劇，四閱月矣。橫陽真壯哉縣，賦入甚輕，歲發紙錢不過十萬，與治境大相遼絕。土廣人稠，詞訴極多，每引放不下六七百紙，亦要人決遣。邑人幸相安，士子及寄居亦未見有撓政者。終日應酬幸不倦，只閱視太多，兩目苦眩瞤耳。邑人每以勞苦見念，亦荷其見愛，終恐事太冗，不能盡副其望爲慊耳。此外，惟經總制錢費力^{（一）}，又積下舊欠，日被督責，蓋半載闕宰之易權攝，勢自應爾。有數端欲求見，不能盡寫，令學生具之別紙。尊兄榮滿有日，真足爲賀。向來諸公列薦之議，想不容中輟。到此偶得順伯書，因便書，嘗專道盛德譽望藹然，彼當得之久矣，想必能贊成此事。但近得報，憲使似有動靜，未知果如何也。林子之住前倉，昨日因勸農到彼相見，以來書謀之，無不可者。欲在立春交割，當須自有書。如此，則台座少留亦無害。惠貺附子極佳，雖不常服，亦不能缺。此間藥材絕不易得，又非新安比也。感甚感甚！孥累留鄉，方始般挈，度後月初可到此也。夏間止携三子一姪南來。尊嫂安人伏惟懿候萬福，令似伯仲暨眷聚均休。此間稍有海物，未能遠致，蟹謾糟往小桶^{（二）}，但批喻足矣，何必寄楮券。敬納回，繼此便

武不輟，嗣當以進。《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二〕經總：原倒，據四庫本乙。

〔三〕往：原作「住」，據右引改。

答楚仲齡書

爲別易久，不得奉一行書，每深馳企。便中辱惠教，至慰至慰！訊後又見冬序，伏惟讀《禮》有相，孝履多福。某不量治劇，涖職餘四月矣。邑大事冗，終日應酬不敢倦，但覺已過之多耳。春間辱惠書，迄不果報。每念不聞諸友消息，得書，知講習不廢，深慰所思。但莊卿書言別後吾友一洗膠固，入會圓融，而來書但云目疾作苦，若不能堪。吾友平生爲學，正坐膠固之病，一旦掃除，當日有休休之樂，而來書但云爾，豈復爲外所奪耶？古人固有終身抱疾如支離疏者，猶足以養其身而終其天年。況仲齡未至於此，外無仕進之念，內無飢寒之迫，力學自強，超然自處，雖少有疾，何損於內？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雖甚不幸，亦只得自安。若強以命分之說排遣，疾終不能逃，却恐未免自貽感憾也，惟仲齡勉之。因來，幸以前所得者見教。《舒文靖公類稿》卷一。

與家人書

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宋史》卷四一〇《舒璘傳》。

謝傅漕薦舉劄子

某愚不肖，幼不知學，溺心利欲之場，以爲讀書著文，但爲科舉計。既冠，游上庠，獲見四方師友，耳聞心受，皆古聖賢事業，乃始漸知曩日之陋。勉而企之，困不能進，中夜以思，覺好樂貪羨之心掃除不盡，是心終不獲與聖賢同。由是質之於先生，先生可其言而開之以理義。專心致志，惟先生之爲聽，然後知天之賦予我者至良至粹。無好樂，無貪羨，廓然大公，惟理義之順。聖賢先獲我心之同然，故窮達用舍，安於理義之常。在上而與天地同流，吾不益；在下而與草木俱腐，吾不損。稽之於古，若伊尹之相湯，傳說之相高宗，光明俊偉，咸美有商。使聘幣不行，審象不肖，則亦莘野、傅巖一老匹夫耳。《甘》、《盤》舊學之功，克俾厥后，夢通於帝，亦足以居寵利矣。翻然遯野，罔顯於世，高宗不以告人，則烏知有盤哉！其在孔門，若顏子之居陋巷，閔子之在汶上，曾點之浴沂，漆雕開之不仕，聖人深嘉屢歎，非謂其能脫屣軒冕，甘與鳥獸同羣，亦與其能安於義理之常耳。某佩服此

訓，亦既有年。惟資稟鈍滯，無勇進之功；怠惰易形，有作輟之累。然藉師友以反其初者，幸不至甚昧。雖學不加進，行不加修，而拳拳之志不敢替。受命之初，年方壯，父母俱存，是時亦有意事功，且冀奉檄之養。薦遭閔凶，憂患痛楚之餘，血氣且衰，而前日之意浸薄。當途誤加推轂，躡在江右臺幕下。微官厚饗，亦冀少展綿力。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盡情，道屈於己，韓退之幕府之況，乃備嘗之。退念家庭七百指，常產不給，則亦未免祿仕。而當今祿仕之可以效力，莫如郡博士。讀聖人之書，爲禮義之學，可以會朋友，可以申孝弟。居是位以竊粟，庶亦無愧，故不量淺陋，冒昧此來。始者謂新安多士，當有羣居共學之益，不料養士無資，日給僅四十餘輩，而歲終復以匱告。雖勉焉孜孜，不敢自怠，而資糧單乏，不足以招來後進。方愧有負初心，奚敢藉是以爲進身計。乃蒙門下好賢樂善，以推轂爲己任，首章論薦，下及么麼。惠出非望，褒借過情。某私竊自念，生長海濱，愚鄙樸鈍之學，無一可動人聽。矧於門下居相違，位相邈，面目相誰何，蒞官未幾，一旦保任其終身而薦之。雖門下樂善之公，超出當今士大夫之上，而某自揣愚陋，不足以當此。豈二三故舊愛某之厚，爲過譽之辭，以誤門下之聽而然乎？士固樂於知己，然世俗之禮，隱之心而不安者，則願有以請焉。某自爲學以來，悼幼志之失，思補過於其後，每歎利欲之移人，雖在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己，僥倖於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理義之原，欲挽其弊而反之初。於是有龍斷之喻，墮間之喻，鑽穴隙之喻，皆所以起天下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謂旁招俊彥既喪，而下之所謂素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冒廉恥以干上。薦之者

既自以爲恩於彼，而受之者亦自以爲恩於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而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歷數百年，雖名卿士大夫亦未能有擴然大變，使天下同歸於至公之域。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昔人有報德之事，彼皆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精神默契。其合也講道於一堂，其睽也對晤於千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脉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欲舍是，必欲委己以自露其感恩之狀。所舉賢耶，異時知己之報，固亦理義所當然。不賢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何者？勢利之交出乎情，道義之交出乎理。情易變，理難忘，勢則然也。某幸蒙特達之知，則思所以難忘者事門下，故不敢稱門生，以仰累大公之舉。平時戰兢恐失，未嘗矯激以戾時俗，擇其安於理義者而願學焉。是敢不揆狂斐，輒露心腹，而駢儷不情之語，亦不敢以進。伏惟門下矜其愚而教裁之。不宣。《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謝張守舉狀

竊惟天下有大公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今。同俗合汙之士，皆曰：「誠如是。」君子則曰：「時有先後，道無古今，使王公大人以古人之心，行古人之事，挈諸其上以明示天下，孰不願影隨其後哉？」夫薦舉之法，乃國家求賢之道，非士大夫干祿之門。是以古之時，上嘗急於得賢，而不以選拔

私其下；下亦謹於自治，而不以利祿干諸上。上下兩盡，天下爲公，故廉恥明而風俗厚。後世義利不明，士失本心，爲己之學乖，利祿之念重。視阨窮遺逸，若不能以一朝居，於是有自鬻之態，有請託之門。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則冒廉恥以干上。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而門生、恩府之稱歷數百年，雖名卿大夫亦安於流俗，而不能擴然以變。故嘗端居而靜念，謂幸生明盛，時親師友之訓，心有所得，雖不敢以古人自居，至同流合汙，則有所不忍焉。故自得官以來，凡敬恭以事上，黽勉以效職。己所當勉者，不敢自懈；至利祿之念，則聽之天而不敢容吾心。夫以鈍拙之資，背時俗之向，自謂無復榮望而升進，夢想亦不形。茲者乃蒙某官好賢樂善，以推轂爲己任，不由介紹，不俟請求，排羣議而獨舉焉。是閣下以古人之心行古人之事。某雖愚陋，不足以仰稱明遇，竊喜古道復見於今。夫人以古道待己，而已不以古道事之，則爲有負。門生之稱，出於私情而非古，用不復以進，以負門下之公。平生戰兢自持，不敢爲異，擇其安於義理者願學焉。古人有云：「待以國士，報以國士。」某亦曰：「待以古道，報以古道。」惟閣下察其情而貫其罪，幸甚幸甚！干冒威尊，不勝悚恐之至。《舒文靖公類稿》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三四。

謝陳倉舉狀

士楚

某不才，誤蒙知遇，世俗修謝之禮，宜在所謹，而區區有懷，敢私布之。某幼不知學，知讀書爲

科舉計。壯歲得師友，然後知天之所與者爲甚貴，而前日干祿之念，特誘於外而使然。反躬內省，益知內樂之重。故得仕以來，雖憂患困躓，終不以是累其初。況所謂薦舉者，乃國家進賢之道，而非士大夫干祿之門，詎容枉道自謀耶！古道浸薄，利祿移人，士大夫凡可以得志者，雖龍斷、蟠間之態不暇顧，而上之人亦失其旁招之意，而市恩於下，遂使前日舉賢之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而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歷數百年，雖名卿大夫，亦未能擴然大變，使天下同歸於至公之域。端居而念，安得以古道自任者，挽頽波於既倒之餘。茲蒙不鄙其愚，褒善公舉，某寡陋，曷克稱是！然竊喜古道之復見。夫閣下以古道待某，而某不以古道事閣下，則不足報稱。是敢略去世俗之禮，思勵所不逮，以仰酬知己之遇。平時戰兢恐失，未嘗敢爲矯激以戾時俗，擇其理義之安者願學焉。今年春，漕使傅公誤加論薦，某嘗爲叙平生大概。傅公不以爲異，辱寵答之。某於傅公無一日雅，聲容不相接，故未免假言辭以自見。若門下則異是，故併書以略，惟執事教裁之。某不勝恐惶之至。《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全宋文卷五八五〇

舒 璘 四

與陳倉劄子

某備員校官，託在宇下，雖與士友講習外無他職事，然有民命所關，不容自默者，不敢有外於門下。江左數州去歲多以旱告，幸遇賢使者究心賑恤，周爰咨詢，不憚馳驅之勞，仰見仁人之心。雖古人阻飢之念，何以過此！然竊聞他郡已蒙大惠，而新安六邑獨以不歉見遺。某竊惟此邦去歲自六月不雨，至於十月，旱可知矣！其間雖得陣雨沾濡，絕長補短，僅有半入。然民病至骨，往往償租之外，便以絕糧告。矧此邦山多田少，貧民下户仰給於陸種者尤衆，而旱勢如此，爲之一空，以故民食倍艱。冷官雖不能周知六邑之詳，而歛與祁門，某得之最審。自九、十月以來，郊原之民便食蕨根，窮日夜之力，僅足充枵腹，亦甚可憐矣。而自冬歷春，搜索殆盡，不免流移。狼狽如此，而反不沾惠，豈長民者不以告，抑告之不盡其實耶？今歛縣幸得喬宰注心，郡中許續鈔劄，見行賑給，而祁門姚縣

尉者，有意主張，去冬郡中委之鈔割戶口，具有條理，且備言彼邑窮餓無聊之狀，郡中遂專以措置賑濟委之。止緣當時申旱不及分，今止得米四千斛，然尚以飢困者衆，所得不足以周急。渠有事日申稟，山川風土與夫民物衆寡，當備言之。喬宰聞託契甚厚，姚尉乃敝里一佳士，皆有意於民，可任以事。又聞休寧日來亦乞鈔割，鄒宰、李丞亦能愛民，凡有所請，得賜矜從，必能使使臺實惠下孚，救此一方。江左風俗，大率多剽掠，日來道路僻左去處，其漸已滋，唯亟圖之，庶免噬臍。舍刀匕而與知防，某實有出位之罪，仰恃眷獎，敢助諮詢。得賜融亮，幸甚幸甚！《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與陳倉論常平劄子

竊惟國家常平之法，蓋惟歲有豐歉，穀有高下，故斂之豐，用之歉，大率欲濟饑耳。然其斂也，皆堅好之物，及其散也，多腐敗之餘。蓋米之在倉餘二三年，蛀損腐爛，勢所必至。又其糴也，官雖給本，州縣往往受納而虛取於民。及其久也，官慮其壞，命之易新，則又虧折，其甚者往往因是借貸，名存實亡。弊至於此，上司雖加督責，往往不過鞭黥吏輩，按發官吏，然米終不可復。深惟其弊蓋由所積之米與郡縣廩一同。郡縣之計苟乏，以易新爲辭，因而借貸，所在皆然。竊嘗考諸前史，如漢時趙充國論湟中穀八錢，謂耿中丞糴三百斛，則古之積貯在穀不在米。驗之於今，藏米者四五年而卒壞，藏穀者八九年而無損。而穀之中又有高下焉，有大禾穀，有小禾穀。大禾穀今謂之梗稻，粒大

而有芒，非膏腴之田不可種；小禾穀今謂之占稻，亦曰山禾稻，粒小而穀無芒，不問肥瘠皆可種。所謂粳穀者，得米少，其價高，輸官之外，非上戶不得而食。所謂小穀，得米多，價廉，自中產以下皆食之。且常平本以賑饑，不過欲救小民之死亡。今乃高價收難得之粳米，三四年之後，又復陳腐。布散之時，民終不得堅好以食。取之雖精，而用則甚粗。竊謂今之常平，除義倉取之於民，隨秋送納，自合收米，不宜輕收。若官司收糴常平，不如舍米取穀。而穀之中，只糴所謂小米穀者。常平官租納米一斛〔二〕，則折穀二斛，與所糴並藏。其一久不腐；其二得米稍多；其三不必換新以生弊；其四品色不同，官司難於移用；其五破穀之時，得米甚新。反覆思之，無一弊而有五利。果可施行，不惟一路便可措置，若敷奏朝廷，亦可永爲天下法。《舒文靖公類稿》卷三。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六。

〔二〕租：原作「粗」，據四庫本改。

論茶鹽劄子

契勘國家榷茶鹽，大率淮浙之課在鹽，江鄉之利在茶。二物出產去處，其價廉甚。商旅先以厚資買引，然後以本錢取貨。官價既輕，利亦無幾，故商賈之家不免因官引夾帶，而桀黠者或致於私販。

官司防夾帶之弊〔一〕，則置合同，防私販之弊，則責巡尉。然夾帶之弊，官司檢視嚴密，有所不行，故其間往往聚衆私販。其初尚畏官司，多由間道，年來百十爲羣，公行州縣。淮浙之鹽，江鄉之茶，在處皆然。聞之湖湘士夫，謂曩者江西茶鹽只緣部使者關防盜販，於關津渡口嚴行提捉，商人相與角敵，已而殺傷太甚，自知抵憲，與私販等死，遂鼓衆橫行。不知後來朝廷收捕用幾年榷茶費用耶？見小失大，利害較然。今私販無賴之徒，官司苦不能禁，至因官引而夾帶，此猶傍法而行。若官司一一苛察，繩之以法，彼既失利，必將私販。私販者透漏無藝而不能禁，傍法者夾帶有限而反加嚴，是驅良賈而爲無賴之歸。議者欲從上司出榜禁戢，非計之便。切嘗謂士大夫雖當守法，至與民爭利之條，誠不宜倚以爲則。少加寬假，使商賈樂出於途，亦不至虧常課。更乞上司寬體。《舒文靖公類稿》卷三。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六。

〔一〕司：原作「私」，據四庫本改。

論保長劄子

國家自免役之法行，民戶輸錢在官，官顧耆戶長以催科〔一〕。自後庸錢不除，差役如故，故今之保長復以等第執役州縣。稅籍不整，駕虛爲實，指無爲有，凡倚閣，凡逃亡，凡死絕，凡沒籍，凡竭

產，如此等無一蠲除，盡責保長。一都之內，夏稅二人，秋糧二人，又坐甲二年而後替。二年之間，充保正者二，充保長者八。保正既取上戶，而保長中下之家，一都之內，中產幾何？二年既取其八，循環而差，無戶可應，往往千百稅錢便須應役者。村民不慣官司，吏輩得以虛取，一稅二人已是畏懼，又豈可使之竭作耶？竊聞近來益憚應役，無所解紛，乃欲牽惹衆戶共應官司，到上司投狀，乞每歲差十人，人催一甲，以分其力。竊謂此事有大害存焉。且如徽之歙縣言之。縣三十七都，每都稅二人，則一歲不過七十四人。轉而爲十，則一歲將差三百七十人，雖曰催科稍便，填納差少，然期會之奔走，吏胥之乞覓，擁遏於庭下而情不通，拘係於官司而身不脫。點對之費用，比較之筆楚，人人所不能免。縱使令長有寬恤之心，深加撫勞，然上下勢嚴，內外情隔，非委之吏，事必不集。集事在吏，非賄不行。矧令長迭更，未必皆賢。賢者尚不能盡察，萬一非賢，吏輩誅求，寧有紀極！是向也一歲之內，以七十四家而受此禍，而今也以三百七十家而受此禍，利害較然，而人復來請。竊謂此請不出於衆人之公議，必出於見充保長之私請。夫應役官司，非民所便。彼方安坐田里，吏不及門，亦何便於己，而率以分保長之役，是必見應役者，未免目前，不顧衆人之情，不恤他日之害者之言也。要之此事只在令長得人，寬恤撫勞，勿裝虛數使填納，勿縱吏胥乞覓，以所催成數爲之分限，使如期催促，勿比較，勿監繫，約爲期限，使自齎呈。及所催則縱之，不及數則勉之、戒之，使之補過，或不及數，然後取其怠慢之尤者以警之。若令長推誠撫摩，委曲勞來，小言必信，使熙熙然赴官如歸，則保長之禍自可息，保長之法不必變。法未嘗弊而人自弊之，今不必求諸人而求之法，法變而弊益甚。

也。伏乞詳酌。《舒文靖公類稿》卷三。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七六。

〔二〕耆：原作「著」，據四庫本改。

論常平劄子

一、竊謂常平立法甚峻，所以關防移易，今之長吏乃以法峻之故，重於案吏，故法雖峻而弊益滋。又比年歲多豐稔，官不散給，積貯既久，官司前後因仍，不能究見實數。雖上司差官盤量，亦不過取見倉廩虛實狀以申，終不能考覈其數。故今歲發廩，往往多所折閱。其間以無爲有，罪固難數。然有積歲既久，而耗不過十分之一，以十年之久，蛀損耗蠹，蕩爲灰塵，奚止十分之一耶？今歲發廩，既見實數，若比元額大段虧折，及盜用移易，合行遣外，其有元無欺弊，止是折閱，乞與除豁，却將見在數目究見徹底，毋使向後以虛數相仍。繼是易米爲穀，却別立項目，使後來可以稽考。此亦一時覆實機會。若本錢太少，亦乞廣行措置。且本路已散數目，申奏朝廷，乞降本錢爲經久之計。《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論義倉劄子

一、在法，荒政及二分，與免義倉。州縣雖有奉法去處，然上司不曾申嚴頒示，往往胥吏不以告，民間多有疑惑。聞催科，保長嘗詣行臺陳訴。今乞明降榜示，特與除放。竊謂救荒之事，苟卹民，雖在他司門下，尚復致力；矧義倉專屬使臺，以是寬民，不俟他請。曩者訴旱，既多阻抑，今若因是，凡下等不在蠲免者，亦與除放，或截自若干斛以下，悉與蠲免，甚大惠也。更乞詳酌施行。

《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繳納劄子

某近者皇華戾止，屢獲進謁，寫積年傾嚮之私，大慰下情。請違道左〔二〕，已更旬浹，不審何日抵使臺。驅馳不無勞勩，想愷悌臨民，樂於賑卹，當無他也。張判官繼將命行諸邑，喬令尹亦遵約束，續增賑給，自非星輶周詢，歛民亦何以得此！某蒙委訪利便事件，敢不盡愚？第兀坐冷齋，民事不接，不能盡知其詳，姑以所聞五事條具以進。亦嘗與喬令商榷是否，高明當一見而決，或可施行，願即圖之。管見止此，深愧不能廣副諏諮美意。侍眷遇篤實，更不敢修疊審苛禮。伏乞台察。

比者台意欲蠲下户零税，聞黃堂已嘗面許。雖嘗停閣，得之同僚，乃有麥熟再行起催之意。此事非大監更賜一言力勉，未能遽罷。伏乞台照。《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二〕違：原作「回」，據四庫本改。

與陳倉單劄子

比者率具劄子并書目一封，上干涓吏，伏計已徹台覽。內所論義倉一項，不曾明具人户等第，恐施行間難以憑據。今續得喬宰勘當實數，所謂四五等，比上户所欠甚多。此皆貧乏可憐，無可送納。向來不曾訴荒，台慈所深嘉憫卹者，若截自此特與蠲免，被惠當不貲也。其他郡邑，某雖不詳知，以此較彼，大約可見。欲望台慈推而行之。嘗與喬宰熟議，度此事使司必可行。某不敢再具稟目，敢以副劄繳納。歙縣所具數目，附遞以進。伏乞台亮。《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與陳英仲提舉劄子〔二〕

某託在宇下，雖幸以冷官藏拙，然目見耳聞，有觸諸心不能自己者，不揆以稟。新安雖號六邑，

皆崇山峻嶺，水東流浙，西入彭蠡，在江右若覆釜，然耕墾砂礫，不見平原。自五代僭僞時，陶雅倍增重賦，厥今農田所入，奉稅租者強半，民生艱甚，在樂歲亦有不能自活者。矧上流之地，歉歲移粟艱難，自曩歲違祿，城市蕭然，今夏洊遭洪潦，郊原蕩析。邇者旱證已形，雖郡禱甚勤，邈邈有應。造化不爲己甚，庶幾有望，不然則未知攸濟也。竊聞此邦常平絕少，萬一告饑，則所以賑救者，當有立至之幾。是未易以立談判，不然則多給緡錢，儲粟以備，實有望於門下。未審執事以爲如何？僭率，不勝惶恐。《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二〕提舉：原脫，據四庫本補。

與陳英仲論荒政劄子

某修敬之後，未遑嗣布起居問候。忽拜報書，特加親染，勞問慇懃，謙虛下逮，非屬吏所宜蒙，采深感激。然區區之意，不敢以世俗虛禮事君子，而耳目所接，足以廣周諮者，不敢自隱。新安自六月苦旱，迄今兩月餘，雖有得陣雨沾濡，所在終未通濟，告旱者紛然。郡雖分遣官屬走田野，猶未得分數，大約恐不過五六分。救荒之法，大率以民爲主，却就其中與之究實，乃被實惠。往往今時所主，多在官賦。關防既嚴，則所遣官吏惟上所視，減放恐未盡實。矧此邦民田所入，大半輸官，若還

蠲放不盡，受害不少。今雖未至狼狽，然賑救之法，必須早爲之計，以安其心，庶免流離。向見晦翁在浙東頒條目於州縣，請寄居爲賑濟官，俾賑濟官鄉擇二人爲鄉官，鄉官都擇二人爲都正。其鈔割戶口，雖委之保正、長，必令都正爲究實。每都就寺院或要害處置一場算所鈔大數，給與之米。其所鈔割到人口，各給與曆，令都正五日一散。其運米則委之等第之家，以防虧折。是時敝邑歉甚，某亦嘗任其事，雖鄉都不能盡得其人，亦十得五六。然鈔割在秋末，給散乃在深冬散米之日。飢餓者衆，與鈔割時事體不同，必須賑濟官通變措置。是時州縣先以當來鈔割戶口申上司，拘文畏責，不敢更易，遂使應鈔割者不沾惠^二，而不應鈔割者反得之。若非賑濟官得人，要須上司許其斟酌通變，庶得盡力，不然則有應文逃責，以罔上司耳。今本州見委判官措置，亦得人矣，所慮米斛不繼，或諸縣難盡得人。若得上司頒示條目，就寄居詢訪，令州郡加禮以請，庶或得人可委耳。又聞寧國府頗有流離，見行者煮粥，傳聞雖未必盡實，然煮粥雖是救荒一法，又當施之於其所宜。事不早計，民以流離，不得已之下策；況煮粥之聲一出，山谷之民襁負而出，一則失業，二則暴露，三則忍饑以待哺，死於道路，職此之由。竊計煮粥之費，欲爲一日之飽，人亦不下一升。若廣鈔割，以一升之米給諸其家，縱有死亡，亦免在溝壑。今若急早如前措置，則凡鄉土之民，皆可使之奠枕。唯外邑流離，方用臨時安集。既境內奠枕，則外來者亦可鈔割姓名，就寬閑寺院安著。或給米，或煮粥，不至擁塞無措。私計萬端，毫楮不能盡白，敢布一二，惟執事裁酌之。《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二〕鈔：原脫，據四庫本補。

再與陳英仲論荒政劄子

竊謂救荒無十全良策，蓋姦民多妄訴，而窮民多不能訴。在法，雖各於田畝立土峰牌子標字號，畝步，以俟檢視，然阡陌連亘，雖官司不憚勤勞，有意覈實者，終不能履畝而視。大率不過走都保，挑十數畝田段以驗其虛實。然姦民與吏囊橐而官不能盡究地里。吏得所欲，則引諸荒歉而匿其豐熟之地，遂盡指爲歉；吏不得所欲，則引諸豐熟而匿其荒歉之處，遂盡指爲熟。指爲歉，則姦民之不歉者必以虛訴而獲利；指爲熟，則窮民之實歉者必以妄訴而遭罪。不歉而獲利，是固可罪；實歉而遭罪，則含冤茹苦，死無所告，故尤不可不盡心。況此邦之人，畝收大半納官，若荒及五分，則官租且不辦，何以自贍？竊見經界之法，每都分爲十保，保各自有字號。爲今之計，不若令檢視官先排定都分，取見各都經界字號，將每都田畝隨字號分而爲十。其一號之內，如皆豐熟，則不須檢視。若其荒歉去處，一號之內，雖有豐凶不等，若履畝而視，決不能徧設，分爲數等，則是寸量銖度，繁碎又豈能周？故莫若就一號之內，令檢視官對衆量度，絕長補短，可得幾分。其人戶訴荒狀內，又各有字號畝步，却俟檢踏之後，取其所訴之號，視元檢踏實荒及幾分爲之除放。其高下豐凶，雖不能盡得其實，大率人戶置田，必散在諸處，既得其大綱，則以彼易此，決不至大有僥倖，亦不至大有枉抑。至

四等五等之家，在荒法及五分，便與賑濟。今旱勢如許，必不能自存，恐其間有些少田畝，往往只在一號之內，不幸盡是荒歉，而官司所檢，既以絕長補短爲之分數，却恐蠲放不盡。故莫若將上三等戶隨所檢視分數，與之蠲放。其四等五等之戶，却於檢到分數之後，更與蠲減，則無不被實惠之人矣。此法雖大爲之防，然阡陌之廣，若欲履畝檢踏，雖窮年不能徧，只以此法爲準。如本州歙縣管下三十七都，都分爲十，則已分作三百七十號，日檢十號，已三十七日。歲云暮矣，稅限已嚴，又豈容稽緩耶？愚慮如此，更在裁酌。《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上新安張守劄子

某疏拙不才，誤蒙知遇。深念事大君子之道，不惟仰贊盛德，要當竭誠盡意，知無不言，庶幾不自疏外，以盡報稱。茲蒙台諭撰祈晴文，謾以拙意直叙，殊愧鄙朴。然竊自念感格之道，在實不在文。有如判府奏院節儉愛民，宜有休徵。淫雨泛濫，雖在處皆然，然古今善政所召，蓋有虎渡河而蝗不入境者。郡政苟孚，焉知嘉祥之不我應？竊見行郡凡遇雨水，放貨錢之類，必併門稅俱弛。此邦販夫販婦舉貸經生，以餬其口。貿易如意，得利僅如牛毛，而折闕者率大半。萬一計較少利，瞞稅而入，一或見邏，縱不到官，錢物已罄。倘吏不厭所求，械繫送府，受刑追償，不惟舉室飢餓，又且逋償督迫，實可憐憫。今若因禱祈之次，援行都例，少寬幾日，甚大惠也。又古者遇災彌變，或議獄緩

刑，或施舍已責。雖今明政之下，獄訟寡冤，然囹圄之中，自大辟盜賊之外，其間或有干連久繫，罪輕可赦者，少賜寬假原貸，亦足以召和氣。至諸色財賦期限，雖有常程，因茲淫潦，特與寬假，俾縣吏少寬追逮，境內舒伸，亦民心悅而天意回之意也。某冷官，本不當越次有言，仰恃寬和接下，曩者撰文鄙陋，有忤台意，素蒙委曲開諭，樂君子之易事，每竊自感。今輒於祝文中略露此意，未審台意以爲何如？僭越，不勝惶恐之至。尚容俯伏請罪，伏惟台意亮察。《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全宋文卷五八五一

舒 璘 五

乞差楚學正劄子

某祇稟：某分教二年，學問膚淺，不能興起士心，日負曠瘵懼。中間學正闕人，某深惟諸生領袖，正欲以德行表式，不宜專以文藝取人。訪之善類，皆謂楚椿秀才學問有源，操履端正，杜門力學，不同流俗。某數造其廬與之語，其人恬靜寡慾，行己有恥，而議論皆本前輩，遂屈致學宮，屢辭迺就。欲以學正處之，則再三遜避，且薦婺名士汪堪仲解元以自代。既而汪君不果來，某力挽就職。方幸其肯從，不料學校敗羣止見退斥，遂妄肆詆毀，至形訟牒。雖蒙判府大卿灼見訟者不根，不遂其請，然楚學正一聞煩言，超然退歸。某再往叩之，則求退愈力。某自惟不才，方幸得一二善類相扶持，庶免曠敗。一旦浮言胥動，使賢者不能自安，利害匪輕。此來妄意欲從使府特賜給帖，請楚學正前來供職，庶仗台命之重，某得以挽留，爲學校助。干冒威嚴，不勝悚恐俟命之至。《舒文靖公類稿》

上太守劄子

昧爽到山寺，隨羣待班，嘗無所見。既曉，始知有宮門殿門禁衛之限。意謂使君致嚴如此，及見同官，言乃僉聽措置。以鄙見，宮殿之名，州縣似不可容易倣擬。若曰設至尊座，則事體當如禁禦，然山寺僧徒寢食出入其中，未見如禁禦制。守倅山門下轎，入居幕次，此理所當然，今日宮殿，則事又相背馳矣。若曰欲致嚴肅，則胥徒叩門如雷，不見「齟齬無言」之意。況衣冠輻輳，無所容身，使臣學正之流，率皆露立。平旦清明猶可，烈日驟雨，又將若何？今日之事，若去宮殿之名，只作聖旨追嚴道場，禁約人從，例不入寺門。官員到寺，各給一牌，令當直一人，携交椅以入，許就寺門裏面待班，亦未至淆亂。況宮門內各有待漏院，亦無暴露之理。愚見如此，率易稟聞，更冀詳酌。《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上趙運使劄子

某伏蒙台慈特賜誨劄，俾令埋瘞旅櫬，仰見布宣德意，靡所不周。今之爲民上者，興利除害，固

不乏人，至於憂及死亡，非存心篤厚，察見隱微，慮鮮及此。某恭承嚴命，不勝欽歎。本縣舊有甸洋山爲漏澤園，久廢不治。某自去夏承命來此，見路旁有暴露者，心甚不忍，即命築之。因此興念，欲推行其所不及，嘗募邑之父老陳其姓者，俾主其事，猶未遑舉。自承使帖，即令刷起叢聚不掩者十餘所，及其他四散不葬不封者，數不下三千餘。其棺櫬稍全者，即隨處加土修築。其間大半年深朽爛，重疊堆積，或在水濱，或在卑溼，僅能約略數目〔二〕，不可復舉。邑人咸謂此項縱使加土，水潦衝蕩，終不能久，欲從釋氏津送縣司，爲修設緣事。舊來甸洋山漏澤園已命工芟削，欲加修治，圖爲久計。縱自今死不能葬者，俾歸其中，庶幾逐日瘞藏，無復前患。若其他耳目所未聞知者，已一面搜訪，以上廣明使惠厚之德。敢此申聞，或有未盡約束，更須下示〔三〕，伏乞台鑒。《舒文靖公類稿》卷三。

〔二〕略：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三〕示：原脫，據四庫本補。

謝解啓

棲遲里閭，雅無溫氏之知名；薦舉鄉書，輒以白家之中第。殊非所冀〔二〕，豈不自驚！竊以詩人作而《風》《雅》之體興，漢儒起而《離騷》之格變。假物情而寫志，援古義以方今，再興於梁、宋

之間，大備於隋、唐之世。平側必諧於聲律，重輕不失於錙銖。雖則對白抽黃，亦必本仁祖義。斬白蛇而述英武，備知太傅之才；鑄農器而頌清平〔二〕，於顯晉公之識。極其成效，可謂得人。惟我皇朝，不更近古，擢犀角而拔象齒，附鳳翼而攀龍鱗。掃開李、杜藩籬，蹴破班、揚蹊徑，蔚若縉紳之妙選，隱然宗社之名臣。彼何人斯，由此塗出。肆吾皇之再造，崇列聖之舊規。首復是科，以幸多士。連箱累牘，再瞻日月之光；聳壑昂霄，莫非廊廟之器。推行既久，寧免闊疏！剗革一新，大爲允協。振儒風之委靡，還士氣之中和，俾收白戰之功，來副春闈之選。非巨富之學，何以聯珠而綴玉？非甚巧之技，何以結繡而蹙金？旅進實繁，見收無幾。獲逢遴選，宜屬茂倫。如某者，槭樸小材，箕裘末業。學《詩》《學》《禮》，早聞慈訓於過庭；事親事君，載得師言於避席。蒲鞭竹簡，重惜分陰；雪案螢窗，幾阻清夜。文固慚於吐鳳，技竊尚於雕蟲。忽當大敵之前，遂有東隅之獲。九人而已，介伯仲之中間；十日其嚴，指鄉閭之希有。豈意靈芝之秀，悉歸棠棣之華，幸出自天，恩歸有地。茲蓋伏遇某官瓊宮近侍，璇極文星。挾富貴以來游，蘊才能之固有。斗間光豔，管風月於毫端；口角雌黃，判是非於意表。式副九重之倚，來分百里之憂。道則可行，國則無小。春風巷陌，兒童歌元、白之詩；秋霽郊原，父老話龔、黃之政。芹藻秀從公之彥，絃歌皆學道之民。蘭藉得香，霧行蒙潤。昔年里選，幾定例於一夔；今歲賢書，遽齒名於四傑。行報治功之最，屬興得晚之歎。元勳載想於凌煙，清問愈勤於宣室。優賢峻秩〔三〕，正唯人主能官人；載路歡謠，盡謂相門真有相。故茲孱懦，先入陶鎔。某敢不益勵前修，更新末習，擐甲鼓先登之勇，焚舟爲必勝之期。却指乃心，誓無虛辱。已藉吹噓之

力，遠送輕翰；更期埏埴之恩，不遺窳器。《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二〕冀：原作「異」，據四庫本改。

〔三〕頌：原作「頌」，據四庫本改。

〔三〕優：原作「憂」，據四庫本改。

謝王右司薦舉啓

鄉先生鳴佩而來，方展敬恭之禮；部使者剡章以奏，忽驚薦擢之榮。顧么麼以奚堪，矧資格之有礙。叨承特達，敢露狂愚。竊以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千駟，寧爲之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如某者才則甚短，學不自強。尚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方將汲汲以終身，豈敢皇皇而急仕。偶藉友朋之譽，誤叨鄉曲之評。赫赫上公，既拔茅而彙進；皇皇天使，復推轂以惟勤。顧何德以稱之，徒有愧於中耳。茲蓋伏遇都運右司正直是與，德義可尊。謂弼教當底於無刑，既期予於治；惟報恩莫重於薦士，爰舉爾所知。雖大賢推引類之公，然小子有反躬之懼。爾鈍拙而見爲有守，爾朴野而強曰無華。凡譽之或過其情，蓋勉焉俾歸於道。某敢不益堅素履，仰報明知。

欲不貪，泰不驕，確守靜廉之訓；進以禮，退以義，永尊謹飭之規。感德殊深，藏心奚既？《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謝王漕啓

陪數賓僚，纔登數月；剡章帝闕，首出羣公。泛觀薦舉之常，莫匪請求而得。遽蒙公選，敢布愚衷。竊惟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千駟，寧爲之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如某者質則甚陋，學不自強。尚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覘頽風，益乖雅志。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尚知羞，又豈可乞墦間之祭？靜念淪胥而至此，深虞陷沒以皆然。方將辭尊居卑而辭富居貧，敢意以賢詔爵而以功詔祿。何乃疏遇之賤，忽蒙特達之知。茲蓋伏遇都運判院寬裕包荒，清明詔物，談笑足以辦事，謙虛猶切下人。數十里民之利病，裁劃於目前；十一郡吏之否臧，羅列乎胸次。竊自觀省，莫稱獎提。識慮淺而見謂宏深，氣質偏而強名醇正。豈愛之而不知其惡，故譽之而或過其情。所到特未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負於殊知。乃若私第、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既非先進所樂聞，亦豈後生之敢效。僭紆悃悃，期追譴訶。《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謝彭祭酒啓

領諸侯之學，政自強顏；露公車之章，猥先借寵。不求而得，重拜且慚。竊以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千駟，寧爲之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如某者質則甚陋，學不自強。尚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茲以入官，謬當分教。敢曰化民而成俗，庶幾習是而勝非。一覩頽風，益乖雅志。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尚知羞，又豈可乞墦間之祭？靜念淪胥而至，此深虞陷沒以皆然。況專佔畢之功，謬當師友之責。每明此意，私淑吾徒，蓋欲知義命之歸，弗敢避方拙之誚。何圖公選，下逮畸人。謂行有常，不在邀名而立異；謂志於道，豈容徇物以尚同。題評過優，屬望亦厚。惟善能引其類，將焉取斯？無實而與之名，殆必有故。茲蓋伏遇都運龍圖祭酒先生行古之道，執經之權。以大司成之尊，力扶清議；恐郡文學之衆，猶有遺才。更傷末俗之易流，坐慨善人之無幾。眷言固僻，頗以安恬，作之使高，借以息競。施不虞之譽，甚懼過情；守自信之愚，敢酬知己。乃若列門生之目，謝私室之恩，茲皆後世之好諛，蓋亦古來之未見。效尤罪也，有識取之。既執事雅不欲聞，故修辭因得以略。其爲悃悞，莫究編摩。《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答莫司戶啓

伏以令聞廣譽，久傳師友之間；累牘連番〔二〕，忽拜書辭之寵。知效官之有地，喜承教之及時。仰荷先施，深慚不敏。恭惟司戶朝議松筠挺操，圭璧含章。秉彝全物則之天，造道得安深之地。能定故能慮，綽知游刃之有餘；有德必有言，濬發詞源之甚遠。既題名於雁塔，宜失序於鴛行。慚茲引墨而舉綱，豈曰得時而行道。決南山之判，已知守正以無阿；演西掖之綸，行見舉賢於不次。某遭時教育，妄意官遊，迄乖奉檄之心，已絕彈冠之興。誤被王公之汲引，獲陪原隰之驅馳。摳衣趨隅，何幸即披於雲霧；濡毫握管，愧無欲報之瓊瑤。瞻頌之私，名言曷罄！

《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二〕番：四庫本作「篇」。

上程安撫叔達啓

伏以十國爲連，共仰慶雲之蔭；一行作吏，幸分愛日之暉。雖曰依使臣而有光華，敢不詣大府而受約束！恭惟判府安撫殿選給事斯民先覺，正道後傳。剛大之氣塞天地而有餘，誠明之教經邦國而惟

叙。玉堂揮翰，誕揚孚衆之辭；瑣闥譚經，密展回天之力。惟君子則無入不自得，故忠臣非擇地而後安。分符深摩拊之仁，攬轡有澄清之志。南昌新府，姓名已載於雲屏；東觀蓬山，論譔仍關於天閣。雖遠俗胥懷於寧輯，而上心方眷於來游。佇聞宣室之思，亟下鋒車之召。控蠻荆而引甌越，信未究於經綸；亮天地而理陰陽，始不虛於傾僎。某成均晚進，奉水寒門，自齒籍於衣冠，即纏悲於風木。兩分芹泮，歎莫效於卑官；三易蓮池，望實踰於本等。方擬鞭疲而策蹇，遽容附翼以攀鱗。引睇輝躔，聊進小夫之竿牘；服勤外幕，尚依大厦之帡幪。欽誦采勤，銘曰曷罄。《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上蘇運使啓

名峴，東坡曾孫。

風形十郡，大開禮樂之光華；智效一官，幸執詢謀之轡攬。屬瓜期之甫邇，望蓮幕以知歸。尚冀并包，不遺么麼。恭惟都運殿撰大卿學傳聖統，文紹儒宗。陽春敷發育之仁，江海蓄淵深之量。明明慶胄，挾氓并以爭長；挺挺英聲，媲雲山而增重。信後世不可及已，惟君子是以似之。將大展其經綸，果徧儀於清宴。曲臺議禮，一煥新儀；大匠呈工，具嚴古式。卿月方澄於玉陛，使星俄粲於璇霄。惟生財有道，自守正模；而禁民爲非，確在正義。故江右轉輸之寄，藉閩中歷試之餘。驪駕輦車，久鬱縉紳之望；玄袞赤舄，亟陪旒冕之嚴。以大慰於蒼生，益有光於前列。某成均晚進，奉邑寒門，一齒籍於衣冠，兩纏悲於風木。子欲養而親不待，已分歸田；已未信而人曰能，忽加推轂。遂使

守愚之賤，遽加躡等之榮。何期附翼以攀鱗，遂獲策蹇而磨鈍。通饋餉不絕糧道，豈能裨蕭相國之良規；檢出納悉委士人，庶獲奉劉中書之成算。靖言瞻俟，罔究名言！《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謝林漕啓

名枏

候吏觀文，方仰使星之炳耀；征夫隨牒，幸驂原隰之驅馳。惟高明無所不容，故么麼望其與進。恭惟都運大著郎中材猷超邁，器格高宏。挾雲錦以分章，酌天漿而漱潤。楊葉妙南宮之選，芸香無東觀之遊。玉節聯分，帶羊城於威部；繡衣四指，包熊楚於提封。懽情歌舞於褰帷，黠膽震驚而解綬。有彭蠡潤民之澤，真豫章出衆之材。諒坐席之未溫，即賜環而從召。儒術行而天下富，固難優一路之分；有德進則朝廷尊，非久即三公之拜。某成均晚進，奉邑寒門，一齒籍於衣冠，兩纏悲於風木。既乖奉檄，已分歸田。忽當塗加推轂之私，俾薄宦冒泛蓮之寵。鱗攀翼附，幸登孔氏之寢門；川泳雲飛，願繼南陽之聽石。靖言瞻俟，罔罄敷陳！《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答宋交代啓

名傳

受業賢關，禮樂夙欽於先進；從班漕幕，步趨俄踵於絕塵。喜諧既見之心，愧荷先施之寵。恭惟

某官學醇探本，德厚鎮浮。掉鞅詞場，早題名於雁塔；標纓仕路，宜失序於鴛行。惟不求聞達於人，故未免淹翔於外。芹藻秀從公之彥，絃歌來學道之民。復煩贊務於行臺，益見養恬於靈府。元老有謀宜遺朕，信克昭顯祖之休；先生以義而說王，當不負格心之學。某遭時教育，妄意宦游。柰一齒於衣冠，遽兩悲於風木，既乖奉檄，已分歸田。偶當塗加推轂之私，致薄宦抱續貂之愧。漆雕開之未能信，懼瘝厥官；楚子文必以告新，願提其耳。靖言瞻僊，罔罄敷陳！《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上宋參議啓

伏以千里折衝，仰帥幕謀謨之秘；一行作吏，實外臺奔走之聯。豈期幸會之來，遂有瞻依之便。恭惟某官文章領袖，義道綱維。秉彝全物則之初，造道得安深之粹。修天爵而得人爵，果大展於鵬程；以先知而覺後知，信有如於麟趾。惟十國爲連之廣，藉一賢制難而安。爰資黃髮之猷，來應紅蓮之選。運籌幄內，誠知君子之優游；補袞王前，當慰中朝之僊望。某幸逢教育，獲在宦游。偶當塗加推轂之私，致薄宦有攀鱗之寵。靜惟愚陋，其猶正牆面而立與？倘藉提撕，然後知厦屋之幪也。靖言瞻僊，罔罄敷宣！《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上王倅啓 名瓌

監於方伯之國，載瞻別乘之輝。事其大夫之賢，幸有居邦之便。將寫心於既見，輒剡牘以先施。恭惟某官學富天淵，材優廊廟，治風咸推於第一，才名夙擅於無雙。乃積乃倉，紅腐盛九年之蓄；有民有社，弦歌回百里之風。固將大展於鵬程，詎可久淹於驥足！矧幹元樞於紫極〔二〕，實爲舊物之青氈。風月平分，王化已流於百里；雲龍感會，宸聰當悟於一言。惟克究於經綸，始不虛乎傾僎。某幸逢教育，獲在宦游。未施棫樸之材，游挹《蓼莪》之戚。已孤素志，尚復何心！屬叨宰路之薦揚，獲與漕臺之奔走。靜惟愚陋，其猶正牆面而立與；倘藉提撕，然後知厦屋之幪也。靖言瞻僎，罔罄敷宣！《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二〕幹：疑當作「幹」。

上黃倅啓 名子渲

題別駕之輿，逖瞻隼軌；執皇華之御，偶玷官聯。往戍在時，依仁不日。恭惟某官相門英胄，昭

代真賢。接文獻以非遙，挾聲猷而嗣顯。宜橫騫於要路，以大展於長才。鄮水揚旌，淹濟川之舟楫；王畿弭轍，日制物之權衡。綽著賢勞，寢階膺仕。進會府馮泥之寵，興海沂被化之歌。屬當千里驥足之馳，行奮九萬鵬程之舉。平分風月，儼異時人物之遺芳；感會雲龍，見聖世公侯之復始。獲陪多士，幸綴末科。一自叨逾，僅遂拜親之志；兩經憂患，迄乖奉檄之心。此身已分於歸田，先達誤加於推轂。遂塵漕幕，得際屏星。是邦事大夫之賢，佇慰披承之素；我心見君子則說，庶諧親炙之私。瞻溪滋勤，名言罔既！《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答武寧趙丞啓

名師淵

伏以振振公族，素推一鶚之賢；空空鄙夫，俄拜雙魚之寵。未諧既見，乃荷先施。仰盛德之謙撝，顧腴顏而益厚。恭惟知丞朝議爲善最樂，大雅不羣。強識博聞，獨究儒流之學；忠言讜論，肯爲異姓之卿。暫遷作楫之宏才，聊適哦松之雅趣。雖未展鷗鵬之化，已先寒雁鷺之心。崔斯立不忍負丞，佇觀施設；劉子政素來憂國，當奮謀猷。某賦性顛愚，遭時教育，方彈冠而筮仕，遽枕塊以銜哀。既乖奉檄之心，已動歸田之興。偶當路誤加汲引，致微才獲與品題。摳衣趨隅，何幸即披於雲霧；濡毫握管，愧無欲報之瓊瑶。瞻溪徒勤，名言莫罄。《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全宋文卷五八五二

舒 璘 六

答汪通判啓 名德輪

伏審光膺細札，榮貳大藩。題別駕之輿，指修程而暫駐；執皇華之轡，策蹇步以難追。將諧既見之心，俄拜先施之寵。仰承謙眷，敢後懽迎！恭惟某官鐘鼎象賢，圭璋稟粹。立身忠孝，固知君子能事君；經國謀謨，咸曰相門真有相。早發儒林之藻，亟揚仕路之鞭。綠水泛蓮，清標照日。長塗展驥，逸駕追風。復煩贊貳於名藩，未究設施之遠業。矧公侯之孫必復始，豈州縣之職可徒勞？風月平分，王化佇流於萬里；雲龍感會，宸聰當悟於一言。某賦性顓愚，遭時教育。方彈冠而筮仕，遽枕塊以銜哀。豈期井谷之微，獲際屏星之耀。我心見君子則說，奚啻披風；是邦事大夫之賢，尚期發藥。

《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答李縣丞啓 名充

伏以桂館騰芳，久欽先進；松庭對詠，尚屈宏圖。顧積年懷仰德之私，幸今日有寫心之見。馳辭過譽，拜賜懷慚。恭惟某官學際天人，識該今古。仙窟衍蟠根之大，文星標入夢之祥。辭藻清新，無復翰墨畦逕；人物超邁，是成朝廷羽儀。惟有意撫民，故不辭於貳令。雖未展鵬鵬之化，已先寒雁驚之心。素位而行，寧有負丞之歎；得時則駕，佇隆致主之勳。某學愧古傳，才非世用，誤被王公之汲引，獲陪原隰之驅馳。引領旌麾，何幸即披於雲霧；貢誠竿牘，愧無欲報之瓊瑶。《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答張主管啓 名謂，常州人。

伏以載詠花封，方仰《甘棠》之化；作賓蓮幕，復聞行李之來。愧剡記之未遑，拜朋緘之先辱。恭惟某官學優聖閭，譽藹賢關。有德必有言，信詞源之浩浩；能定故能慮，宜智刃之恢恢。既屈用於牛刀，當亟濟於鳳詔。敢曰聲猷之韜晦，尚陪原隰之驅馳。雖下僚資軌則之循，而使表有詢謀之益。伊欲遭時而建策，要當正色而立朝。子房爲帝者師，丕顯漢庭之懿範；曲江有大臣節，嗣揚唐室之芳

規。某學愧古傳，才非世用，矧連悲於風木，已分處於田茅。偶叨宰路之薦揚，獲廁官聯之奔走。靜惟愚陋，其猶正牆面而立與？倘藉提撕，然後知厦屋之幪也。載深瞻俟，罔究名言！《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答危尉啓

名清卿

伏以訪名仙於隱吏，思見其人；傳尺素於遠方，喜諧厥志。方圖遠迓，愧荷先施。恭惟某官識量宏深，風猷超越，挾雲漢以分章，酌天漿而漱潤。有德必有言，信詞源之浩浩；能定故能慮，宜智刃之恢恢。姑斂設施，暫遷警按。外戶不閉，當觀綵棒之威；坐席未溫，行促鋒車之召。某賦性顛愚，遭時教育。方彈冠而筮仕，遽枕塊以銜哀，既乖奉檄之心，已動歸田之興。偶當路誤加汲引，致微才獲與品題。樞衣趨隅，何幸即披於雲霧；濡毫握管，愧無欲報之瓊瑤。《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答黃僉判啓

名碩，特奏狀元。

伏以射策楓庭，久仰褒然之舉；作賓蓮幕，未攄卓爾之才。方期雲霧之一披，敢意珠璣之先施。謙光下逮，慚色外形。恭惟某官秉心塞淵，好古博雅，禮樂百年之先進，文章一代之主盟。京師號曰

無雙，久騰輿議；天子擢爲第一，果快羣瞻。宜陪鴛鷺之行，大展鵬鵬之運。何乃英材之妙選，尚淹盛府之元僚。泛綠水而依芙蓉，豈爲異數？濟巨川而作舟楫，行罄嘉猷。某學愧古傳，才非世用，誤被王公之汲引，獲陪原隰之驅馳。小子不知所裁，正資櫟枿；先生相與以義，願施箴規。《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通宋漕啓 名若水

伏審光奉明倫，洊更使節。輟雋京兆平糴之惠，任蕭相國轉輸之勤，凡在庇庥，舉深贊詠。恭惟都運郎中毓岷峨之秀，炳江漢之靈。扶雲錦以分章，酌天漿而漱潤。先生晨入太學，式慰青衿；郎官上應列星，行趨紫極。由十道使者，正艱其選；而百辟卿士，咸謂之賢。爰自班行，載詢原隰。玉節肇揚於閩粵，繡衣旋指於湖湘。益增禮樂之光華，復究德財之本末。惟江右壤，控國上流，地廣而田多荒，賦重而財益匱。軍儲之輸既未定籍，縣官之急不止常租。責以所無，何異匿形而求影？取之殆盡，尚有洗垢而索瘢。貪吏並緣而爲姦，良民淪胥而好訟。勢既極矣，公其念哉！倘惠此一方，俾遂其生，則溢乎四海，此爲之兆。某誤叨舍選，獲廁官聯。學有愧於古傳，才不堪於世用。偶當塗之汲引，備下幕以驅馳。隨行逐隊，無五善之陳；尸祿素餐，有三年之愧。雖及瓜而代，莫陪綠水之遊；庶行李之來，獲快青天之睹。載深瞻俟，罔罄敷陳！《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通林帥啓 名栗

伏以招諸生於館下，昔瞻國子之師；拜節度於軍門，行接河陽之幕。僭修尺牘，敢貢寸誠。恭惟判府安撫殿撰大卿，尚友古人，潛心大業。得乾坤簡易之理，明《春秋》禮義之宗。曾進《易解》、《春秋解》。有德必有言，信詞源之浩浩；能定故能慮，宜智刃之恢恢。惟飽仁義不願膏粱，故視富貴有如土芥。入則郎星卿月，出則使節郡符。未嘗枉道以從人，莫非正色而率下。善類由茲而嚮慕，上心益注於倚毗。爰升邃殿之華，載擁元戎之寄。惟茲潛府，素號名都。陳太傅敦下榻之勤，韋刺史著築隄之愛。流風善政，昔既有傳；名公巨人，今豈難繼！行見化原之流布，即爲政柄之權輿。某學愧古傳，才非世用。誤被王公之汲引，獲陪原隰之驅馳。隨行逐隊，無五善之陳；尸位素餐，有三年之愧。雖及瓜而代，將歸守於田廬；然行李之來，庶一瞻於榮戟。《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答柳推官啓〔二〕

右某啓：羣騶執馭，喜迎蓮幕之英才；雙鯉傳緘，俯及芹宮之下士。重拜先施之寵，深懷不敏之慚。恭惟節推學問該通，才猷敏劭。作文章之伯，固知崔、蔡不足多；游翰墨之場，咸曰鍾、王何以

尚？騏驎逞籀雲之駿，鸞鳳呈覽德之祥。宜展嘉猷，徑躋膺仕。泛芙蓉而依綠水，豈久鬱於此乎？振羽翮而望青霄，將直趨而上矣。某謬當分教，行獲親賢。審聞都騎之來，倍覺私心之喜。老矣不能用也，每懷瘝曠之憂，忠焉能勿誨乎，願賜提撕之益。靖言瞻俟，罔罄敷宣！《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二〕四庫本題下注云「名直」。

上王漕啓

名回，江西鹽移浙西漕〔二〕

伏審顯膺帝制〔二〕，就易使華，輟耿中丞平糴之司，授蕭相國轉輸之寄。僉言惟允，屬部增輝。恭惟某官字量寬閎，風猷超邁，真江左人物之秀，由中朝文獻而來。和氣春風，品物悉歸於長育；青天白日，愚夫亦睹其清明。自光華一到於南州，而風采頓新於列部。首揚清而激濁，益固本以培基。雖有功見知，宜副九重之前席；然遣使得職，又虞一道之攀轅。爰徙行臺，載將大漕。允矣咨詢之素，超然進用之階。驪駕輦車，豈復勞於游刃；玄袞赤舄，當大展於宏規。某學愧古傳，才非世用。誤被王公之汲引，獲陪原隰之驅馳。幸昔年傾既見之心，喜今日有瞻依之便。鱗攀翼附，行登孔氏之寢門；川泳雲飛，願繼南陽之聽石。載深瞻俟，罔罄名言！《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二〕浙：原缺，據四庫本補。

〔二〕顯：原作「題」，據文意改。

答喬宰啓

名夢符，東萊門人。

伏審題膺帝制，就易使華。輟耿中丞平糴之司，授蕭相國轉輸之寄。僉言惟允，屬部增輝。恭惟某官宇量寬宏，風猷超邁，真江左人物之秀，由中朝文獻而來。學道愛人，將闡弦歌之化；以文會友，正資磨切之功。顧尺紙之未修，忽明緘之先辱。祇承謙眷，益用覲顏。恭惟某官學海觀瀾，儒林擢秀。文章爾雅，聿追西漢之風；師友淵源，來自東萊之派。允矣廟堂之器，優哉民社之賢。歲比不登，方講求於荒政；公來何暮，久屬望於邦人。然甫田之耗，奚止十千？而重賦之蠲，不過一二。恐流離之未免，柰征斂之尚煩。求牧與芻，庶幾有濟；剝牀以足，豈不重傷。欲收尹鐸保障之功，願布陽城撫字之愛。聞名已久，仰知臭味之同；修敬云初，敢布腹心之悃。某受資樸野，爲學荒疏，冒當分教之司，幸有親仁之便。老矣不能用也，每愧素餐；忠焉能勿誨乎，尚期發藥。《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答交代莫教授啓

游泗水之門〔二〕，禮樂夙欽於先進；采泮宮之藻，步趨俄踵於絕塵。喜諧既見之心，愧荷先施之

寵。恭惟教授大著同舍道尊，顯契斯文，學醇探本，德厚鎮浮。君子之道簡而文，孰窺涵養？詩人之賦麗以則，第見流傳。狐貍傲兀於深叢，逸驥騫騰於夷路。不俟虞庠之論秀，徑上禮部而登名。既學古而入官，要與人而爲善。栽培甚力，富廬山合抱之材；顧盼不遺，收弋水空羣之駿。究觀施設，盍置周行。惟不求聞達於人，故未免淹翔於外。聿新衿佩，丕顯範模。已知食菽之飛鴉，其音載好；宜作充庭之振鷺，厥羽爲儀。矧諸公薦墨之交馳，信萬里修程之直上。某昔陪俊造，獲際容儀。豈期會合於千百人中，乃作交承於三十年後。世事真如大夢，夫復何言；尊前看取衰翁，可發一笑。但以空疏之學，來承矜式之餘。已嘗經大冶之鑪錘，其肯聽拙工之繩墨。弟子笑於列，預懷納侮之慚；先生相與言，願賜告新之誨。歸依之至，梗概於斯。《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二〕四庫本首句作「伏以園璧水之門」。

通何通判啓

薄采其藻，將爲泮水之游；言觀其旂，幸際屏星之照。方仰二天之託庇，敢稽一紙以陳情。樸拙無文，僭躐是懼。恭惟判府大中奎躔孕秀，嶽鎮炳靈。挾雲錦以分章，酌天漿而漱潤。剛大直方之氣，養之以中和；雄深雅健之文，發之於禮義。恢乎游刃，坦若靈襟。一時風月之光，萬里雲霄之

步。高情邁往，聲華果擅於題輿；清德照人，餞飲何妨於酌水。籍甚海沂之詠，流聞畿甸之郊。佇聽褒遷，亟躋華近。某才能譎薄，學問空疏。試吏三年，莫贊籌於蓮幕；居閒五載，復分教於芹宮。自慚德之不修，已覺老之將至，恐未免官長之罵，豈足爲學者之師？幸在下風，獲依崇庇。到廣文之舍固不辭，官冷客寒；事大夫之賢難有望，海涵春育。載深瞻俟，罔罄敷陳！《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通徐通判啓

言念親夫子於四京市，僅俄頃間；仰盛名如北斗高，又二十載。方將展事賢之敬，詎容通懷舊之情。惟理義之所同，匪尊卑之有間。禮則分定，心以書傳。恭惟判府寺簿剛大養源，誠明篤志。議論深明乎治體，文章復出乎時流。《周禮》致太平之書，講之有素；漢庭求方正之士，言也無煩。是宜爲國子先生，其可處治中別駕。靜究名公之出處，益令我輩之咨嗟。委質立朝，要在有爲而有守；當職論事，詎容相熟以相同？夫何一形於言辨之間，便乃不取於朝廷之上。競愛濃陰之桃李，惟憐特操之松筠。風月平分，何妨嘯詠！雲霄闊步，第見昂藏。惟君子能素位而行，在賢者則引類以進。已見拔茅而連茹，罔有遐遺；行看大木之爲宗，獨勝巨任。某才無所取，學不自強。尚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奚敢遽爲人師，蓋亦謾爲祿仕。念平昔願承於矩矱，乃暮年獲際於門墻。竊深喜幸之私，猶恨遭逢之晚。老矣不能用也，惟嗜學以難忘；忠焉能勿誨乎？願指迷而

不倦。我之懷矣，公其念哉！《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通太守張伯垓啓

伏以下車修庠序，具瞻千里之師；繫馬到階堂，偶玷庶僚之列。顧樗散莫適於用，望墻仞豈得其門！惟久服於威名，庶獲傳於教令。欣逢嘉會，敢露愚衷。竊嘗原聖人建學之規，蓋灼見天下秉彝之性。悅理義本猶芻豢，或放而不求；立教化以爲隄防，庶知所自反。爰廣明倫之地，俾知樂善之方。讀帝王之書，所以陶冶此心；親師友之訓，所以切磋此道。使視聽言動，率順天則，而孝弟忠信，直與性成。遂還民俗之大醇，莫匪人才而可用。古道浸邈，士風益衰。濡毫握管者，誇文墨之場；發策決科者，號進取之地。既本衰而源遠，果言絕而義乖。浮華習成，廉恥節喪。第以口腹之害爲心害，烏知聖賢之心同我心？不有哲人，孰開後學？恭惟判府都運判院道爲領袖，學著範模。惟有德必有言，故文無滯思；惟能定後能慮，故事靡留難。風雲既入於壯懷，盤錯不勞於餘刃。首宣威於北部，嗣分教於東生，載揚百里之弦歌，亟總四方之章奏。夷險不更於一節，內外靡見其兩心。石棧天梯，歷蜀道山川之遠；銅符玉斧，廣堯天雨露之恩。使指益明，上心所鄉。惟茲古歙，實拱行都。植屏建侯，尤重藩宣之寄；承流宣化，爰咨師帥之賢。果聞期月之間，大布陽春之令。教形閭里，福被京師。端由律琯之召和，有甚置郵而傳命。孔淑不逆，鴉音已集於泮林；式遄其歸，鳳詔盍頒於天闕。

某幸蒙教育，獲齒官聯，策名有二紀餘，考績僅三載罷。且居貧而辭富，豈曰人情；儻屈道以伸身，實乖古訓。故不敢次且其態，以妄爲微倖之圖；自慚德之不修，已覺老之將至。趨嚮既乖於流俗，聰明不及於前時。常恐到官，或困廣文之罵；何期作吏，獲刷壁中之塵。雖坎井未睹青天，而奴隸咸知白日。樂君子之易事，信吾道之不窮。但無韓愈文辭，其敢招諸生而誨；幸侍魯侯色笑，庶幾廣多士之心。盛德在金，少昊執矩。願庀衽饗之奉，即躋荷橐之班。其爲詠瞻，不可言既！《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通黃倅啓

名炎

題別駕之輿，正傾羣望；采泮宮之藻，偶玷庶僚。方將事大夫之賢，奚敢後隸人之敬！辭鄙義拙，誠意著深〔一〕。恭惟府判大中德懋而新，氣剛以大。博聞強識，獨師古道於聖賢；往行前言，來自中朝之文獻。何幸故家之俗，見茲君子之人。百里扇和，春風桃李；一臺贊畫，秋水芙蓉。人間愛而誦之，公曰職當然耳。矧同流於王化，知不憚於賢勞。豈惟從事之餘，分一時之風月；行見執邦之貳，納千里於陽春。某久矣歸愚，茲焉分教。念昔居桑梓之地，亦嘗瞻桃李之春。忻聞都騎之鼎來，倍覺私心之遐想。靜惟愚陋，其猶正牆面而立與；倘藉并包，然後知厦屋之幪也。載深瞻俟，莫罄敷陳！《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二〕此句四庫本作「誠著誼深」。

答梁縣尉啓

伏以訪名仙於隱吏，思見其人〔二〕，傳尺素於遠方，喜諧厥志。未遑遠迓，愧荷先施。伏惟仙尉朝議閥閱名家，膠庠俊士。博聞強識，獨師古道於聖賢；往行前言，來自中朝之文獻。且公侯之孫必復始，豈州縣之職可徒勞。惟有志於事功，故不辭於警按。外戶不閉，行觀綵棒之威；坐席未溫，佇聽鋒車之召。某謬當分教，幸獲親賢。忻聞都騎之來，倍覺私心之喜。老矣不能用也，每懷瘝曠之憂；忠焉能勿誨乎，願賜提撕之益。其爲瞻俟，罔罄敷宣！《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二〕見其：原作「其見」，據四庫本乙。

答趙倅啓 名希明

振振公子，屈貳价藩；空空鄙夫，謬尸泮水。側聽郵音之播，擬修贄見之恭。忽魚素之辱臨，登龍門而來賁，惠出非望，得之若驚。恭惟某官分日觀之輝，受帝衷之粹。文章光豔，未甘爲李、杜

流；師友淵源，直欲儕游、夏輩。研《易》道精微之蘊，期聖門廣大之歸。講習得朋，深明麗澤；動靜適道，益體兼山。宜盛德之光輝，動羣心之嚮慕。屏星在望，已聞道路之騰歡；泥軾來臨，行見江山之改觀。豈特同流於王化，佇觀大振於儒風。修天爵而人爵從，特爲餘事；用宗室而王室固，願展嘉猷。某識瘞且卑，學疏而拙，雖兩載淹留於學館，然多士未廣其道心。職既有瘵，教徒知困。老矣不能用也，幸依逸驥之蹤；忠焉能勿誨乎，願發醯雞之覆。載深瞻徯，罔既敷宣！《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答黟縣簿啓

名袁孚

祇率訓辭，簡稽邦邑，清通之譽久矣在人，簿領之功可以觀政。拜尺書之委貺，知都騎之鼎來。望履有期，開緘增喜。恭惟某官好修之節尚有典刑，更品之評最高輩作。增是扶搖之始，不卑枳棘之栖。寄徑則然，飛聲未艾。小物不廢，君子於此盡心；衆賦以平，斯民亦將受賜。某鄉風自昔，覲德從今。期奉從容之談，盡洗塵陋；愧無便敏之牘，少謝珍投。瞻遡之深，占言罔既！《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答黟縣宰啓 名公炎

佩維新之命，來蒞雷封；眷獨冷之蹤，首貽緘貺。承顏有日，甚喜何言！恭惟某官行稱其文，才周於用。友天下之士，既尊所聞；開室中之藏，益昌其學。可稽臺閣之選，屈處子男之邦。都騎在行，齊民望賜。諸傳有治縣之譜，諒講習之已精；藍田立盛德之碑，度鏤磨之未晚。式攄素蘊，以階顯庸。某尚遲半紙之恭，先枉一函之聘。嵇子不敏，愧乏酬書之詞；武新未工，倚見受人之效。眷言瞻僊，罔罄敷宣！《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答祁門于尉啓 名雲

學省同遊（一），恍如昨夢；宦途相遇，各已衰年。重拜書辭，真成感慨（二）。恭惟某官學爲世用，才與行俱。豈伊黃綬之階，可屈青冥之步！周章若此，遲暮謂何？仕無崇卑，隨處可以行志；民有憑藉，吾黨庶幾慰心。某自歎久睽，將求新益。離羣而老於西河之上，恐凋落於舊聞；論文而賦樽酒之詩，喜陪從於清話。斐然報施，跂以望塵。《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一〕省：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二〕成：原作「誠」，據四庫本改。

答祁門趙軍啓〔二〕 善壤，同年。

聽楓宸之唱，夙從後塵；備芹宮之員，行瞻前旆。未遑剡記，先辱飛緘，深慚不腆之蹤，莫稱先施之寵。恭惟某官銀潢疏派，玉琯飛和，澣雲錦以分章，酌天漿而漱潤。剛大直方之氣，養之以中和；雄深雅健之文，發之於禮義。恢乎游刃，坦若靈襟。一時風月之光，萬里雲霄之步。高情邁往，聲華果擅於題輿；清德照人，餞飲何妨於酌水。籍甚海沂之詠，流聞畿甸之郊。佇聽褒遷，亟躋華近。某才能譎薄，學問空疏。試吏三年，莫贊籌於蓮幕；居閑五載，復分教於芹宮。自慚德之不修，已覺老之將至。恐未免官長之罵，豈足爲學者之師。幸在下風，獲依崇庇。到廣文之舍，固不辭官冷客寒；事大夫之賢，實有望海涵春育。載深瞻俟，罔罄敷陳！《舒文靖公類稿》卷四。

〔二〕「軍」上疑脫「知」字。四庫本「軍」作「尉」字。

全宋文卷五八五三

舒 璘 七

平陽縣修社壇記

慶元五年四月

縣社居邑西南，直主簿廳事之後，頽垣不治，切近庖湑，無壇壝，輒地而祭。東有巨井，汲者踐其上。旁爲園蔬，西則守者之廬。某承命宰邑，以慶元二年夏六月六日視事。既謁，竊自念曰：「社稷人民，均令責也。今若此，其何以竭虔妥靈？」時秋祀且近，未遑即修，乃拔蔬緝籬，即故所而將事。祭器不備，取具於學；籩豆之實，責財於吏。凡有祭祀之文，舊率苟簡，懍然懼無以接神人之奧也。自冬涉春，克治新之。始地接山麓，形救如角，於是欲拓西縮東，以遠庖湑，而其南不足。得地二丈於進士葉安上，墾而闢之，其繩則直，繚以周墻，植以松。中爲四壇，社、稷各一，風師、雨師、雷師共爲壇二，地狹不足以容也。祠祭有齋，遷而新之；出井於外，以便汲者。即其地而守者廬焉。爲祭器樽罍、爵洗、俎豆、籩筐、簠簋若干，共厨而扃之齋館，命守者守之。春秋給米斗各二。

祠祭之資，悉從官給。每歲事致齋，執事者習儀於是，禮文粗具，人知肅敬焉。壇場齋宇，爲緡錢若干，甃瓦、木石工役之費取具焉。祭器爲緡錢若干，丹漆胎樸之費取具焉。董其役者，邑士徐仲山；掌其事者，史安國、宋文。某將去，懼失其實，謹識顛末，以告來者。五年夏四月，四明舒某記。

《舒文靖公類稿》卷二。又見民國《平陽縣志》卷八〇。

竺碩夫妻舒氏壙誌

紹熙三年二月

董溪竺碩夫之配舒氏，余三從兄之女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與竺氏皆明之奉化人。年二十而嫁，事碩夫三十有八年而嫠。後七年，當淳熙己酉五月四日而沒。越三年二月丙午，合葬於居室之左薛家塢碩夫之墓。君少孤，家且貧，隨母鞠養於袁氏。柔惠疏通，克勤厥己。既嫁，事舅姑婉而恭，遇長姒卑而睦，相君子順而勤。嫺親饋問，孔惠孔時。酒食賓燕，具有旨蓄。故能和室人，輯宗黨，而家道以豐。竺氏先世服田力穡，家尚樸野，雖長厚有餘而文不逮質。於是諸子能勝冠，君爲裹糧，俾負笈出就明師。歲時歸覲，問師友所講何說，汝曹所肄何業，所學何似，躬自督課，不懈益嚴。他日，喜語余曰：「諸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暴慢之氣轉而爲溫厚，事父母，處兄弟，非曩日比。」且丐余勉厲，以圖厥終。余告之曰：「此心之良，人所具有。先生能開吾善，不能與吾以善。三子繼自今，毋放毋逸，改過自修，離師友而不返，式慰母心，未量也。」至是，大年請

記歲月，予樂道其教子事，故併書余言。男曰大年、大本、大聲、大用。女歸王九成、戴端書、袁邦獻、毛天祐、屠權。大聲、大用及王、戴、毛三女先卒。孫男曰師雍、師偃、師點、師參、師蹇、師淵；孫女六，皆幼焉。叔父修職郎、充徽州州學教授某誌。《舒文靖公類稿》卷二。又見《郊源鄉志》卷二。

伯禮兄壙誌

紹熙元年十二月

某之從兄伯禮，諱琮，姓舒氏。家世明州奉化縣。曾祖諱惟政。祖諱卞，贈宣議郎。父諱黼，再薦於太學，試禮部，卒不偶。兄幼在家塾，聰敏秀出，作詞賦，講平經理，輩行不能企及。年二十四，與鄉薦。後連上禮部，亦不偶。淳熙十一年，以特恩射策，中甲科，敕授登仕郎。入選，授迪功郎，調處州麗水主簿。十二年，高宗聖壽八十，大赦，轉修職郎。十六年到官，僅百日寢疾而歿，享年五十有八，實紹熙改元三月二日。越六日訃至，弟瑜奔走護喪以歸。某慨念先伯父文行表後學，其就而請業，非齋遯不敢近，口授指畫，沾丐者多，獨乃齋志以歿。幸兄克肖厥德，人曰是將濟美矣，連蹇場屋，晚歲一官，未爲造物費，而勦不容施。人無所尤，天不可怨，豈不痛哉！豈不痛哉！兄學業精勤，踐行篤厚。其沈鬱不舉，益自勵，與年俱進。交無滯思，辭簡潔而意已獨到。父母終，兄弟情不忍異，閒言入耳，則厲聲叱之，故終其身，門戶如一。泣官未幾，上下交孚。其歿也，守倅僚

佐，歸賻有加，同僚典喪，事無不勉。學校諸生逮吏民，或祭於庭，或祖於道，哭泣盡哀乃去。噫！是固不可強而得也。娶董氏，生五男子：長鉉，早夭；次鉉、鑣、釭；一未名。四女子，汪知政、李元松、董大受、郭堦，其婿也。是年冬十有二月壬寅，祔於禽孝鄉先伯父墓之側。從弟修職郎、新充徽州州學教授某謹誌，李元淳書。《舒文靖公類稿》卷二。

琅琊王公墓誌

琅琊王氏，爲江左著姓。自晉丞相導，十七世有秘書丞葬明州奉化白水畧，凡今族於邑者，皆祀焉。又四世有曰融者，生處州文學仁幹，厥後尤衍。公，文學之七世孫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隱不仕。公在幼，諸父早世，伯母舒氏、母董氏俱誓守義。公嘗與從兄分財異居，已而從兄歿，伯母抱孤孫歸於母家。公慨念曰：「猶子不克侍養，咎將誰執，請合同爨焉。」方是時，常產不自給，於是菲飲膳，敝衣服，冒寒暑，忍辱含垢，與內外同甘苦以治其生^(一)，粟聚縷積，而不競于人。歲久，資十倍，乃築室侍養，事伯母如母，而尊敬有加。暨孫長，析家貲之半與之。公嘗爲親得佳城，伯母歿，即其山請分兆域以葬，終始無吝焉。淳熙己酉十有三年三月^(二)，公歿于正寢，享年七十。娶趙氏，柔善且勤勞克相，其年三月八日先公歿，享年七十有一。越三年十有一月己酉，合祔于妣氏之墓。男：士穎、士龍。女三人，皆嫁鄉人士妻。孫男：晞顏、晞甫。女二人尚幼。公伯母，

我之從姑。某自幼及長，聞姑道公戮力孝養甚備。至是，士穎請誌墓。某曰：「儉，德之共也；吝，德之賊也。人皆曰予儉而甘于自賊者鮮，克知子之父約于己，勤于家，孝于親，克恭厥德而無墮于吝，是可書也已。」故爲之誌。《舒文靖公類稿》卷二。

〔一〕「其生」至文末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此句有誤，淳熙十三年丙午，非己酉。疑「十三年」乃「十六年」之誤。

汪母鄔氏墓誌

代其子萬項作 紹熙二年十二月

有宋紹熙元年正月十有六日，先妣太孺人鄔氏歿于寢。明年十二月丙申，合祔于明州奉化縣鳴雁山先考太學學諭汪府君墓。太孺人之先，爲鄉右姓。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太孺人生長饒裕，通練勤苦，善相我先君。我先君游太學十有六年，太孺人躬提家政，禮無違者。先君無祿蚤世，太孺人訓鞠孤幼〔一〕，黽勉有無，使男有室，女有家。繕治居寢，備言燕私，而萬項輩優游膝下，不知父母之裕己。是惟罔極之恩，不肖子未有以慰厥志。幸際高宗大慶，命服在躬。方將環立兒孫，怡神燕喜，爲百歲無窮慶，而天罰之極，豈不痛哉！太孺人生三男子：長萬項，將仕郎；次萬敵、萬選。四女子：長適西浙運使進士鄔某、鄔某，皆太孺人之姪。幼適寧海進士陳祉。孫男七人，孫女三

人。孤萬項泣血謹誌。《舒文靖公類稿》卷二。

〔二〕標題至此句「太」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先君承議公壙誌

淳熙六年十二月

先君姓舒氏，諱黻，字德濟，世家明之奉化。曾祖諱文吉，祖諱惟政。考諱卞，承節郎，贈宣議郎。妣王氏，贈孺人。先君自幼力學於伯氏諱黼，文行重於鄉。以七十上禮部，對策入等，授右迪功郎，贛州贛縣西尉。任滿，循從事郎，監行在贍軍激賞東庫，再監潭州南嶽廟。致仕，轉通直郎。淳熙己亥七月初三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四。以其年十有二月甲申朔，合葬於金溪鄉永豐里廣教畝。妣孺人李氏之域。七子：曰琬，鄉貢進士；曰琰、曰球、曰琳、曰琥，國學進士；曰璘，迪功郎、信州州學教授；曰琪。孫男二十三人：某某，一未名。球、琥及銳先卒〔二〕。女孫十一人：長歸李元琪，次適張南玘，餘未行。曾孫男一人。先君忠厚誠篤，敦行孝弟，尚論古人，必以檢身，夷考載籍，務明治道。聲色貨利不入於心，故處家庭，在鄉黨，守官涖民，咸有典則可紀述。興國軍教授、臨川陸先生九齡嘗謂人曰：「舒君溫恭足以儆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倍之心。」聞者以爲篤論。某等欲請銘於陸君，迫於窀穸未克就，其行實則有友人揚州州學沈煥爲狀。某泣血紀歲月納諸壙。迪功

郎、廬州舒城縣尉李過庭書諱。《舒文靖公類稿》卷二。

〔二〕據前所述，墓主舒黻七子，無有名「銳」者。舒銳蓋爲其孫，見後《舒子春墓誌》。

袁輔德基誌〔二〕 紹熙四年八月

明州奉化袁氏，族大而夥，不知其幾世。宣州助教諱景琳，始以財雄爲鄉長者。助教君之幼子諱良佐，字輔德，未冠而孤，從諸兄事母董，恭順戮力，不敢有先，如是者三十年，終其身如一日。天資渾厚，與儕輩處，口如不能言，見有不善則爲之頓足不安，如其言之出乎理，則樂交而不厭。循本就實，絕無世俗機巧態。遣子從師，勉以學行，而不專以科舉計。居家則告之曰：「毋侵公以植私，家乃睦；毋弛勞以怠事，業乃成。」此其躬自勉者，推以爲訓焉。平生孝友，不幸連喪二兄，思念骨肉，隱痛日深，公亦再歲而逝。方寢疾，男女婚嫁，皆及時戒之，曰：「我死，毋徼薄俗，匿親喪以苟合。」病且革，予往視之，則徙榻於室之東偏，予曰：「此非正寢也。」公聞之，命亟反諸室，有頃而歿，紹熙三年六月十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汪氏。子男八人：曰邦杰、曰邦玉、曰邦度、曰邦孚，爲季兄後曰邦紀，爲伯兄廬州司戶後曰邦正，餘未名。女一，許嫁舒鉦，某之子也。孫女一人。明年八月庚申，葬於邑之連山鄉城西畧先夫人墓之右。前期，諸孤請墓誌，予竊歎曰：「大樸既散，

知僞日滋。質厚如公，雖文不足以自發，而良知良能，著於日用者如此，是真近本者矣哉！」乃不辭而書。修職郎、充徽州州學教授舒璘述。《舒文靖公類稿》卷二。

〔二〕輔德：四庫本作「德輔」。下同。

舒子春墓誌

淳熙九年十一月

予兄弟遊學四方，受師友開悟，歸於鄉人士共學。伯兄之第三子銳，氣稟醇厚，感發之機特敏。讀古人書，善自涵蓄。其屬文攄發胸臆，雅健舒暢。事大父母竭力，承志無違。躬家務不辭勞，雖至繁劇，經畫有叙；事畢，燕坐讀書。平居簡重，言不妄出。與之處者，潛格其非。人或有所爭，則拱默而俟少定，徐以言開之，靡不降心以聽。惟其克踐所學，儕輩期爲遠器。不幸年二十有六而終。疾病，予與兄弟輩坐其側，且泛論生死之常。忽醒然，曰：「形骸既累人。」神色俱還，若有生意。已乃默而逝，實淳熙五年閏六月十有一日。嗚呼哀哉，命也夫！銳，舒姓，字子春，明州奉化人。曾祖諱卞，贈宣議郎；祖諱黻，通直郎致仕；父名琬，再上禮部。母張氏。將葬，父母哭曰：「是子冠不及婚，百歲後孰識其墓耶？」異日，當窆於吾夫婦之左。」姑殯焉。越四年，得地於邑之連山鄉廣溪渡畧。十有一月庚寅，乃葬。季父某爲之誌，屬其表叔李元淳書焉。《舒文靖公類稿》卷二。

迪功郎汪公墓誌銘

淳熙十年三月

汪氏之先，自歛徙明之奉化，家世豐。其後有湜者，倜儻好施，晚學釋氏，野服山樊，時號汪長老。今山中猶能誦說其事。長老生元之，之生康世，世生高州助教邦式。助教兄弟三人，諶於友愛，居同財，葬同壠，題其家舍曰「歡同」，取陸士衡詩「三荆歡同株」之義。公，助教君之子也，諱汝賢，字季顏。紹興末，輸財佐軍，補右迪功郎，尉衢之西安。吏爲公資進易之。邑有朝貴，勢敝民山，顧誣盜薪，吏縮頸不敢決。公直之，執其隸杖之於州，吏駭服。斯人俄領漕計，將逞憾，羅織無所得，乃攬摭細故，符郡掊公。郡將詹事周公操雅相知，置符不報。已而，吏郎王公悅繼之，廉得其狀，遣郡博士劉公敦謂公曰：「某在毋恐。事不白，吾寧卧家，不黨使者枉小官。」漕不能罪。尋丁助教憂。免喪，爲常州錄事參軍。盡心讞議，惟恐有冤。榷茶之法，園戶私鬻其罪杖，若商人則加等。陽羨茶商挾券而糴，以私犯法滋衆。公請之郡，曰：「律設大法耳，苟盡之則商旅不行而榷貨壅，非公家利也。願請少寬商人，以園戶罪罪之。」任滿，擬差監臨安府都稅院。未銓量，丁太孺人陳氏憂。葬有日，疽發於背，力疾拜賓，走邱壟治窆事及引，哀容黧黑，弔者駭之。反哭，浹旬而終，淳熙七年十有一月己未也，享年五十有六。娶張氏。男子二：曰伋、曰份。女子三：長適里士袁良佐，仲歸於某，季在室。孫男女各二。公資稟溫厚，恥言人過，喜怒不妄發。承藉前人遺業，約己

安分，而用益饒。其養貧族，歸孤女，修輿梁，病者予藥，死者不能斂予棺，皆發於誠實，可爲子孫法。若夫儲粟以賑饑，廣家塾以教鄉之子弟，此公之素志，未克施而下世矣。是歲饑，伋捐萬斛食饑。有司以名上，贊書褒嘉，特授迪功郎。荐饑，伋出萬緡糴穀賑施，且將築館延師，以紹公志云。嗚呼！積而能散，散而不失其所者誰歟？有志不克施，有子而不承厥志，君子以是知汪氏之澤未斬也。既祥，卜地於縣之連山鄉廣渡畧。葬以十年三月之甲申。璘論撰公之世出行實遺諸孤，俾乞銘於立朝之君子。伋泣拜曰：「知先人莫如子。若幸終惠，沒世不忘矣。」乃感慨而銘：

天之美利，匪私於人。勿專勿壅，何用不仁。溫溫君子，積而能散。我謀斯臧，厥子肯幹。百爾來止，毋替前徽。天道無親，栽者培之。《舒文靖公類稿》卷二。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七。（以上

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五四

李舜臣一

李舜臣，字子思，號隆山，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登乾道二年進士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歷成都府學教授。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遷宗正寺主簿。卒。後以其子道傳位至宰輔，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舜臣通古今，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末，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長於《易》學，著有《易本傳》三十三卷及《易解》、《四書辨證》、《文集》、《家塾編次論語》、《鏤玉餘功錄》等，皆佚，唯《江東十鑑》存。《宋史》卷四〇四有傳。

賀人發舉啓

伏審妙膺里選，榮中賢科，于鄉有光，在道增貴，伏惟慶慰。國家復古于三代之後，造士以六經之純，號令僅及于期年，學校必興于四海。宜得成才之彥，用彰樂育之能。果有譽髦，來入英彀。伏以某人行純而懿，學博以文。筆陣掃乎千軍，書帙破乎萬卷。玉韞於櫝，久懷善價之求；鳶飛至天，

果預作新之慶。某繆緣隨牒，叨此備員。心迷吏牘之煩，望絕儒林之盛。豈圖推致，尚辱顧存，賜書以先，爲禮甚寵。漸離技癢，竊自負于知音；李廣數奇，敢復論于故將。第荷謙冲之旨，不忘感慰之懷。《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

賀秦太師正啓

銅儀肇序，道已泰于三陽；玉曆明時，祥必開于五始。仁賢所履，戢穀攸同。恭惟太師一德享天，孤忠許國。躋斯民於仁壽之域，措當世於泰和之期。盛德大業而上際下蟠，偉績豐功而輝今騰古。乾坤整頓，已臻晏粲之休；宗社監觀，應享龐淳之慶。當兩儀之交泰，宜百祿之是適。某自顧鈍頑，久居塊圯。欣逢穀旦，尚小壘之是拘；阻奉椒觴，望崇墀而莫及。其爲欣抃，實倍等倫。《五百家

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

賀秦少保生日啓

柔風淡蕩，景遲化日之長；佳氣鬱葱，兆應元精之瑞。門庭萃慶，朝野交歡。恭惟某官金玉天資，棟梁國器。灑落風塵表物，飄逸神仙中人。清世英髦，千萬人而傑出；黑頭台輔，五百歲而間

生。不唯吾道之主盟，抑亦生人之司命。逢時而泰，與物爲春。勲德兼隆，宗廟與同休戚；精忠昭格，神明所共扶持。某罪戾孤蹤，依棲洪造。溯風慕義，欣逢弧矢之辰；滌硯薰毫，虔奉椿松之祝。其爲欣頌，罔既敷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七。

起居鄰倅啓

結好鄰邦，幸及餘波之潤；被官半刺，阻陪揮塵之談。月吉薦更，郵音稍闕。逖惟副貳之暇，動協神明之休。恭惟某官德宇澄深，聲猷聳邁，游刃久當于煩劇，宅心自處于高明。某濫以散才，謬當別乘。鄉閭已熟于風化，治境又託于芘庥。仰德實勞，馳心孔疚。方應鍾之在候，宜吉履之順時，伏願上爲廟朝，精調寢餼。《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

周瑜赤壁之鑑

臣聞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爲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以陰賊險狠之資，潛移漢鼎。義師之定於江東者，操所不便，將遂并吞之。荊州之役，長驅數十萬之衆，飄忽奮迅而下江陵，目下已無吳越矣。尚賴江東諸將，忠憤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并力，藐其巍巍而疾攻

之，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褫魄，顛沛瀕死，義師之氣，遂大振於東南。六朝舉江左以圖中原，此爲第一機會。江東君相，倘能乘此之銳，蹙彼之困，命一二驍將間道銜枚，以要其歸路，而周瑜等輩繼以大將躡之，則彼衆可以盡得，而操可生虜，惜乎孫、劉之不知出此也。曹操既遁，荆楚既平，其意以爲虎豹豺狼之屬既已驅而出諸境，不啻便足。於是關羽、周瑜雜處南郡，而劉豫州亦遂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荊州，而縱曹操於河南，則是曹操以荊州爲餌而漁天下也。嗚呼！以一荊州而繫三雄，遽至於頓輿息轡，而倒戈自攻，此何爲也哉？至此然後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土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且荊州之地，吳蜀之衝也。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衆以嚮宛洛，則足以撞敵人之胸臆，孫、劉於此從而爭之固也。然愚竊以謂孫、劉之爭荊州、當爭之於赤壁未勝之前，而不當爭之於赤壁既勝之後。何則？江東之師，聯鑣並轡，才過襄鄧，則荊州已爲筌蹄矣。奈何周瑜、呂蒙之徒，眷眷於此，自赤壁既勝之後，且戰且攻，至荊州而遽止，終不肯越荆襄一步，以嚮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之間，以一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於度外。逮夫襄陽之役、關羽方入於樊城，而呂蒙搖櫓之聲已傳於江陵。關羽才死於樊城，而先主七十餘屯已出於白帝。兵連禍結，又復三年。是時操死丕立，中原之釁，正當可乘，而吳蜀方自以干戈相向，梁寓、趙咨之徒奉吳之聘以講於魏者，蓋無虛日。至于辛毗任子之請，辭之不可，然後白帝之聘始通，而合二長以兼天下之說始用。吁，已晚矣！故吳自濡須、中洲之役而下，凡八攻魏；蜀自祁山、天水之役而下，亦凡八攻魏。其間如吳克石

亭則蜀圍陳倉，蜀出武功則吳向合肥，謀不爲不同，力不爲不并。然是時魏居中原，根本已植，位號已定，其釁之隙可乘，無復如曩時矣。間有攻一城，取一邑，麀兵相敝，僅能克之，往往得不償失，空自疲薻，其計失也甚矣。向使赤壁既勝之後，移爭荊州之心以爭天下，因操之敗，窮兵逐之，使河洛之妖氛頓息，而漢之日月重光，則當塗氏之子孫，安得有如今日之陸梁也哉？惟其器褊而量狹，志小而謀疏，知有荊州而不知有天下，故赤壁之役，有大機會，可以混一四方，而遽失之。以此而觀，則周瑜等輩逐曹操於華容，而使之歸於許洛者，乃所以除地於荊州，以待孫、劉之爭耳，可不爲之長太息哉！雖然，漢自建安之末，吳自爲吳，蜀自爲蜀，固不可強連雞之棲以圖中原，其取荊州之地而中分之，尚無足多責，而東吳之君臣，英才有餘，而立志不廣，則深可責也。觀吳自破虜以來，立國於江東者，蓋亦數世，吳之君臣至望畫江而守之，初未嘗有志於中原，故魯肅首陳鼎足江東之計，止欲包有荊楚；而呂蒙間陳規取關羽之計，亦欲全據長江。其謀取荊州則久之，而其進圖天下之計則未之前聞也。朱宣嘗因石亭之勝，請進取壽春，以窺許洛，而吳王弗用。商禮嘗因魏氏之喪，請西命益州，以共圖大舉，而吳王又弗之省。五十餘年之間，命將出師，攻城略地，東不過合肥，北不踰襄陽。抑嘗征陽夏，圍新城，攻六安，然陽夏之役，荀禹乘山舉火，則遽退；新城之役，魏明帝親至壽春，則又退；六安之役，司馬仲達引軍救樊，則又退。其輕出遊兵，姑欲抄掠緣江之一城一鎮而已，非真一舉而取中原者也。其棄蜀而講和于魏，取荊州而全據長江者，亦吳之君臣胸懷本取云爾，可勝惜哉！善用江東者，前監東吳之陋，而勉圖混一之功，庶幾車書混同之效，發軔於東南，以振江東之

氣，則天下幸甚。《江東十鑑》，清抄杜藕山房十種本。

祖逖譙城之鑑

臣聞晉都金陵，非吳比也。元帝以帝王之子孫，自琅邪藩邸而來江東，荀藩等推爲盟主而翼戴之。其位號既正，而石勒以夷狄之奴隸，污蔑中原，其醜其惡，十倍于曹操。江東臣子奉帝子之義兵，而以順攻逆，宜乎其易與也。然石勒乃五胡之魁猾，而附之以石季龍之驍暴，東郡之戰，死者十餘萬人，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獨惟范陽祖逖，捕蛟不敢少遺餘力。譙城之役，大破勒軍，蹴勒于黃河之外，使之勢窮情屈，而講和之書送至于豫州之麾下，氈裘之氣蓋索然矣。當此之時，因其解馳怠縱之隙，而推鋒越河，以掃除其遺類，豈不快哉！夫晉之君臣，其廟謨廷議，殊拂人意。逖才一勝，未及再舉，而劉隗之謀遂起于中，致使戴若思仗節以臨之。以逖之慷慨英發，勇于進取，而乃受若思之節度，甘于羈制，竟以憤死，則是石勒未嘗損一金，而反間已行于殿陛之間。如劉隗者，乃公遣若思而假其手，以爲石勒之刺客也。措置之謬，一至于此！曾謂江東宰相有如王導，而無一言以救其失歟？請移劉隗之罪以罪王導。且夷狄之入中原，前晉者未嘗有也。自劉、石唱亂，蹂踐諸華，中原之父兄子弟望而驚逃，中原之州郡牧守聞而扼腕，莫不欲折其脊而齏粉之，以快其憤。而孽胡之暴，卒未能得其便。譙城之戰，幸而勝之，是時元帝即位之初年也。天下之所觀望，人心之所激昂，正在今

日。導爲江東宰相，固宜乘此機會，力請大駕，起江南侍衛之師，而席勝渡江，出壽春，向譙城，以爲祖逖後距，則逖之聲勢益振，而義師之盛氣自倍，繼而聲逖之勝，以激四方勤王之師。以一檄移山東，使曹嶷、慕容廆之徒自青、兗至；以一檄移關西，使張軌、司保之徒自秦、涼至；以一檄移河之東北，使劉琨、郭默之徒自并、冀至。四方豪傑知帝之龍旂鸞輅近向河南，必將雲合響應，會于輦下，以助逖之進，掃除胡羯而修復舊都，當自譙城之勝始。惜乎以導之相晉，其謀謨才略號爲江左夷吾，而夷吾之相齊，至于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導不能勇爲之。當元帝即位之初，四方征鎮環起而望之，不幸中原割據，道路梗塞，一聞舊君之子，因義師之勝，進幸中原，則其爲響應，與齊桓公之時，何啻十倍？豈意導之相晉，曾莫通爲之。當逖既勝之後，勒之勢窮情屈，正自可乘，而導終不能勉奉親征之駕，出建康以向譙城，徒欲今日檄四方以討石勒，明日檄諸鎮以會河南。河南之城，晉之陵寢在焉，晉之子孫且不勇往，而但以空言號召天下之師，四方征鎮誰復至者？致使逖之在河南，犄角無助，獨以一身搏戰于雍丘之前，而又輕從劉隗，俾之引澆薄無功之人以沮軋之，此何爲者邪？逖存而河南存，逖亡而河南亡，晉人之所以沮逖者，乃所以棄河南也。故逖死未幾，而石勒之兵俄遂寇河南，圍譙城，置王陽于豫州，驅祖約于壽春。已而郗鑑以鄒山之軍退保于合肥，卞郭以下邳之軍退保于盱眙，劉遐以彭城之軍退保于泗口。逖之一死，虜難益熾，猶之決一世之金，以縱逆河之暴于洙泗之間，非但河南之地，無以堅凝，而兩淮保障亦因以動搖。勒之慄悍，因得以再窺江東門戶于一重之外，而終元帝之世，竟爲不討之讎。蓋以其即位之初，有可乘之會而不乘故也。夫人君即位之初，

實足以聳動天下之心，而河南之捷，又足以大鼓義師之氣。席勝除殘，正在此舉，而晉人甘自棄之。彼劉隗不足責，則非導之責而誰責歟？抑嘗論之，元帝之渡江，實王導本謀，而導之所營則建康而已，吞沙之寇，滔天之讎，屏之江外，若無預吾事者。方勒之南寇襄陽，軍中大疫，死者大半，其疲弊可乘矣，而導不乘；已而退屯葛陂，天降淫雨，三月不止，其饑困可襲也，而導不襲；張賓謂其欣于敵去，必不以奇兵掎擊，蓋足以窺見導之肺腑矣。然尚有可諉者，是時虜人方且奄至江外，勝負未交，長驅席卷，勢亦有所未便。乃若逖之于河南則不然，設奇制勝，敵勢已挫，而勒方且退保襄邑，致書通好，而欲遂講和，其窘蓋可知矣。大合勤王之師，以乘其敗怯之餘，此固可以爲萬全之舉，而導亦未嘗少主其議，何邪？意者導之相晉，專務姑息，才得江東，帖然無事，以延歲月，便足自慰。藩維之在江外者，但欲羈縻而已，非真能翼戴人主，合諸侯而一天下者。觀其平日行事之迹，如王敦殺周顗而導不能救，庾亮召蘇峻而導不能止，卞郭不赴國難而導不能戮，郭默輒害劉嗣而導不能問，一時諸將如賈寧等輩多不奉法，而導終不能懲。以此觀之，則導之爲人，蓋偷安苟且，徒欲每事姑息，以全其金陵建國之功，而初不知外合諸侯、內興王師，以爲恢復中原之計。此劉隗之徒所以得行其說，而使祖逖幾成欲就之功遽爾中輟，可不爲之痛哭流涕也哉！嗚呼！閩外之謀、與朝論不協，則有爲之功，動多破缺，由古以來，每每如此。而譙城之勝，尤爲可惜者，蓋以元帝即位之初，天下有可合之勢，而甘自棄之故也。乃今真人撫于東南，九州四海皆所屬心焉。冠劍大臣密贊廟謨者，宜視此爲鑑，以進江東既勝之師，以慰天下蒼生之望。《江東十鑑》。

褚裒彭城之鑑

臣聞夷狄之不可以久居中原也尚矣。方石虎强盛之時，自以爲非天摧地陷，則子子孫孫永無後憂，蓋謂江東不足慮，而中原未必有變也。一旦爭奪之禍起于諸子，石韜之血未乾，而張豺之謀已啓，石世、石遵、石鑑之徒，未踰一年而互相殺奪。自元海以來，夷狄之內自相殘，未有甚如此時者也。褚裒乘此之釁，舉兵北伐，而倒戈以迎王師，襁負以降軍門者，日以千計。朝野之士，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裒之此舉，固已有混一華夷氣象。使其席勝長驅，有進無退，則氈裘之生聚，自此無遺種矣。奈何裒之初出，非自中指，師行而朝議不許，師進而佐兵不繼。出未踰時，而遽以王龕之敗，召元帥以班師，使之南轅返旆，還入京口。當此之時，非惟山東、河南之失望，而河北二十萬之遺黎已渡河而無所依附，悉入于苻健等輩垂涎之口。江東君臣，其□兵縱敵之禍，可勝言哉！嗚呼！晉人之縱敵，蓋非一矣。石氏自遵、鑑而下，一門昆季既已內自相殘，而冉閔、石祗之徒方且更相伺隙，未知所以息肩之日。一時英雄，各懷去就而莫適爲主。數年之間，相繼款附者不絕如綫。苻洪以冉閔之故，遣使請降；而苻健以麻秋之禍，則又稱爵以聽王命；姚弋仲以石祗之夭，稽首來歸；而姚襄以弋仲之死，則又單騎以至壽春；冉閔以石鑑之誅，臨江告晉；而冉智以慕容儁之禍，則又奉璽以求兵助。此輩狼子野心，詭詐百出，其來致款附者，雖非皆出于誠，然而亦必內有變故，然後肯爲此舉。

使江東君臣真以恢復中原爲志，因其獻款之際，或屈而臣之，成從而蹙之，則夷狄之禍必不至蔓延于天下。豈意一時之人，志懦才弱，不足以堪此事。王龕稍敗，而褚裒之軍俄已召歸，繼此之後，不復再出。中原豪傑，一切縱之而不問，其亦何心哉？且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人不可以噎而廢食，將不可以一挫而班師，是以李廣前鋒之失利，不足以寢衛青伐敵之兵；高霞寓偏師之少却，不足以沮裴度討蔡之志。而況裒之時，虜勢極衰，人心極順。三勝一失，何足損威？縱使當時君臣謂裒非長慮，謂裒爲不武，則天下獨無人乎？不過別選賢將，從而代之。如鄧禹關中之敗，代以馮異，而終破赤眉，郭子儀滏水之敗，代以李光弼，而終破安慶緒可也，而何至召元師而班全師？彭城之役，即已坐失機會，而乃今年以燕師之號命慕容儁，明年以信都、襄國之號命苻洪及其子健，又明年以高陵、太原之號命姚弋仲及其子襄。客主初不相通，而心志初不相依，但惟以方州遙授，以虛爵羈縻，此曹窋于變故，應既受命，而封豕長蛇之性自若也。故款附未幾，而旋又背去。苻健則自枋頭以入關，慕容儁則自幽州以入冀，姚襄則自潁昌以入洛。前日之稽首請降而願受封爵者，今復起而爲勍敵于關河許洛之間。中原之鹿，奔逸四散，固已分逐于群雄之手，而晉人方且弛然安卧，若不知覺，豈東晉之人才立江東之廟社，而遽忘中原之陵寢乎？嗚呼！粵自永嘉之亂，晉遷江左，其立國于金陵者，姑寓云耳。綿歷數世之後，而在朝已無中原舊臣，後生晚出，稔于聞見，遂以爲晉之廟社實在江東，爲晉之計者，止當限長江而謹守，不當越長江以僥幸。一有議及北征，則爭相沮抑。是以石勒之死也，庾亮嘗欲出田襄陽，而蔡謨難之；石虎之死也，庾翼又欲徙屯安陸，而孫綽諫之。至是裒之戒嚴，勝勢已

見，而朝議又欲沮止。雖其後殷浩之出，稍自中指，而王羲之之徒蓋未嘗少許也。庾亮、殷浩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姑置勿云。而褚裒之在彭城，凡河朔之士庶悉渡河以來歸，而關中豪傑又復背石苞以應晉，此華夷將遂混合之時也。晉之諸臣乘此之釁，自當厲兵秣馬，以與裒共驅，不然則選將益軍以壯裒後距，而一時權要如蔡司徒者，方且坐觀成敗，不肯渡一卒以飲助之，而又遂韓廬、東郭所以俱斃之論而沮毀其事。肉食者鄙，例無遠謀，其敗人意如此，爲國家者，果何賴耶？嗚呼！晉自建武以訖永和，歷世凡五，歷年凡二十有七，平時鬱鬱，常恨中原無釁；一旦獲遭，而蔡謨之徒乃多出懦語以掣褚裒之肘，遂使恢復之功俄成而壞。而後世搢紳之士，拾其遺迹而論之，尚以謨等爲謀國得策。如此，則是東晉之君俱當拱手環坐，俟河之清，而中原五世之陵寢無時而可復也。昔乎建康蘇峻之亂，溫嶠舉義兵于武昌以討之，朝士來者，皆謂峻之徒衆，驍勇無敵，今日之舉惟仗天討，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而嶠勃然變色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于是奮兵從白石壘以攻之，一舉而遂平蘇峻。使嶠當謨之時，而出數語以斥其懦，則朝臣氣稍振，而彭城之師必不至倉卒以召歸。豈意冠劍盈朝，而更相唯唯，至今使人憤抑而不平。故將舉江東以圖恢復之功者，必先闢蔡謨之說而後可。《江東十鑑》。

桓溫灞水之鑑

臣聞晉自永和以後，中原兵火之劫未艾，而氐、秦異類，紛然而割據之。苻健，氏之遺種也，而據關中；姚襄，羌之遺種也，而據河南；慕容氏，鮮卑之遺種也，而據河北。大抵江淮以北，秦隴以西，盡爲氐、秦之聚，晉之群臣相與熟視其代興，而莫敢誰何。惟桓溫以一世之豪，銳意討伐，頻年舉衆而搏戰中原，如捕蛟螭，攫虎豹，不肯少容其縱。初征苻健，而遂至灞上，灞上，即今永興之灞河也。次征姚襄，而遂至金鏞，金鏞，即今河南之洛城也。次征慕容氏，而遂至枋頭，枋頭，即今河北之衛州也。溫軍三出而三立奇功，批亢擣虛，直搏賊壘，其克敵制勝之功，抑亦壯矣！惜夫勇雖有餘，而進銳退速。其北伐之師，雖則入中原，而類皆異懦觀望而返。返自灞上，而關西則望絕；返自金鏞，而河南之望絕；返自枋頭，而河北之望絕。非惟不足以救斯民塗炭之禍，而適足堅斯民從賊之心。嘗原其所以侮，金鏞、枋頭之失，則實自灞上之役始，深可爲之痛惜也。且關西之俗，鼓義慷慨，遇真人則欣慕，聞義師則響應。故高祖入關，則爭具牛酒；光武持節，而喜見官儀；宋武西入長安，而感泣愿留；廣平王收復京師，而歡呼夾道。然風聲之所激，雖且翕然而集，而拯救之不利，則俄亦渙然而漓。故鄧禹之至馮翊，三輔益嘗爭赴矣；而禹之逡巡北引，則旋歸盆子。諸葛亮攻祁山，三郡蓋嘗遙應矣，而亮之遲疑不進，則還附曹真。當其聞風趨附而鱗集輻湊者，不可不疾乘其會而慰

安之也。方溫之至灊上也，關中之父子兄弟持牛酒以迎勞，望官軍而感泣者，無異於漢。是時苻健之在長安，僅以羸卒數千，而退保小城，其勢固已岌岌。使溫于此，因秦民悅附之心，鼓義師銳勝之氣，如子儀閱兵南州之日，以至誠而動衆，如李晟進屯渭橋之時，以忠義而感人，夫然後進旗鳴鼓，航一葦以至灊河，則苻氏之遺種，當厥角稽首，以獻降款于軍門。不然，則三秦豪傑，必將內搏苻健，而開門以納官軍矣。豈意溫不能然，當此屯軍灊上，隔長安才一水，睨視長安之樓櫓，四顧徘徊而不敢進。未幾而回轅反旆，輕徙降人三千餘口出于藍田之南，此何爲也哉！溫之所徙，其果秦中之豪傑乎？抑亦係累老弱，而歸以夸興于江東者乎？觀溫之在灊上，王猛被褐而謁之，責之以長安咫尺，不渡灊水，而三秦豪傑所以不至，則其所徙者，非豪民也。夫隴上多豪，山西出將，蓋風土使然。而先漢之世，又徙六國強族十餘萬戶于關中，是以秦之豪民日益增衆。逮至西晉之末，苻洪嘗說石虎徙關中豪傑以內實京師，而洪以都督流人之號處於枋頭，其後苻健卒因枋頭餘衆以入關。又姚弋仲亦嘗說石氏徙隴上豪強以虛秦隴之心腹，而弋仲以安西之號處於清河，其後姚萇卒因西州強族以興渭北。蓋關中豪傑雄蓋一世，以關中之豪而復攻關中，則何往而不濟？溫之所徙豈真豪也哉？王猛之在當時，極談世事，議論英發，如猛一人，蓋可敵關中豪傑十萬，而溫款接未幾，旋復謝去，卒使留佐苻堅，爲晉人心腹之患幾三十年，非惟不能籍猛以攻苻健，而又不能招猛以歸晉室，何溫之忍爲此舉也！大抵溫之北伐，初但欲以功名取時望，非果必攻必取，蕩其巢穴，而爲混一華夷之計。是以其後雖再取金墉，入枋頭，而旋即班師，中原之地，若不能一朝居者。其視灊上之役，同爲一律。觀其

洛陽之役，王述謂溫初無事實，徒欲以虛勢威朝廷，而溫之議果寢。枋頭之役，郗超謂乃今盛夏之際，可以徑造鄴城，而溫牽引日月，竟不能決，則其行兵用師之意蓋可見矣。其所以威褻而不張，兵退而無作，其兆于灞上之役乎。雖然，溫之豪悍，真可以答箠羌夷，掃除醜類，而中原三入，皆不克有終，溫豈固樂爲此哉？嘗試循其迹而逆觀之，則所以疑溫之心，而啓溫之縱者，當時君相不爲無失也。且溫之跳梁暴橫，固一世之老姦，而果敢激烈，亦一時之豪傑，籠絡駕馭，如漢祖之所以待韓彭者，則其智力當爲國用，不然，則屏之斥之，勿使之容易弄兵可也。而晉朝諸公則不然。會稽道子之徒，顧以溫有征蜀之功，疑而不用，溫之衆才達武昌，而遽以騶虞幡住之，攘戎之手，羈制于荆襄之間，而乃以殷浩之晚才，進當征討之任。逮夫桑洛之敗，溫始拜表輒出，而朝廷止之不能，溫于是有輕朝廷，而無必取中原之志。其師之迭出，姑欲輝戈耀甲，間立奇功，以服時望而要九錫耳。夫以溫之才力，朝廷不能用之，而乃使溫用朝廷，舉十萬之師，出入往來，一任其所爲，而成敗進退，未嘗一問，卒使英雄果敢之氣，變而爲跳梁跋扈之禍。當時無政，一至如此！其所以不能盡復中原者，豈獨用兵之罪哉？實當時君臣有以啓之耳。而或者乃以爲吳兵輕果，利于速戰，曠日相持，則其銳氣自挫，故桓溫用之以征中原，雖暫能于前，而旋復失利於後，其厚誣江東也甚矣。茲故極論其所以成敗之迹，而爲江東一洗之。《江東十鑑》。

謝玄淝水之鑑

臣聞天意之不祐夷狄，甚昭然也。苻堅養兵于秦中者幾三十年，一旦驅之南下，欲以并吞吳會；歲星所在，輒冒而攻之，雖苻融、石越爭以「晉室無釁，天命未改」爲言，而堅哆然莫之恤。賊雖無强天厚地之勢，何其毒之至此，以起金行之緒于江東乎！觀其百萬之師，直壓吳境，顧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而謝玄、牢之才可以鐵騎蹂殺之，志則夸矣。然淝水之北岸，兵始一交，而苻融之首已即就擒，繼而苻堅挾傷虧之翼以潛遁；而全師潰散，相與枕籍于淝水之中，吳江之流不斷，而淝水之流則斷。當此之時，八公山上，一草一木皆爲人形，而淮、淝以北，風聲鶴唳，皆晉師喧呼驅逐之聲也。淝上之捷，庸可以歸之謝玄等輩之英銳，而草木風聲之異，亦豈玄等所能爲哉？觀此，則知苻融之一麾，朱序之一喝，皆造物陰有以啓之。天之祚晉而不祐夷狄，蓋如是其昭然也，晉之君臣所以勅天之命而驅除夷狄者當如何邪？且堅之遁自淮、淝也，歸未及關而慕容垂叛之，既及關而慕容冲叛之，一時英雄迭起，而爲肘腋之禍。天之所以厭堅父子，不但淮、淝之一敗也。晉之君臣，嘗試睥睨一世，此乾坤何等時邪？挽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腥穢，其不在茲時乎？謝安乘此之釁，出廣陵以指授，而謝玄受安之命，進彭城以經略，于是分遣諸將，以收復舊封。渦、潁既定，而三魏復降，東至于鄆城、廣固，北至于碭碣、滑臺，王師所至，旋即破滅，茲又可以卜天心之喜也。然晉師之所經行，類

皆苻氏之所不守者，而堅在關中則不進討，丕在鄴中則不力攻。方丕之與慕容垂相抗也，丕軍糧竭，進退路窮，而慕容垂亦以歲饑衆潰，退保中山；堅之與慕容冲相持也，關中大饑，坐而受窘，而冲亦以銳鋒屢挫，智力欲憊。此兩虎皆斃，而一刺可以兩得之時也。使安于此命謝玄起彭城之軍，而率劉牢之、劉龔等，因黎陽之勝，以擣鄴中；命朱序起洛陽之軍，而率桓、石、虔、滕、恬之等，入涵、潼之關，以攻陝右，則一舉而關之西、河之北，悉皆歸晉之版圖，而奉晉之正朔矣。奈何徘徊于兗、豫之間，竟不能過關踰鄴，以圖混一，而乃今日運米于枋頭以濟苻丕之饑，明日率軍于關陝以爲苻堅之助。夫淝水之師，百萬并進，此其志欲何爲？幸而天敗，糧盡力屈，不奮力以勦除之，而尚可爲之助也邪？盛德之事，固不應于請講也。而謝安父子乃舉國之大讎以付相忘之域，致使西羌、鮮卑之種反徐起而攻之。南渡之旗未卷，而鮮卑之祀已復；項城之壘猶在，而西羌之業已成。晉兵彷徨久之，竟無以措其手足，而甘自引歸，淮、淝、壽陽之鎮各還其本來面目，而無所增損。則是淮淝之戰，端爲西羌、鮮卑驅除烏雀也。自今觀之，其一破百萬，非所以爲晉人賀，而乃所以爲鮮卑、西羌之賀，不亦深可憐哉！說者以爲是役之無成，乃會稽道子姦諂擅權，而不恤國事，故託之征役既久，以召王師之歸，而不知量宜旋旆，解甲息徒，則亦安之本志也。觀安之受命出征，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往往形之言色。此豈銳于驅除，而身膽碎裂，無所顧惜之人哉？大抵安之出相江左，鎮靜之謀多，而經畫之謀不多；撫綏之功勝，而征伐之功不勝。觀謝玄之請問籌略而安了無所言，桓冲之請益兵卒，而安一無所授，徒欲外示閒暇，以僥幸大敵之不我攻而已，非以爲滅敵之計也。故淮淝之役，雖天啓興

運，賊徒清散，而安乃彷徨中原，坐觀鮮卑、西羌之成敗，竟以無攻失律而班師。曾謂謝安之復晉，乃不如慕容垂之復燕也歟！觀垂之在秦，以失國之讎，噬臍悔恨，求欲以奇禍中之而未能也，一旦苻堅起南伐之志，舉國以爲不可，而垂力贊其行，蓋欲伺堅之敗而乘其釁也。及淝水之戰，百萬之師悉皆潰散，而垂一軍獨全，蓋欲幸堅之來而徐圖之也。唐太宗謂堅之入垂軍爲中垂之計，先定于中者如此，豈意安之于晉當未戰之初，曾無先定之規，而既戰之後，了無善後之計也。欲充類盡義而言之，則謝安之清談廢物，即王衍之流。使衍不敗，當作謝安，而安之成敗未白，差勝王衍一二而已。《江

東十鑑》。

全宋文卷五八五五

李舜臣 二

劉裕關中之鑑

臣聞晉之人才，大率多浮脆，其間氣力雄渾，足以扛龍文萬斛之重者，惟一劉裕而已。觀其崛起漁樵之間，一時英雄皆以草澤英雄目之，而裕亦自恃其才力，直欲一傾溟渤，以洗乾坤。初以舟師浮海，徑入大峴，而青、齊、海岱之地，一日清汎，然後料兵向西，一舉關中，銳師驍將，三道并進。檀道濟則自淮以向洛，沈林子則自汴以入河，王鎮惡則自河以浮渭，設奇料敵，智勇俱奮。已而檀道濟自蒲坂以會王鎮惡于潼關，沈林子越秦嶺以會沈田子于藍田；而王鎮惡自渭河，則又舉衣糧舡筏，順流東下，而躬率士卒登岸以攻城。龍驤一軍，才抵長安北門，而姚弋父子面縛請降，遂使百年之寇迄至滅滅，而關中父老，垂泣以賀官軍，自有江東以來，蓋未嘗有此捷也。故嘗以爲赤壁之後，江東之師勝中原矣，而未能入中原；淝水之役入中原矣，而未能取中原。乃若裕之此行，則關中金城千里

之地，指撝而取，如探囊中物，了無留難者。江東之師固不負裕，而裕鼓江東之氣以取天下，亦無負于江東。出江東以入中原，使夫關河有主，而赫連、拓跋俯首奔遁，此千載一至之機，正當力投其隙而勇爲之。裕之所以終用江東者，固應如此也。奈何關中之地，粗能頓輿息駕，稅休于日昃之頃，而初未及冀除排闥，以定民志。而劉穆之死于江東，裕乃捲旗旋旆，奔走東歸，顧以乳臭小兒爲三秦之主，卒使鎮惡、田子內自相圖，以啓赫連之入，則是裕徒知以身固江東，而不知以身固關西者，乃所以蔽江東也。除殘撥亂，功力如此，而不知所以堅凝之術，可不爲之痛哭流涕也哉！且關中之地，天下之上游也，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滑濁河之固，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萬一燕代之寇踰河而南，薄江淮，則下兵于函潼，自能突出其背而搯其吭。故重兵宿于關中者，江東之地非所患也。乃今四關之險一旦還歸版籍，再爲晉有，自當定爲帝車天蹕之所，以幹旋天下，則江東之地，固關中右臂之所可救，而何至舍關中以防江東者哉？嘗試爲裕畫策，裕之此行，一時驍將悉頓麾下，檀道濟以襄邑之勝聲振河北，而魏人憚之，固可使之屯于蒲坂，以備拓跋；王鎮惡以王猛之孫，關西之人素所信服，固可使之屯于北地，以備赫連；而沈林子、田子，與夫毛德祖、傅洪之徒，又皆一時勳望之人也，或置之虎牢以護河南，或置之彭城以護山東，或置之南陽以護荆襄，或置之睢陽以護江淮，使之如臂指相連，手足相應，則江東雖邈在萬里之外，而卒然有急，可以相援。劉穆之雖死于江東，而一時機謀如謝晦者，猶可以順流西下，以代穆之之任，固不必舍關中之天險，而躬自奔走以歸江南也。使裕知此，分置諸將以護四隅，而以身駐關中以爲諸軍重。且息徒養士，運糧積穀，南運

江淮之資，自襄陽，歷上津，抵扶風；如時勢西引巴蜀之粟，自漢中，出陳倉，入櫟陽；如漢高祖入關故事，連吳蜀，接資附三秦以壯軍容。夫然後首起關輔蜀漢之師，而督王鎮惡以取赫連，次取司、豫、青、齊之甲，而附檀道濟，以攻拓跋，則六合車書，百蠻冠帶，而江左興王之地，當鎮壓于天下，亦何必身歸江東，而後可以爲江東之重也哉！或曰：「裕之起于草萊，首誅靈寶，以清全吳，繼而殄廬循于廣南，擒譙縱于巴蜀，則江東之地，首蜀漢而尾淮南，上下江流，不斷如帶。而江之外，又得關之西，以至于山之東，煙火亭障，彌望萬里，固當渡江而北，駐蹕中原，以爲江東之外護。然晉自南渡以來，植江東之本甚固，非如關中新造之邦，逼于魏夏，而其勢岌岌。此裕所以因穆之之死，而委關西于諸將，以歸守江東，其計得矣。」是不然。裕之爲人，才力有餘而謀謨不足。其兼山東，舉關中，皆以全軍致死地以取勝，非有經略天下之規謨素定于胸中者，其必歸江東，則亦裕之本志云耳。觀裕之泝河而上，魏之君臣，皆謂其勁躁之性，必不顧後患，而赫連勃勃亦以爲裕之既克，利在速返。則裕之無意於守關者，敵人皆先見之。雖非穆之之死，而裕必不能久留于關中者，蓋可以預卜也。不然，三秦形勝之地，帶連山東，而益之以吳蜀之饒，自足以制夏魏之死命，亦何畏于相逼乎？昔唐之高祖起自太原，而進攻關中，兵才入關，而劉武周舉兵以攻太原，諸將業業，皆謀還救本根，獨太宗以爲不然。破宋老生，擒薛仁果，既平關中，定爲帝都，然後一舉而破劉武周，而竇建德、王世充之徒，拱手于函潼之外而莫之發。而況裕之入關，九州之地已據其七八，比之唐高祖之初，何啻十倍，而拓跋、赫連何敢輒動！惜其胸懷本趣止在江東，而一時諸將又非過人之識，以起其

意。當其既勝之後，裕亦嘗建爲遷都洛陽之說，而王仲德獨謂當以建業爲王基，不可驟議遷徙。于是奔走東歸，竟不能守。使當是時而有如張良者，是婁敬之策，以回高祖之西駕；有如郭子儀者，辟程元振之論，以止代宗之東遷，則關中之地，固可冀除排辟，以爲帝王萬世之業，而必不至委棄以幸敵人。可勝惜哉！可勝嘆哉！嗚呼！江東之勢，龍盤虎據，興王之地也。用江東以取關中者固有餘，而留江東以守關中者則不足。蓋東西萬里之遠不相接，所謂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者是也。然則乘時遇勝，迤邐進幸于吳蜀兩間，以爲東西諸將重，而關中廓清之後，即日西駕都長安，其今日恢復中原之上計乎！《江東十鑑》。

到彥之河南之鑑

臣聞宋文帝，賢君也。自初即位，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練兵蒐乘，志于必取。是時拓跋氏起自陰山而入中原，控弦百萬，威振天下，五胡之盛，莫此之若也。而文帝毅然不顧，起江東之精卒，直指河南，飄忽震蕩，疾如風雨，致使北邊諸將摧折不支，而金墉、虎牢、碭礪、滑臺悉皆斂戍相避。初不破江東一領甲，折江東一隻矢，而河南四鎮之地，還爲宋土。宋師之入中原，其鋒不可當，而勝速者如此。然以佛狸之強，馬尾所嚮，無不摧破，而獨于是役，乃拱手以付宋人，未嘗一與之較，則其國中之人，亦必有說而處此。了胡虜于目中而具見識于閫外者，于此當以長策禦之，而當時諸將曾

莫之悟。到彥之之流，方可津津然喜見眉津，略不知所以戒懼之意，則是文帝之志甚大，而諸將之計甚疎。故虜退未幾，而旋復渡津，致使金墉、虎牢，望風奔潰，而碭礪、滑臺，俄亦不守，則以其不諳北土情僞，而墮佛狸之詭計故也。嗚呼！江左六朝三百三十九年，歷君凡三十有九，其出而與中原抗衡者，非師閫之專謀，則權臣之失策，初不由朝廷之命，天子之詔也。獨惟宋文帝以賢明之資，承富有之業，斷然起并吞北虜、混一華夏之志，而一時諸將，憑藉威福之無力，乃至爲虜人之所誤，竟使文帝之志墮于渺茫之域，其亦焉用彼將也！且佛狸之強大不減苻堅，崔浩之機謀不亞王猛，其爲江東之患烈矣。一旦宋師入自淮泗，而河南四鎮之地以已復，渡河而北，亭障斥候，爲之一空。此豈其情也哉？觀崔浩欲縱使北來，徐取于秋高馬肥之際，而魏主亦欲往擊于冬寒地淨之時，則其斂戍北渡者，姑欲垂餌于大河之南，退而結網以漁之于後云耳。入河南而居之者，固不容不警也，而彥之則不然，敵在而懼，敵去而泰，自河南一勝之後，遽爲分屯列守之計。自起潼關，而尾連彭城之西，列城徑二千里，而每戍不過千人。若彥之之守河，則謂之無策可也。夫長河縈帶，守非一所，金墉、虎牢、碭礪、滑臺，皆緣河南岸面向河北，固敵人所攻之衝，不容不聚兵于此。然而敵人東從徐泗以寇江淮，西出商貌以薄鄧襄，則每每繞出其後，而河南四鎮之地，遂爲棲兵。故駐兵于四鎮之地而不動者，未必能守河南也。然則如之何也？曰：厲兵秣馬，以攻爲守，使敵人四顧而備我，而我不至倉卒以備敵。如漢祖之守關，出而與項氏搏戰于滎陽，蓋欲以其身屏蔽于函潼之外。如諸葛亮之守蜀，出而與司馬仲達對壘于渭南，蓋欲以其身外護與蜀漢之前。如此，則敵常備我之攻，而不暇攻我之守，

何憂墮其詭計也哉？奈何彥之之徒，慮不及遠，目前才去醜慮，而意外已忘黠虜。方魏人之北伐蠕蠕也，其國人皆謂宋師南侵，而舍之北去，此危道也，而彥之等獨不擣其虛。及魏人之西伐赫連也，其國人又謂宋師猶在河中，若舍之西行，則東州敗矣，而彥之等獨不知乘其隙，致使魏人雍容不迫，悉舉其國中之精兵，北伐蠕蠕、西伐赫連，以絕佛狸之後患，然後徐復渡津飲馬于河洛之間，而四鎮之地，還復聚而爲氈裘之域，可勝惜哉！嚮使彥之于既勝之後，以攻爲守，日夜申警其師，俾之北首趙而東道衝冀，西道擣鄴，以乘其西伐之虛，則爲佛狸者，會當不暇顧息，而詭計自亂，如不可殺，必趨之於陰山之北而後止，又安許其再出而蹂踐于河南四鎮之間？惜夫一時諸將懵不及此，雖王仲德舊從武帝西伐，閱天下之患義最多，獨能逆料虜之情之詐，而制勝之謀亦不及此，姑惟退自憂嘆，形之顏色，則亦與晉之蔡謨何異？故嘗以謂晉文帝有取天下之勢，而無取天下之志，宋文帝有取天下之志，而無取天下之人。此其混一之功，所以落落而難成。知此，然後知河南之役，既勝而復失者，非江南白丁輕進而退易之罪也。抑常觀北人之輕易南人，非一日矣。方武帝入關之初，魏人嘗謂縱使國家盡棄常山以南，彼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及南藩諸將表南師將入，而魏人又謂縱使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固守。至是彥之等輩不能至鄴，而魏人又謂吳人正望固河自守，無復北渡之意。其爲北人之所料審矣。是知江南諸將進不勇決，守不堅重，徒知所以取勝而不知所以持勝，故兵才一勝，業已偃然志滿意得，不復有進取之志。其形外露，敵人因得以窺之。文帝謂檀道濟再行無功者，以其養寇自藩；而到彥之失利而返者，以其中途疾動。蓋有實語也。雖然，諸將之不利，則固無所逃罪，

而帝于戒飭之際，則亦不容無失。觀其臨遣諸將，且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入之，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則諸將之所以分屯列守者，亦帝之出師每每授以成律，而其中詔有以縻之也。嗚呼！以文帝元嘉之治，獨冠江左，其讀王玄謨奏議，且有封狼居胥意，則混一之功，宜乎日月可冀，而行師之際，猶有遺恨。然則一舉而定中原者，其惟我宋乎？《江東十鑑》。

蕭衍義陽之鑑

臣聞夷狄之所以據有中原者，非其自爲之也，皆中原之人誨之。誨石勒者，張賓也；誨苻堅者，王猛也；誨魏太武者，崔浩也；誨魏孝文者，王肅也。然石勒之欲據襄漢，則張賓止之；苻堅之欲攻晉室，則王猛止之；魏太武之欲襲劉裕，則崔浩止之。夫數人者，其一時謀機，了無遺策，而于江東之固，俱不敢輕議，獨惟王肅一見孝文于鄴，首陳伐齊之計，孝文促席移景，不覺其疲，于是圖南之規轉銳，而王肅、劉昶，遂舉數十萬之衆以嚮義陽。肅蓋齊人王奐之子，而昶則江南劉宋之後也。肅之入魏，蓋爲父復讎；而昶之入魏，則爲國讎。孝文于此，既以王肅將兵，而又以劉昶益之，蓋將以助其忿，而成其必報之讎，其謀深矣。齊之群帥，疑若不足以禦其鋒者，而蕭衍揚旗一鼓，遽至于肅、昶奔遁，流血絳野，則是江東之奇才良策，固自不乏。若蕭齊者，初不必鎖長江而自守，以久拓跋氏之強。然魏兵才退，而齊人亦遂解嚴。此其故何也？蓋齊之群帥，其設奇制變者，獨蕭衍一人，

而其他如王廣之輩，例皆畏懦闇弱，不足與共摧大敵。故肅、昶巾箱中所藏之勅，亦但曰：「若得蕭衍，則江東吾有。」以此而觀，則廣之不能勝以攻魏者，爲將不武故也。且魏孝文之謀齊，非一日也。粵自邢巒一戰既歸之後，躬造河橋，親選步騎，將欲并吞江南，而定都于洛陽，一旦欲自舉兵，燕代諸將，稽顙戎馬之前，以止其行。已而因王肅之謀，然後決遷都之議。征南之師，而其國中之六宮，文武從官家屬，悉遷之于洛陽。然中國聖賢之宅，非醜夷獠子之所宜據，是以其時老酋宿將，皆不樂是遷，雖至親骨肉之間，如其子恂者，亦且苦河南之熱，而潛遁于北。則是孝文以獨夫之身，而旅寄于中國焉耳。雖則王肅、崔光從而和之，而貴戚舊臣，相與忿疾。爲孝文者，方且今日易北人之姓，明日禁北俗之語，又明日禁北俗之代還，故子恂內逆，而穆秦外叛，則其釁蓋可知矣。當此之時，輕捐數十萬金而遣一二辨士，掉舌以行反間之計，使其侯王將相內自相圖，然後厲兵秣馬，乘間而疾攻之，則一舉可以勦除，而匹馬不還于陰山之北矣。奈何齊之君臣慮不及此！獨一蕭衍，其智差可以辦事，而一時諸將畏懦不武，又莫肯共爲大舉深入之計，致使其密謀奇術，特用之于義陽一戰之間。觀其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雉脚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此奇策也。以此之策，三方犄角而出奇不意，則破賊必矣，而衍猶未敢輕用也。兩軍既接，而堅壁以拒王肅，一鼓既退，而遺書以疑劉昶。使夫二人者，猜隙已成，而後揚鞭搏勝，此則先用間而後用奇，固非王廣之輩所得而知也。夫魏人以陰山數十萬之步騎，而聚攻三關，非用奇而繞其後，則何以禦其強？以王肅、劉昶俱有復仇之深忿，而同舟共濟，非用間以散其謀，則何以當其銳？先之以間，而繼之以奇，

其機謀蓋妙天下矣。向使推是計以內間于燕代之舊臣，俾仇敵之兵，蓋可以進屠醜類而清河洛，何止于流血絳野，單馬遁去也哉！嗚呼！拓跋氏世居北荒，遠于諸夏。逮至明元之世，以雲、代苦饑，將謀徙鄴，而崔浩之徒極言其不可，于是復歸陰山，而時出以撓中原。宋齊之君臣，蓋嘗深患之，而不能徑探其巢穴，則以其遠故也。乃今徙都河南，據非所宜，欲自送死，而一時權臣又且不相爲謀，則其危亡之釁端自可見。而齊人隔在江外，拱手而莫之發，致使拓跋之遺種徜徉于中原，而盜吾先世之詩書禮樂，以文其固陋，以洗其腥穢，而齊若無所知聞者。豈以爲無預吾事，而愒然忘之哉？夫齊自高祖與魏一戰，而大江南北兩朝遂講和好，玉帛相往來，賀慶相遺問者，往往一歲之間而于再于三。間嘗屈指數之，自永明元年至延興元年，魏人來聘于齊者凡九，自劉縝至于劉齊之所聘于魏者凡八。循其迹而觀之，疑若情好款密，必不以一矢相加遺；而邢巒一歸之後，遽起南征之師，則虜人之詭詐百出，豈可以一退之故置而不問？然齊之所以不暇大舉以攻魏者，抑有由也。明帝之所以繼續承業，非有賢明仁孝之聲聞于天下，其視揖遜相受者慚德多矣。而其見之行事者，又不能推赤心以置人腹中，徒欲多爲殺伐，以去其不附己者。觀其永泰之誅，典籤之禍，高、武、文、惠之諸子，死于兵者殆盡，而高、武任事之臣，如曹武，如王欽則，如陳顯達，則又懷不自安，日懼誅戮，其間以癯老退黜而免者，僅無一二。君臣之間，惴惴然常有更相疑忌之意，故雖強寇迫境，而一時諸將莫不觀望進退。獨惟蕭衍一軍奮戈以直前，而王廣之徒擁衆徘徊，竟莫一助。此雖則諸將闇懦不武之罪，亦帝之平日疑忌，有以致之云耳。倘使明帝于授受之際，一出于正，而即位之初，又能敦叙宗室之懿親，以

茂其本支，收召先朝之耆老，以爲之心腹，則其國已具勝勢，將見宗族協謀，將相效力，以掃除滔天之寇，而敵人之釁，不容坐視而不進。惜乎其國之本已先自拔，而不暇鳴鼓以攻之，徒使蕭衍之奇兵，才一見于義陽之戰，而旋即班師。可勝惜哉！世之覘國者，知齊人之所以不振，則知今日之所以必勝矣，惟上之人亟圖之。《江東十鑑》。

陳慶之洛陽之鑑

臣聞梁武帝在江東四十八年，而敵國凡更八主。以其在江東四十八年之久，則宜其有餘力，可以舉中原；以敵國之凡更八主，則宜其有外釁，可以滅群醜。然命將出師，時出以挑魏，而終不能一舉武以踐中原之土。此其故何也？蓋帝之暗于機會，而重于失洛陽之役故也。方慶之之入洛也，正當魏孝莊矯立之際，爾朱榮提兵內嚮之初，中原擾亂，自相屠戮，慶之衛送元顥還北，而兵鋒所向，無不摧破，自鉅縣以至洛陽，恢復三十二城，四十七戰皆克，由是榮黨奉頭鼠竄，而魏孝莊卧不安席，乘此之會，蓋可以瀦洛陽之廟社，復中原之衣冠，而使自東晉以來夷狄亂華之禍一洗而空之，而武帝莫之爲也。謂武帝之重于用兵耶，則西開牂柯，南平狸洞，固嘗曠歲累月，以事南蠻，兵革未嘗息也。謂武帝之憚于勞人耶，則南越浮山，北抵巉石，固嘗用二十萬衆以築淮堰，而力役未嘗止也。謂武帝之不貪土地耶，則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固嘗受河南之地，以納叛臣，而土地未嘗棄也。而獨于洛陽

之役，則一切委之于元顥而莫之問，慶之之在洛陽，獨以七千之兵，抗尔朱榮十倍之衆，形單勢弱，願請益兵，而帝乃納元顥之間，遽寢而不報，此何爲也耶？機會如此，勝捷如此，而不知席此之勢，以定中原，卒使孝莊、尔朱再陷河洛，已而高歡則挾魏孝靜以據河北，宇文泰則誘孝文以入關中，元魏迭更八主，分爲東西，而武帝之在江東，猶自若也。帝之所以保護江東，固爲善矣，而神州赤縣，甘委而爲犬羊之聚落，帝其謂何哉？且遼海沙漠，隔限中外，而劉、石、苻、姚、慕容、拓跋之徒，倔强奮興，迭據中土，其後世子孫，不兵則醢，例皆不得其死。逮夫尔朱榮河陰之禍，則益又昭然。當是之時，凡元氏之親王骨肉，以及當時朝士，一旦悉死于干戈之下，意者犬羊之類，不當冒處于中華，而中華之人，亦當不污醜夷之官爵。是以天地之意，假手尔朱，而賜之刀鋸以勦除之也。然尔朱榮之奉孝莊，以夷狄攻夷狄，其殘暴之性，與元氏一律，中華之人，其不安于尔朱者，猶之元氏也。此武帝所以乘其乖亂之隙，命慶之北伐，而因以元顥還北主魏。武帝于此，命之北伐則是也，而使之衛送元顥主魏則非也。昔者當秦之衰，豪傑并起，爭奉六國之後；新室之敗，群盜并起，爭奉劉氏之後。蓋以益言之，則六國劉氏之後，所當再立于中原也，若元氏也，乃陰山之狄，拓跋氏之種，豈意當再立于中原也耶？武帝揚兵以討尔朱，而以元顥主魏，甚亦其失也。原帝之意，豈亦欲如秦之送重耳于晉，晉之送蒯瞶以歸衛，而責其後報耶？嚮使武帝因慶之之勝，傳檄天下，因尔朱殘虐之禍，而斥夷狄不當竊據于中原，繼而大興江東之衆，以進屯洛陽，則舉三齊以遙應者，慶豈但邢杲而已。豈意慶之之出，專爲元顥之復國，而初未嘗爲恢復中原之謀。自元顥敗後，尚以江左之兵三送元氏而爲

魏主，則是武帝之惑，蓋終身不解也。夫尔朱榮、尔朱兆，與夫高歡，宇文泰之徒，各奉元氏，以分據河洛，中原擾擾，莫適爲主，此固可以舉江東之師，進圖混一，而武帝乃奉元氏之後以還之，則是借寇兵而資盜糧，其去尔朱之徒，蓋無幾矣。嗚呼！以武帝之聰明文雅，江左稱賢，自應渡江而北，出爲中華之主，以救斯民塗炭之禍。而帝之在當時，非惟不能翦夷狄之類，以主中華，而乃率中華之人，以奉夷狄，何倒行逆施，以至于此極？抑嘗觀之，陳慶之之師入洛陽，是歲大通元年，帝于是歲初尚佛法，釋御服，披法衣，以身爲禱。武帝至是，蓋爲佛法之牽制，朝夕從之，何暇有意于中原哉！是以元年六月，慶之入京師，魏孝莊出居河北，而帝方在建康設救苦齋。八月，尔朱榮向洛，攻殺元顥，而帝方在建康設無遮會。三年，尔朱兆廢暉，奉節閔爲帝，而帝方在建康說《般若經》。逮至大同元年，東西兩魏相攻，南師大舉北伐，此宜可以進乘兩國之斃矣，而遂下詔班師，因與東魏講和。自是之後，縱意事佛，凡三度舍身，而强寇陸梁，竟莫之問。以此而觀，武帝之在江東，事佛則力，而征伐則不力；說經則暇，而辟土地則不暇。此其所以享國雖長，而規模淺狹也。《江東十鑑》。

吴明徹淮南之鑑

臣聞國于江東者，强則守河，其次則守淮，又其次則守江。長江之境，自西陵至於江都，凡五千七百里。荆楚者，長江之上流也；巴蜀者，荆楚之上流也。限江而守者，當以上流爲重。蓋自蕭梁之

亂，巴蜀先陷于西魏。世祖之立，江陵又分于蕭詧，則江左上流，已非陳有矣。而又自江而北，盡入高齊，自嶺以南，舉歸蕭勃，建立弱小，而割據分起，固驅除無從也。陳宣帝以英武之資，承二祖之烈，斷然辟朝廷之異論，而奮武以攻齊。吳明徹之師一出，而緣江列戍，望風歸附。壽陽之戰，一舉而生擒王琳，致使皮景和數十萬之衆畏威奔遁，而淮南之地再爲陳有。起江東之弱，以虎視高齊，實自壽陽之役始。當此之時，齊政荒亂，政由群小。壽陽既陷，而齊之君臣酣樂自如，且謂假使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則長驅席勝，以取亂侮亡者，其機會似不可失也。而吳明徹自壽陽策命之後，遽振旅凱還建康，已而總師再出，才取彭城而止，則是舉千鈞之弩，特爲鼯鼠發機耳。迨夫周既并齊地，而明徹始進兵以爭徐、兗，不亦晚乎？嗚呼！陳之取齊，不取之于不肖子荒淫之時，而欲強取于強有力者既得之後，甚矣其不知量也！觀宇文泰自高歡啓難之初，躬以兵衛，誘孝文以入關，既而陰懷異圖，以造周之業，盤據于四關之內蓋已數世，而巴蜀江陵又相繼以附于泰，則後周之勢愈強，而荆楚之西門殆不可以驟攻。爲陳之計者，莫若東從海、密以舉山東，既得山東，則其力自可以敵泰。長江之上流，既與周人共之，而周、陳之勢兩強相衡，未知其孰勝也。奈何壽陽之役，克復淮南，其在陳人可以進圖山東之勢，并力而攻之，取齊易矣，而陳人莫之行。自泰建五年，吳明徹已破齊軍，進至呂梁，而又四年，則彷徨于呂梁之間，未嘗頃步進也。逮至周人汾晉之捷，山東河北之地盡入于周，而東西二秦，遂合爲一，則周有餘力，雌雄判矣。而陳人方且起淮南之師，崛強以爭徐兗。呂梁之戰，僅得一勝，而王軌大軍已入淮口，至使明徹之軍進退無助，反遇周人厚集之陣，摧于

不支。以此而觀，則汾晉舉齊之後，陳人之出而與周角，是乃趣人之戰而犒之兵耳。曷若移敵國之兵，而先發以取齊？全齊既舉，則周人且逡巡以退避，而何敢出爭于徐兗之間？惟其智謀不廣，進取不力，雖履可乘之會，乃撫其機而不發。此其所以坐困于周，而歸守江東也。亦嘗觀周人取齊之迹乎？方齊政之荒亂，周人覘知之，遂謀北伐，自越王盛以至丘崇，凡六總管俱出，自齊王憲以至宇文盛，凡九道分攻。初舉全師直指河陰，猶以爲撫其背而未扼其喉也，則遽回軍以指臨青。而周高祖則又親屯汾曲以督之。既而齊軍大潰，諸將謀撫師，而高祖勃然作色，進入并，又進入鄴，又進而降齊主于青州。蓋自吳以下，其進圖中原者，亦嘗有如是之舉乎？故嘗謂江左之建國，吳、晉、宋、齊、梁、陳，是不一軌，而師之迭出，終不能恢復中原者，其失有五：廟謨不先定，王師不大舉，乘輿不親征，諸將不分攻，勝兵不勇進。觀其拜表輒行者，朝論初不之許，請問籌策者，謀主一無所言，又安有先議撫背扼喉，如周之高祖者乎？討孽胡之暴者，鎧仗才給三千；抗佛狸之强者，精卒不踰五萬，又安有六總管之師，同時并出，如周之盛者乎？晉元帝自琅邪一入江東，而終身不肯渡江；宋武帝自關中一歸建康，而其後不復再舉。雖英才如吳之大皇，而攻城略地，不出襄陽、合肥；立志如宋文帝，而亦未嘗親駕戎輅，一指于河南也。又安有如周之高祖，親屯汾曲，以督諸軍者乎？近攻之兵，出襄陽即不出壽春，出壽春即不出廣陵；遠攻之兵，入灞上則不入金墉，入金墉則不入廣固。譙城、洛陽之師，進無旁助；灞上、枋頭之軍，退無後距；又安有步騎兼用，九道分攻，如周之勝者乎？赤壁之役，至荊州而遽止；河南之役，守南岸而不進。雖大捷如淝水之戰，而不力進以舉燕、

秦；深入如關中之勝，而不少留以圖魏、夏，又安有如周之席勝，入并入鄴，而又追逐于廣固，以降齊主者乎？嗚呼！使江左六朝有一時君大舉以圖中原，如周人之所以攻齊，則夷狄必不至蔓延于天下，以至于隋，而後能蕩平之也。知此，則知六朝之所以不能遂復中原者，夫豈江東之罪也哉！《江東十鑑》。（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五六

唐仲友一

唐仲友（一一三六——一一八八），字與政，號悅齋，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堯封子。紹興二十一年登進士第，爲衢州西安縣主簿。三十年再中宏詞科，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召試，除秘書省著作郎。出知信州，淳熙七年移知台州。擢江西提刑，爲朱熹所劾罷，益致力於經史學。十五年卒，年五十三。著有《六經解》（殘存）、《諸史精義》、《帝王經世圖譜》（存）、《孝經解》、《九經發題》（存）、《陸宣公奏議解》、《經史難答》、《乾道秘府群書新錄》、《天文詳辯》、《地理詳辯》、《魯軍制九問》（存）、《愚書》（存）、《悅齋文集》等。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三六、選舉一一之三二、選舉一二之一四、選舉二〇之二一、選舉三一之二二，《宋元學案》卷六〇及周學武《唐仲友年譜》（《臺大研究生》第一期）等。

《悅齋文集》本四十卷，已佚，今僅存後人所錄《悅齋文鈔》十卷、《抄補》一卷。本書以《續金華叢書》本爲底本，另輯得佚文二十四篇，釐爲十卷。

館職備對劄子 一

臣聞人主之道，清源正本而不從事於末流，是以所操彌約而所事彌大，所治彌近而所及彌遠。臣嘗質諸經訓，深探治道之原本，竊以爲成治功在善風俗，善風俗在行直道，行直道在去私心。箕子之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私心去而直道行也。繼之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言直道行而風俗善也。終之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言風俗善而治功成也。蓋私欲公義在方寸間，如衡之首尾，此重則彼輕；如田之苗莠，彼消則此長。好惡一出於作偏黨，反側一萌於中決擇，差於毫釐，而天下之從風而靡者，已不勝其衆，治道亦從而墮，深可畏哉。臣仰惟陛下紹累聖之休緒，纘太上不丕業，宸心孜孜，夙夜勵精，以求治功之成，蓋無所不用其至，是宜中外丕應，以承休德。然而十年於此，僅克小康，而未能卓然遠追隆古之盛。臣嘗推原其故，則縉紳之列，奉法循理者雖衆，而誕謾苟且之責尚煩於司敗；閭里之間，利仁樂義者豈無，而姦宄詐僞之罪日干於刑書，未見聖人在上而風俗之難善如今日者也。明詔屢下，豈不丁寧懇切，而美意未孚，臣竊惑之。意者直道之有未盡行歟？且大公至正之道，人心同然，不爲智有而愚無，亦非昔多而今寡，豈直道可行於古而

不可行於今哉？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民無淳漓，道有興廢，人君亦當求諸己而已。臣觀自古直道之行，本於正心誠意之間，顯於舉賢放佞之際。故益之戒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樂」，繼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之告湯，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此古之賢臣所以諄諄於聖君，而聖君不以既知既能而滿假怠忽者也。陛下勤勞萬幾，清心寡慾，正心誠意之道固所躬行，剛明果斷，綜覈名實，舉賢放佞之道亦所洞曉，然區區微臣猶欲以古人之望於君者事陛下，惟聖意察臣愚忠，少加淵慮，防私心如禦寇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而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於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而察諸用人之際，勿使一職獨出於左右之舉而拂天下之公議。倘有則斷而去之，既去則敬而守之。此心既存，此誠既著，直道猶有不如三代之隆，臣不信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惟陛下念之。取進止。《悅齋文鈔》卷一。

館職備對劄子 二

臣仰惟陛下紹太上興復之基，念中原陷溺之苦，憂勤宵旰，於茲十年，聖意未嘗一日不在於恢復也。荷付託之重，既不可畏憚而自怠；圖艱難之業，又不可果敢而欲速。然則建一定之規，收萬全之效，在陛下先審其本末而已。曷謂本治？安是也；曷謂末富？強是也。安者必富，富而不安，其富易

貧；治者必強，強而不治，其強易弱。此本末之所由分，人君之用心不可以不審也。用心於其本，則所進者皆道德仁義之士，所行者皆保民治國之術，其初若無可喜之迹，其終乃有不可勝計之功。用心於其末，則所任者皆權謀功利之臣，所謀者皆攻戰聚斂之事，其初似有目前之利，其終乃有不可勝救之弊。自古人君以此二端而有成敗安危、治亂榮辱之異，其迹皆可考。臣不暇縷數，請以唐之三君略言之。明皇開元之際幾致太平，末年乃有天寶之亂；德宗建中之初有貞觀之風，未幾而有奉天之難；憲宗十餘年間，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而亦不克終。彼皆一君之身而治忽若此相反，非其才智之殊，特以用心之異爾。方明皇之勵精政事，德宗之罷逐貢獻，憲宗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是三君之心在治安，則有姚崇、宋璟、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絳之儔，相與謀謨，所言所行無非納忠直、遠讒佞、修己任賢、節用愛人之事，是以三君進其德，天下蒙其澤，中興之業所由以成。及明皇侈心一動，德宗連年用師，憲宗欲積財以復河湟隴右，是三君之心在於富強，則有李林甫、楊國忠、盧杞、趙贊、皇甫鎛、程异之徒相與迎合，所言所行無非闢土地、充府庫、剝下附上、勦民怒衆之事，是以三君受其欺，天下被其毒，已成之功所由以壞。載在信史，最前事之可爲鑑戒者也。陛下天資高明，灼知此理，臣言固以爲贅，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竊觀比年以來，朝廷之用人，先才力而後學術；郡邑之布政，急催科而緩撫字，駸駸乎戰國、秦漢之風，而於三代之遺意、祖宗之家法，若不能無異者，此臣所以不能自己於言也。臣愚無知，竊惟中興大業，可以道勝，非可以智求，可以德服，非可以力取。伏望陛下遠師三代，近法祖宗，進用道義之言，抑退功利之說，專講治安之策，不急富強之

計，使德澤流洽，政教修明，下慰人心，上當天意，然後總帥天下之賢俊，以舉順應之師，臣見其摧枯拉朽之易爾。不然，臣恐功利之說得以熒惑聖聽，小人藉此而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中興之期，或非臣所敢知也。臣愚不識大體，惟陛下裁赦。取進止。《悅齋文鈔》卷一。

館職備對劄子 三

臣聞崇儒納諫，人主之大利，而小人之所甚不利也。自古聞以不用儒削，未聞以用儒亂；聞以不聽諫亡，未聞以聽諫危。蓋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政貴其上，莫若儒；明是非，辨邪正，察乎幾微而消於未然，莫若諫。儒用諫行，則國家之根本強固，人主之耳目聰明。彼小人方無所容而何利於此哉！故必煽爲邪說，以上惑主聰，下沮清議。儒者固無非之可指，諫者固無罪之可名也。然儒者必談王道，其論似迂闊；諫者必進苦言，其迹似矯激。小人欲塗人主之聰明，蹶國家之根本，未有不以此藉口者也。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而況迂闊矯激之說乎？仰惟陛下降意儒術，虛懷諫諍，前古帝王，蓋未有先之者，一時士大夫，亦宜知儒雅忠讜爲先。然臣復至輦轂，已經二年，每聆縉紳之論，咸曰：「毋談王道，時將以汝爲迂闊；毋進苦言，時將以汝爲矯激。」臣始聞而駭之，以爲聖明之時，安得斯言至士大夫之間？安知不有真儒忠諫聞此而退藏者？非朝廷之福也。然以臣所親聞質之，則二說決不出於陛下之聖意。臣之先臣某，仕宦三十年，不離校官，晚蒙

陛下擢置風憲，不愛軀命，空臆盡言，正世俗所謂迂闊矯激者也。然而每一進見，必蒙陛下溫言俯接，烏臺章奏，十可其九，最後論疏雖未即行，不踰數月，亦已追用。此先臣所以抱病危惓，猶惓惓於教忠也。然則今日縉紳之議，其不出於陛下之聖意必矣。然而邪說已熾，人心已搖，非如臣輩世受國恩，不能無疑。陛下欲決天下之疑，使真儒忠諫不憚於進，是非號令刑罰之所能及，亦修其在我而已。臣愚無識，竊見比年經筵之講讀頗稀，臺諫之論列罕用，妄意邪說之所自起，或由於此。伏望陛下數御經筵而精其選，優容臺諫而聽其言，誠意既孚，羣疑自判，使儒者願立於朝，諫者不愛其死，實祖宗之福，生靈之幸，豈惟微臣。取進止。《悅齋文鈔》卷一。

館職備對劄子 四

臣聞聖賢之言垂訓萬世，遵之未有不成，違之未有不敗。召公之告武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孔子之答子夏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此經傳之明訓，圖大業者不可不知也。臣仰惟陛下夙夜勤勞，思復祖宗之洪業，聖意固在於立事立功也。然臣觀比年建議興事之臣，鮮爲經久遠大之謀，易言輕舉，數爲數更，尚多作無益而見小利者。是故發運無益於財而害民，屯田無益於食而害兵，見增租之小利則根括沙田，見商賈之小利則議變鹽法。此四者，未睹一毫之利，而有不可勝言之害。其他若淮之銅錢，處之鐵冶，諸郡之甲冑，版槽之楮幣，徒作而無益，利小而害大。

者，又未易以悉數也。且當聖主有爲之時，而有司救過不給，將何以共成大功，仰稱德意？臣嘗察之其間，託公營私、假途求進者，誠多有矣，然亦豈無持區區之心，欲爲國家興利者？蓋其所見止於小者近者，故不能權其輕重，以務求其遠者大者耳。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國家之益莫大於益民。國家之利莫大於利民，在《易·益》以興利，其象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蓋益民乃所以自益，利民乃所以自利也。漢武帝士馬強盛，窮追遠討，乃文景務在養民之餘力；宣帝推亡固存，單于慕義，乃昭帝與民休息之成效。今之議求益謀利，而不本之於民，此所以害有益而妨大事也。臣愚竊謂勸農治兵，具有成憲，生聚訓教，本無奇策。陛下推至誠於上，有司奉成法於下，雖不多爲紛更，日積月累，爲益甚大。若百姓滋殖則無求不獲，無爲不成，較之輕爲數變，卒無所利，得失甚明。惟陛下留神詳擇，天下幸甚。取進止。《悅齋文鈔》卷一。

信州朝辭劄子 一

臣聞理財之道，中正爲主，苟過與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令出乎朝廷而行乎郡邑，雖小大之不同，然貴乎中正則一而已。上有督責之令則下有暴吏，上有姑息之令則下有猾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苛急則傷民，民傷則本蹶；行令弛慢則縱吏，吏縱則用匱，故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竊惟國家自祖宗以來，建立法度，以經理天下之財賦，明白周備，無非中正，倘能上下同心謹守弗壞，

豈惟僅足，雖致富可也。然出令者惑於浮議，則法有時而變；行令者牽於私意，則法有時而壞。變數而壞多，則胥吏因緣爲奸，而斯民深受其弊，公家之用亦從而乏矣。臣願陛下內飭朝廷，謹守祖宗之法度，毋數以浮議而變；外戒郡邑，謹守朝廷之法度，毋輒以私意而壞。內外遠近精白一心，共由中正之道。庶幾奸猾無所容，而善良均受其賜，足國裕民，可以兼得，少副陛下培固國本、規恢治功之意。取進止。《悅齋文鈔》卷一。

信州朝辭劄子 二

臣仰惟陛下軫念元元，患苦役法，數年以來，數采議臣之請，損益斟酌，期歸至當，德意蓋深厚矣。臣誤被臨遣，下愚之管見，不忍自默以負陛下。臣初任縣僚，嘗歷考役法之本末，久伏田野，又熟察民情之利病，乃知法雖畫一而情有萬殊，法可以通乎人情而不能自用乎人情，顧行法之人何如耳。得其人則法行而民情安，非其人則法廢而民情擾。比年以來，民情所以厭苦於差役者，蓋有由矣。縣令惰弛贓汙，委政胥吏，吏緣爲姦，蠹害百出。其始差也，甲當充役，或先差丁，導使論丙，轉以及甲，故民破產於爭訟。其既差也，峻刑於追呼，巧法於科率，需索誅求，谿壑無藝，故民破產於騷擾。二弊不去，陛下雖有良法美意^{（一）}，民之困苦，固自若也。臣愚竊謂縣得賢令，雖以簡要之法行之，而民猶安；縣無賢令，雖以周密之法行之，而民猶擾。令固不能皆賢，則考察勸懲，誠不可

緩。臣願陛下申飭監司守臣，謹察縣令之賢否，稽其差役訴訟之多寡，騷擾之有無，以爲殿最，取其甚者條奏一二賞罰焉，庶幾官知奉法，吏不敢欺，民被實惠，輕於從役，實郡邑之急務也。取進止。

《悅齋文鈔》卷一。

〔二〕雖：原作「惟」，據文意改。

台州入奏劄子 一

臣聞治天下者，號令欲信，事功欲立；或至於不信不立者，偏見之言有以害之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有天下通行之法，有數路共行之法，有一路、一州、一縣、一司專行之法，皆因其不齊而爲之制，同歸於治而已。言者之見聞或未能周知，而獻其一偏之說，則利於此未必不害於彼，得其一未必不失其二。號令之未孚，事功之未成，皆由此也。以陛下之聰明神聖，如青天白日照臨於上，凡百臣子，何敢挾情以肆欺罔？特其所見者一方之利害，急於上達而不暇究其他，不免涉於偏見，故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能久。此臣愚所以惓惓欲陳其管見也。臣竊見郡臣奏請事涉省部者，必下所屬勘當，然後施行。若推廣此意，及於言諸路州縣之利害，亦滿而後發之術也。如蒙聖慈採納臣言，乞自今以後有言一路一州利害者，先令本路本州開具因依，立限聞奏。如係監司、郡守任滿所陳，即

令現任人條具，如與言者符合，自可即行，如有異同，別委監司或專使體量。朝廷從長斟酌，然後施行。其欲天下通行或權宜施用者，小則令本部勘當，大則集議而後行。如此，雖艱於初，必利於久，較之多言數更，得失相遠。臣愚不識大體，惟陛下裁赦。取進止。《悅齋文鈔》卷一。

台州入奏劄子 二

臣聞政事、財用，初非兩途，故《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理蓋灼然也。且以郡邑財用言之，不過夏秋兩稅，榷酒征商之屬爾。詞訟淹延，追呼煩擾，則農桑必至妨廢；差徭不公，豪猾放縱，則戶口必有逃移。理索不得其中，則貧富無以相資；過割不及其時，則版籍至於貿亂。如是而欲夏秋兩稅之及時，可得乎？寇攘不禁則道路充斥，質劑不信則商旅留滯，醞釀不善則人不樂酤，滲漏不檢則利歸私室，如是而欲榷酒征商之登羨，可得乎？若乃姦吏不除，文書不明，人情不通，法守不謹，則又百弊之所由生，難以歷數。無政事而欲財用之足，臣不敢信也。臣觀比年監司之於郡守，之於邑，苟財賦倚辦，其他率多闊略假借，而又守令權任浸輕，倘有奉公恤民之心，則猾胥豪民之所不利，多方中傷。有不幸罹於罪者，而含糊不斷，以苟延歲月，類獲善罷；更相懲創，務爲苟簡趣辦之計，但得官物不欠，則慶以爲職舉。至於民事，類不經意，詞狀有彌旬而後受者，追呼有累月而不到者，獄詞、版圖、契券、要會視爲不急，胥吏因緣爲姦，豪猾得志，善良抑塞。催科既急，句

稽不明，形勢鮮或誰何，下户重併追擾，户長破產代納，數年未免監繫。雖財計目下取辦，其如中產良民浸就腴削，財用之源日以耗竭，非所以仰承陛下愛恤斯民、培植本根之意。願降睿旨，戒飭郡邑之吏，使以政事理財用，無以財用廢政事。凡監司察舉守宰，郡守察舉縣令，必其政事修舉、財用兼足者；若專務趣辦、緩於民事者，毋得薦舉；其刻剝偷惰，取怨於民，必加糾劾。庶使守宰奉法循理，兼盡撫字催科之能，兩得保障。繭絲之利，不爲小補。取進止。《悅齋文鈔》卷一。

台州入奏劄子 三

臣伏睹近歲屢稔而户口日衆，官用寢廣，公私蓄積未至充衍，年一不登，民已艱食。陛下軫念元元，力講仁政，所以周急濟困，慰安小民，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雖至愚，願效管見。竊睹近降指揮，私下債負，守令勸諭富室上户更加接濟，容令寬限了還。如實貧乏，委無從出，不得因此轉利爲本，及非理準折，亦須蠶麥成熟，方可旋行理索。臣謂勸諭借貸，最爲救荒之急務，此令既行，爲利甚溥。臣愚尚慮舊新債負，併在蠶麥，細民必困理索，富民慮借者不得併還，未樂借貸，更宜明爲期約，示之必信。臣聞本朝司馬光以河北災傷條賑贍之策，曰：「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臣謂光言可行於今，欲望陛下采光之策，明降睿旨下諸路運司，一應災傷州縣，並令守令勸諭富民自陳蓄積之數，除存留其家歲計之外，

實餘若干，以十分爲率，七分出糶，三分借貸，願多以分數借貸者聽。本縣印給簿曆，開坐指揮，約自日下至麥熟以前節次借貸。簿曆用合同印記，簿在富民，曆付借者，每月取息不得過三分。其鄉例不得將舊債作新借之數，其舊債自從以降指揮，蠶麥成熟，旋行理索；其新借至秋成日，却據印給簿曆理索。此後應成熟處，不許富民陳乞再給簿曆，自如常年鄉例借貸，惟有災傷方可從州縣陳請舉行，免於習常，乃爲良法。此令惟出朝廷，民無不信。如蒙聖慈采納，乞下戶部勘當，疾速行下，庶幾遠方之民蚤沾實惠，不勝幸甚。取進止。《悅齋文鈔》卷一。

全宋文卷五八五七

唐仲友 二

館職策 一

問：今日之患，在於員多缺少，欲嚴取士之式，裁任子之令，可乎？軍籍冒濫，欲覈虛僞之籍，汰老疾之人，可乎？用度乏急，欲括田多之贏，更錢重之弊，可乎？貪吏肆行，欲行鞭箠之令，用黥墨之刑，可乎？

對：圖事之道，以謀爲主，斷爲輔，謀善而斷從之，天下之事未有不成者也。謀不善而斷先之，天下之事，未有能濟者也。由古以來，曷嘗一日無當爲之事，倘患之不可不去，與利之不可不興，欲治之主，有志之士，孰不思決拘攣，奮剛斷，矯革而振起之，以興利除弊，去故取新哉？然而利害可否，差之毫釐，成敗得失，殊於霄壤。故必爲之深謀遠慮，而不敢以輕舉妄動，非樂因循而憚改作也，非干名譽而畏怨謗也。以爲革而不當，動而不獲，則非徒無益也，吉凶悔吝從而生焉。昔者國僑

之於鄭，褚人之衣冠，伍人之田疇，人欲殺之而僑不懼。鼂錯之於漢，更高祖之約，削諸侯之地，父猶危之而錯不恤。二人之爲，斷則同矣。然三年之後，僑有「興人」之歌，七國之變，錯受首謀之禍。其濟否之不同，何哉？僑之謀善而斷從之，錯之謀不善而斷先之也。故姑息之與矯枉，皆足以生患；猶豫之與輕發，皆足以取敗。俟河之清，作舍道旁，謀而不知斷者也；欲速則不達，無遠慮必有近憂，斷而不能謀者也。有一於此，不足以辦天下之事，明主忠臣所不爲也。今日之患，入仕多而缺不足以給，軍籍濫而財不足以贍，用度廣而賦不足以供，貪吏肆而法不足以禁：此上下所共憂，公私所通患，不可不蚤圖，不可不深慮者也。然而聖主焦勞於上，議臣講求於下，凡救弊之術，理財之方，戢姦之禁，每躊躇熟計，重於更張明策，又以下詢，豈果敢力行有未足乎？管見測之，蓋不輕於斷而欲善其謀爾。天下之理，利與害相生，愛與惡相攻，未有利而不害，愛而無惡者也。且欲嚴取士之式，裁任子之令，以紓員多之患，非不可也，或未免遺才之慮；覈虛僞之籍，汰老疾之人，以革兵冗之蠹，非不可也，或未免致怨之虞；括多田之贏，更錢重之弊，以濟用度之急，非不可也，或恐重吾民之擾；行鞭箠之令，用黥墨之刑，以止貪污之風，非不可也，或恐傷好生之仁。此議者所以紛紜而未決也，亦嘗權其利害之重輕、較其功用之淺深乎？由古迄今，取材斂賢，雖非一途，科舉任子，得人爲盛，三代以降，名卿才大夫類多王公之族；隋唐以來，元臣碩輔皆由進士而選。今以員多而欲裁減之，是因噎而廢食也，慮其遺才，非過計矣。軍籍之濫，爲日已久，上下相蒙，姦詐百端，癯髦幼弱而竊廩賜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虛名冒賞以規厚利者，非其將校即其統帥。今以財匱而欲簡覈

之，是一拔而去齒也，虞其致怨，亦非私憂矣。有餘而責之輸，錢重而權之法，固未至於擾民，然特理財之末耳。財之在天下，譬猶水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無本者如是。財而不理其本，未爲盡善也。賊民而加之刑，蠹國而重其罪，固不失爲好生，然特禁人之外耳。政之入人不深於教，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者，霸者之事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王者之事也。人而不化，其心亦未爲盡善也。大抵爲天下者，當務乎經遠可行之謀，不當徇乎權宜一切之制。彼權宜者欲速者也，無遠慮者也，見小利而忘大體者也。昔張延賞以省員致謗讟，蕭俛以銷兵生厲階；用度不足，財所當理，而孔僅、桑弘羊之屬因以剥下；吏道多端，法固當嚴，而張湯、杜周之流倚以害善。當時名臣智士與後之善議者，若李泌非不爲之更張，若劉總非不爲之措畫，若汲黯非不爲之廷爭，若路溫舒非不爲之極論，或諫而不用，或悔而已晚；此厥鑑不遠，在漢唐之世者也。至於經遠可行之謀則異於是。因其勢而利導之，探其本而力救之；通其變，使樂而不倦；神其化，使由而不知；待之以馴致而不迫，處之以忠厚而不暴；法若甚寬而其嚴不可犯猶江河然，功若不顯而其利不勝計猶天地然；此唐、虞、三代之所先務，而五霸、漢、唐之所不及也。今日經遠可行之謀，果何在乎？請去泰甚，精考課，以清入仕之流；請擇將帥，明賞罰，以革軍籍之濫；請興屯田，省浮費，以濟用度之急；請尚風化，獎廉潔，以變貪墨之風。此皆易知易行，非有超世絕俗之舉也。何謂去泰甚？黃霸有言治道去其泰甚者，今之入仕，蓋有泰甚者矣。戚屬之家，恩幸之臣，卜筮技巧之流，騶子舞胡之屬，皆寧私以財而不宜私以名器者也；流外之

積勞，入貲之拜爵，降人之換補，獻言之酬獎，皆可授以試官而不可使之親民者也。今大則析珪組，分旄鉞，小猶通閨籍，濫京秩，若於此輩更加吝惜，則仕流漸清，任子稍寡矣。太祖皇帝踐祚之年，日不暇給，首開貢舉，不敢少緩，至於技術流外之屬，待之甚嚴，或罷遣歸農，或詔不得入全祿，或詔不得擬外任，非愛彼而抑此，理當然耳。成憲具在，可不鑑而行之乎？何謂精考課？陸贄有言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今之考課，蓋有未精者矣。自外臺之權輕而制舉之職廢，有過者既多倖免，間有得罪，又易於牽復，所宜力行漢宣帝之信賞必罰，綜覈名實，使罷軟無能者廢而不得遽進，姦賊罪惡者去而不得復用，則源澄而流清矣。譬之取金焉，其始斂之，沙與金猶未辨也，颺之汰之，則沙去而金存，此最官人之要道也。唐武后收人心，務拔擢，其官最爲冗濫，然陸贄謂其賞罰明，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贄之格言，豈不可用之今日乎？二策誠行，入仕之流雖欲不清，不可得也。何謂擇將帥？軍政之壞，起於庸將，未有將能而軍政不修者也。彼良將者，有安邊境、立功名之心，豈肯規虛籍之利？有發姦伏、使狙詐之智，豈肯坐受冒濫之欺？兵之驕惰，孰甚五代？一旦周世宗誅其先奔，賞其用命，汰其老弱，訓其精銳，征伐四克而無獷悍不馴之患。豈惟雄才英斷之非人所及，實以我太祖皇帝之爲將帥也。至於國初簡汰誅賞，靡不如志，內平五強國，外制三悍虜，有功不敢驕，被斥不敢怨，奚獨明審均當有以服之，亦積威約之漸也。今將簡覈諸軍而不先擇其將帥，又將使朝廷任其怨乎？何謂明賞罰？國家治軍，豈無良法？招募之始，必欲其強壯，老疾之後，必從而汰遣，著在令甲，有司守之，嚴且密矣。而尺籍伍符隱濫至此，以諸將之不畏法也。今之諸將，非

若信、越之人傑，崛強而難制，由賞罰之未行而無所懲勸耳。誠宜明詔諸將，貸其前非，禁其後來，使得以洗濯自新，然後親閱而謹察之，其數足而精銳者，忠於國者也，其籍虛而疲怯者，私於己者也。灼見其功，雖毀言日至如即墨大夫者，封之勿疑；察知其罪，雖譽言日聞如阿大夫者，烹之勿赦。即姦雄將慙伏，況齷齪無能者乎？中材知奮厲，況賢智過人者乎？孰肯舍厚賞而就嚴誅哉！二策誠行，軍籍之濫雖欲不去，亦不可得也。何謂興屯田理財之道？生之爲上，猶耕而後可以求獲，猶獵而後可以求饗。今兩淮、荆襄之地，有遺利而不闢；游技末食之人，有遺力而不耕。誠未能一返之南畝，亦宜先爲屯田耳。屯田之利，在歲月間莫有能行之者，以強寇之不容吾耕、與諸軍之不樂於耕也。不容吾耕者，不宜較之以力而宜圖之以計；不樂於耕者，不當驅之以法而當率之以身。昔句踐之謀吳，卑辭厚禮，重賂行間，以玩敵於外；身自耕，夫人自織，以率民於內。此圖之以計者也。郭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不勸而自耕。此率之以身者也。誠宜師勾踐之謀以待敵國，使疆場得以休息；舉子儀之事以勉諸將，使士卒知所觀效。且命有司市耕牛，鑄農器，儲糧種以給貸耕者，須熟則償其種，官爲增價以糴其餘，不過一歲，而趨利之兵勸矣。李泌行之於唐，令一下而願耕者什五六，遂能不煩饋運而給十七萬之戍卒，豈今日而不可行乎？何謂省浮費？《記》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山林不能給野火，滄海不能實漏卮，浮費不省，雖富易貧，況不富乎？漢文帝專務敦樸，海內富庶，是可師也。武帝窮奢極欲，海內虛耗，是可鑑也。太祖皇帝省費見於郊祀，仁宗皇帝節用先於宮掖，豈聖主

能行其一而難其二哉？聲色不邇，服御不增，夫人無曳地之衣，禮飲無卜夜之過，耳不聽鄭衛，手不玩珠玉。此皆前世恭儉之美，聖心所素知者，在加意而力行之耳。二策既行，而用度不足，愚不信也。何謂尚風化？《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化之感人，其深如此，豈嚴刑之禁所能及乎？魏毛玠，一尚書耳，率人以儉，而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唐楊綰爲相，減騶御，散音樂，撤幄損膳，曾未終日，而效之者相繼。清德之化人若是速者，蓋禮義廉恥，人心所同，非由外鑠我也。惟聖主觀化原於奧窔之間，大臣承休德於具瞻之地，使百吏羣臣不待言詔，默得於觀感之際，則雖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貪廉懦立，而況於今日乎？何謂獎廉潔？天下有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雖無爵賞之勸，而冰霜之操固自若也。至於中人則不然，有以勸之則勉，無以勸之則怠。今使清白之士待遠次、甘薄俸，仰事俯畜有所不給，而與貪污苟賤者同進於常調，則中人安得不怠？天下豪傑少而中人多，宜乎廉恥之不立也。《周官》六計，以廉爲主，而漢之吏亦往往以察廉進，宣帝之賞朱邑，光武之用孔奮，顯宗之賜祭彤，又其卓然見於表異者也。今誠擇其甚廉者而陞擢之，賞一二人而千萬人悅，風俗將曠然而變矣。二策既行而貪墨不止，愚不信也。雖然，此八策者皆法而已。法者，治之流，非治之源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不離乎方寸之間，而四方萬里被其禍福矣。僥倖之門難窒而易開，佚欲之心易縱而難返，可不防之於微乎？情僞毀譽之難明，浸潤膚受之易惑，可不處之以公乎？民至愚而難欺，法既久而易壞，可不守之以信乎？「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虞帝之歌也；「公生明偏生闇」，荀卿之言也；「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夫子之訓也。信能行此三者，何謀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前所陳者，皆其緒餘土苴耳，何足以裨末議。《悅齋文鈔》卷二。

館職策 二

問：六朝鎮守所在不同，今日江淮、荆襄、巴蜀之地，必守之處何在？欲守而必固，其策安出？

對：自古有一定之地形，而無一定之土宇，故險要之處不易而守備之計不同。世所謂山川之險者，鞏洛、成臯之固也，宜陽、商阪之塞也，白馬、盟津之要也，井陘、飛狐之道也，洪河、涇渭之川也，長淮、大江之阻也。西則隴蜀、殽函，東則碣石、海岱，北則太行、常山，南則方城、漢水；陳留當其衝，上黨爲之脊；塞垣以界戎狄，嶺嶠以限蠻夷。此天之所設以襟帶諸夏，英雄之所必爭，古今之所共知也。然以土宇言之，黃帝畫野分州，方制萬國，商周之際，存者數千，春秋所見止於百餘，俄并而爲十二，又合而爲六七。自秦以來，則有統一者矣，有中分者矣，有鼎峙者矣，有四分五裂者矣，有僭僞割據別而爲十數者矣。久者或數百載，近者亦五六十年，雖於地之險要所得不同，莫不有保境之策以爲固圉之道，倘必按陳迹而從之，不亦膠柱而調瑟乎？昔袁、曹之起兵也，紹欲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操謂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馭之，無所不可。已而紹以四州之衆困於官渡，操起兗，成於許，則皆四戰之國也。羊祜之鎮荊州也，吳人寇弋陽、江夏，詔遣

侍臣問以徙州之宜，祐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謹守而已。若徙州則寇來無常，又未知州之所宜據也。」既而吳不能爲深患。而杜預之進師，終藉襄陽之資也。故善爲兵者，無定形而必於勝；善爲守者，無定所而必於固。一成之田必有膏腴，四通之道必有要會，因吾境之所及，量吾力之所至，度吾勢之所便，足以制敵安邊則可矣，何必區區於古人之迹哉！自古以來，封疆之守，其詳不可勝言矣，姑取其切於時宜者，六朝是也。孫氏奄有江東，江北之地所得絕少，故其鎮守夾江而已。晉、宋、齊、梁經略河南，暫得暫失，而羯胡、拓跋深入淮甸，故其鎮守自河南至於江南，靡常厥所。陳於淮南，暫復而旋失之，故其鎮守江南爲重。孫氏走曹操，得荊州之半，故亦夾江以爲屯守。晉兩失襄陽而復得，以至於齊，乃喪樊、鄧；及蕭督附魏，江陵失守，則陳氏所得江南而已，故其鎮守亦隨時而遷焉。劉氏全有蜀漢，陽平、劍、涪實爲重鎮〔二〕。晉三失蜀而三得之，宋取仇池而不能有；梁失漢中，久而後復，至其末年，併與蜀而失之。考其鎮守，往往漢之故處也，顧其進退棄守不同如此，皆事勢當然，無足怪也。太抵無江北則守江南，京口、石頭、牛渚、姑孰、潯陽、夏口，江南之鎮守也；進而有江北，則廣陵、歷陽、濡須、皖城、邾城、安陸爲鎮守；又進而全有淮南，則淮陰、鍾離、合肥、壽春、義陽爲鎮守；又進而有淮北，則朐山、下邳、彭城、泗口、角城、舒城、垂瓠、白苟堆爲鎮守；又進而全有河南，則東陽、歷城、碭碭、滑臺、雍丘、滎陽、虎牢、洛陽爲鎮守。自江南至於河，其表裏可考如此。建平、西陵、樂鄉、上明、公安，荊州之鎮守也；進而有江北，則石城、江陵、下澁戍爲鎮守；又進而有漢上，則赭陽、新野、樊、鄧、襄陽爲鎮守。涪爲水陸之衝，蜀

之鎮守也，進則劍閣爲鎮守，又進則漢中爲鎮守，又進則武都爲鎮守。自荆蜀踰於漢沔，其表裏可考如此。且由蜀漢東漸於海，綿亘幾千里，歷代守備之處，大要不出乎此。紀陟所謂：「如人有七尺之軀，所以禦風寒者，亦數處耳。」便則進而據之，否則退而守之，惟不失吾之要害，斯爲善矣。國家今日全有江淮與荆襄、蜀漢之地，比年東收泗海，西得唐、鄧，則凡淮漢之南北與江上之所當守者蓋易見也。山川之形無改於舊，城郭人民之屬非昔形矣。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亦如是，不可也；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不如是，亦不可也，在量其力、審其勢爾。勢誠便，力誠及，重鎮之可也；勢誠不便，力誠不及，輕戍之可也，又何紙上語之拘乎？古之善爲兵者，其於棄守之際，可謂審矣。勢所當守，雖效死有所不去；勢所當棄，雖都邑有所不恤，巡、遠、李光弼是也。祿山之亂，尹子奇攻睢陽，巡、遠以數千垂盡之卒抗方張不制之虜，衆議以糧盡援絕欲東奔矣，巡謂睢陽江淮保障，棄之則賊鼓而南，卒以死守之，遂能梗其喉牙以全東南之勢，則知所當守故也。思明之乘勝而西也，光弼在洛，將趨河陽，韋損以東都帝宅嘗勸之守矣，光弼曰：「汜水、嶧嶺盡爲賊蹊，能盡守乎？」卒以計棄之，果能掣賊肘腋，以緩關、陝之憂，則知所當棄故也。是故險固則必守之，衝要則必守之，根本則必守之，無民則棄之，力不足則棄之，勢不便則棄之，皆可考於古也。不斷大峴，慕容遺劉裕之禽；不塞成臯，石勒知劉曜之敗。王衍撤守險之備，則唐兵入之；南唐吝把淺之費，則周人乘之。險固其可以不守乎？不能并齊魯，取韓魏，則黥布爲下策矣；不北據邯鄲而阻漳水，則陳豨爲無能矣。太武至瓜步而亟還者，懼彭城之議其後也；元英擁大衆而不進者，以鍾離之扼其吭也，衝要其可以不守

乎？尹鐸寬晉陽以爲保障，蕭何全關中以待高祖，朱鮪之攻桓溫也，寇恂勒兵出而禦之，不以彼衆我寡而爲疑也；張邈之迎呂布也，荀彧之所守者二城，不以敵強己弱而爲懼也，根本其可以不守乎？有是三者，雖死守勿去可也。曹公欲遷江西之民，而廣陵、廬江、九江、蘄春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是以吳魏之際，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則無民安得不棄之乎？殷浩出師無功，王羲之遺之書曰：「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計，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浩違其言，重致狼狽，則力之不足，安得不棄之乎？吳以三萬人戍邾城，陶侃以其隔在江北，內無倚賴，外接羣夷，必引虜入寇，故棄而不守；庾亮繼侃以萬人戍之，卒致毛寶之敗，則勢之不便，安得不棄之乎？有是三者，雖去而勿顧可也。棄守既審，守可以必固乎？曰未也。居險固之地則守之易，居四戰之地則守之難，是以有自然之險，有使然之險。山川丘陵，自然之險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使然之險也。《周官》之職，有掌固焉，有司險焉，皆主守備之官也。《掌固》曰：「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司險》曰：「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夫固者，人之所爲，而或因乎山川則使然者，非地不因也。險者，地之所有，而復爲之溝涂，則自然者非人不守也。不特此也，《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則既有可守之處矣。「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則又有能守之人矣。「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則凡可以爲禦備者，無不具也。「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

惟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則凡可以爲救援者無不素也。「晝三巡之，夜三鑿以號戒」，則警備之嚴如此。「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則譏察之密如此。數者皆得，又何守之不固哉！然而均是地也，或固或不固，則守之兵不同也；均是兵也，或勝或不勝，則將之人不同也。守非其兵則棄地，將非其人則棄師，有一於此，將覆亡之不暇，其可以守國乎？是故備禦之難易，常繫國威之盛衰；國威之盛衰，常繫將帥之能否。昔匈奴方強，烽火達於甘泉，則漢屯長安之旁以備胡，及衛、霍深入，大有斬獲，則匈奴屯甌脫以備漢。東、西魏之分也，周人歲椎河冰以防齊，及齊政既衰，則齊人椎冰以防周。信乎備禦之難易，繫於國威之盛衰也。魏尚在雲中，匈奴不敢近塞，郅都守雁門，亦爲之舉邊引去，李廣則號爲飛將，李勣則賢於長城，子儀存則回紇革心，馬燧罷則吐蕃得計。信乎國威之盛衰，繫乎將帥之能否也。謝幼度之守廣陵也，彭超席累勝之鋒踐蹂淮泗，至於三河，幼度起而麾之，追亡逐北，故境不旋踵而復，間歲而有淮淝之功矣。今之守廣陵者，有如幼度否乎？蕭僧珍之守山陽也，太武以迴山倒海之威深入而反，僧珍斂人民，儲糧械，蓄陂水以待之，魏師過而不留，今之守山陽者，有如僧珍否乎？南齊之初，高祖料索虜之必來，以壽春兵衝，使垣崇祖守之，及寇之至，崇祖誘之以小城，灌之以淝水，沙囊一決而強敵遁逃。今之守壽春者，有如崇祖否乎？東昏之末，壽春叛入於魏，淮南幾亡矣，梁武帝命韋叡取合肥而守之，魏軍畏憚，謂之「韋虎」，及其救鍾離也，戰艦一奮而百萬爲魚。今之守合肥者，有如韋叡否乎？以三千之衆當百倍之師，晝夜拒守，卒全其城，有如昌義之守鍾離乎？以寡弱拒守，再破石虎之

師，功名亞於周訪、祖逖，有如桓平北之守襄陽乎？內圍步闌，外抗羊祜，水陸克捷，禽馘萬計，有如陸抗之守荊州乎？羽檄交馳，圍棋自若，據險堅守，卒困曹爽，有如費禕之守漢中乎？誠得其人矣，弱可奮而爲強，虛可張以爲實，瘡痍者可養而瘳，流散者可誘而復，若未得其人則反是矣。形勢不改而利害已殊，可不精擇而久任之乎？且我宋之肇造也，北無燕雲，故北虜強，西無朔方，故夏賊熾，據晉陽以游魂伺隙，則又有劉繼元焉。國家所有者，中原百餘州，山川之險，得之少矣。然藝祖垂意將帥，選任有方，命李漢超等五將鎮守河朔以拒北虜，命郭進等分戍河東、潞澤以禦太原，命趙贊等屯陝右、靈武以備西戎，皆少與之兵而富之財，重與之權而責之功，待之必誠，任之必久，由是邊城得以募養死士，使爲間諜，以深知敵人之情僞，俟其入寇，則出奇設伏以破之，皆有以少擊衆之功。契丹既不敢犯邊，太原則日就窮蹙，夏童惕息自守不暇。厥後何承矩開塘泊，興稻田，而河朔爲之安富；范仲淹築城堡，據要害，而元昊爲之請命。梁門、遂城著於北，青澗、洛水名於西，此皆用得其人，故設險之利興而守國之謀固。矧今江淮之險，皆有可因，倘於擇任將帥之際，適追祖父，亦何黠虜之足慮哉！雖然，兵以正合，以奇勝，行大衆於必爭之地者，兵之正也，馳輕銳於無人之境者，兵之奇也，有正而無奇則拙，有奇而無正則殆。盛兵臨晉，正也；木罌渡夏陽，奇也；列營官渡；正也；襲輜重於烏巢，奇也。有圍劍閣之正，然後有襲江油之奇；有攻洄曲之正，然後有擣垂瓠之奇。有正而無奇，是成安君之稱義兵也，不亦拙乎？有奇而無正，是曹公之襲烏桓也，不亦殆乎？故善爲守者，非守其正之難，而防其奇之爲不易。奔東南備西北，非亞夫有不能料；陰易夷兵以敗楊

肇，非陸抗有不能爲。茲所謂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而敵不知其所攻也。昔我真宗皇帝備禦北寇，講求最詳，嘗采衆議，決以聖慮，定爲陣圖，大率以大陣爲正兵，駐之衝要，以驍將爲奇兵，列之左右，以正當其正，以奇當其奇，若彼反而用之，則奇或爲正，正復爲奇，委曲周密，無不得其至。當今若祖述其意而行之，豈不可乎？淮漢、巴蜀之師，虜嘗以爲奇矣，賴上皇指授合宜，將士用命，戰而勝之，是故敵之來無常，吾之備禦亦不可以執一，烏知前日之正，他日不爲奇乎？前日之奇，他日不爲正乎？要在間諜巡邏之密察，烽火候望之精明，將帥有同舟之心，城堡有率然之勢，使彼小至則少利，深入則墮吾之計中，雖有孫吳之術猶不得施，而况冒沒輕儻之虜乎？譬諸奕者，疏密闊狹無常也，邊隅角腹無常也，所可常者，攻則形之於必爭，而乘之於所不備，守則爲之於必生，而備之於所不攻，乃爲善之善者耳。此皆因變制宜，出於心術之微，豈可按譜而得之？雖然，守有其兵矣，將有其人矣，審於去取矣，盡乎奇正矣，抑末也，則無如之何。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又曰：「形勢不如德」。豈以險之不足恃而形勢之不美哉？慮其專於守而不知恤民也，慮其恃乎險而不知修德也。民散則國誰與守？德衰則險烏足恃？公宮溝而民潰，長城築而秦亡，吁！可畏也。善乎趙襄子之知守也，方其避智伯之難，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固。」襄子曰：「罷民力以成之，又斃民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媮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又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智伯圍而灌之，沉竈產鼃，民無叛意，信乎富強之不如德也。曩歲滔天之寇可謂盛矣，三軍之士有戰鬪死傷而無有屑

爲降虜者，北邊之民有流離凍餓而無有去爲羣盜者，上皇之德深厚矣。《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守備之上策也，其勿以爲老生之常談。《悅齋文鈔》卷二。

〔二〕劍：原作「建」，據後文所述改。按「劍」即劍閣，爲蜀中險隘。

全宋文卷五八五八

唐仲友 三

館職策 三

問：歷代屯田皆有成績，今日兼行官莊募民之法，得不償失，何也？意欲兵民樂業，耕戰並修，以省大費，其亦有術乎？

對：夷狄強盛不足憂，兵農未一深可慮。中國禦戎，自有常道。貪欲徼求，是賂之而已；侮嫚驕倨，是容之而已；背約盜邊，是備之而已；深入爲寇，是驅之而已。主誠有道，將誠有能，法令誠行，賞罰誠信，兵甲誠足，士卒誠練，加之以天時，因之以地利，犬羊雖聚，其若我何？此常人之所甚懼而君子以爲不足憂也。彼以其衆，我以其寡，故戰常患乎不勝；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故用常患乎不足。少發則有濟師之請，多募則有乏食之虞，鋒鏑未交而戰士之氣懾於強敵，疆場未固而齊民之力匱於久餉，將帥畏縮以失機會，官吏趣辦以苟目前，日甚一日，雖有智者，將不能善其後，此不亦

深可慮乎？知其深可慮而無以救之，使不足憂者遂至於可憂，則亦何取於善謀哉！然兵農之分久矣，雖堯、舜復生，井田之法亦未易於遽復，於其未易復之中求其粗可復之術，無出於屯田而已。募民徙邊，居室田作，因以備胡，鼂錯之議也，文帝行之而邊備以修。步兵留田，得十二利以省大費，趙充國之策也，宣帝從之而先零以降。二者雖非井田之法，而耕戰並修，實有古人之遺意。此誠安邊制敵之長算，後世之不可易者也。故漢之西域、魏之許下、唐之振武，皆倣錯之議而行之也；杜茂之於廣武、鄧艾之於淮南、荀羨之於石鰲，皆述充國之策而爲之也。彼其行之一時而成效昭然著於史策，何獨至於今日而不可行哉！國家自中興以來，計司議臣屢嘗及此，而皇華之遣，以講求規畫爲名者亦至於再三矣。既立官莊之法，又下募民之令，累年於茲而功效未見，豈獨時變之不同，實亦講之未悉而行之未誠耳。議者皆謂兵農之分莫甚於本朝，蓋自有唐方鎮以來，迄於今日幾四百年矣，爲農者力耕以養兵，爲兵者捍患以衛農，各安其事，各享其利，吾將一旦合而同之，屈其果敢強力趺弛不羈之氣，以俯首於耒耜之間，驅其安居樂業畏懦無能之衆，以從事於橫屍之地，是強其所不能也，幾何而不駭且亂乎？爲是說者，是知時變而未達於人情者也。人情雖有惡勞之心，亦必有趨利之心，雖有畏死之心，亦必有自保之心，因其情而利導之，若水之於下，未有不趨者也。且兵之驕而難制，孰有甚於唐永泰之後？自德宗時，屯兵在關中者十七萬，經費不充，德宗議減之，李泌獨曰：「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煩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究其策非有他也，出繒帛市耕牛，命官鑄農器，糴麥種，募戍卒願耕者給貸之，須熟則倍償其種而增價以糴其餘，俟其安土則徙置其家，而以田爲永

業，此亦不出乎因人情而利之耳，令一下而願耕者十五六，孰謂今日之兵而不可使耕乎？秦之遣戍也，皆謫而往，民之行者如坐棄市。及鼂錯之募人也，誘之以贖罪，勸之以賜爵，安之以室家，聯之以保伍，爲之城郭之固，設之賞募之利，以至中周虎落、蘭石渠答之備，委曲周密，使民樂徙而有常居之心，文帝從之，蓋未聞有一毫之害也。豈秦之民異乎漢之民哉，亦避害就利而已，孰謂今日之民而不可使守乎？兵可使耕，民可使守，而吾之屯田未獲其利，盍亦深究其情而爲之計乎？蓋自古養兵未有厚於今日者，平居無事，列營於都會之地，奇技淫巧萃於目前，皆足以蕩其心而惰其志，孰肯服田力穡於南畝之間？故官莊之設，類爲虛文，募人以耕，得不償失，無足怪也。朝廷募民以墾閒田，其給復有限，彼力足以耕者，無非江南之富人也，輸期將及，則舍而之他，既無租賦之入，徒有招徠之費，其無益於軍儲，亦不足怪也。爲今之計，莫若募出戍之卒而使之耕，立力田之科以爲勸，則實利興而邊儲足矣。蓋出戍之卒與安居者勞逸苦樂，實相倍蓰，習於勞則不憚於耕，乏於用則易誘以利，善新募者以勸其來，則翕然而趨之矣。有力之氓能墾闢者，命之以官，爲之等級，以俟其增廣，則土著之法可以漸行，而無業之民從之若流水矣。二者人情之自然，不待強而從者也。雖然，無以率之則戍卒未易募，無以保之則富民未易勸也。將者，士卒之表率，將之所爲，則不令而自從，將所不爲，則雖令而不從，今使仗旄鉞者燕安自居，而使士卒兼耕戰之勞，則雖嚴刑驅之，適足召亂而已。昔晉扶風王駿之鎮關中也，督勸桑農，與士卒分役，以及僚佐併將帥兵士等，人墾田十畝〔二〕，是以恩威並著，羌虜降附。郭子儀之鎮河中也，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不勸

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兵有餘糧。且以貴如扶風、勳如子儀尚欲以身率之，況勢位功名之下此者。吾之將帥，誠能上體朝廷之德意，遠追古人之高風，載耒耜於軺軒，衣皮袴於荆棘，棄去蒲博而力作之是務，不好音樂而麥繭之爲善，使吾三軍之士聽唱而應，欣然樂而從之，雖欲不率，其能自容於衆乎？議者見趙充國之於臨羌，與羊叔子之於襄陽，屯田積穀，坐制強敵，皆知屯田之爲大利，而不知其有所因也。夫臨敵境而屯田，至難之事也。吳人大佃皖城，稻田四千餘頃，積穀至八百萬斛，王渾使應綽攻之，倉廩舟船一旦而盡，士之死者五千餘人；祖逖之佃於譙北也，熟則寇至，丁壯戰於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焚燒，如是數年，亦終不得其利。逖猶若此，而況他人乎？是故湟中之戰不捷，則充國之騎兵必不可罷；石城之戍不撤，則叔子之邏卒必不可滅。否則，雖欲驅而治田，適足資盜糧耳。今吾沿江之城池荒圯，戍卒單露，彼民愚而至神，雖有重賞之勸，亦未肯自取於危難之地也。況長淮之流，經冬淺涸，可涉之處，無慮數十，胡騎迅疾，去來如風，聚衆積糧，以速寇至，亦未爲國之利也。莫若命將帥牧守行視地形，度湖山之險可以阻固者，募新民居之，因立城堡，毋下千家，使寇之輕兵未易侵掠，而來耕者有利無害，然後勸諭之術可得而施矣。二說誠行，則軍民之願耕者衆，夫然後古人之良法皆可次第而舉也。田事出賦，人二十畝以均力役；發騎就草，爲佃者游兵，以防抄寇；相土處民，計民置吏，以盡損益之宜；令諸典農毋得以商事雜亂，以專耕桑之務；教人輓，以濟耕牛之乏；興爐鞴，以便鑄器之用，皆可次第施行，以助於屯田者也。遲之累年，兵有積粟之利，民有安土之心，因其農隙，習之武事，舉長淮之南皆府兵也，何憂乎邊備，何患乎外

寇哉！然猶有可慮者，軍民之不相安，而強敵之不樂於我也。昔諸葛孔明以饋運數絕，使己志不遂，故其出斜谷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夫孔明田於敵國之境，司馬懿以十倍之衆惕息而不敢動，軍民雜處，又無秋毫之犯，果何術以致之？以其威名著而紀律明也。今吾之軍政與諸將之威望，誠未可以比方古人，則借民以耕，以瘠地易上地，或未免於唐人之患，而先劫佃兵，恐反墮於鮮卑之謀也。然而軍之紀律，治之在我，誠擇近臣之有方略素爲諸將所嚴憚者，以兼董其事，又選寬和通敏之材以爲守令，使與將帥同心協力以調輯之，亦無患乎兵之擾民矣。至於敵人之情，則在廟算有以制之，非將帥攻守之所能獨爲也。昔勾踐之圖吳，身自耕，夫人自織，以率民於內，卑辭厚禮，重賂行間，以玩敵於外，及其生聚之既蕃，教訓之既熟，不二十年而吳爲沼矣。羊叔子亦然，反自江陵，專務信義，以懷鄰人之心，而陸抗亦爲之戢兵，故力耕之，卒坐收其利。夫勾踐、叔子之心，豈真欲玩時而長寇哉，誠以自治之策非閒暇不可爲耳。倘吾廟堂之上專行勾踐之謀，邊境之間兼用叔子之計，則不出數年，而兵食兼足矣。古人蓄積之豐，何足多羨。

《悅齋文鈔》卷二。

〔二〕墾田：原作「垾田」，據文意改。按「垾」無開墾義。

館職策 四

問：漢唐禦戎之策，如嚴尤、班固、劉琨說各不同，此下闕。

對：「此下闕。以漢唐之行事而考，嚴尤、班固、劉琨之議論，有可得而辨矣。且以至常之理言之，羈縻備禦者，待夷狄之常也；征伐和好者，待夷狄之權也。兼用而兩得者，上策也；得多而失少者，中策也；得失半者，下策也；一舉而兩失之，無策也。以三子之明智，豈不足以知此？三子之博辨，豈不足以言此？顧乃人自爲說而莫之一者，亦各因其時而已。嚴尤之言，爲新室言之也；班固之言，爲東漢言之也；劉琨之言，爲唐言之也。請先言其常而後推明三子之意。天之生夷狄也，限之以山川，阻之以關塞，言語衣服不通於中華，飲食嗜好幾同於異類，其地不可有而耕，其人不可臣而畜，故聖人外而疎之，不及以政教。荒忽無常，則嚴爲之備，不使害吾民也；文告不悛，則增修其德，不以勤吾民也。其來也勿拒，其去也勿追，故曰羈縻備禦者，待夷狄之常也。然而中國不常治，夷狄不常服，多難之世，不暇興遠戍之師，瘡痍之民，不足當新羈之馬，則太王之事有所不免，魏絳之策於此乎可用矣。冒沒之不已，搏噬之無厭，患不止於疆場，而深至於畿甸，毒非止於蚊蟲，而有類於蛇豕，則南仲之師不可不遣，奮伐之師有時乎深入矣。屈中國以事之，毒天下以征之，豈得已而不已哉！常道不足以制之，則勢必出於此耳。故曰：征伐和好者，待夷狄之權也。周之盛也，內列六

服以謹藩圍，九州之外止於世見，不王者告之而已，其責之甚輕也；若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坐諸國門之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其待之甚薄也；雖在平、成之際，猶戎兵以涉禹迹，其備之甚嚴也。及宣王丁中微之運，匪茹之寇，內至涇陽，甚不得已，六月出師，然其《詩》曰：「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則何勞師之有？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則何黷武之有？雖奏膚功，執醜虜，特以定王國、復境土而已，是以交侵之患弭而中興之業成，此所謂兼用而兩得，上策也。漢高懲艾平城之圍，而用婁敬之約；呂太后隱忍嫚書之辱，以從季布之言；文帝增厚其賂，景帝遵而不改，然而背約入盜，終不少弭，有志之士至以手足倒置爲之流涕，常人視之，誠若無策，然新造之漢，瘡傷未復，叛者九起於中，呂氏、七國之難，皆非小變，加以匈奴之強，控弦者數十萬計，使當時不少容忍以開邊釁，漢之安危未可知也。雖淑女嬪於穹廬，然有小恥而無大辱；烽火通於甘泉，然有淺患而無深憂，此所謂得多而失少，中策也。武帝藉富庶之資，思刷累世之恥憤，王恢發其謀，衛、霍騁其力，分道深入，二十餘年，雖有克捷之功，胡輒報之；雖築朔方，收昆邪之地，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里；雖匈奴創艾逃遁漠北，亦使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此非征伐之失，窮兵之失也。收河南以奪虜之要害可也，絕幕窮追何爲耶？開西域以斷虜之右臂可也，勞師大宛何爲耶？好大不已，終以自困，計其功過，僅足相掩，此所謂得失相半，下策也。秦王平六國，威震六合，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民自周衰弊於戰鬪，其欲休息之心，甚於饑渴矣，此下闕。

代人上謹初政疏〔二〕

臣伏睹某日詔書，陛下以臨政之始，思聞讜言，凡軍國之務靡不詢究，使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仰見聖意隆寬盡下，以圖新政。臣受國恩至深至厚，感激之意，萬倍常庶。某日忽蒙頒到詔書一道，拜受伏讀，迺陛下以既行博詢，不遺舊臣，復加特詔，俾之盡言。仰惟天意廣大，聖德日新，海隅蒼生，有口有心，咸願罄竭，矧在愚臣，敢有纖毫顧望不盡之意！臣本諸生，受知高宗，擢臣諫諍，臣之報國，樸忠而已。壽皇察臣本末，擢之政地，十有四年，臣之所以事壽皇者，即前日之所以事高宗也。今陛下親受聖父之傳，臣之事陛下者敢有二志？而況被遇潛邸，依光議堂，始終蒙恩，非可量數，不詢當言，而況詢及。臣竊惟天下之事，莫難厥初，自古人君，必觀初政。謹初而往，易於遡遊；既過而補，難於覆簣。是故九廟之付託在初，四海之觀瞻在初，萬機之得失在初，欲上承萬世之休，下垂萬世之統，未有不謹其初者也。高宗得傳說，命之納誨，自古謹初之君，未有如高宗者也。周公歸政成王，先之以《無逸》，申之以《洛誥》，終之以《立政》，自古謹初之佐，未有如周公者也。六書具存，條目甚悉，委曲如慈父之言，簡易有嚴師之訓，可謂萬世之龜鑑，百王之模楷。是故陛下今日盡孝在初，懋德在初，奉天在初，敬民在初，用人在初，立政在初。壽皇、陛下父子之聖孝慈固已盡於平日，然既承大寶，天子之孝事異儲宮。愛敬已盡於宮闈，所難盡者惡慢不施於一民；繼承已

謹於思慮，所難謹者動靜不失於一機，故曰盡孝在初。陛下岐嶷之資稟於生知，聰明之學成於就傅，所謂懋德，豈勞勉強？然而震驚百里，天下未能周知，飛龍在天，萬物方且咸睹，毫釐得失，天下共聞，日新其德，自今以始，故曰懋德在初。天眷陛下固非一朝，陛下承天方自今日。犧牲玉帛特爲事上之常，視聽言貌動爲奸和之具，以實不文，所當審別，故曰奉天在初。國家中更厄難，民散無統，高宗收此民三十六年而付之壽皇，壽皇撫此民二十七年而付之陛下。二聖於民，同乎一敬，中外寧泰，業如金甌，寶而持之，至難至重，故曰敬民在初。陛下繼照之德，羣下共知，議堂之上，端靖深觀。淵默雷聲，意向可見，忠邪之辨，不待臣言。然而表民在德，濟世須材，風雲會同之初，德業天淵所由判也，故曰用人在初。高宗舉大綱，壽皇篤前列，法令既備，紀綱既張，陛下迺繼紹之時，鼎新之日，是故初不欲銳，銳則易退；初不欲盡，盡則難繼。若虞機張，必中而發，故曰立政在初。凡是六者，陛下之所素知，聖學之所素及，臣言已贅，臣意可矜，赦其迂愚，願畢餘說。揖遜之事，唐虞之後萬古不行，逮我高宗斷自聖意，別宮就養，慈孝兩全，高宗真可以爲堯矣。壽皇親承付託，兢業萬機，內奉慈親，外平庶政，安靜之福同於高宗，壽皇真可以爲舜矣。壽皇真可以爲舜，舉神器而付之陛下，是以禹處陛下也。壽皇以禹處陛下，陛下當以禹繼之。臣觀自古勤儉謙抑之君，未有如禹者，禹之聖德齊於堯舜，禹之大功施于萬世，然以上繼大聖之君，每懷不及之念。分陰必惜，慮失時也；下車泣辜，深責己也。聞善言至爲之拜，飲旨酒至爲之惡，宮室必卑，飲食必菲，所以至謙至抑至勤至儉，舜一己百，舜十己千，是乃所以爲禹，是乃所以繼舜。臣觀帝舜授禹之言，禹奉而行，何

啻弟子之於嚴師。精一執中，既自運乎心術之間；無稽勿詢，尤審聽於求箴之際。至於懷乎朽索之戒，所以力行可畏非民之言，兢兢於身，垂訓萬世。陛下緝熙之學，素深於書，姑因繼舜及之，非謂聖心高明有所未見。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加之意而已。」老臣惓惓，最在此語。或謂受恩三朝，當有奇謀異策以裨初政，臣實不肖，不惟素學所無，實亦本心不欲，故未嘗挾以事高宗，亦未嘗進以干壽皇也。況道不以空言爲高，事必以常行爲久，成規在前，功在馴致，曲學小數，非臣敢知。謹昧死陳國家大體具如左，惟陛下幸赦其愚。《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六。

〔二〕按此疏，據其內容應作於光宗初立，即淳熙十六年，而前一年仲友已卒，疑有誤。

代臨安府上瑞麥表

仁育含靈，寢格三登之治；瑞呈宿麥。挺生千里之畿。並興「擊壤」之謠。敢效得禾之獻。臣某中賀。竊以牟貽嘉種，《詩》嘗頌於周王；穗有兩岐，民尚歌於漢吏。蓋珍符之滋至，在粒食以尤先。獨揜前聞，莫如今日。盈疇幪幪，產近甸之神臯；垂穎芄芄，協純乾之陽數。密邇躬耕之地，遠踰異畝之祥。清廟薦新，行講彘嘗之禮；靈臺觀象，已騰斗覆之輝。亶謂鴻禧，固非虛應。恭惟皇帝陛下

至誠贊化，善政養民。載耒耜於御間，率先千耦；鑄劍戟爲農器，罔奪三時。調璿璣而五穀登，和玉燭而四氣叙。祥風甘雨，物無疵癘之傷；潔粢豐盛，神有馨香之感。果蒙景貺，來表昌期。效貢毫都，上揜太宗之迹；倅圖蜀郡，益增仁祖之光。臣無補涓埃，繆司輦轂，稱萬年而稽首，幸睹宏休；陳五瑞而作歌，願追故實。《永樂大典》卷二二一八一。

全宋文卷五八五九

唐仲友 四

上張相公書

竊以宗社之計，帷幄之謀，制之在相公，斷之在明主，誠非小官晚學疏賤淺薄者所可議其萬一也。雖然，國之與家，事均一體，國安則從而安，國危則從而危，故敢忘其狂僭，以犯嫠不恤緯之罪，豈敢效相公憂國之心哉，亦以謀身而已。三思越職僭分之愆，稿成復削者屢矣。乃承相公在泮之日，和顏忘勢，俯詢芻蕘之言，仲友雖至愚，敢不效其區區？伏自狂虜送死淮南，亟取夷戮，於今七月矣，中國外攘之策彌無底止，竊聞於士大夫之間，大概三策而已：越淮而戰，一也；沿淮而守，二也；夾江而戍，三也。三策不早定則爲謀不專，爲謀不專則爲備不豫，以犬羊陰狡之謀而以不豫備應之，其爲患可勝言耶？試以今日之勢，妄論三策之得失。夫越淮而戰，最上策也，何則？天下之最可憤者，孰大於君父弟兄之讎？所可耻者，孰大於宗廟陵寢之辱？所可哀矜而痛惜者，又孰大於億萬蒼

生污腥羶而墜塗炭耶？爲此三者，忠臣義士泣血痛心幾四十年矣。今不因狂虜之敗盟、中原之思宋，奮其武怒，以爲恢復之計，此時一失，遺民向盡，南北之勢遂定，英雄得之，反爲萬世子孫無窮之憂，故曰越淮而戰，最上策也。雖然，天下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無其事而有其功者，使吾兵強而衆、將智而勇，羅落周密，財力充裕，中原有響應之誠，狂虜有必敗之勢，長驅而前，一戰而定，忠臣義士孰不願之？今乃不然，將不撫士，不足恃也；士經新衄，未可用也；長淮以南，鞠爲丘墟，而無藩籬之固也；鬻爵度僧，盡用弊法，而無歲月之儲也；向義之民懲陳、蔡之禍，有狐疑之心也；新立之酋襲累世之業，未見可取之形也。設今欲爲進取之計，必以重兵鎮臨淮、下蔡，以引北方，雖未深入而有危道三焉。夫二鎮者，淮南之門戶也，爲國譬如家，今有據人之門戶而主不爭，必有深謀存乎其間，不然則必爭矣。吾將分兵以屯，則不足以禦虜之爭；將悉兵以屯，則後無精銳以爲之繼，使虜兵四合而外援不至，則守不固。以全師而不能固一城，則事勢去矣。此其危道一也。二屯隔在淮北，而長淮可涉之處甚多，若虜以數萬人綴吾二屯，而簡精銳徑渡他所，以擣吾之虛，則二屯必退而自救，一去城守，腹背受敵，彼先據吾便地，主反爲客，有必敗之勢。設欲堅守以牽制其後，則吾之江上備禦必寡，而虜之姦計得以行矣。此其危道二也。虜若深知吾情，以萬全相困，盡空河南以誘我師，堅守河北以待吾敝，吾將緩而不進，則無以慰中原之心，進而無得，則何以爲持久之計，旬月之間，情見勢屈。馬肥兵合，彼以十萬騎徐驅而來，彼衆我寡，彼逸我勞，陳之平原，步騎不敵，元嘉之事，商鑑不遠。此其危道三也。有危道三而欲進取，衆人之所寒心，安得不少加隱忍，以爲一二年

後圖之計乎？越淮而戰，既未可輕議，故有沿淮而守之策，雖然，守淮亦不易也。自安豐至於楚，上下七百里，當屯者五，內爲五屯之後，繼當屯者三，大屯二萬，小屯一萬，略計用精甲十二萬人，而輜重不與焉。料今諸軍，未及此數。若兵少而強欲分之，形勢寡弱，籬落不固，一處失利，望風引退，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鯨布禽也。又觀自古號爲重鎮者，皆城池高深，守禦備設，糧儲充衍，兵力強盛。賊方遠來，利在速鬪，吾則因變制宜，以長策持之，可戰則戰，可守則守，戰不戰，常在我而不在敵，吾制其權而敵反從之，故其強易弱也。今自淮以南，大鎮皆無城池可恃，惟壽春僅有之，而城守之備百無一有。狂虜之來，吾之諸軍度其不可固守，則怯者退保，而勇者僥倖於一戰，捨吾所長，墮彼之計，彼所以易爲力，吾所以難爲功也。又況合肥以北，水運不通，近者鍾離、壽春屯軍甚寡，而旬月之間時告匱乏。若鍾離、壽春、安豐皆宿重兵，則饋運之夫不減數萬，淮南歸業之民既不可役，江南本根之地又難重困，未知何以繼之？議者欲以運船入淮，此又非長策也。自泗至濠，自濠至壽，至安豐，相去皆二三百里，深涉敵境，泝流而上，虜若以輕兵抄之，糧食舟船悉以資寇，可不慮乎？比者陸運丁夫甫及渡江而道亡者十二三，水運兵稍僅達淮陰，亦或羣聚而捨去。人情豈不願忠於國，誠畏死亡而惡勞苦也。議者曰：「吾興屯田矣，糧不患乏也；吾招降附矣，兵不患寡也；吾作堡塞矣，守不患弱也。」此又不然。興屯田而兵不足以護之，賫盜糧也；招降附而兵不足以接之，遺賊禽也；作堡塞而兵不足以援之，爲寇守也。祖逖嘗屯田譙北矣，熟則寇至，行之數年，不得其利。褚裒嘗納魯羣之降矣，覆師代陂、河朔二十餘萬口，皆不能自拔。南唐白甲軍屢敗周師，卒無預於淮南。

之存亡。抑又有甚不可者，屯田應募之人，大抵強壯者一，而老弱居其六七，以次農夫所食計之，歲雖大穰，僅能餬其口，稍有凶旱，固不足以自給，況敢望其有餘以省饋運乎？今種藝之時既已久矣，北來之民且當坐食，官不廩之則立見饑困；欲常給之，則望來歲之麥猶甚遠也，曠日持久，賑救不逮，則新附之民羣聚爲剽，與舊民勢不相安。郡邑之吏，恩信不足以懷，威令不足以禁，一夫異心，禍不可測。此其甚不可一也。重鎮臂也（二），堡塞猶指也，臂之不存，指將安附？今吾兩淮重鎮既不可恃，而欲恃堡塞以當虜人，是猶廢其兩臂而欲責十指之用也。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郭默、李軌皆以奇才爲塢主，而後無大援，終不能撓石勒之鋒，則下於二子者又可恃乎？況兩淮事體與舊不同，去歲未及收成，虜騎已入，堡塞之民尚恃累年之儲，稍可持久，今一旦蕩盡矣，秋高寇至，餘糧棲畝而驅之入堡，將何所得食？與其聚爲餓殍，孰若縱其避寇，尚可以苟生乎？此其甚不可二也。二者既不足恃，而欲以單寡之師沿淮而守，誠不易也。故有夾江而戍之策焉，其說曰：「我師可守而不可以戰也，淮南可以輕處而不可以重鎮也，胸山可遷也，泗、壽可棄也。吾畫長江而守之，彼豈能輕舍戎馬以與我爭舟楫之利也？吾舉淮南而空之，彼豈能千里饋糧以與我爲持久之計也？吾以東軍屯廣陵，西軍屯歷陽，以爲夾江之形勢，小入則逆而擊之，大至則避而守之，蓄銳以待其敝，徐行以躡其歸，此誠因時量力之計。」然以理揆之，則有不可者八焉。自古迄今，但有勞師費財以爭要害之地，未有舉數千里盡棄之者。淮南我之藩籬，失淮南則長江之險與彼共之。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一也。國家財用與古不同，京口、建業與行在之兵所仰給者，半出通、泰，去歲虜騎臨江，曾未月餘，

而二屯有乏財之慮。若棄廣陵，則二州不守，是不戰而坐自斃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二也。胸山自古爲重鎮，在今日尤爲要害，蓋昔都建康，則海道乃牽制之師；今都武林，則海道爲腹心之疾。胸山之存亡，實關江南之利害。去歲幸天賜我以開海上之功，今若委而去之，則山東之動息有不得而聞者，豈不殆哉！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三也。淮南之地，土皆膏腴，虜若以重兵扼廣陵、歷陽，而以餘軍爲屯田之計，因其農隙城而守之，則吾之勢蹙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四也。晁錯言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今之黠虜兼而有之，其不及江南者，舟楫而已。去歲采石之戰，虜船乃倉猝所造，例皆薄小，操舟之人，又非便習，故我師擊之易於拉朽。及其據廣陵也，控引清河、濰衝，用瀕河棹手，刻期將濟，京口爲之震動，雖勝敗未可知，亦已危矣。今若輕棄淮陰，使復行前日之計，則吾之長技，將與彼共之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五也。長淮之濱，誠爲難守，然其間山川之阨塞，可以控制而要擊者，非一也，今將盡棄以縱敵，是不斷大峴之說也，是不塞成臯之說也。長江之上，首尾隔絕，可撓之處甚多，彼投兵死地而我欲坐而制之，亦不易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六也。自虜敗盟，荆襄、巴蜀之師喋血以收故地，尺壤寸取，猶未有濟也，一旦縱敵，使以重兵臨江，而以舊境要吾之成，吾將拒之則不能無懼，吾將許之則恐絕中原之望，失將士之心，疑懼交戰而間隙生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七也。議者曰：「吾非棄淮南也，特不以重兵遠去而觀事之可否耳。」是又不然。廣陵、歷陽皆非控扼之要地，賊若水陸并進，而我師汎舟於江有還顧之心，其勢必不戰而退。強寇在前而欲退師，則瓜洲、楊林是其成鑑。如此則名爲夾江而戍，其實已棄淮南矣。此其不可者八也。夫自三國分裂，以及東晉、

南北、五代之際，江淮戰守之術未有不出於三策者，今乃曰皆未可用，是終無策而可乎？不然也。泥古人之迹而昧當今之宜，不若求古人之意而適當今之用。兵之爲道誠多變矣，其大要不過天時、地利、人和而已。今之所謂天時，雖不論可也，所急者地利耳，所賴者人和耳。分屯淮陰、盱眙以捍清河，堰瓦梁、固清流以扼中道，阻下閣、重山之險以守淮西，此因地利之說也。廣招募以重督府而固根本，明賞罰以悅人心而勵士氣，嚴保伍以禁姦民而助軍勢，此致人和之說也。地利有二：有自然之地利，有使然之地利。自然者非人不守，使然者非天不因，不可不加察也。淮東最爲今日要害，而清河又當虜人舟船之衝，淮陰、盱眙是其控扼，其地多水，非騎兵用衆之地，曩者兗酋固嘗畏之。惟廣陵以西、滁陽以東，平原曠野，利於用衆，昨虜渡淮，分兵東馳，三日而入滁陽，五日而戰六合，七日而至儀真，乃繞出淮東軍後。邵宏淵以衆寡不敵，力戰而不能抗，非將士之過，失地利故也。滁河翕受淮東衆山之水，瓦梁居其下流，堰而瀦之，六合西北可使浸爲大澤，沮洳泥淖，騎無所騁；環滁皆山，而清流關爲之喉襟，其地險阻，亦可爲控扼之處。此淮東之地利也。淮西自合肥以北，平原千里，惟利騎戰，而我師經楊林、瓜洲之衄，喪馬甚多，不可棄吾險阻與彼爭利。惟山口以東至於青陽，重岡複嶺，非用騎兵之地，宜因而設險，以爲拒守之計。此淮西之地利也。今去防秋不兩月，宜速遣材智強力之士與諳曉渠堰者，往視瓦梁之利害，而程其功用之多寡，速發江南旁郡丁夫，募淮南游手與大軍雜作，既成則置屯其上，以千人守之，時其繕修而防其盜決。仍遣軍將之明練與幹官之材敏者，同往清流，視其關隘而營築之，併諸山之間道，苟可以過師者，皆相視焉，可塹則塹，可柵則

柵，或累石以隘其道，或槎木以塞其徑；不可塞者，則置候望以守之，仍以便地築壘以示持久。四山憑高之處，多置烽燧以伺察警急；又遣官屬往合肥之軍，與其主將親自按行，自山口達於青陽，凡可以爲關隘者稍加人力，如清流之制，則兩淮之形勢成矣。形勢既成，然後悉淮東之軍分屯於淮陰、盱眙，而以偏師屯於滁陽；悉淮西之軍分屯於合肥、居巢、含山，而以偏師屯於舒城、壽春、鍾離、安豐，留馬軍一二百騎列鋪以爲斥堠。虜之未至，使將士解甲休息，牛酒日勞，以養其銳氣，又使募其民以爲嚮導，相與弋獵，馳騁出入乎山澤之間，以習知其道里遠近、曲折險易之處，山澤高下、扼塞要害之形，無間新遠，莫不畢至。虜若來寇，則淮陰、盱眙之軍臨朐^二，而淮東之守固矣。虜之小入，則合肥之軍簡吾精銳逆擊，以挫其前鋒；居巢、含山之軍分扼下閣、柘臯、青陽之險，以虞其衝突。虜若大至，則合肥之軍亦斂衆以就柘臯之屯，據險而守，勿與之輕戰；舒城之屯不易其處，以蔽廬江，而淮西之備設矣。虜欲進不可，而急於與我鬪，則其情易見，然後乘間伺隙，出奇合變，利以誘之，伏以待之，吾既習其地利而彼輕墮吾之計中，可一戰而破也。此說誠行，有三利而戰勝不與焉。兵屯便地，水運流通，人力不費，軍食不乏，一利也；虜之間探必知吾情，守備既修，姦謀自阻，二利也；險塞既成，居民有恃，流冗來歸，物力漸復，三利也。議者必曰：「淮陰、盱眙未易守也，劉錡以全師據之，卒舍而退，今之將士，能否未可知，而必其守，可乎？」是不然。錡非敗而退也，虜出其後而歸，以自救也。今瓦梁既立，清河既固，無後憂矣，淮東之不可棄，其辨之已詳，又何疑焉？議者又曰：「瓦梁，吳之涂塘也，孫權作以淹北道，用兵十萬人，其功力必大，今能爲之

乎？」是又不然。吳之役在魏境，而廣陵去棠邑不四舍，故必重兵以護之，而又併力以作，築城以守，用人不得不衆。今吾乃作於內地，必不若是之煩費可知也。就令用工十萬，其費幾何，而能省兵數萬，亦何憚而不爲？思小費而忘大患，非良策也。議者又曰：「瓦梁之下，良田何啻萬頃。今堰一成〔三〕，漫爲陂塘，所失大矣。利未見而先睹其害，人誰樂從？」是又不然。虎豹之爲害也，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也；蛟蜃之爲害也，竭澤不顧漁人之網罟也。今將捍天下之大患，而恤區區之田，不已閭乎？兩淮膏腴，何啻千里，皆爲荒榛，誰能恤之？又況此堰一成，其旁高仰之田必爲沃壤，民從而耕之，是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復何慮乎？議者又曰：「南唐豈無瓦梁，而周師乃自清流以趨六合，方冬水涸，豈能斷虜來之道乎？」是又不然。吾作瓦梁，非以斷道也，既守清流，又以爲重險也。浸其平原，要之隘路，虜與我師競逐乎尋常丈尺之地而無所用其衆，爭衡乎沮洳污澤之中而無所騁其技，彼雖至愚，豈肯輕涉絀地以自入於天牢地陷之間哉？議者又曰：「清流之險不足恃也，皇甫暉以數萬人守之，太祖皇帝以二千兵取之如拾芥，況欲以偏師守之乎？」是又不然。天下無不可守之險，劍閣、長江亦嘗失利，又可棄而不守乎？太祖皇帝神武也，且有天命，皇甫暉庸將也，以十倍之衆不能持久而倉猝於一戰，是以取敗，安可以常理論哉！虜知吾設重險以待之，必不用大衆而以偏師來，吾亦以偏師當之，且得地利，無患不勝。矧吾步卒精強，短兵便習，以寡可當虜人之衆，固不待兵之多也。議者又曰：「淮東之地誠不可棄，壽春、合肥皆爲必爭之地，又可棄乎？」是又不然。地有常險，兵無常勢，以常理觀之，寸地亦可惜，以權宜論之，力所未及，不得已也。淮東、西地利不

同，吾之爲守不容不異。竊又譬之壯夫之搏虎以力，羸人之搏虎以智。以力者攘臂而下車，操戈而前鬪，與之決一旦之命，此力戰之勢也；以智者設其陷阱，張其機弩，使之咆哮而前，自墮吾計，此設險之勢也。去歲，我師甚可禦寇，不幸將非其人，不戰自敗，既失所謂壯矣；今士氣不振，軍行單寡，殆如羸病之人，得不變而用智乎？議者又曰：「若輕壽春則光、黃無援，虜將自彼而入。」是又不然。光與蘄、黃相去皆數百里，水運不通，非用大師之地。若分兵而來，吾以九江之屯固守其前，而以襄漢之師聲援其後，勢必可解。假使吾之重兵屯於壽春，豈能禁虜之不向弋陽哉！議者又曰：「古人皆疾戰以定天下，守險抑爲下策，不足用也。」此又不然。新造之國與已成之業不同。草昧之初，英雄無定主，生民無定志，事成則帝，不成則虜，亟戰以決雌雄，誠不容緩。至根本既立，人民既安，較之一擲，不若出於萬全。今日之業雖未大成，要以安國家、定社稷爲主，不可輕也；又況戰守常相因，戰所以爲守，守所以爲戰，初無定形，要不失吾地利斯可矣。議者又曰：「淮西重山之險不著於傳記，前人未之守，何足恃乎？」是又不然。天下無常勢，或分爲十二，或合爲六七，鼎峙而爲三，中分而爲兩，莫不各設險以固其國，豈山川必若江淮而後可乎？戰於平原，粗得地利猶可勝敵，孰謂連山之阻，從而修之不足爲阻乎？曩歲敗虜於彼，蓋由我得地利，而下閣爲之牽制；王權之棄昭關，由不守下閣，而虜師入之，遂出我師之背，此又成敗已然之效也。議者又曰：「陸運之夫尚謂勞費，築堰修險，其何以堪？」是又不然。事有輕重，時有緩急，人皆知之。民情雖好逸而惡勞，亦必好生而惡死，孰肯以負擔版築之勤，忘蹂踐囚奴之苦哉？與其飛芻輓粟而徒費，不若治堰設險而

有用也。議者又曰：「去歲虜退，亡失已多，夾淮諸郡，亦皆荒梗，其勢未能再舉深入，何必先爲煩費？來而圖之，亦未晚也。」是又不然。彼若果有內釁，未能大舉，或知吾有人，不敢輕動，誠恐有之。然解紛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撾，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虜若有謀，必攻江淮以求吾成，則關中、山東之師不戰而自退，安可恃其不來乎？使吾設險於此，而虜不敢南下，則吾已全勝，此上兵伐謀之說也。至而圖之，將噬臍矣。議者又曰：「審如此策，能保我師之必勝乎？」是又不然。仲友所論者，地利耳，抑又有人事焉。若百將一心，三軍同力，雖百萬之師、滔天之寇，猶可敗也。若將不恤士，士不用命，雖金城千雉，天塹萬里，猶難恃也。故仲友敢獻人和之說。竊觀自古江南之兵，未有如今日之寡者，蓋古者軍民一道，故民富則兵益多。今日兵民異道，故兵多則民必困。加之息兵以來，姦臣誤國，諸處大帥任用匪人，隱濫尺籍，名存實亡，朝廷平時眩於虛數，恃以爲安，一旦出師，乃飛檄而請救，今雖知之而未能覈也。料今現兵以守兩淮猶恐未足，而大江以南，京口、建業本根之地，殊未有以鎮之，萬一不捷，何以爲繼？又觀近日軍情驕而易怨，稍不如意，浮言胥動，上下苟且，幾有臂指不相運掉之處，彼謂國家恃我爲命，而他未有以制之，其勢不得不爾。若吾在內之軍足以當之，則恩易以制而號令行矣。雖然，朝廷嘗令諸將募兵矣，既所得不多，其間復有冒濫，今將如何而廣之耶？仲友以爲今日招兵不當於沿江諸郡，人情誰不惡死？彼目擊兩淮諸軍戰鬪死傷、暴露疾疫、道路流離之禍，雖有重賞不能使之爲兵，彼之所畏，有重於所欲故也。惟山越之民剽悍輕疾，類以私販自業，曹聚爲羣，動輒數百，豪民以氣力相高，蓄養游手，教習兵器，頗成部

曲。若於閩浙、江湖素號風俗強獷之地重立賞募，能招集強壯、堪充行陣及五十人者，則命以軍功之官，使長其人而食其祿，遞而加之至於千人，各有等差；其有願爲屯田之兵者，則一以當二，倍加其祿；州縣之官能募及其數者，比類賞之。如是則私販之黨與豪民之部曲、與游手之民，皆可號召而至，不數月而十萬之衆集矣。又於沿海諸郡山多材木、水道流通之處，多造戰艦，令至千艘。富人能以私財爲官造舟者，計其工費，視募兵推賞，然後以所得兵分二屯駐之江上，以爲淮軍聲勢，戰艦水軍布列津要，以備緩急，各選宿將之寬厚得衆、紀律整肅者爲之長。示之戰陣，使知方圓曲直之形；勒之金鼓，使知坐作進退之法；教之武藝，使知騎射擊刺之便。以身拊循，教而勿誅，以信率勵，寬而勿縱，使其稍稍習熟，上下相安，將知士心，士識將意，明之以號令，示之以賞罰，教之既成，然後用之，將何施而不可哉！此廣招募之說也。古語有之：「賞罰中則兵強。」人孰不愛其生，今使之履鋒刃、蹈矢石，出入乎萬死一生之地者，豈他術哉？重賞誘乎前而嚴刑驅乎後耳。其可使之不當乎？雖然，朝廷嘗竄王權、劉汜矣，又易成閔、戚方矣，又不吝厚賞以答戰勝之勳矣，今將如何而明之耶？仲友以爲兵之刑賞不當專以成敗論，要觀其用命與否耳。《甘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也。去歲，諸將固有於尉子之戰，馳入萬衆以救姚興身被重創者矣，於楊林之退，身履兵刃，勵士力戰，爲諸軍斷後者矣，而賞未有當功也。固有身提禁旅、來援淮右，首鼠觀望，旬日不進者矣；有安坐舊屯，妄奏克捷，劫執降人欺爲鹵獲者矣，而罰有未當罪也。又況六合之戰未見顯賞，淮西之敗未見嚴誅，則未厭人心之甚也。儀真之民皆能言六合之戰，虜兵數萬而我師不滿三千，弓折

矢盡，力戰不休，繼雖引退而虜猶躊躇不敢徑進，劉錡得以退師，此戰與有力焉，未見顯賞，何以勵敢死？去歲淮西衆力不少，器械精新，望風引退，長淮失險，偏師死鬪而勿救，健馬盡棄而不顧，楊林躊躇，由權先奔，兩淮塗炭，由權縱敵未即嚴誅，何以謝天下？今天子既以大權全付相公，罰罪賞功在此一舉。勸懲既行，將士畏慕，雖使之赴湯蹈火猶可也，而況他乎！此謹賞罰之說也。荆揚之民，天性輕剽，易動難安，邊境拏兵，銳師悉出，遠方傳聞常多失實，姦人乘之煽惑，愚衆潢池弄兵，不可不慮。州郡之兵素無紀律，驕惰成風，去歲調發已出勉強，涉冬而歸，頗多死喪，今秋復發，其勢倍難。畏死偷生，亦何不至？可潛消二變者，莫若保伍而已。雖然，去歲朝廷嘗下保甲之令，州郡行之，擾民無益，今將如何而嚴之耶？仲友竊以爲天下之事，講之貴乎熟悉，行之貴乎果斷，保甲重事也，周之乘馬，齊之內政，唐之府兵，不過乎是。去歲乃因人言，率意下令，初無法制，可以遵守，郡邑人自爲政，豈能不擾？今若博詢衆人之言，詳問四方之俗，熟究其利害而悉爲之法，制，使郡邑有所遵守，亦何患其擾哉！行伍既成，則不獨保鄉閭、察姦盜而已，可以漕運，可以守禦，可以據險塞而張疑兵，可以治濠塹而修壁壘，舉沿江諸郡分番而迭用之，數萬人易得也，其爲兵之助，不亦大乎？是嚴保伍之說也。三說誠行，先有三利，而戰勝不與焉。軍聲既振，勇氣自倍，黠虜聞之，喪其精膽，一利也；獷悍之夫，悉去爲兵，善良安居，內無竊發，二利也；內外相制，威令易行，保伍嚴密，姦人必獲，三利也。議者又曰：「江南之兵類皆脆弱，不可持久，不若廣招降附，募其壯者以爲兵。」是又不然。自古南北相持，南兵常以寡當北兵之衆，以一當十者，史傳屢見之矣。

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轉戰中原，李陵以荆楚步卒五千深入沙漠，劉牢之以北府兵五千破斬梁成，陳慶之以白袍六千乘勝入洛，南兵之精強如此，顧其將何如耳？議者又曰：「今使富人納貲而與之官，彼猶不願，矧使之募兵，其誰從之？」是又不然。鬻爵之令不信於民久矣，彼以無事之後，必爲棄物，是以不願。今募兵則軍功也，又不待參選而已食祿，是朝費而夕榮也，且有功名之望，其誰不欲？矧私販之魁首，姦惡之囊橐，一旦應募，則去盜賊而爲王官乎？雖然，必重其賞而不可以吝，賞薄則人必不從。若以百人而一官率之，不過千官而得十萬衆矣。今一捷而受賞者數萬人，冒濫甚多而不能吝也，何獨於此而吝之？議者又曰：「以今現軍而財力不給，今欲遽增十餘萬衆，則金穀、器械、貲儲之費，何以給之？」是又不然。曩者拏兵之際，數大將之屯，其兵數殆倍於今，彼時既能給之，豈今而乃不能。蓋開合斂散之未善，而耗散侵盜之尚多也。今欲強國勢而立主威，非兵曷濟？乃欲以乏財廢之，將坐待其斃乎？議者又曰：「熙、豐保甲之弊，人皆知之，今乃欲蹈其轍，不亦難乎？」是又不然。井田之制，新室用而亂，唐室用而治；車戰之法，馬隆用而勝，房琯用而敗。法之善否，亦在人而已。祖宗之時，海內久安，朝廷之兵不下百萬，無故而興保甲，人是以擾。今時方艱難，兵勢寡弱，人有自保之心，因時而利導之，不亦可乎？但當熟議而謹守之，不當因噎而廢食也。議者又曰：「山澤之民既多喜亂，一旦結爲保伍，使之私習戰鬪，無乃導之爲亂乎？」是又不然。天下之民善惡常相半，惟善者無以自保，則惡者得以肆行。保伍既立，則善人安而惡人懼矣。若重城郭而輕郊野，使有以十制一之勢，旌旗器械悉藏諸富民士大夫之家，而細民不得而私有，亦何遽至於召亂哉？議者

又曰：「今之民力已匱乏矣，朝廷方將責其助君之須，又使之爲保甲，有旌旗、器械、金鼓之費，不幾於重困乎？」此又不然。保甲良法也，非乘有事之際不可以興，彼富人者，類皆高貲而多怨，尤惴惴有寇攘之憂，今吾之法將以衛而安之，彼亦何吝乎一時之費哉？若擇其鄰里士大夫之賢者而統率之，亦不患乎擾人矣。由前之說而得地利，由後之說而得人和，因之以天時，持之以歲月，則設險之策可進而爲守淮，守淮之策可進而爲攻取，利則可爲恢復，退不失爲固守之計矣。雖然，此特區區管見，不足進於相公之前，抑又有私憂過計者。自古大臣分閫外之權，任天下之重，內必有同心之賢以濟其謀，外必有實用之材以辦其事。大臣之於君，誠有魚水之親也，誠有雲龍之會也，然而握大權，制重兵，其情雖親，其跡易疑。至明蔽於膚受之愬，慈母惑於三至之言，雖郭子儀之忠見害於元振，則功或不究，必有忠信哲艾之士，謀謨足以動悟人主，忠力足以折服姦伎，以爲吾之內助，則君不疑而謀以濟，若李西平得陸宣公爲之主是也。大臣之於事，智謀誠足以察也，器識誠足以任也，然而運籌決勝者，不親汗馬之勞，發蹤指示者，必有獲獸之犬，苟違節度，易於取敗。雖諸葛亮之賢，見誤於馬謖，則事或不成。必有戰勝攻取之將，忠義足以感三軍，智勇足以應萬變，以爲吾之外助，則力不勞而事已辦，若裴晉公得李光顏爲之戰是也。相公忠孝貫日月，德望冠本朝，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歸心，樂爲之用，誠不患其無人。然恐萬一之中有分毫不如人意，以害爲山九仞之功，豈可不深思而熟慮哉！仲友愚無所識，不勝忠憤激切之情，輒貢狂悖，惟相公少加擇焉，天下幸甚。《悅齋文鈔》卷三。

〔一〕據文意，「鎮」字下疑脫一「猶」字。

〔二〕「臨朐」下原有小注云：「按此下脫佚數句，無從校補。」

〔三〕成：原作「城」，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五八六〇

唐仲友 五

上四府書〔三〕

竊謂士生有道之世，不諱之朝，而不能竭所聞見以裨益上之聰明者，非忠臣也。仲友不佞，蒙被國家長養作成之恩，二十九年矣。再塵末科，職在郡學，叨竊升斗，以仰事俯育，報國之義，較諸在畎畝者實相倍蓰。況當聖賢相逢，共憂民患，廣覽兼聽，以建萬世之策，倘於此時日有所睹，耳有所聞，不能發憤懣、吐忠言，以效涓埃之補，仲友誠有罪。故敢冒斧鉞之誅，薦其狂瞽，惟執事少加察焉。倘萬分之一有益於國，雖九死其無恨。仲友竊惟今日朝廷之憂，豈非專在於北虜乎？北虜之所以可憂者，豈非在於和守之難決乎？此大計也，制之在明主，贊之在執事，非他人之所得言也。將言守乎，□國力之不支與諸將之不足恃；將言和乎，慮虜情之多詐與後日之不可保。必欲知國勢之虛實，度諸將之能否，察虜情之誠僞，定後日之規模，孰有詳且審於明主與執事者？遠臣言焉，將爲戮矣。

此仲友所不敢易而言之也。仲友之所欲言者，當今之職務，無問和之與守，皆當深知而熟察之者，其患有四：眩於虛數，以兵爲足用；惑於間言，以敵爲無能；財力屈而妄費，官爵濫而輕與。此皆已失之於前，當察之於今者也。國之所恃在兵，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古之以少勝衆者，非巧拙之甚相遠，則一時之僥倖也。學者徒見孟、荀不取強兵之說，遂以爲強兵非王者事，殊不知三代之時，兵民未分，民衆則兵強矣。孟子欲得民而荀卿欲附民，是不務強兵之末而深得強兵之本者也。今吾則異是矣，不教之民，既不可驅而強，則所恃者，素養之兵耳。仲友頃在田野，聞江上諸軍廩於公者，無慮二十萬，已而鄉間有官於瀕江者，言屯軍類多虛籍，私爲朝廷憂之，未敢以爲信也。及至金陵，見王權之軍，始信言者之不安。當緩急之際，地遠兵少，守禦不充，東西奔命，顛頓道途，鋒刃未接而戰士之力疲矣。二年間，四易軍帥，交手相付，前後一轍，議者輕爲進取，計亦以眩於虛數故也。散亡之後，所存益少，比閱水陸之軍咸在，而舟船不踰百，甲士不過萬。聽諸輿言，五尺之童知其無舊之半；聞諸計司，名籍尚不減數萬。若朝廷按以調發，前欲其捍淮泗，後欲其固江左，是可不可爲寒心乎？又聞之道路，襄蜀、江池、京口、暨陽之屯，亦仍舊弊，例非實數。果如其言，豈不深誤朝廷哉？故曰眩於虛數，以兵爲足用，一患也。虜自南寇以至於今，計其敗亡死喪之數，當不減二十萬，其勢力之弱於曩日，雖不待於間諜之言，孰不知之？遽謂其無能可乘而取，則未免於過聽也。昔趙與秦三戰而趙再勝，秦無所失而趙之地半入於秦，強弱之勢異也。譬之二人，一壯而一怯，其受病均，其醫療均，及其愈也壯者先而怯者後，此無他，所稟素厚則虧之難而復之易也。以吾平日之土地人

民，與虜較之，孰壯孰怯，不必智者而後知也。拏兵以來，勝負略當，是其受病同也。秦隴之師，吾之上駟，符離之役〔三〕，吾之大舉，確山之屯，忠義之巨擘也，二年之間，數與虜角，得未毫毛而喪踰邨山，醫療之方，又孰巧孰拙乎？吾尚能悉力爲六月之師，議者料虜不能爲患，亦未之思也。果其不來，是夷狄之有謀而吾之大憂也，何足深喜？以冒沒輕儻之性宜其易動，乃能隱忍以休息其民，不輕爲報怨之舉，又未見其真弱之形，此有識者之所甚懼也。遽恃其不來，將墮其術中矣，故曰惑於間言，以敵爲無能，二患也。朝廷用兵以來，事從儉約，自乘輿之服御與中都之官吏，裁減併省之令無時不有，而仲友猶以爲妄費，何哉？夫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君子皆以爲非，誠以得其小而遺其大也。粵自虜死寇奔，朝廷之經營備禦無所不用其至，將帥使命絡繹旁午，有募兵於山西者，有築城於兩淮者，有招降於山東者，有結援於太行者，或曰造器甲，或曰興屯田，或曰散旗榜，朝廷皆捐金幣以與之，大者數百萬緡，其次數十萬，下者不減數萬。由今觀之，得兵若干乎？築城幾所乎？降附有益乎？豪傑響應乎？器械、屯田、旗榜之屬，果如建議者所言乎？前日符離之舉，與今兩淮之郡邑、三軍之事力皆可覆按，固不掩衆人之議而逃朝廷之鑑也。但不知所捐金幣，皆有餘而歸之公耶？抑遂虛費而不反耶？歸之公猶之可也，若其虛費，不亦尾閭之泄乎？議者必曰：「趙用李牧，以軍市租與之，漢用陳平，以四萬金給之，皆不問其出入。軍旅之事，招納之計，豈可吝其費乎？」爲是說者，姦人之所籍口以盜國財者也。李牧北制匈奴，西抗強秦，雖市租未嘗會計，而所養士馬甚衆；陳平離間亞父於期月之間，用金雖多，而成效亦速。今吾捐金幣則多矣，李牧、陳

平之計何其寂然而未見耶？仲友之始至建康也，聞計司僅有歲月之儲，今聞其無旬月之積，公私物力困弊至此，議者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財力屈而妄費，三患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厲世磨鈍，是以明王班爵不惟其人，行賞必計其功。孔明以區區之蜀交吳抗魏，隱然爲強國者，其於爵賞，一毫不以妄與也，故得鼓舞一方之豪傑，而深得三軍之死力。仲友觀今日之於諸將，何其異於孔明乎？兵未交而身已貴，師未出而爵已崇，僅有小捷，幾至於無官可賞，撫近事以實之，可縷數也。去歲有以節度爲都統者，及用爲馬帥，遽加以太尉，豈節度不可爲馬帥乎？有以副使閣職爲統制者，及用爲都統，遽加之以團練使，豈副使不可以管軍乎？及以言罷，官猶如舊，再起爲步帥，又命之正任，是無橫草之勞而驟遷者二十餘級也。有錄其前功，由遙郡爲觀察使者矣，又以保奏爲承宣使；有一戰之勞，由遙郡爲觀察使者矣，又以恩例爲承宣使，此又何爲者耶？子弟例應入奏錫予褒遷，皆越常等；降附之人，莫考真僞，換授遷補，尤多優異，此又何爲者耶？誠使有益於國，雖有過於此者，猶不當惜。今命令一行，徒使僥倖姦詐之流以爲得計，而忠義勤勞之士搢腕而太息，豈不爲國之害乎？議者曰：「高祖之用韓信，必以爲大將，又爲之齋戒登壇；李愬之獲李祐，既以身任之，又委以六院兵馬使。吾將駕馭豪傑，可吝於爵賞哉？」此亦與妄人爲地，以竊濫賞者也。高祖之臣如信有幾？元濟之將如祐有幾？得一信遂定天下，得一祐遂入蔡州，今信、祐比肩而惴惴有敵國之憂，何也？符離之役，信、祐何在？去歲朝廷以檢校少保賞救朐山之功，而受之者怏怏不平，彼誠見無功而得太尉，是以缺望。使果爵不妄加，孤棘之榮豈易得哉？故曰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夫眩虛數而

以兵爲足用，則失於不知己；惑間言而以敵爲無能，則近於不知彼；財力屈而妄費，將無以給用；官爵濫而輕與，將無以使人。既無以知彼知己，又無以給用使人，和可得而恃乎？守可得而固乎？若以朝廷之勢，去是四患，非甚高難行也。內之兵覈而增之可也，外之敵畏而備之可也；用財不吝費，而必考其績；出爵不計資，而必當其功。信能行此四者，則知己而不輕，知彼而不怠，財用而事立，賞行而人勸，和則無後患矣，守則可持久矣。雖然，仲友觀朝廷二年之間凡所設施，不可謂不當矣。人望所歸則用之，論薦所及則用之，請行者付之不疑，來附者納之不拒，所以圖謀恢復、守備邊陲、拯濟生民之道甚備，然而四患未去者，皆所用之人誤朝廷也。兵籍多虛，是將帥誤朝廷也；虜情莫測，是間諜誤朝廷也；財之妄費，興事者誤朝廷也；爵之輕與，保薦者誤朝廷也。抑嘗深維其故，蓋亦有由來矣。天下惟厚德君子能不輕於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於功利之士。爰自聖天子赫然奮怒，厲復讎之志，一二大臣同心濟謀以贊盛德，蓋有速成大功之心，而行險徼倖之徒因得乘間以肆其說，獻議則誕謾於咫尺之書，進圖則欺罔於一幅之上，奏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事，遂使將帥屢犯所短，迄無寸效，反有前之四患。仲友之愚計，以爲塞欺蔽之原，定興復之計，惟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欲而已。夫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虜之衰形雖見，然犬羊之力未竭。今吾欲以單弱之師旅，空虛之府庫，一舉而經營之，所以事倍古人而功未半也。嘗論勾踐之滅夫差，燕昭之報齊怨，皆君臣相與計謀，積累十數年之功而收之一日，非不詳且熟矣。向使夫差信子胥之言，知所戒懼，潛王不以屢勝而虐用其民，輕棄其鄰國，則會稽之怨未易報，五國之師未易合。爲勾踐、昭王者，又當何

如？曰君子能爲興復之計，不能爲興復之時，計定而時至，一發而成功，計定而時未至，君子增修其德以俟之，蓋不獨在其一身，而亦有在後人者焉。故《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此言非迂闊也。今和之與守，皆隨時應敵之方，非吾之實謀至計也。吾之實謀至計，要當君臣至誠，日夜不忘宗社之讎，先爲立國之計，以建興復之基，力行不倦以須可爲之時，得時則起而收之，臣子之至願也。倘時之未至，必使吾君臣之誠心，明足以合於人，幽足以通乎神，上無負於祖宗，下不愧於民庶。在天之時，終亦必至而已矣。以主上之豁達果斷而春秋鼎盛，執事之博大高明而蚤膺重任，上下同心協力而爲之，近期十年，遠期二十年，狂虜滅矣。若欲速而危國勦民，幸安而玩時愒日，事雖不同，失則均耳。仲友至愚無識，不勝忠憤激切之情，惟執事察其忠而赦其愚，仲友之幸也。《悅齋文鈔》卷三。

〔一〕觀全篇文意盡在言兵，「四府」疑爲「西府」之誤。西府，宋代樞密院之別稱。

〔二〕符：原作「苻」，據諸史志改。下同。

賀史丞相加少師啓

需章得請，渙號疏榮。位亞維師，益峻南山之節；秩仍真館，俯從綠野之遊。身名俱高，中外胥

慶。切以事君不難於進而難於退，論德毋取其偏而取其全。錫焉而晝接者固多，衣錦而夜行者豈免？孰謂甘盤之舊學，已同伊尹之告歸。誕保七年，既擅作恭作孚之美；咸有一德，寧忘爲上爲下之心。優游出處之間，終始明良之遇。恭惟某官直方道大，忠孝天全，夙由羽翼之功，深契風雲之會。裴中令之神觀，曾莫狀於丹青；衛武公之文章，又能聽其規諫。屢罄經帷之啓沃，再更鼎鉉之燮調。非道不陳於王，坐底隆平之治；有猷則告爾后，初無遠近之殊。上崇體貌之恩，朝倚儀刑之重。顧念功成而名遂，將使儒立而貪廉。明詔挽留，彌厲伯夷之操；故鄉遄返，洊散疏廣之金。冠孤棘以通班，燕祠庭而佚老。黔首愈瞻於巖石，清風更激於頽波。萃英俊於翹才，奉從容於別墅。中書校考，已幾星紀之再周；九十猶箴，佇見衮衣之三入。某猥緣乘障，阻預掃門。人物衣冠，徒想洛中之事；金錫圭璧，願賡《淇澳》之詩。《永樂大典》卷九一八。

賀單侍郎啓

嚴宸降詔，會府登賢。董餉軍門，已奏輦輪之效；貳司國計，更觀鞭算之才。從橐有輝，儒紳交慶。竊惟總賦財於天下，民部尤繁；與諷議於朝廷，貳卿爲重。矧羽檄尚馳之際，正繁纓不假之時。非實含章，曷膺錫命？恭惟某官清襟邁往，雅量測深。參軌前英，詠《羔羊》而勵德；策鞭夷路，瞻黃鵠之凌空。久總軍儲，浸騰物望。蓋雲屯於萬旅，亦日費於千金。川實則谷虛，迺兩得兵民之譽；

雲升斯雨施，盍一專貢賦之權？佇錢流比跡於昔人，即柄用躡蹤於近日。某去違茲久，竊芘爲深。屢憑泚筆以貢誠，每屈典籤而裁報。忽聞新命，喜溢私心。稽民數而周知九州，素熟舊封之敝；考野賦而廢置羣吏，諒垂故意之仁。《永樂大典》卷七三〇四。

知信州通交代詹臺簿啓

宸綸改命，使節按刑。五月尚遲，政敏太公之報；百城未肅，民須賈父之來。郵置一傳，摺紳交慶。恭惟某官氣養剛大，德依中庸。惟其資深而居安，是以用明而宿壯。淵乎似道，孰測汪汪之陂；砉然奏刀，但見恢恢之地。一自烏臺之結綬，荐更熊軾之頒條。辯是與非，曾何剛吐而柔茹；興利除害，固已吏畏而民懷。偶潢池鼠竊之區，籍嶺嶠犬牙之制。爰膺衣繡持斧之選，往變帶牛佩犢之風。然三接方錫於康侯，必一言深悟於上意。不辭攬轡，固君子急病而遜夷；如欲折衝，當帷幄運籌而決勝。衆論如此，俞意必然。某曩共文衡，今承郡紱，無小無大，願聞楚令尹之告新；或異或同，當勉魯男子之善學。燕賀方深於成渙，鯉書尤荷於撝謙。尚苦炎蒸，諒綏福履，敢致精調之祝，用迎滋至之休。《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七。

送同官黃教授序

紹興歲辛巳，北虜渝盟，天子震怒，命將進討，河南郡縣稍款附，捷書日聞，中外翕然，謂克復可日月計。時永嘉黃君圯老方爲金陵泮宮師，僕始忝同僚，從容言及之，君曰：「虜爲謀久矣，今王師壓境，下數城而兵不出，情叵測，且蓄恨而發，其毒必深。」冬十月，虜酋果悉其師入寇，戊申渡淮，壬戌渡江，我師退敗相繼，人情岌岌不自固，君復爲僕言：「虜實強暴可畏，然罪貫盈，天將亡之。」已而果有變，守巢穴者自立，兇酋弑于軍，使來告退，希功者因言虜衆潰，願歸侵疆，宜乘機進取。十二月，天子親視師，正月至金陵，縉紳韋布之士章交公車，皆有空朔庭、封狼居意。君慨然曰：「是不可不爲天子言乎？虜酋雖死，衆尚強，且我師老矣，陳之中原，果遇必敗，不如先圖關中，勢可萬全。」乃投匭上疏，言晉、宋、梁、陳北討不利凡八事，且畫取秦五利。既奏，天子下其議，君亦貢副封於宰府，不數日，稱譽翕然滿都下，公卿大臣恨見之晚。未幾，鑾輿還宮，會君以薦員改京秩，解組趨朝，交游惜其別也，會於西園以餞之。酒半，僕釋爵而興言於諸公曰：「夫靜而能謀，柔而能守，學不爲空文而貴實用，言不阿時好而有憂國愛民之誠心，若此者可以爲天子近臣矣。僕與君當警急時相從居，聞勝同喜，聞敗同懼，聞事同議，妄意自謂知君爲悉。望其容粹而溫，察其心和而平，稠人廣座，語如不出諸口，間發一言，必審而當理，於前數者，其兼之矣。是行也，羣公之薦

不遺餘力，必將引而寘諸耳目之官，不則登道山而泳璧水，爲異日大用之階矣。雖然，願有請也，君子信而後諫，可以言而不言謂之隱。君之通達古今，議論不苟，既信於人，未稅駕必有迫而求之以咨度當今之急務者，雖欲不言，胡可得也？二十年來，息兵不用，中權匪人，隱濫尺籍伍符，乾沒財貨，軍行凋落，戎馬驚敝，一旦遇敵，不死則奔。士卒平居飽食安坐，驕不可制，荷戈一出，缺望醴賞，未及徧行，睢盱桀驚，有圍視四起之意。兩淮十餘州失業數十萬人，無所得食，相攻剽以爭一旦之命；江南白丁給饋餉，供徒役，北至于淮，踣斃踵道，東作方興，未有息肩之期。願君推前日誠心，復以是告吾君吾相，庶幾去華務實，捨末趨本，曠然大變，以解斯民倒垂之急。用則天下受其賜，不用則亦已矣，君何愧焉？僕誠戇愚，願希古人贈言之意。」衆曰善，因書以爲別，且繫以詩。

《悅齋文鈔》卷九。

韓子後序

張籍論退之排釋老不如著書，退之答以待五六十；又謂夫子道雖尊，其窮亦甚，賴其徒守之，向使獨言獨書，其存可冀乎？仲友三復而悲之。退之年不至六十，弟子亦無成其志者，李漢、趙德僅能次其遺文，於四部入於集，子錄儒流無韓子書，此於退之無加損。學士知誦習模倣取高於世，謂之古文；至其道，高深博大，亞孟軻、越諸子者，或未盡知，亦其徒未能尊其書之過也。仲友既刊荀、

揚、王通書，因掇取愈之古文三十四篇爲四卷，題曰《韓子》，以合於三書，非敢自附弟子之列，庶以成退之之志。自孟軻沒，養浩然之氣，未有善於退之者。《論宮市》、《諫佛骨》，之死不悔；《逐鱷魚》、《諭庭湊軍》，至誠無不動者。《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孟子》所謂大丈夫，人皆歸退之而不吝。至於三上書宰相、《潮州謝表》，蓋將祿仕於諸侯與，庶幾憲宗之改，故皇皇不忍、惓惓不忘之意，丁寧反復而不能已。世或疑焉，則知退之者鮮矣。退之自謂文皆約六經之旨，舉其大概：《聖德》、《詩約》、《乾》之《文言》、《別知賦》、《約》、《詩》之《谷風》、《佛骨表》似《無逸》，《送窮文》近《北門》，《鱷魚異類》，故體《多方》而嚴，《潮州表》愛君，故兼《小弁》、《凱風》之怨。此學者猶能知之。若乃《符讀書城南》謂誘人以利祿，孰知約宵雅肄三之旨？《感二鳥賦》謂有羨於榮光，孰知約飲食教誨之旨？夷考退之行事，鮮不合道，而文旨無非經。今而取以爲子，乃不并存者，懼後世獨以文觀之也。讀三十四篇，觸類而長之，獨文乎哉！《悅齋文鈔》卷九。

唐楊倞注荀子後序

淳熙八年十一月

《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複重，定著三十二篇，爲《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寢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閩本，文字

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鋟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若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倏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二）。《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據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二），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微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盛，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

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晝寢鋪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悅齋文鈔補》。

〔一〕桂陵：原作「桂林」，據上文改。

〔二〕疆：原作「疆」，據文意改。

題王介甫荀卿論下

不盡仁智之道，不足以知己而愛己；能知己愛己，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若其使人知己愛己，則所謂在彼者，聖人之所不能必也。今子路之言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是未知所謂在我者當盡，而在彼者不必求也。子貢之言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是雖知仁智之用，而未知其本也。獨顏淵不然，不責之人，不求之遠，反諸身而已，是可謂深知仁智者也。孔子不云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孟子不云乎：「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由是言之，則卿之所載，誠孔子之言，闕之者過爾。《悅齋文鈔》卷九。

書秦少游書王蠋事後

少游《書王蠋事後》，論甚偉，義甚高，然未爲知太史公之意者也。天下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推見至隱，《春秋》之法也。復齊之功，人孰不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於是乎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之意也。蠋之事固自附於伯夷者，《史記》數千載而傳以伯夷爲首，其益於名教多矣，不待以蠋附之而後明，附蠋於伯夷，人見其義而不知單之功實因於蠋，傳單而終之以蠋，則義與功兼明，庶幾爲臣者知夫仗節死義，不特爲區區之忠也。是故齊不可無單也，尤不可無蠋也。單可能也，蠋不可能也。單以即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即墨之守，救死之計爾，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於莒而緩即墨。及淖齒戕湣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急爭而東攻即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敝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即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即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之書，善乎其推本之也。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

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跡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蠋於單傳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蠋實倡之也，皆推見至隱之意歟！《悅齋文鈔》卷九。

全宋文卷五八六一

唐仲友 六

官制總序

爲民設官，其來尚矣，立制定名，則與時沿革。伏羲始以龍瑞爲龍師而龍名，炎黃、少皞、火雲、鳳鳥，亦皆以祥紀。顓頊以降，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惟鳥官之名粗見簡策，其餘莫得詳矣。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及周，寢以倍蓰，典謨禮經，粗舉名數。惟《周禮》五篇燦然可睹，分職率屬，大綱小紀各有條貫。然五家之比，下士一人，通計鄉遂多於府史胥徒之數，說者疑焉。蓋官有不常，職有兼治，古經簡盡，難以文拘，法制詳盡，未有過於此書者也。周衰，諸侯去班爵之籍，人用私意，僭逼不常，左氏所載諸國官名，曾無常制，晉卿具軍行，楚邑僭公號，況其小者乎？嬴秦事不師古，設爵級以勸武功，厥後罷侯置守，盪滅典籍，王制遂亡。漢興，不暇紛更，大抵因陋，賈誼請更官名，見沮絳、灌。孝景頗有損益，太初之後，寢以奢廣。建武中興，始從約省之制，班《表》、范

《志》載之詳矣。舉其大要，丞相總百揆，太尉主五兵，又有御史大夫執憲以貳丞相，九卿、尚書，凡目斯治，自餘衆職，咸有司存。外則刺史守令，各置僚屬。若爲官擇人，循名責實，雖制殊隆古，亦可期吏治民安。自外戚擅權，咸以將軍輔政。東都懲創，更以三司綜理庶務，自歸臺閣。洎於叔世，梁、竇踵武，無改前轍，徒使宰相失職，三公備員。此則無治人而非法之過也。三分鼎峙，大抵仍漢之舊，兩晉、宋、齊，小有沿革，無大更改，時艱政濫，尤多一時之制。元魏興自朔野，治以諸部大人，其官名多雜夷禮。遷洛之後，甫慕中原臺省位號，頗與江左殊異。梁武定諸卿之位，配合四時，置戎秩，省有餘號，其他多緣齊舊。陳氏褊小，惟循舊物。東魏、高齊，亦遵太和之制。宇文遠倣周典，復置六官，制作皆出盧辨，後復多有更改。隋氏革周，復倣漢魏。然南北之際治少亂多，制度考文非由上哲，倣古未必爲是，更制尤多權宜，自創以下，無譏可也。唐太宗省内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未幾，已有員外置、特置、同員、正、檢校、兼、守、判、知之類，寢非本制，隨事置使，廢置不常。舉其定制：臺、省、寺、監以揆事，道、州、縣、鎮以承流，府、衛、帥、統以治兵，品、爵、勳、階以辨貴賤，善最以考覈而升降之。雖異三代，精密易行，亦一時良法也。中葉以後，兵興盜起，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紛亂，蓋自太宗已不能無廢其法，況其後乎？故憲臺之號徧於卒伍，平章之名汙於戎行。極於五代，名實不復相副，昔之職任更爲虛號，議者厭之久矣。國家務用安靜，未暇更張。元豐更制，本《唐六典》之舊，雖名實稍正，而猶有一均中外、別流品，不如舊貫」之譏，於是去功名，增寄祿，分左右，稍有沿革。政和復建公輔，削僕射之名。靖康俄復其舊。

中興以來，雖不無損益，大概元豐之故也。然建官置吏，擬之承平，大較省矣。邇者正相名以體大臣，削左右以一好惡，亦時勢使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以著實，不可不正，名存而實亡，何益先王之建官也？使官稱其事，人稱其官，繁簡因革，特其名數，擇任之意，則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尹氏不平，《周官》以曠；宰相充位，漢制具文。魏、晉兩朝弊於閥閱，元氏迫張彝之禍，乃立資格，車載斗量，亦唐中葉之秕政也。名固宜正，責實尤在所先。襲秦因隋，不改五代之舊，漢、唐、國朝未害爲善治也，故詳其沿革著於篇。《悅齋文鈔》卷四。

兵制總序

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爭端一萌，非兵莫弭。參將、羽林，彪列《乾度》；地中有水，著在義畫。毒民畜衆，其來尚矣。炎帝而上，載籍不可得聞。黃帝氏弦弧剡矢，重門擊柝，攻守兼用，丘井里法，亦農戰兩修焉。故雖兵師營衛，靡常厥所，而大災以定，蚩尤以平，後世所不能加也。禹征有苗，會群后；啓戰于甘，乃召六卿侯國，王畿之兵見其大略。少康成田旅衆，以復禹績，井賦之法昭然於此。《禹貢》甸服而五百里，五等之封，大不過同，則以十制一之數也。三代之典，《周禮》僅存，出賦制軍，教戰牧馬，頗可考見。大抵鄉遂立軍，丘乘出賦，而又太宰有宮正之版，司馬總虎賁之士，司寇屬四夷之隸。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田與追胥竭作，自成人以上，無不執干戈以衛社稷。

者。九州之廣，大約其數爲兵幾七百萬，羨卒不與焉。不耕而食於公者，不什之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無不教之民。國馬足以供軍，公馬足以稱賦，無不蕃之牧。所以居重馭輕，兼制夷夏，法制備矣。周道中衰，宣王復古，內修外攘，歌於《小雅》，四驪十乘，其車三千，具見先王之制，然不藉、料民，版圖卒乘寢以耗缺。東遷以降，諸侯力爭，各變古制以謀富强。齊作內政，晉作州兵，魯作丘甲，鄭作丘賦，楚有乘廣，吳教車戰，兵革不息，田萊卒荒，更相吞滅。至於七國，商君始開阡陌，募三晉之人力耕於內，使秦人尚首功征伐於外，遂强諸侯。齊之技擊，魏之武卒，趙之胡服騎射，莫能當也。自此耕戰始分，饋餉日滋矣。始皇既并天下，快心胡越，謫戍之法，遂召一呼之難，驪山赦徒，僅救周章之禍，而蠭起之寇遂不可支。蓋民承六國之餘，習於兵甲，雖毆市人而戰，猶非後世素練之卒所能比烈也。漢興，總帥豪傑，又兼巴渝、燕貉之助，天下既定，制度大抵襲秦，京師置南北軍，郡國有材官騎士，此其常制也；而募罪人、七科、謫良家子、弛刑徒、孤兒、樓船之屬，名制不一。當時邊郡士卒猶起田間從軍，養於公者蓋寡，然已病轉輸，而募民屯田之策起矣。東都大率循舊。三國分裂，生民殄瘁，魏收黃巾之衆，吳出三越之民，蜀資南中之產。晉平吳蜀，收其吏卒，大概二戶而贍一兵。太康以後，諸王各擁强兵，因致篡奪，又廢州郡武吏，以召寇攘。然鄴下議衆，榜門歸耕，則一時調發，非皆仰給於公者也。江左草創，大抵籍兵於民，而權歸征鎮，荆楚擅强，計其吏兵，倍蓰他州，失輕重之權，屢致窺窬之禍，其法制無足言者。元魏起戎狄，控弦百萬，盡有中夏。自遷都河洛，六鎮舊兵勢隔榮進，遂以召亂。高齊將卒，皆出六鎮之餘。宇文據有關中，

始創府兵之法。隋氏稍增其制，蓋以強宿衛、重京師，而邊鎮亦各有兵。遼左之役，九十六總管兵百餘萬，知其不獨府兵之出也。唐起汾晉，助突厥先得關中，兵強天下，遂置折衝府，雖暫有廢興，而法備貞觀。大凡爲府三百六十餘，而在關中者二百六十三等，通率爲兵六十萬，以備宿衛征行，而邊兵戍守不與焉。又以河北人多壯勇，不置府兵。京師復有禁軍，與宿衛對峙。是時威加四夷，邊兵尚寡。高宗以後，府衛寢缺，倉猝征行，或一切募兵充數。至明皇時，衛士不充，張說請募驍騎，總其數不過十二萬，不居府衛三之一，而外事邊功，諸鎮之兵增至四十九萬，戎馬八萬餘匹。天寶中，禁衛皆市井之徒，而祿山兼三道，擁兵十八萬，馬二萬六千餘匹，又采訪河北，外總諸藩，尾大不掉，以召禍亂。雖西北諸鎮悉兵赴難，猶不能當，至外假回紇、南蠻之援。安、史既滅，山東之地遂爲降將割據，田承嗣使壯者習戰，老弱耕稼，魏兵遂強，乃知太宗不置府兵之意深矣。自是跋扈相延，征伐不息，諸鎮各務強兵，仰給度支者日衆，而神策二軍悉歸中尉，天子幾無一兵之權。間有太原簡廝牧昭義教步兵，劍南置雄邊子弟，皆人自爲制，取強一時，議臣策士欲復府衛，終莫能也。由是宦寺藩鎮權勢相軋，以至於亡。蓋自元和中李吉甫爲《會稽錄》，率二戶養一兵，生民之困已甚，況其後益陵遲乎？五代分裂，惟兵是急，大率皆出權制。劉守光首行黥涅，而良民恥於爲兵；杜仲威倚兵爲市，而贍養之費遂倍。周世宗斬先奔將佐，紀律稍張矣。太祖承百王之弊，始禁侵掠，嚴階級，簡閱招募，制益嚴密，舉天下兵不過十五萬，而天威無敵。太原既平，太宗始事西北。淳化以後，諸將屢衄，素練之兵所存無幾，乃調西北民丁以益，兵數遂倍前。真宗戎車再駕，遂盟澶淵，然招募益廣，

至數十萬。及元昊外叛，契丹要盟，邊兵日增，遂逾百萬之數，又有義勇、弓箭手之屬以助軍勢。熙寧以降，頗事開拓，禁旅之外，又增民兵，雖保甲、保馬繼有廢置，而峒丁、刀弩手之屬益廣矣。國初兵在州郡，元豐始置將總之，而州郡頗患缺備，調發不以時集；又京師禁旅，漸以併營爲功，復多出戍，前日營屯廢爲游觀之地。承平日久，將卒驕惰，遂無藩籬之固。太上中興，東南奮弱爲強，化叛爲忠，十餘年間，天聲遂振。和議既成，悉收三帥之精銳以強輦轂，分屯之軍皆隸禁旅，臂指屈伸，靡不如志，可謂一時之善制矣。然艱難之際，事多權宜，餽廩倍增，後雖息兵，因不能改，天下經費，兵居其九。干戈載戢，而府廩尚虛，弓箭手、刀弩手、峒丁之法寢亦廢缺，無善後持久之計，議者病之。屯田保伍，屢有建置，而未睹成績。大抵將帥務增軍，計臣慮廣費，凋瘵急撫摩，邊陲關備禦，求其兩得，未見長規。昔越、燕以弱報強，皆拊循其民，終得死力。今江淮、楚、蜀之民不爲不衆，而尺籍伍符未當春秋霸國之數，有司尚有乏帑之慮，時異事殊，一至於此！故歷考古今之變，著於篇，以備執事者參酌焉。《悅齋文鈔》卷四。

田制總序

神農氏爲耒耜以教天下，黃帝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陶唐以前，簡策罕存，法制不可得而詳矣。舜命后稷播百穀，禹定九州，則三壤，賦中邦，弼成五服，甸服之賦，百里爲差。啓戰甘野，乃

召六卿，田賦軍法，大略可見。商因於夏，更立助法，貢之用否，莫得而考。周自封郃，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公劉居豳，徹田爲糧；古公至岐下，迺疆迺理；文王仁政，耕者九一。然猶諸侯之制，商家之法。周公致太平，經制大備，法兼夏、商，不可易矣。中更厲王，紀綱文章大壞。宣王命召伯、韓侯疆理畝籍，至於蠻貊，方叔南征，其車三千，周道燦然復興，而不藉、料民，寢以違古。幽王荒廢，不能修成王之業以奏禹功，詩人悲傷思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所爲刺也。平王東遷，王政不行，諸侯力征，變成法以濟其私。齊作內政，以趨功利。魯號秉禮之國，亦稅畝、作丘甲、用田賦。子產相鄭，復修廬井，國人始欲殺之，後更頌其德，法壞難復如此；其後又作丘賦，蠶尾見譏。爰田、州兵，晉法非古，楚蔦掩爲賦，亦一時之興廢也。戰國並爭，經界愈慢，典籍亦亡。孟軻爲齊、梁王言王政，皆謂迂闊，獨滕文公問井地，軻言大略，卒以國小而逼，不克自振。秦用商鞅，開阡陌，以招三晉之民，遂傾六國，併天下，先王法制無復存者。漢興，蒐求遺典，祇得《周禮》五篇，名儒宿學，尚未之見，或加詆訾，故董仲舒輩皆謂井田難猝行，欲限民田，以漸致之。哀帝用師丹之請，公卿議定，卒以權貴不便寢。王莽妄意古制，令天下皆爲王田，民用愁怨，雖勉強復故，世已大亂。世祖止行檢覆，迄東都不復更張。三國、六朝，兵亂相尋，因循苟簡而已。元魏都洛，甸服蕭條，廬井流亡，田賦淹滯，始因李安世之議，均給天下民田，時勢人情，適當可變，非其智能優於往昔也。齊周迄隋，大因小革。唐朝損益，口分、世業，制度初立。時久戶滋，官吏偷惰，版籍寢以紛亂，天寶以降，經常之法，蕩然不存矣。五代日不暇給，周世宗讀《均田圖》，慨然懷古，

享國日淺，大志不遂。國朝歷載三百，十聖相承，俱存不擾，遠恢禹績，以復周典，我則未暇。又諸儒考論《周禮》，疑信大半，人學家師，古制益以曖昧。蓋周公制法，思兼三王，鄉遂都鄙，爲制不同，古文質略，舉凡互見，當時官有典常，更相發明。今惟一經，又缺《冬官》一篇，漢儒訓釋，矛盾橫生，康成一家，自相牴牾者不可勝述。今舉古法，爲綱領二篇，維以兼析，著後世法制之變，以便觀覽。自漢以來復有屯田以贍軍國，雖法異井牧，亦庶幾農戰並修之意，故併列於後。《悅齋文鈔》卷四。

井田綱領上

井田之制，《周禮》略存其大經。鄉遂、都鄙，爲法殊塗，諸侯之大小不同，而內外、輕重、詳略之法與王畿相似。漢儒不加剖析，周公之制遂以不彰。今別而言之，井田之綱舉矣。王畿方千里，面各五百里，百里爲郊，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六鄉地居四同，在郊；六遂如鄉，在甸。郊之餘地以爲場圃、宅田、賈田、士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甸之餘地以爲公邑。稍、縣、都以爲采地，鄉、遂王所自治。公邑之外，是爲都鄙。先王制法，重內輕外，歸之大同，不憚小異。《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

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然則鄉之授地均以百畝，其出兵均以一人，其無公田，不用丘乘，取兵之法明矣。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六鄉之田用夏貢法，孟子所謂「什一使自賦」也。遂人治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居民出賦，大概同於六鄉，所小異者授地有田萊之差，而任民均於下劑，則家二人而已。六鄉地狹人衆，故因其地而等其人；六遂地廣人稀，故輕其役而均其地。使地皆足以養人，人皆足以給使，則不同之同也。鄉、遂乘法成於族、鄣，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革車一乘，牛十二頭，卒二十五人。鄉、遂各七萬五千人，攻守自副，爲兵車、革車合三千乘。故《采芑》言：「方叔率止，其車三千。」此鄉、遂之兵制也。《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夫九夫爲井，則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中田有廬，八家各二畝半，餘八十畝共治之，則私田百而公田十，孟子所謂「九一而助」，其實皆什一也。四丘爲甸，六十四井，而乘馬之法，所謂「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者也。一甸之富，百人攻守，車各一乘，《司馬法》不備言者，欲明兵車之制，故止以牛見守車也。《司馬法》又言：「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若與丘乘踏駁者，地兼溝洫，屋兼三夫，車舉守車，

而以士十人互見，攻車也。一甸所出，卒長御右，兩司馬與守車之伍長合十人，則有攻車可知。攻守之車皆革輓，而攻車建五兵，故於丘甸言兵車，於成言革車，古文簡質，互相發明類如此。設或甸無革車，不應言牛；成無兵車，則士十人將安用哉？《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地，略與《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相倣，而都鄙無一廛者，廬在中田，則有室而已。不易百畝，而上地萊五十畝，若不同者，周之制地征其實九等，而互以三等見之：家百畝者田上上，萊五十畝者田上下，二百畝者田中中，三百畝者田下下。自百畝至三百畝，每二十五畝爲差，九等通率相補，皆再易之地也。都鄙授田與六遂同，出兵不當六遂五之一，先王強幹弱枝意在此。鄉、遂出兵雖五倍丘乘，而牛人掌共兵車之牛；校人軍事，物馬而頒之；馬質戎馬有物賈，受於有司者書焉；車僕凡師，共革車；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而頒之；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知鄉、遂之馬牛、車甲、兵器、旗物，皆頒於公，非若丘乘之具於民，此先王所以爲至公至均者也。故夏曰貢，商曰助，周曰徹。徹者，通貢、助而用之。夏啓甘野之戰，乃召六卿，則鄉治鄉軍自禹法如此，非周公創意。鄉、遂用貢，具六軍，都鄙用助，通王畿，出賦萬乘，《周禮》井田之大經，不其昭昭乎？《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所謂成國半天子之軍，而宣公稅畝，成公作丘甲，則魯郊、遂之外用助與丘乘，與周同。《孟子》告滕文公，請野九一、國中什一，亦欲復周家之徹耳。言井田者，通乎鄉遂、都鄙、貢助、軍賦之異制，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悅齋文鈔》卷四。

井田綱領下

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井方一里，積而計之，法備一同；同方百里，爲提封萬井，山川、沈岸、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分去一，以定墾田。辨其五物、九等、十二土壤之名物，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是謂度地。六鄉自五家爲比，積至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遂自鄰至遂，如鄉之數。都鄙自八家之井，積至千有二十四井爲都。凡民皆五畝之宅，其半在邑曰室，其半在田曰廬，析因夷隩，順四時以出入。是謂居民。鄉以上地、中地、下地辨可任之民，遂以田里安氓。授地有田萊多寡之等，都鄙制以室數，而授地如遂。載師任土之法，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皆在農夫授田之外，農之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士、工、商家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民年二十授田，六十歸田。是謂授田。遂人治野，夫間有遂，積至萬夫，有川凡五。匠人爲溝洫，田首之遂，積至同間之澮凡四。又有稻人掌稼下地，澮防、遂列、溝澮之制尤詳，是謂溝洫。鄉、遂用貢稅，夫無公田，取以司稼之斂法；都、鄙用助制，公田不稅，夫於所食四之一征其十二。諸侯之地，公食半，侯、伯三分之一，子、男四之一。載師自二十而一至二十而五，大抵在授田之外。是謂稅斂。六鄉，家以一夫爲兵；四閭爲族，卒乘具焉；六遂亦如之。都鄙用丘乘之法，六十四井而卒乘具，千里通率萬乘、六

軍，近取於鄉而遂貳焉。諸侯倣王國之制，大國三軍，取具郊，遂而通率千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咸倣焉。是謂兵賦。鄉以地制征，家可任者三等，遂以下劑，致氓則均之，家一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豐年均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是謂力役。丘乘之馬牛車甲備於民，鄉、遂之馬牛車甲出於官，牛田、牧田皆在遠郊，鄉、遂爲戎馬六千而牛三之，國馬足以供軍，公馬足以稱賦，故惟鄉、遂爲有牧田，是謂畜牧。五畝之宅，植牆下以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於疆場，鷄豚狗彘無失其時。女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以介眉壽，以食農夫。魚鼈不勝食，材木不勝用，養生送死給足焉，是謂蕃毓。王親耕，后親蠶，以勸農桑。自甸師至宗伯狗農者九，而王繼以大狗，耨穫亦如之。教稼穡，掌士化，由司徒下逮草人，設官非一。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植木，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其巡狩諸侯，則以地之荒闢行慶責焉，是謂訓農。爲之郊望、方社、雩禘、烝嘗，以逆祥除災，下至猫虎，防庸使之必報。一遇水旱，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同民樂。嘗芟社稼，泣卜來歲，終則有始，以似以續，是謂祈報。民力有餘，更予之田如餘夫，謂之疆。予田不耕者，使出三夫之粟，謂之屋粟。里布、夫布、夫家之征，以懲無業。無性、無盛、無槨，不帛、不衰，以恥不勉，是謂賞罰。歲不常豐，故有遺人掌委積以待施惠，旅師聚鋤粟、屋粟、間粟而用之。力不常足，故有興鋤利氓，轉移執事。新氓之至，使無征役，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

而助不給，是謂補助。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教芟舍以苗，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以狩，皆於農隙。因人之欲，竭作以習武事，教之坐作進退、趨走擊刺之節。流示之禽，以觀其不犯命；私縱獻豸，以明其守分；頒獲隆諸長，以達其弟順。其在諸侯，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是謂治兵。比以相保，閭以相愛，族黨以相葬相救，州鄉以相賙相賓，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道路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是謂厚俗。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使民以暇日修其德行道藝，自閭以上月書時考，歲終進退。司諫、司救巡問觀察〔二〕，以強其進而救其過。又使諸侯立學，以教訓其民。是謂育材。三年大比，別異其賢能，賓以鄉飲，獻書於王，遂以興氓，如鄉之制。諸侯歲貢其秀異，王以射擇其能否，出長入治，於是乎取之。是謂興賢。凡先王之所以富庶斯民而加之教，至於王德流洽，禮樂明備，皆由井田出，故總其大要如此。《悅齊文鈔》卷四。

〔二〕司救：原作「司教」，據《周禮·司救》考改。

全宋文卷五八六二

唐仲友 七

湯誓論

《湯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安國爲之說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近世諸儒從而更之曰：「升陟攻人，非地利也，以人和而已。」二者之說，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湯之伐桀，以其凶德貫盈，甚不得已，爲應天順人之事，必合諸侯，會衆士，以共致其天討。湯都亳，安邑在蒲，師行千里，其誰不知？乃曰「出其不意」，是必非聖人之所屑爲也。兵者除暴之器，非所以毒天下，聖人之行師，雖無苟勝之心，亦有必勝之道，豈故舍其地利而行於危道哉？吾觀聖人爲兵之謀，無所不用其至也。平居暇日，撫柔其民，井其田疇，比其居里；教之稼穡種藝，以養其生，迪之孝悌忠信，以厚其性；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刑罰慶賞相與相共，且賓興其賢能，出使長之，入使治之。故其上下更相親睦，居可以同其安

樂，征可以同其患難。兵之本既立矣，於是合其什伍，簡其車徒，教之射御，習之兵器，因農之隙以講武事，春蒐以振旅，夏苗以芟舍，秋獮以治兵，冬狩以大閱。辨其鼓鐸、鐃、鐃、號召、旗物之用，教之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爲之斬牲以戒其不用，使之從禽以觀其不犯，俾斯民目識旌旗，耳熟鉦鼓，晝戰足以相接，夜戰足以相聞。兵之末既修矣，本末兼舉，猶不敢以輕動也，必有逆天道、亂人紀，貪婪無厭，桀驁自恣，文教之不悛，威令之不禁，乃不免於用武。則又度其德、量其力，搏謀之卿士，大詢於衆庶，受命於廟，受成於學，所以盡人之心也。謀之筮龜，證之夢寐，告於皇天后土，禱於名山大川，始乎類，終乎禡，所以求神之助也。聖人之於兵，戒之重之若此其至，豈有修之累年，棄之一日，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捨地利而自置於可敗之處，帥大衆而蹈之於必死之域，不幾於行險徼倖，以民命爲戲乎？古人所謂仁義之師，特言其德耳。至於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未嘗偏廢也。其出也合衆而戒之，其戰也陳師而誓之，致果於殺敵之間，決勝於應變之際，必有大智大勇以濟其成功也。仲虺知之，故曰：「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詩人知之，故曰：「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悚。」由是觀之，聖人之兵，未始不本之以仁義而行之以智勇也。然則《書》之記升陟何也？曰：此序《書》者，記其道里之所出也。湯居南而夏有冀，方其伐桀也，必濟河而北，猶《泰誓》言師渡孟津也。武王之伐紂，四誓其師，故各言其地，湯之誓，一而已，故先言其道之所從出也。然則亦有戒乎？曰：有。吾於升陟渡孟津之際，見險之不可恃；於鳴條牧野之戰，見民之不易使也。陟在河曲之南，去安邑不遠；孟津距朝歌不五百里，當在王畿之內。桀、紂以萬乘之

國，如林之衆，既見伐於諸侯，反近戰於二十里之郊，其民之不爲用可知矣。故湯、武得其民，征伐於千里之外；桀、紂失其民，不能使戰於近郊之內。然則地之爲險，兵之爲強，亦在德而已。《悅齋文鈔》卷七。

周論

自古享國久長莫如周，周自昭王以降，王道寢缺，至厲而大壞，宣雖中興，其終不免於刺。幽覆宗周，平遂東遷，聖賢之君不復作，寢微寢滅，自同小國，然猶天下宗之，以爲共主，數百年而未泯。議者推其由來，蓋不一而足也。論封建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勢然也；論用人者曰：周五序得其道，千餘歲而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論積德者曰：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世尤長。三者皆近之矣，然未極其至也。天道不爭而好還，民心至愚而難欺。急於得者，其失之必易；強而從者，其去之必速。是故取天下易也，誠服之難；得天下易也，堅凝之難。吾觀文王何其盡誠服之道，吾觀周公何其盡堅凝之道耶。文王當商之末，斯民厭紂之亂，撫我則后，天下易得也，而文王有不欲取之心，故《大雅》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又曰：「匪棘其欲，遯追來孝。」其至誠不欲，蓋若是也。及其庶民歸附，虞、芮質成，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文王豈求而後得哉！周公黜商之後，餘民畏周之威，糾之以猛，商俗易革也，而周公有不欲速之心，故《康

誥》曰：「顧乃德，遠乃猷。」《多方》曰：「至於再，至於三。」其寬緩不迫，蓋若是也。及其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內則四方無虞，外則左衽咸賴，周公豈強而使然哉？惟文王之不欲取，故後世諸侯有不敢窺周之心；惟周公之不欲速，故後世之民有不忍去周之心。卜世之久長，二聖人力也。嗚呼！吾以是知周之爲至德也，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周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吾懼其說之惑經也，故辨之。《悅齋文鈔》卷七。

秦論

天下有不勝防之患，亦有必可防之理，不得其理多爲之防，適足以啓天下之患，不可不察也。昔者，秦皇可謂密於防患矣。天下之患不在諸侯則在權臣，不在權臣則在宗室，外則有夷狄之侵凌，內則有奸雄之窺伺，五者古今之通患也。秦皇以併吞八荒之氣，震疊六合之威，并天下而一之，將傳之萬世而不絕，於是罷侯置守以絕諸侯之害，尊君卑臣以削大臣之權，疏戚屬以弱宗室之勢，南取百

粵，北築長城，而却匈奴以止夷狄之侵；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鏃以杜姦雄之變。秦皇之心，自以爲子孫帝王無窮之業矣，然而趙高刀筆之材，乞丐携養之屬，盜弄國柄，殺適立庶，制天下之死命。扶蘇以冢嗣之親，蒙恬以宿將之重，迫於咫尺之詔，頽首就戮而不敢抗。勝、廣氓隸之徒，甕牖繩樞之子，振臂大呼，豪傑響應，並起而亡秦族。章邯以百勝之兵，王離以世將之略，挫於楚漢之鋒，輿尸面縛而不能禦^二。此豈始皇預防之不及哉？所以防之者非其理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五臟之動，六腑之變，必有偏勝之處，然後疾病生焉。儻吾之元氣不失其養，又得良醫以進其砭劑，雖有陰陽之寇而無死亡之憂，如其不然，徒欲預爲之備。今日進其劑平其臟，明日投其藥治其腑，疾未生而元氣已耗，外邪客氣乘虛而入，復使庸醫理之，幾何其不喪生耶？民心者，國之元氣也，賢才者，國之醫師也，善防患者修德以固民心，擇賢以遺後嗣，而天下之患，皆非所憂也。今秦不然，自商君之法行，專以刑名督責爲政；自白起之戰勝，專以斬刈殺戮爲事。始皇得志，偃然自以爲功高三代，業盛五帝，乃焚詩書殺學士以愚黔首，重賦斂興力役以毒天下，耦語者誅，誹謗者族，民不見德而刑戮是聞，朝無賢臣而姦諛是任，秦之元氣既耗而醫師已亡矣。一旦疾病交至，魚爛而不收，將誰使救哉？嚮使始皇平一海內之後，衆建宗室以庇本根，分封功臣以爲藩輔，廣收六國之英豪，擇其忠賢以共憂民患，然後解去密網，行先王之仁政，蠲除橫斂，復什一之中制，戢干戈櫜弓矢以息瘡痍之民，發倉廩散幣帛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徭省事以佐百姓之急，敬老慈幼以革媮薄之俗，使溥天之下，元元之衆歡然各得其所，欣欣然知戴其上，雖有田常之臣，不敢竊國之命，雖有蚩

尤之徒，不得遽稱亂也。即令患生於不可測知之間，則賢智之士相與戮力，順民心而去之，譬諸摧朽，必不勞力矣。釋此不爲，乃欲以區區智力絕天下未形之患，一敗塗地，何足怪哉！且以周之初基，天下之患莫急於商民與諸侯也，方且封國八百，因商民以立武庚，未幾而三監、淮夷、徐奄之亂相繼而作，武王之防患似若疏矣。然而豐鎬之業安於泰山，卜世之長終過其曆，是無他故焉，周之先王積德累仁在民心者深厚，又有周、召、毛、畢之徒相與維持而扶翼之，故小腆不靖，不足爲周之深患也。後之欲防患者，借周秦之事以觀之，則思過半矣。《悅齋文鈔》卷七。

〔二〕興：原作「與」，據文意改。

漢論

創業之君在無心，中興之君在有志。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地非其有而欲取之，民非其臣而欲得之，不視爲至公之物，且鰓鰓然有苟得之心，則將行不義、殺不辜以趨一時之利，其貽謀必不永矣，故創業之君在於無心。天下者，非後王之天下，乃先王之天下也。基業中僨而欲振之，土地既失而欲復之，不斷爲必取之謀，乃恐恐然有狐疑之志，則將怯大敵忘大恥，而爲偷安之計，其成功必不廣矣，故中興之君在於有志。昔者，文王有庇民之德，無君民之心，所以作周也。宣

王承厲王之後，內有撥亂之志，所以中興也。二王之用心，可謂各極其至矣。繼周之君，獨漢爲盛，吾觀高祖之創業，其近於無心乎？光武之中興，其出於有志乎？高祖以泗上亭長崛起於逐鹿之時，獨能仗大義除殘賊，以脫生靈塗炭之苦，其無心固明矣，然尤見於屬任之際。光武以南陽宗室切齒於新莽之禍，是故結豪傑，定計謀，以圖撥亂反正之功，其有志亦久矣，然尤見於應敵之時。吳漢之封「二」，高祖曰「漚狀有反相」，知漚之必亂東南也；呂氏之問，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知呂氏之必爲漢害也。知漚之亂而不誅之，知呂之害而不去之，吾有以知高祖之無心也。昆陽之戰，兵不數千，尋邑之衆踰百倍也；王郎之亂，倉卒南馳，司馬之屬無尺兵也。當強大之敵而勇益奮，處擾攘之間而氣不懾，吾有以知光武之有志也。惟無心故豁達大度，足以得天下而建無窮之基；惟有志故廟謨雄斷，足以濟大業而振中微之緒，四百年之傳祚，二君之力也。或曰：「韓、彭之死，皆以功高見疑，雲夢之游，得爲無心乎？光武舍廣河，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有始得其一之疑，得爲有志乎？」曰：爲人臣者無要君，要君則必誅，信、越委贄於漢，固陵之戰觀望不進，必待分地而後會兵，其罪足以死矣。高祖有聖人之資，而無王者之學，又不得三代之佐，故僞游之事不免過舉，亦不得爲有心也。古之君臣必有問難，所以更相啓發，光武之披圖，將以咨禹之謀，其規模已素定於胸中，不待禹言而後知也。禹因其問而力勉之，所以堅其意，不得爲無志也。高、光之處心積慮，固已審矣。雖然，創業在於無心，不可以無心而失時；中興在於有志，不可以有志而輕敵。高祖之在蜀漢也，曰：「吾亦欲東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斯欲也，所以爲除害也。諸將怪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

敵勇，斯怯也，所以爲養威也。除害以救民，養威以濟事，高、光之用心，皆在於斯民而已。《悅齋文鈔》卷七。

〔二〕漢：疑當作「潯」。

魏論

曹操以鬼蜮之資，乘雲雷之會，奮起郡邑，挾天子以令諸侯，二十年間，十分漢境而有其七。嗣不因業，遂移漢鼎；僕懿效尤，旋傾魏祚。萬古君臣之義，至是凌遲。歷代篡竊相承，禍端斯啓，跡其本末，可得言矣。漢政不綱，威靈肆虐，人怨神怒，逆卓興戎凶悖，英豪乘機蠅奮，託義濟私，忠詐莫辨，操居其間，蓋姦雄之尤也。智足以濟其詐，勇足以行其謀，強忍足以自勵，殘刻足以持法，乃攬申、商之術，通孫、吳之變，奮鯨、彭之力，籠絡文武，鞭笞宇內；援于、樂於行伍，取張、徐於降隸，匿怨棄瑕，並收其用，譎敵制勝，變化如神。內則彀、攸、詡、嘉、昱、曄、昭、濟之儔效其謀，外則惇、淵、郤、典、霸、褚、韋、德之徒共其勇，遂能詢仇徐方，植基兗土，奉乘輿於播遷，立朝廷於荊棘。綱紀斯張，農戰兼舉，假命征討，奮攘四方。走楊奉、梟呂布，西指則張繡稽服，南邁則袁術野死，致屈官渡，遂啓冀方，揚旌黑山，肅清朝野，荆琮震懾而獻地，隴超破散而遁。

逃，昏魯係頭，弱璋供貢。略亦遠矣，功亦大矣。向使敦在三之義，毋問鼎之心，復于明辟，恪恭臣位，遷都中土，汎掃九廟，祀天建官，不失舊物，然後奉辭問罪，先之文告，孫權安能鴟張於吳會，玄德何必崎嶇於巴蜀？如是，則伊周之勳復見於斯，齊威、晉文比之褊矣。自可位冠羣后，世祚黑社，備物典冊，死生極其哀榮，命服世官，子孫用其禮樂，顧不偉哉懿哉！奈何天資險陂，不奪不饜，包藏雖深，姦逆寢露，文舉以正色顯誅，苟彘以九錫潛斃，逼殞椒房，鳩毒帝嗣，戚屬相及，噍類無遺，一人擁虛，莫知死所，擢髮數愆，幾於莽卓矣。遂使忠良扼腕，豪傑藉口，曲直不分，智勇俱困，兵截於烏桓，威折於漢中，遷延濡須之屯，震動襄漢之敗。向使仲謀不貳其心，雲長得逞其志，雖未罪人斯得，勝負存亡未可知也。天厭漢德，臨沮授首，鼎分始成，操亦殞命，況其矯厲之習，變於忍死，荏苒之情牽於私愛，嫡庶之分不明於平時，分香之囑徒切於身後。貽謀不遠，來轍益邁，丕乃下材，據操成業，不洪修鯨之義，亟成篡事，臣託舜禹，掩耳盜鈴，謂人不聞，遂乃剪棄宗枝，窺二邦之境，雖土廣兵強，而根本先撥，但知黃雀之在前，不知寒露之霑衣也。觀之天資，頗肖乃祖，輔以懿之變詐，故能南擒孟達，西破馬謖，東殄公孫、孔明。天不假年，外憂雖弭，而懿威蓋諸將，內權已移，矧復肆宮館之營，重元元之困，昧守成之道，納僉佞之說，崇立幼弱，付託昏庸，爽義既殄其類，師、昭世執其柄。芳惟主祭，竟老桐宮，髦不勝憤，旋殞車下。劉禪既俘，璜亦高揖，覆轍相尋，曾不四紀。原此禍亂，誰生厲階？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也，得民以仁，受命以義。揖遜者既道高萬世，征伐者亦事出至公，雖以秦之強暴，猶未嘗挾大義以濟姦謀也。然且大堦懷口實之慚，夷

齊有不食之義，爲之者身受天下之過，論之者不廢抑揚之辭，故曰：武未盡善，逆取而順守之。何有安忍無親，殘戮以建基業，假公行私，盜竊而有神器，貽害萬祀，操爲罪魁。況其殺不辜以明法，行不義以逞憾，陶謙是怒，千里濫誅，文舉是憎，百口俱殄。愛姬以不覺蒙誅，主吏以人言借死，輕用人命，同於草菅。顧乃追悼愛子之亡，彌留妃妾之念，彼亦人子也，天其可欺乎？徒使生民塗炭者數十年，篡逆相踵者幾十代，偏方斥爲老賊，夷狄歎其狐媚，豈不信其然哉！彼羿、浞、莽、卓無分毫之功，有滔天之罪，迹非疑似，人得而誅。操才濟其姦，首爲盜竊，正以二方未一，事不遂於厥身。丕不自量，重欲欺世。竊痛君臣之義所由廢，篡逆之端所由啓，後世君子，猶有味操心而不正其罪者，是故論之。《悅齋文鈔》卷七。

晉論

晉綱失馭，五胡亂華。元皇以化龍之祥，協金陵之慶，保有江東，不絕晉之社稷，傳世十一，享國百有餘年。於時卿相大臣則有王導、卞壺、溫嶠、蔡謨、謝安父子之儔，岳牧將帥則有祖逖、陶侃、劉洪、周訪、桓、庾弟兄之輩，幕府則庾翼、江道、郗超、王珣之屬與其謀，偏裨則劉遐、毛寶、桓伊、劉牢之之徒爲之戰。蓋嘗擊楫誓師，束載厲兵，爭衡河洛之區，馳驅趙魏之境。然而功喪於垂成，謀沮於將舉，民雖降不能援，地雖得輒復失。季野覆師於代陂，深源挫衄於山桑，仁祖失律

於許昌，萬石狼狽於渦潁。元子西至灞上，北征枋頭，皆以不利而退。牢之一勝澗洛，引旆鄴都，亦以輕進而敗。及至劉裕，以不世出之英資，總南北之豪傑，悉荆吳之精銳，東擒慕容，西滅姚泓，中原之境未復其半，而晉之鼎祚已遷，天下之勢竟裂而爲南北矣。議者因謂江淮無山西之將，吳楚非持久之兵，建業異建瓴之勢，自守可以僅存，征伐不足取勝，至乃絕望經綸，甘心僻陋，跨荆益以閉關，恃江漢而設險，安居猛虎之側，甘寢積薪之上，棄彼樂土，使爲匪人。嗚呼！是皆聞其聲而不見其形，齊其末而不揣其本者也。且以將之難得耶，韓信何以有必勝之智？兵之不精耶，項羽何以有橫行之威？地之非利耶，吳越何以主上國之盟？三者皆非所患，則晉之不競，蓋有由矣。宣王之攘夷狄也，必曰內修政事。政事者國之本也，名分非政不定，制度非政不立，甲兵非政不强，財用非政不足，號令非政不行。故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悖、小臣竊，若是則危亡顛覆之是憂，何恢復之圖哉！自武帝驕淫，綱紀寢弛，孝惠愚弱，禍亂繁興，政事之大壞，干寶論之詳矣。及元皇以一州臨極，主弱臣强，五馬之謠，始爲戎首，幾事不密，終貽陵辱。明帝以岐嶷之資，神謀內斷，制勝帷幄，遂取鯨鯢，晉之威令幾於復振，而天命不佑，享國日淺。繼以成、康、穆、哀，四世短祚，委裘主祭，政出他人。蘇峻、祖約滔天於其前，庾亮、桓溫覬覦於其後，海西受昌邑之誣，簡文同總已之聽。及元惡自殞，太后還政，僅成淝淮却敵之功，已惑國寶膚受之愆。道子、元顯，以昏虐斲喪，王恭、仲堪，以逆亂相煽，安恭不辰，事同赧獻，政之大略可得言矣。迹其典型紕繆，忠逆混淆，慶賞刑威，掃地幾盡。含垢匿瑕，則偷安旦暮；危言正論，則取禍頃刻。不

討郭默謂之遵養時晦，分任三桓以爲經遠無競。登天折翼，僅止士行之志；遡風擁扇，尚汙元規之塵。自古政事陵遲，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故詳周札之議而知逆黨之無憚，察周顗之死而見大臣之修怨，覽周謨之論而識將帥之非人，感撫箏之歌而悟讒諂之得志，觀治城之對而恨清談之敗俗。內治若此，雖以金城天府之國，百萬精銳之師，儲械若山，積糧如坻，猶將外侮內陵，救過不暇，況復貪功之臣經營望表，竊命之將假威勤王，適足以啓寇喪師，招權助虐耳，何益於中興哉！向使王敦既夷，桓溫已死，君臣輯睦，及閒暇之時明其政刑，使賞罰有章，賢佞各得，張禮義廉恥之維，勸忠良骨鯁之士，歸威福於九重，達號令於四海，然後興利補弊，訓農治兵，觀釁而動，仗義以弔伐，雖犬羊之衆，戎馬之強，何戰而不勝，何攻而不克哉！奈何明帝、溫嶠天不假年，武帝、謝安合非同志，此義士之所以痛心，君子之所以慨歎也。嗚呼！帝王之興當有功德，天人所助在於信順，晉之開基，義乖臣子，貽謀不遠，取笑後人，使英材之君掩面知愧，其能保江南之業，亦云幸矣。故曰：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吾於晉見之矣。《悅齋文鈔》卷七。

唐 論

唐有天下三百年，傳世十八，其可稱者三君，明皇、憲宗皆不克其終，獨太宗之業爲盛。蓋其一身，盡創業守成之懿，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然吾觀太宗之爲人，天資有餘而學道不

足，有聰明英果之才而乏忠孝和平之德，有經營締造之謀而無至誠持守之意；能辨佞人而邪正不免於並用，樂聞忠言而疑似有時乎見猜；強辨或以飾非，忌心或以好殺；狃於用兵之道而不知止，溺於愛子之私而不能決。觀其意向，駸駸乎秦皇、漢武之域，然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靜考厥由，蓋房、魏輔相之力居多也。保天下之業，莫大乎立法度；致天下之治，莫先於行仁義。法度立則後世得所守矣，仁義行則斯民樂其政矣。玄齡之爲相，繼大亂之後，紀綱廢弛，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皆其討裁，乃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型，燦然罔不備。口分以授田，則井牧之意也；租調以斂財，則什一之餘也。定律令以蠲煩苛之刑，立義倉以爲凶荒之備，常員以待賢才而官守以治，府衛以宿師徒而耕職不分，經常簡易之法，皆彷彿乎三代。太宗之立法度也，玄齡之力與爲多也。魏徵之論治也，深拒刑名之說，力陳帝王之道，使太宗納之不疑，又且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孜孜獻納，以輔成太宗之德。難於受諫則諍之，漸不克終則諍之，反覆乎君子小人之際，深辨乎德禮刑賞之間，賦詩則約之以禮，侍宴則申之以誠（二），深切懇到，意皆責望以堯舜之事。太宗之行仁義，魏徵之力與爲多也。未數年間，天下大治，外戶不閉，行糧不賁，斗米三錢，幾致刑措，號稱太平之盛。至其後世，雖有辟王，猶藉太宗之法度以維持，太宗之德澤，以固結其民，足以中饋而復興，多難而不喪。故太宗自謂：「此徵勸我行仁義之效。」而後之稱賢相者，必以房、魏爲首，二子之有功於唐，可謂大矣。不特此也，太宗恃富强之資，勤兵遠討，侈然有必取高麗之志。師還遼水，乃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然好大之心，含怒未已，羣臣莫敢諫，玄齡獨上疏論之，惻然有仁人君子哀憐無辜之心。由

此言之，房、魏之輔佐，信非他人之所敢望也。雖然，姚元崇之應變、杜黃裳之忠謀，皆有玄齡之才，宋璟之持正、李絳之諫諍，皆有魏徵之直，明皇用之以致開元之治，憲宗用之以成元和之功，似有類乎太宗矣，特其守之不堅，信用匪人，舉前功而棄之，吁！可恨也。譬之於衣，裁製縫衽，各盡其功，臣之力也；衣成進之，而君弗服，誰能強之？譬之於食，割烹調芼，各致其善，臣之力也；食成進之，而君弗食，誰能強之？太宗之用房、魏，謀斯從，言斯聽，蕭瑀毀之而益信，師舍間之而弗惑，悟左右之誣，斥封倫之論，二十年間終始若一，可謂千載明良之遇矣。然則貞觀之治，豈獨其臣之功哉，亦其君之力也。《悅齋文鈔》卷七。

〔二〕侍：原作「待」，據文意改。

范蠡論

爲將不難於用智，而難於知道，料敵出奇，臨機制變，避害而趨利，捨堅而攻瑕，其守藏於九地之下，敵不知其所攻，其攻運於九天之上，敵不知其所守，若是者謂之智。順陰陽之宜，因天地之常，達翕張予奪之變，明消息盈虛之理，用天下之至柔而能勝天下之至剛，用天下之至弱而能勝天下之至強，若是者謂之道。用智之將，貪功或以危國，矜功或以喪身；知道之將，師勝而國愈安，功大

而身不辱。此不可不辨也。昔晉厲公與楚爭鄭，大夫皆欲，范文子不欲；將戰於鄢陵，大夫皆欲，文子不欲。其與卻至、欒書往反辨論之尤力，至獻六間之謀，卒戰勝楚。及將館穀，文子立於馬前，而戒晉君反國，則使宗祝祈死。自常人觀之，欒、卻之謀可謂智，而文子之憂似若過矣。未幾而晉亂，不踰歲而難作，三卻誅，厲公弑，書爲逆首，至孫卒滅其族，晉政遂歸於六卿，文子之言，乃始大驗。蓋欒、卻狃於用智而不知道，其禍乃至於此，吾是以知用智之不如道也。范蠡之佐句踐，其幾於道者乎？方句踐違蠡諫而山棲，濱於死矣，召蠡而問，蠡無懼心，卒以計事吳而退其兵。與句踐入臣於吳，三歲而後反，乃相與謀取吳之計。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句踐曰：「可矣。」蠡曰：「姑待之。」吳殺申胥，句踐曰：「可矣。」蠡曰：「姑待之。」吳蟹稻不遺種，句踐曰：「可矣。」蠡曰：「姑待之。」伐吳而至於五湖，吳人挑戰，句踐欲許，蠡曰弗許。棲吳於會稽，吳人請和，句踐欲許，蠡曰弗許。卒能不傷越民而滅吳。觀其說前後累數百言，大抵不出乎天地陰陽、日月四時、剛柔屈伸、盈縮轉化、左右死生之理，頗與老聃之書相出入，吾以是知蠡之用兵，蓋近於道。故能廣運百里之境，并取強吳，而國無疲敝之災，泛輕舟於五湖之上，而身無刑戮之患，皆知道之力也。或曰：「所謂道者，當本仁義。蠡事吳使之驕，又勸之伐齊，及其蟹稻，又使句踐弋獵觴飲以疑之，皆近於譎詐，豈道也哉？」曰：此雖時有權變，未能純乎仁義，然其大意，近於《詩》、《書》。《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聖人豈樂於用兵，故爲是攻取遵養之術哉，患之未除，有不得已。《師》之《彖》

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此之謂也。越、吳之讎國，怨仇已深，其勢不兩立，越既失計以敗於吳，不卑事之，勢不能免。以夫差之好兵而輔之以子胥，非移於他國則越不得以無患；及吳之亡形雖具，而大國未可以輕測，儻使之同力致死，則未見必勝之理。蠡因外予而內圖之，得取亂侮亡之義，無害其近於道也。曰：「蠡之取吳可也，功始成而遽去之，又策種而致之死，烏在其爲道乎？」曰：吾於此益見其近於道也。范氏之言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又曰：「無德而福隆，如無基而厚墉。」厲公之所以死者，惟無德而服者衆，功烈多也。句踐之始立也，入則酒荒，出則禽荒，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固非上智之資也；迫於會稽之恥，乃勵志於復讎，固非安而爲之也。方其以小國并強鄰，懼心必亡，侈心必生，侈而不戒，難又將作，種、蠡其左右手，失之必懼，懼必求人，越之才大夫，舌庸、臯如之屬尚多，必能輯睦以相保，此蠡所以蜚遜，又遺種書而勸之去也。種狐疑不決，以自取禍，豈蠡之罪哉？然則孫武之書曰：「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則武亦知道者乎？曰：武佐闔閭，破楚入郢，師老於外，卒爲秦敗，智猶不足，而況道乎？豈子胥急於復讎而不欲歸耶，將闔閭之不盡用武耶？不然，則空言而已。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之謂歟。《悅齋文鈔》卷七。

王陵論

君與親孰重？曰：臣子均。忠與孝孰大？曰：義命均。不幸而難以兩立，君子何以處之？權之得則兩全，權之失則兩喪，此必然之理也。曰：「王陵從漢王，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母伏劍而死，陵卒從漢，陵可謂忠臣乎？」曰：陵，萬世之罪人，焉得忠？漢帝不戮，非治世也；班固不誅，非良史也。陵與漢，非有肺腑之親，帷幄之任，其去與就不足爲楚漢之重輕，徒使慈母之身膏於鼎鑊，喪其親而求爲忠，其罪大矣。曰：「陵知項羽之必亡，是以決於從漢，恐雖從母而卒與之俱亡也。」曰：漢祖寬仁之君，不學而性明達，尚能多纓布之義而免其死，陵以母故而從羽，帝必不罪，不幸而見誅，則命也。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曰：「羽初無誅陵母之意，母自引決以堅陵志，非陵之罪，陵母之見成敗亦明矣。」曰：使陵之才如韓淮陰，足以亡楚而興漢，羽雖得其母，猶將畏而不敢害。今陵之從漢，不過數千人，何啻九牛之一毛。羽之剽悍殘賊，儻怒陵之不至，知陵之無能，必甘心於其母，母亦匹婦之智，自全無術，遂至於死，誰之罪歟？曰：「陵之不往，殆如伍子胥欲借吳以報楚爾。」曰：楚之召子胥，將誅之，羽之召陵，將用之。胥知必死，又度其才必能報讎，是以決於奔吳。陵若從羽，則母子可以俱生，非胥之比；況陵於漢初無奇謀，又無勇功，亦烏在其能復讎也？曰：「陵從羽，羽必使將，從之則廢義，拒之則取怒，是與母俱死也。」曰：無益於親而使之獨死，寧與之俱死，伍尚

是已，陵豈得違之？況陵本無從漢之心，漢之待陵亦薄，其與母孰爲輕重耶？曰：「觀陵母告使者之辭，則從漢之謀當出於母，陵從其命者也。」曰：使謀出於母，陵當與母俱不當捨去，謀不出於母，陵當去漢不當違母。陵罪不可贖也。「然則爲陵者當如何？」曰：誠告漢王而去之，以全其母。羽使將則誠告而辭之，爲祿仕以致其養，母沒則致爲臣而去，躬耕以終其身，則臣子之分，庶幾其兩全乎。曰：「告漢王而不許，則如之何？」曰：告之不許則逃，逃而不免則死可也。善乎徐庶之爲子也，始事先主，情契已深，及荊州之退，母獲於曹公，則辭先主曰：「所以從將軍圖霸王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老母被獲，方寸亂矣。」乃詣曹公，然終其身不大用於操，忠孝之節，豈不一舉而兩全耶？嗚呼！陵，庶之罪人也，事親若徐庶可也。《悅齋文鈔》卷七。

汲黯論

自古姦雄覬覦人之國家，不懼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而常憚其有仗節死難之士。蓋國之興廢，常係乎人心，而感激人心者，莫大乎忠義。理義，固人心之所同然也。不幸而怯於勢力之強暴，憤懣抑鬱而不能以自奮，必有大過人者。抗不回之操，以折凶虐之氣，雖姦鈇逆鼎陳於前，甘心蹈之而不悔，則匹婦孺子聞風而興起，猶知扼腕不平，誓雪大恥，而況於壯士乎！況於君子乎！此國家之所深恃而姦雄之所深憚也。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項籍觀之曰：「彼可取而代也。」隋煬帝方盛，楊

玄感私於李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彼姦雄之窺人國，豈畏其廣且衆哉！漢淮南王謀反，獨憚汲黯，曰：「汲黯直諫，死節守義。」至說公孫弘輩，若發蒙耳。節義之能懾姦心見於此矣。且黯之在朝，經術不如弘、寬，文章不如相如，談說不如嚴助、吾丘之屬，其所長者，不過節行修潔、任氣好諫而已，其所慕者，不過袁盎、傅伯之爲人而已。使淮南亂，黯止一死，何能爲漢重輕？而淮南畏之若是，何哉？獨不聞王蠋之事乎？蠋諫齊不聽，退耕於野，及燕之入齊，欲以爲將，不聽，將屠晝邑，蠋不從而縊死，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卒以齊反燕，盡復其故地。節義之感人若此也。使淮南而殺黯，則漢之羣臣激於義憤者，豈後於齊之士大夫？必不置淮南於地上，此所以逆折其姦萌也。或曰：「何武言衛青在位，淮南寢謀，直畏青之善戰爾，非憚黯也。」曰：淮南誠畏青，不過欲刺之，非憚其義而不敢發也。嚴助謂黯居官任職，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武帝亦然助言，斷然曰：「古有社稷臣，至於汲黯近之。」黯之節義，素信乎漢之君臣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見之〔二〕；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於見黯，不冠不見也。觀武帝待遇之輕重，則二人之優劣斷可知矣。雖然，孔文舉以絕人邁往之氣，秉義正己，立乎垂盡難支之朝，高言讜論，屢挫姦鋒，其英烈之概視黯豈少貶哉？卒爲操誅，無救漢敗，何也？人心尚存，義士易爲力；人心已去，義士難爲功。節義之與人心，更相爲用者也。東漢黨錮之禍，忠臣節士駢頸就誅，暴虐之政流毒四海，民心之離漢久矣，君子於此，不屈其節，以身殉國家之難，雖不能救危亡於一時，亦足以立名節於萬世，其視陳

羣、華歆之徒，猶糞土爾。吾以二子立節同而成功異，恐後人有惑焉，故以其時辨之。《悅齋文鈔》卷七。

〔二〕上：原作「土」，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五八六三

唐仲友 八

顏曾論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心學之不明，似是而非之說有以惑之也。昔者孔門之高弟，得夫子之心傳者，惟顏子與曾子。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顏子之悟道如此。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之悟道如此。觀其默會自得於意言之表，似非積習之所能致，深求其端，未有不始於至誠力學者。後世之士求其說而不得，反流入於釋，以爲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於聖人之域，相與用心於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爲之功幾於盡廢。畢世窮年，茫然如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乃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於己，外以欺於人，是豈真如顏、曾者哉？道如都邑，學如行人，道之不可不學，猶適都邑之不可不行也。自誠而明，知津者也；自明而誠，問塗者也。知津則一矣，他歧不能惑也，問塗者所以求乎一也。吾觀夫

子，其知津而至者乎？吾觀顏、曾，其問塗而知者乎？夫子大聖人也，生知之性，世無及焉，嘗自言其進道之序，必自十有五至於七十，自志於學，至於從心，不以知道而廢其學也。顏、曾之在弟子中，其學最篤。「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顏子之學也；「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之學也。二子之悟道，豈非問塗而進於知者乎？後之學者不爲顏子之服膺，而求顏子之不違，不爲曾子之三省，而求曾子之一唯，皆躐等而學，不行而求至者也，其去道豈不遠哉！雖然，吾觀孔門若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宰予之言語、游、夏之文學，雖卓然有得於聖人，而皆不造於心傳之秘。夫子亦嘗一告子貢而未之達也。顏、曾退然處於其間，若無能焉，而獨傳夫子之妙，何哉？人之心，本虛而靜，反觀內融，道將安往？惟窒於物則失其所謂虛，惟誘於知則失其所謂靜，本心一喪，道非我有矣。顏之屢空，則物不能窒矣；曾之魯，則知不能誘矣。既虛而靜，謂之清明，一貫之理，已存心中，此二子之所以悟道而弟子之所以不及歟？然則欲求顏、曾之悟，當自好學始；欲求顏、曾之學，當自寡欲始。《悅齋文鈔》卷八。

子思論

君子之道，莫大於知人，亦莫難於知人。爲國而不知人，國必危；修身而不知人，身必辱；事親而不知人，或失其孝；事君而不知人，或喪其忠。故君子莫大於知人。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

皆在其心，不見於色也。佞或似忠，姦或似賢，智或若愚，巧或若拙，深情厚貌，險於山川，故君子莫難於知人。昔者聖人之設教，未嘗不以知人望學者也。《論語》二十篇，雖出於門人所記，然其次序先後，亦必祖述吾聖人之遺意。今觀一篇之末，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一書之終，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此蓋夫子常常諷誦之言，故門人得以記之也。至其言知人之方，則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是說也，學者皆知之矣，然得其視，未得其所以視，得其觀，未得其所以觀，得其察，未得其所以察，雖勞其精神、竭其思慮，人固未易知也。吾觀子思，其得聖人之所以知人乎？《中庸》之言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嗚呼！此子思盡發夫子之秘，直指知人之道以詔天下後世也。所謂知天者，非若淫巫瞽史屑屑乎吉凶禍福之說也，知天理而已。天之聰明，可一言而盡，以至公之道循自然之理，無以一毫之私介乎其間也。倘吾方寸之中，若天道之公，無人欲之累，湛然虛明，洞見物理，雖天地猶將鑑之，而況於人乎？嘗觀帝堯之知人，益知子思之言不可易也。夫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心也。放齊薦朱，堯知其嚚訟，驩稱共工，堯知其庸違，四岳舉鯀，堯知其方命。堯之知人，若是審者，知天故也。吾夫子之門人，得是道者蓋鮮矣。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其賢之也，蓋譏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而聞，則其方人，未免出於用智也。子思學於曾子，得夫子之正統，斷然以知天之說筆之於書，其過子貢不亦遠乎？雖然，知天之道非他求也，人之性，本同乎天，物誘於外，純白乃喪，反而求之一

心，有餘師矣。孟子學子思者，七篇之書，於《盡心》深致意焉，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天理之不外乎性也。然則夫子知人之說，得子思而明；子思知天之說，得孟子而明。聖賢之言，更相表裏者也。《悅齋文鈔》卷八。

孟子論

義利之說，相資以爲用，不患其並立而患利之偏勝，此聖賢之立言所以不同也。《易》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文言》釋之曰：「利者，義之和也。」義、利豈可以相無哉！至孟子游於戰國，始專以義爲言，凡及於利者必深詆之，非惡於利而好爲甚高之論也，因時救弊，不得不然也。昔者堯不以天下利丹朱，而以舜利天下，舜不以天下利商均，而以禹利天下，當時信之，後世仰之，灼知堯舜以天下之大義興天下之大利也。故義利之說並立而不害，不辨而自明。至於禹之傳子，非以爲利也，將以息天下之爭也，後世已疑其德衰。湯之放桀，非以爲利也，將以除天下之虐也，後世果以爲口實。禹、湯皆聖人也，時非唐、虞，不得已而爲夏、商。天下之君子固知其心，而衆人或未之知也，於是義利之說始交相勝而不明矣。武王之克商，無以異乎湯，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則義士固非周矣。商民之心，亦不能無疑於周，周公作書諄複諭之，若曰：「非我小國，敢弋商命。」又曰：「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又曰：「非予罪，時惟天命。」其言武王則曰：「不敢替厥

義德。」其命康叔，則曰：「用其義刑義殺。」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紂，非利而爲之，皆義而已矣。至於周衰，王者不作，齊桓、晉文始假義以濟其利，伐楚以責貢，納王以示民，夫豈出於誠心哉！吾夫子蓋愍之，乃判爲義利之說，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門弟子知之，故曰：「子罕言利。」夫子之言，已有心於救世矣。逮至戰國，先王之道喪，天下始專於趨利，而不知有義，爲君者好利而忘其民，爲臣者見利而遺其上，游說之士朝縱而暮衡，捭闔之徒俯賀而仰弔。若孫、吳、申、商、蘇、張、公孫衍之屬，既甘心於爲利，楊、墨之說，又乘間而入之。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是賊義以利其身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是賊仁以利於人也。孟子以一身扶持王道，倘不深斥爲利之說，以專明吾義，不幾於推波助瀾、抱薪救火乎？是故答梁王則曰：「王何必曰利？」闢宋牼則曰：「何必曰利？」不從陳代枉尺直尋之請，力辨萬章割烹食牛之問，鄙儀衍爲妾婦之道，斥楊、墨於禽獸之域。至於湯、武放伐之事，往復論之，尤爲詳明。夫豈好辯哉？將以存吾義也。雖時君謂之迂闊，終莫能聽，然使萬世之下知有仁義之說，不相胥而爲夷狄者，孟子之力居多也。世之論者，謂夫子以周爲至德，言武爲未盡善，而孟子告諸侯，則每言湯武之事，殊不知春秋之際，諸侯猶有畏義之心，而王室之衰微，未若戰國之甚，故夫子不忍言湯武之事，而每有爲東周之心；至於孟子之世，天下合爲六，皆國富兵強，侈然有關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之志，故孟子每言湯武而要之仁義，使諸侯知有仁義之說，則征伐之事敢輕爲之乎？是乃孟子之所以存周也。然則義利之道，得堯、舜而行，義利之說，得孔、孟而明。聖人之有功於後

世，豈不大哉？《悅齋文鈔》卷八。

荀卿論

戰國之際，七雄以詐力相傾，處士橫議，申子、商君、蘇秦、張儀、虞卿、犀首、吳起、孫臏之流，既以富強約闔之術，徼時好以取富貴；淳于髡、鄒衍、列禦寇、莊周、田駢、慎到、楊朱、墨翟之徒，又相與造爲異端，充塞天下。聖人之道不絕如綫，所幸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雖周游天下，窮老無所致用，而垂世教。孟子之書七篇，荀卿之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明王道，黜霸功，闢異端，息邪說，皇皇乎仁義、禮樂、性命、道德之旨，二書蓋相表裏矣。後世學者推尊之曰「孟荀」，莫敢少貶，或皆稱其優入聖域，或皆許以王者之師，以爲誠然。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爲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二子不可同日而語也。王霸之道，起於用心誠與不誠之間，至其所就，乃有霄壤之異。故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爲仁，霸者亦爲仁，王者爲義，霸者亦爲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王者有刑政，霸者亦有刑政。及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於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於詐，故假仁以爲利，利勝而仁衰，仗義以率人，人從而義廢，湯、武、威、文，由此分也。商自契至於成湯，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豈有心於得天下哉！正心誠意於閨門之內，而道化行於萬里；發政施仁於朝廷之上，

而德澤溢乎四海。其植本固，其流波遠，天下欣然歸之，有不可辭者，後世憑藉其德，斯民愛戴之心，至數百年而未已，是豈出於僞爲者哉！若威、文之霸也，救邢封衛，以竊存亡之仁，伐楚會世子，以假尊王之義，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類非出於誠心。故葵丘之會振矜而失諸侯，河陽之狩以臣而召天子，不終其身而德業俱喪，僞爲之事可暫而不可以久故也。吾觀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至於論王霸之說，則不一而足，既曰：「粹爲王而駁爲霸。」又曰：「義立而王，信立而霸。」又曰：「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又曰：「善日者王，善時者霸。」是何說之多端耶？以卿之不知本故也。卿之言性，曰人性惡，其善者僞也。夫善之可以僞爲，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僞？四者既出於僞，何適而非霸者之心？其去王者不亦遠乎？吾以是知卿之用，必爲霸者之佐也。卿之言既不用於世，而李斯之學實出於卿，斯用於秦，卒蹙六國而夷之，又佐始皇焚詩書、殺學士，以愚黔首，卿之僞，蓋有以啓之。使卿用，雖未如斯之過，其不能爲王者之佐，固昭然矣。或曰：「卿之書，言誠多矣。若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於誠哉？」曰：子以爲誠者自外至耶，將在內耶？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初非二物也。既以性爲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僞，烏睹所謂誠乎？人之性善如火熱而水寒，其誠如水之能潤，火之能熱也。今既更之曰水熱而火寒，又求其火熱水潤之功，豈不惑哉？「然則孟子之必爲王佐何也？」曰：孟子之言王霸蓋亦多矣，而不外誠僞之說，故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其言深知王霸之本，則其爲王佐斷可識

也。吾觀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又其言辨幾與孟子角，至於言義則以爲外，言性則以爲猶杞柳，故孟子力詆之，卒挫其說。荀卿之書，其辨誠過人，至其化性起僞，有似乎戕賊杞柳之說，然則荀卿者，告子之儔，非孟子比也。《悅齋文鈔》卷八。

性論

天下之易知者莫若性，難言者亦莫若性。性者生之質，人所受之於天者也。性不可見而寓於心，隱於吾心而求之，性豈難知哉？然性之端甚微，而其動則雜出於情欲之間，自其外而觀之，性與欲殆不可辨。此言性之所以難也。昔者夫子嘗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嘗言性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一聖賢之言，固已較然明甚，故孟子祖述其意，專道性善以曉天下。當時若告子者，屢爲異論，終見詘於孟子。至荀卿，乃有性惡之說；至揚雄，乃有善惡混之說；至韓愈，乃有上、中、下之說。孟、荀、揚、韓皆大儒，而言各不同，後人莫敢輕議而益惑矣。吾於四子之說，竊有取於孟子，故不得不助孟子而與三子辯。木之生也，有榱桷、有櫟、爲舟、爲器、爲弓、爲輪之不同，而曲直之性則一。水之流也，有河海、有行潦，爲澤、爲沼、爲沚之不同，而潤下之性則一。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智、愚、中人，因謂性有三品，然則水木之性復有幾品乎？此韓子之

失也。炎上者火之性；厝諸層臺之巔可使趨下就下者，水之性，激之數仞之谷，可使在山。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不善，遂以爲善惡混，然則水火之性亦上下混乎？此揚子之失也。至於性惡之說，爲害尤大。性本善也，而以爲惡，善本誠也，而以爲僞，然則朱象乃其本真，而堯舜出於矯飾乎？且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爲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之思，以僞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於言，愧見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乎？《易》言天地之情則於《咸》，言大地之道則於《恒》，至言天地之心必於《復》，蓋方羣陰剥陽而至於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於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始可見矣。人之誘於物也，何異乎陰之剥陽，及其俄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悅齋文鈔》卷八。

學 論

爲學之道，在於務實而專心。務實則可用，專心則有功，此學之大要也。畫地爲餅，無救於饑；紆絮三千，無益於寒；學而不務實，其無用亦猶是也。奕秋小數也，專心致志而後有得；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學而能專心，其有功亦猶是也。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

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衆；爲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不强其所短，得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而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才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之所謂可貴可尚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統，其言誇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情，其心矯僞而不慤，平居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措諸事業，往往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患起於好名而不專也。三代盛時，以德行道藝教民，以詩書禮樂造士，人皆自盡其才，以力於學，其大而爲聖人者固已無所不通，其次爲賢、爲士君子亦各以其所能表見於世，下而醫卜、祝史之流，皆世其業，雖至衰世，其子孫猶能守先人之典籍，各舉其職，見於問答之間。若卜偃知畢萬之後，醫和視晉侯之疾，史趙知絳老之年，祝鮀言三叔之分，皆後之賢士大夫有不能及。其他若卜丘父、史蘇、醫緩之流，發爲辭令蔚然可觀者，又不可勝數。彼見於春秋猶如此，而況於先王之盛時乎？吾夫子之設教也，門人弟子或可使南面，或可使治賦，或可使爲宰，或可使與賓客，言皆至誠可用之學。列爲四科：若德行、若言語、若政事、若文學，皆得聖人之一體，終身守之而不變。孔門之學，三代之學也。厥後學者異於是矣，數萬之辭，五車之書，雕蟲篆刻，風雲月露之詞，骯髒不經、恢詭奇怪之說，並行於世，而學者之精神耗於虛文，禮樂之制，軍旅之事，星氣、律曆、河渠、地理之學，射御、卜筮、術數、技藝之家，日失其業，而天下之治功日不及古，求春秋之人才已不可得，而況其他乎？雖然，無惑乎後之學者不及古也，古之取士必曰真賢實能，後世之取士乃專以無用之虛文；古之用人必曰度德定位，後世乃自百職至於三公使之更進而爲

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浮僞之士類以大學自居，實用之才多以固陋見笑。嗚呼！無惑乎後之學者不如古也。《悅齋文鈔》卷八。

詩論

詩發乎民情而關乎風俗，風俗衰則詩亡，詩不作而王者之俗或幾乎熄矣。先王知詩與風俗之相須也，正心乎奧窔之間，端本乎朝廷之上；去奢崇儉而民趨於醇厚，尊賢遠佞而民公其是非；立師尹以引之表儀，興賢能而使之長治。四海之內，萬國之衆，漸摩乎仁義，習熟乎禮樂，道德一，風俗同，發言爲詩，以歌詠上之德澤，粹然一出於正。乃以孟春之月，遭人振木鐸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王者巡狩之國，亦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乃取其合於法度者播之管絃，被之金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出於民情者，還以感之。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歡欣交暢，上下和協，經夫婦在是，厚人倫在是，成孝敬在是。此教化所以益成，風俗所以益美也。王道既衰，禮義廢，政教失，國自爲政，家自爲俗，風雅始變矣。然其民猶有先生之澤，凡可怨、可刺、可喜、可愕，無聊不平，有動於中，發於歌詠者，尚或止乎禮義，而采詩之職，亦未盡廢。故吾夫子猶能得古詩三千篇，刪而爲三百五篇，風化之在人，若此其久也。自周衰不振而詩遂亡，涉秦，其風俗大壞。由漢以來，凡躬化之本既非出於至誠，而範民之具一切因於苟簡，雖號爲還淳反樸之際，猶且法出姦生，令下詐

起，其是非毀譽既不出於至公，則形於歌頌益不可取信。是故謠言單詞，轉易守長，反以累中興之美；曲鉤封侯、非衣小兒之歌，皆有中傷善良之意。民詩之不足采，乃至於此。而士之爲詩者，又更務詞句而忘義理，耽景物而失諷諭，喜過譽而昧規諫，月鍛季鍊，徒以新奇相誇尚，詩之名存，其義亡矣。問其忠臣孝子發憤激昂，感時憂國，睹物思人，觸事寓興，一切寫之於詩，可以省風俗而知厚薄，察政教而明得失者，既無徇路之采，又無比律之官，甚者以片言隻字寘人於罪，使有志者箝口結舌不敢措辭，遂至風俗媮薄，士氣委靡，言路否塞，諂諛成風，詩之與俗至是而交喪矣。昔薛收問於王通曰：「今之民胡無詩？」曰：「詩，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又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讀乎？」通知民無詩，歸罪於職詩者，不知反求其風俗，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爲國者，明教以正俗，設官以采詩，兩者並行而不相悖，庶幾敢言之氣振，而觀民之道盡矣。嗚呼！孰知詩之存亡係言路之通塞歟？《悅齋文鈔》卷八。

道藝論

古之學者兼於藝，後之學者恥於藝。《周官》之教萬民以藝，養國子以六藝；王宮之官府，則宮正教以藝；國子之游倅，則諸子考其藝。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歲入

小學，習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三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此其教之序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習籥，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此其教之時也。古之學者，其兼於藝，可謂勤矣。後世不然，禮樂不素習，曰：「吾將求其義。」射不屑爲，曰：「吾將專於文。」書數不求精，曰：「吾將志其大。」見簠簋、籩豆、牲牢、珪幣之陳，則曰：「彼有司存焉。」睹鐘鼓、管磬、干戚、羽旄之設，則曰：「彼太師掌之。」至於祝史、射御、醫卜、百工之事，則曰：「彼皆執技以事上，出鄉不與士齒者也。」此後世之士所以恥於藝也。嗚呼！周公大聖人也，而曰多材多藝；孔子大聖人也，而曰執射執御，況下於周孔者，而可恥於藝乎？學者猥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吾當學德行而已，烏在其爲六藝？」是特知聖人之言，未知其所以爲言也。聖人之爲是言，不欲學者之專於藝，而欲其兼於藝；不欲學者爲藝之藝，而欲其爲道之藝也。道散乎形氣之間，無乎不在，故六藝之中各有道焉。先王之教，必曰道藝，蓋取乎有道之藝，而不取乎非道之藝也。嗚呼！吾不得見盛周之道藝，而尚得聞衰周之道藝。趙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子太叔告以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伶州鳩告以保樂愛財之道。每射一人，掩其目，有如工尹商陽之仁；羞與射者比，有如王良之正。反正爲乏，伯宗以知豐舒之亡；皿蟲爲蠱，醫和以知晉侯之疾。萬，盈數也，卜偃知魏之必大；世，數末也，史趙知陳之復封。此皆藝之近於道者也。若乃居喪而求彝器，數典而忘其祖，知悼子在堂而聞鐘聲；誇七札之拔，則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食羊羹之偏，則曰「今日之御我爲政」；圖用瓚之利，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此皆藝之

戾於道者也。學藝而戾於道，誠小人也；學藝而近於道，不亦君子乎？顏淵之言曰：「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孟子之言曰：「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射御一藝爾，顏子以之得御民之道，孟子於此悟聖智之理，道之於藝，果何所不在耶？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善學者志夫子之言，以求顏、孟之得於道藝，其庶幾乎！《悅齋文鈔》卷八。

釋老論

自釋老之說熾於中國，使吾民人不蕃，田疇不闢，財用不足，兵甲不堅。土木無度，而奇巧之技衆；男女怨曠，而淫辟之罪多。其害比之百家，數十倍矣，然猶不足與之辯，所不可不論者，陷溺人心之甚也。天下有君子、有中人、有小人，而道釋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淨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釁戾山積，焚章可以禳。不惟可免，又可以致福，不惟可禳，又可以增算。吾何恤于爲惡，何憚于事釋老乎？」中人曰：「吾學釋而成，可以出入生死；吾學道而成，可以長生久視。與其溷濁世處塵俗，孰若自在而游樂國乎？與其同朝菌友蟪蛄，孰若蟬蛻而登蓬瀛乎？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至于君子，其識必異于衆人，則又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性命生死之際，而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則又優于儒書，吾學之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

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道釋之害牢不可破矣。嗚呼！自吾之教化不明，爲士者失其所學，小人、中人既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升解化之說，皆誕幻詭譎，不待攻而自破。至於君子，則吾道之所賴以傳，天下所視以爲法也，乃惑於疑似之際，反引而加諸聖人之上，使斯民從之，蕩然而莫之反。吁，可悲矣！性命生死之理，知之審者不言，而好言者不知也。聖人之知審矣，是以不必多言；道釋之家惴惴焉不能忘懷，故道者欲不死，釋者欲無生，其實皆未之知也。《易》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理也，聖人蓋盡寓於《易》矣，然不諄諄以告人者，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子路之遇難也，結纓而死，其不懼若此，非不足語道也，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夫子之意，蓋曰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舍其常行而他求也。曾子病，命弟子啓其手足，使曾元起而易簣。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其啓手足，言全而歸之也。易簣者，欲得正而斃焉也。君子豈必壽？其考終者，形骸也。小人豈必不壽？其漸盡者，精神也。二子平日之言，曷嘗一語若道釋云者？而於死生之際，大過人乃如此，蓋其所得，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也。學者不求之於《易》、《論語》，而好觀道釋之書，不以曾子、子張爲法，而輕受愚夫之誑。平時高談，則曰：「吾學道釋有所悟矣。」及遇利害事，不能毫釐庇，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於世，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所謂死而不亡者。」噫！亦惑矣。生死一理，晝夜一道，豈有不可於生前而可於死後者，是誠可哀矣，然亦無足怪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

泥，是以君子不爲也。」道釋之學，皆剽儒書之餘，以文飾其說，不可謂無可觀也，故尤足以惑人，此道釋之甚害而君子之所深惡也。昔孟子比楊、墨以禽獸，爲其似是而非，其流弊必至於此。今道釋者爲己則一毛不拔，責人則摩頂放踵，是兼楊、墨而爲之，其爲禽獸也大矣。後之君子信吾說而守之，率天下而歸正道，斯民其少瘳乎！獸之食人，其少止乎！《悅齋文鈔》卷八。

刺客論

諸侯棄甲兵之讎，爲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剗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窮困歸燕丹，軻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并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實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悅齋文鈔》卷一〇。

全宋文卷五八六四

唐仲友 九

讀十二月卦

《坤》一變成《復》，再變成《臨》，三變成《泰》，四變成《大壯》，五變成《夬》，六變成《乾》，此六卦爲陽長陰消，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象也。《乾》一變成《姤》，再變成《遯》，三變成《否》，四變成《觀》，五變成《剝》，六變成《坤》，此六卦爲陰長陽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也。

《復》即《乾》之初九「潛龍勿用」之時，當靜養之，待其道長，乃可用也。《姤》即《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欲其早辨，故勿用取女也。

《復》，如大病之初愈，一君子之初進，乃陽氣潛萌於黃泉，「雷在地中復」之時，當靜養以俟其朋來，若遽欲用之，則如大病初愈而勞之。君子初進而與小人爭，未有不死傷者也。如雷在窮冬，遽出於地，微陽發洩則涸，陰沍寒，必有甚於前日者矣。

《臨》，剛長矣，然猶二陽也；《遯》，陰長矣，然猶二陰也。於二陽之卦，已著「八月有凶」之戒，知《臨》之必有《遯》也。於二陰之卦，已著「君子遠小人」之象，知《遯》之必至於《剝》也。戒遯尾之厲於初，明肥遯之利於上，言遠小人者不可不速且遠如此。陽奇而陰耦，君子少而小人多，故君子常難進而易退，小人常易進而難退。是以聖人切於戒君子而急於遠小人，於二卦見之。揚雄覃思《太玄》，而自蹈遯尾之厲，投閣符命，危身取辱。其《法言》稱蜀莊沈冥、鄭子真名震、范蠡肥遯者，皆悔辭也。然「肥遯」君子之事，蠡未足與此。

《泰》不拔茅，則君子無繼，無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於小人，無以傾否。拔茅於初九，引其類而有爲，故曰「志在外也」。君子類進則外卦陽進，而泰可保矣。拔茅於初六，愛其身以待，故曰「志在君也」。君子全身則《否》終能進，而否可傾矣。《詩·小雅·南有嘉魚》「樂與賢」，《南山有臺》「樂得賢」，《菁菁者莪》「樂育才」，皆拔茅之義也。與已用之賢則泰矣，必得未用之賢，有可成之才以繼之，而後泰可保，此所以立太平之基而天下喜樂之也。東漢桓、靈之際，《剝》之時也，李膺、陳蕃之徒方將拔茅以爲《泰》，揚庭以爲《夬》，其可得乎？所以小人害君子，幾盡其類，人才不競，天下爲之分裂者數百年，雖禍極時昏，亦由不知拔茅於《否》之初耳。

《泰》之九二，大臣也，其道當以大公處之，稍有偏私，則非泰矣。「包荒」以容之，「用馮河」以才之，「不遐遺，朋亡」以合并之，以是而「得尚乎中行」，不亦光大乎？「庶頑讒說欲並生哉」，舜所以命禹，遷殷頑民，式化厥訓，周公所以師保萬民歟。

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以六五之柔而納九二之剛，在《臨》爲「知臨」之吉，在《泰》爲「歸妹」之元吉。以九五之剛資四陽之助，以決上六之小人，猶深致其戒，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然則人君之剛柔，亦何常之有？柔以納君子，則吉於《臨》而元吉於《泰》；剛以決小人，中行者无咎而已。決小人之難與用剛之難如此！然則專任君子而折小人於未進之前者，聖人之本心；資君子之助，以決小人於已用之後者，其不得已耳。

小人之害君子，雖其本心則然，亦必伺君子之間隙而害之。教有窮則變生，容保有疆則寡助，壯而非禮則衆怒，祿不及下則怨望，居德不忌則過失多，此皆小人乘君子之機也，故聖人深以爲戒。戒教思容保於《臨》，戒非禮於《大壯》，戒施祿居德於《夬》。卦之才，事之序也。

天地交爲《泰》，天地之際，九三是也。於《泰》之盛而察消息之理，極持守之戒者，其惟艱貞乎。《假樂》之卒章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艱貞之道也。

小人之難去甚矣，五陽決一陰。「揚于王庭」，可以直道而行矣。繼之以「孚號有厲」，則尚當致其懼焉。「告自邑，不利即戎」，尚力則窮故也。決柔，君子之不得已，以爲喜，則小人之黨懼矣。陳蕃事女主，非《夬》之時，露章以疏宦官，欲揚于王庭也，不亦難乎！

在《夬》而「施祿及下」則人心安；在《否》而「不榮以祿」，則小人不得以厚祿縻君子。人心安則小人無間以求復。君子不縻於小人，則能遠害以待其敝。《夬》不施祿，是去小人以爲己利也，《否》而榮以祿，是邦無道而富貴也。

《姤》乃一陰之萌，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時。何謂「女壯」？陽始往而陰始來，來者壯而往者衰。不辨于早，則《遯》與《否》、《剝》皆馴至者也。故辨堅冰當於初六，履霜而辨之則無及矣。《姤》之「勿用取女」，早辨之道也。

保泰，非柔納剛不能得臣，非九二包荒不能安衆休否，非君臣同德無以救天下之亂。以剛居近，奉命而行，乃可以无咎而疇離祉也。《泰》六四復《否》之端，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否》九四復《泰》之端，則必有命而後无咎。君子之難，小人之易如此。陳蕃、竇武欲誅宦侍於女主之手，其无命有咎而疇離禍者乎！

《否》，非大人不能休也，休否遂以爲无否，其否也不旋踵。夫子贊《易》詳矣，《小畜》之求助，其亡之辭也。

十二卦反復，聖人皆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惟《觀》不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童觀、闕觀，皆著小人之情狀，而卦意主爲設教。蓋《觀》在《剝》、《否》之間，事亦可知。《易》道變通，取象不一，不可以典要求也。《坤》之六四，即《觀》也，著括囊之義焉。天地變化，《泰》也，雖草木猶蕃，《行葦》是也；天地閉，《否》也，賢人猶隱，「君子陽陽」是也。否已當隱，則四之括囊，尚何疑哉！賢人而括囊，則人物失其性者多矣，非大觀之，聖人神道設教以服之，何以慰斯民哉？

君子常欲損上以益下，《旅》、《無逸》是也；小人常欲剝下以媚上，榮夷公好利是也。剝下乃所以剝上，自足而辨，自辨而膚，小人之剝，勢必至此。君子知厚下安宅，則不至於剝矣，小人何自

進其說，以剥君子哉？

閹宦自古有之，以宮人寵，何不利之有？《周官》閹爵止士屬，內宰供門戶掃除之役，而無與政事，其一貫魚以宮人寵」之意歟。漢光武、唐太宗得之，宣帝、明皇失之遠矣。

倘非肥遯於《遯》、拔茅於《否》，則君子盡於小人，尚安有不食之碩果哉？肥遯拔茅，所以爲碩果，碩果所以爲來復也。

《復》欲朋來，慮其無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爲泰，朋亡所以保泰。

荀卿作《成相》，言文、武之道同伏羲，蓋有深意。作《易》，固該三才之道，不止爲君子小人，然爲天下治亂之本者，君子小人而已。六十四卦言陰陽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最著明者，在此十二卦，故總而論之。周公得文王之道以告成王者，《立政》之書是也，與此十二卦合而觀之，則憂小人而危君子。伏羲、文、武無異道也。荀卿爲楚作《成相》，故其言及此。《悅齋文鈔》卷九。

讀仲虺之誥

南巢之放，聖人之大過，以救民也。湯有不吝之誠，仲虺極改過之說，非是誇美其君，爲諱過之言。後世之告其君反是，觀者審之。《悅齋文鈔》卷九。

讀盤庚

盤庚深愛其民，不忍以其未喻而加刑戮，故開諭委曲如此，足見王者之仁。後世誣民行私而假此書爲說，皆盤庚之罪人也。《悅齋文鈔》卷九。

武成脫簡

或問：「《武成》脫簡，有諸？」曰：不然。古之爲文亦相祖述，以《湯誥》例之，《武成》文次昭然，初非脫簡。「底商之罪」以上，皆告羣后之辭也。《悅齋文鈔》卷九。

讀荀子禮論

卿謂聖人惡亂，故制禮，即性惡義外之說，與《孟子》「節文」，斯二者矛盾。然則荀卿之禮，強人者也；孟子之禮，充其性者也。故吾謂荀子告子之流，其極有性僞之論。《悅齋文鈔》卷九。

讀荀子樂論

卿言「樂，人情所不能免」，與《孟子》「樂則生矣」合乎？曰：樂，人情也，樂斯二者，樂之正也；形而不爲道，樂之流也。聖人因人情而制樂，順其正而防其流。獨以爲惡其亂而制之，則正聲乃矯揉，而淫聲乃若其情者乎？抑卿見禮樂之末，而未揣其本者也。《悅齋文鈔》卷九。

論唐太宗撰氏族志

古者重氏姓，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以天揖、時揖、土揖爲之禮。莫繫世，辨昭穆，史氏掌之，豈容少有混淆。自秦罷侯封，而命氏別族之禮廢。自魏有中原，而中外之姓雜然無辨。唐承南北之弊，氏族之書安得不作？又出英斷，以定高下。不幸遭許、李掖艷后以焚信書，止見自爲勳格，而又納幣踰制，禁昏成敝，使太宗之美意不得一傳，可勝歎哉！《古今圖書集成》氏族典卷一八。

辨元和聖德詩

韓公《元和聖德詩序》曰：「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按《新書·本紀》〔二〕：貞元十六年，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自稱知軍事。《建封傳》：愔，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謂定其叛可也。淄青李師古以元和元年閏月壬戌卒，其弟師道自稱留後，憲宗以方討劉闢，含垢授之。其後擅選卒抵壽春，欲授蔡，遣客燒河陰漕院，賊宰相武元衡，傷中丞裴度，遣訾嘉珍、門察反東都，盜斬建陵戟。及聞李光顏拔凌雲柵，始懼，遣使歸命。蔡平，猶逗撓不朝，卒用大師，一年而後平之，乃元和十四年也。詩作在平劉闢後，謂定積年之叛，殊不可曉，豈以師道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吏朝廷，亦足爲小定耶？公書法謹嚴，未誅師道，意不應遽以爲定，識者當能辨之。《永樂大典》卷九〇六。

〔二〕紀：原作「記」，徑改。

質 疑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易》象、《春秋》何關於

禮？而宣子何見而云爾耶？文王作《易》，周公述之，而卦爻之辭備，其精神心術則《易》也，其刑名度數則《禮》也，其凡例、褒貶則《春秋》也。《易》，周公之心術；《禮》，周公之治道；《春秋》，周公之史法。故凡三百六十官之事，無一不本於《易》；三百八十四爻之義，無一不寓於《禮》；禮有得失，而賞罰之所不及，則《春秋》得以褒貶之，是固一本也。韓宣子見二書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其見周公之心乎。《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五八。

重修金華縣治記

金華爲婺治，其山水清遠，土田沃衍，物阜而俗美，冠於屬邑。然境狹人衆，占田五夫已名富室，民皆勤耕桑，嗇用度以卒歲，無蓄積蓋藏以應公家急須。自邇輦轂、僑寓輻湊，郡費寢廣，賦增斂急，事劇於舊。宰爲高選，皆佩韋以自緩，稍趨辦則民不堪。前此趙君子濤念民之瘼，悉蠲賦外橫征，繼者踵其規，田里頗息肩矣。縣兩輪悉於州，無倉廩筦榷之贏，其貧猶民也。治廨創於五代，修於皇祐，歲日敝，居者熟視，不敢興役補葺支撐，寢就傾墜。今宰木君既視事，顧瞻而歎曰：「君子居之，一日必葺，茲何因循之甚耶？」博問精思，得其所以，則又歎曰：「邑於郡，子弟也，奉養是職，何敢以費請。民，吾子也，擾之傷吾慈，顧壓覆是懼，葺不可已，吾當自任其勞，漸以成之耳。」於是檢漏入，約浮費，鳩工庀材，纖悉會計，一毫不以煩郡與民。民有挈壺漿、持豚酒粟帛來犒役

者，笑而受之，曰：「嘻！煩吾子矣。」經始於六月乙巳，畢工於十一月甲戌。凡葺廳事之堂與西偏之便廳，復其舊觀；撤中間而新之，增壯麗焉；闢堂之東，建齋以便燕處。爲役蓋不細而民不知，可謂善矣。夫欲速則不達，敏則有功，聖人之言，初不相悖，緩者不及，辦者苛擾，則失之遠矣。勿亟于始，成于不日，固聖人盛德。事苟緩於欲而達於才，不害民而有功，亦近古之良吏也。木君於是役也，庶乎不欲速而敏者。仲友，邑民也，入其門，登其堂，周觀而歎曰：「美哉！君子惠後人多矣，其庇吾民厚矣。貴德者不望報，而報施禮也。繼是政者，毋怠事，毋求速，毋橫賦而苛役。居是邑者，毋囂訟，毋牟厚利，毋隱戶而惰輸。以共樂斯成而享其安，庶可報吾木君之賜乎。」君笑曰：「然。」於是乎書。《悅齋文鈔》卷九。

重修台州郡學記

本朝以恢儒爲家法，自慶曆迄紹興，命教益廣，矧在甸服，敢不欽承？仲友奉命假守至郡，既謁先聖，行視學宮，將就傾圯，惕然念非宣化所宜，乃議修學。集鄉之縉紳，推其賢能者二人庀役事，擇僚屬四人助之。始作於庚子孟春，畢於首夏，材良匠能，可支百載。夫以天子命郡置學，選名師教士以德行道藝，以培植風化，震蕩習俗，使人知有禮義，乃王道之本，生民之命，不可一朝緩也。茲郡邇辟廡，而以水火風旱之相仍，補敗不給，顧視歎咨，以迄於今，又因循而不修，守之罪大。今捐

數千緡，而賢士大夫樂與共成，豈獨守之責塞，實亦成前人之志，副多士之願，非天子之德厚，而朝廷之化深歟？喜其成而推其本，言之不足而至於咏歌，詩其可無作乎？詩曰：有學之宮，既久斯圯。匪鄉之英，孰葺而起？伊鄉之英，匪爲我勞。辟廱之化，其流滔滔。有廡斯修，有門斯閱。多士復來，居移氣壯。台山巍巍，江水逶迤。有學之宮，與江山齊。既安爾居，既鼓爾篴。青青子衿，盍遂爾業。我風斯移，我俗斯美。詔爾多士，無負天子。《悅齋文鈔》卷九。

新建中津橋碑記

郡介括蒼、天台間，城臨三津，其中最要道招舟待濟，寒暑尤病。仲友以淳熙庚子來守，自念承乏牧養，大利可作，迺分官吏，庀工徒，度高下，量廣深，立程度，以寸擬丈，創木樣置水池中，節水以籥，效潮進退。觀者開喻，然後賦役。始於四月丙辰，成於九月乙亥。築兩隄於皇華亭之東，甃以巨石，貫以堅木，載護以菑楫。中爲級道，兩旁爲却月形，三其層以殺水勢。南隄上流爲夾水岸，以受水衝。隄間百十有五尋，爲橋二十有五節，旁翼以欄，載以五十舟，舟置一碇。橋不及岸十六尋，爲六筏，維以柱二十，固以楫筏，隨潮與橋岸低昂。續以版四，鍛鐵爲四，鎖以固橋。紐竹爲纜，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維舟，其八以夾橋，其四以爲水備，其二十有六以繫筏繫鎖。以石困四繫纜，以石獅子十有二、石浮圖二纜當道者。植木爲架，遷飛仙亭於南岸，遷州之廢亭於北岸，以爲龍

王神之祠。爲僧舍及守橋巡邏之室二十有一間。凡橋欄、舟筏、竹纜之須，用錢九百八十萬。既成，因其地，名曰中津。銘曰：台江之津，憧憧往來。橋之未作，吾民其咨。豈無智謀，亦阻浮議。橋之既成，其勤在繼。矜吾民兮，閔吾勤兮，永詔厥後，見斯文兮。《悅齋文鈔》卷九。

筆記

《靜女》之詩曰：「貽我彤管，彤管有煒。」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禮》曰：「史載筆。」《博物志》乃謂：「蒙恬造筆。」非始造也，其制作至恬而始精爾。至漢以降，乃有寶跗、玉匣、翠羽、黃金、隋珠、和璧、文犀、象齒、麟角之飾珍矣，於適用則未也。善乎王右軍之論曰：「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蹟矣。」又曰：「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而後爲寶也？」此深知筆之利病者也。漢制，天子筆皆以秋兔之毫，蓋造筆當以免毫爲正。譬如硯必用石，鑑必用銅。傅子乃言：「豐狐之柱，秋兔之翰。」歐陽通用狸毛爲筆，覆以免毫。其尤精者則有鼠鬚、猩毛，皆人搜奇而用之，甚至於髡人鬚而征其直者，真好異之過也。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此思其上者不可得，故思其次者，較諸嶺南用鷄羽之屬差勝耳。惟羊毫勁健，宜於大字，用以覆兔毫作方寸以上書，清勁可愛，下此則少圓熟矣。毛穎之族，中山爲望，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趙國毫中用。

時人皆言兔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此論固當矣。然自江以南，兔毫皆不可用。大抵兔生於平原者沙平草軟，則毛長而勁；生山林者，出入荊棘間，則剉銳而短，故不入用，無他故也。唐給集賢諸學士歲千五百皮，亦止以四郡所貢者，良由此爾。古人以筆爲鋤耒，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則筆固不可不擇。然古人善書者，又以不擇紙筆爲工，虞世南以是辨歐、褚優劣。至如張伯英墨池、智永師筆塚，所用之多若此，必不暇精擇也。然鑑筆亦甚難事，柳公權求筆於諸葛氏，卒還其先與者而取常筆，況他人乎？噫！筆之用至廣大矣，用之以幹旋洪鈞，陶冶萬類，是爲化筆；用之以鋪張閎休，鼓舞羣動，是爲椽筆；用之以鎔範衆言，恢宏至道，是爲文筆；誅姦諛，發潛德，時則有史筆；肅朝列，糾官邪，時則有白筆；讞疑罪，斷詳刑，時則有丹筆。援筆以寫龜圖，則彝倫叙焉；抽毫以命才子，則文賦作焉；分金銀斑竹之飾以紀述名士，則功德文章著焉。記久明遠，開物成務，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忒忒，捨我其誰？若古大賢以筆端膚寸霈爲霖雨，其次者亦粉澤王化，丹青王猷，使當時號大手筆。又其次作文之士，下筆不能自休，稠人廣坐，援而書牘，曾不停綴，專意述作者至於門牆藩溷，悉置紙筆，文字一傳，使作者心服，欲焚棄筆硯。嗜書者禿千兔之翰，以字畫名其家，古人用筆，端不苟然也。故以符應之，著形於夢寐，則有點額兆孫氏之祥，如椽應大冊之異。五色爲藻思之符，出爲靈響，尚能與博陵生商古今而論得失也。惜乎世訛道喪，文武異途，始有投筆而求封侯，恃長檣大劍，而以毛錐子爲安用者，是可歎已。況乎爲上者既不中書，流而爲刀筆吏，惡俗且恃以爲囂訟之資，至號珥筆之民，則吾所不取也已。大丞相以管城子賜僚屬，明窗淨几，拂歛石，研松煤，寄

興乎楮先生之門，於是乎書。《悅齋文鈔》卷九。

重建學校記

淳熙十五年十二月

國家稽古道命，教編郡邑〔一〕，遠邇靡不承，庠序盈門，迨於荒陬。矧是浦陽，屬名郡，爲佳邑，嘗有顯者。今邇輦轂，海流類水，化源下漸，矧伊黌宮可廢不葺？縣學凡三遷，重建於皇祐間，宣和七年徙今址。紹興以來，令蔣樞、李概、張公盛、葛立柔、司馬儼、陳伯廣、趙汝越補敝支傾，制未經久，教養道闕，士氣不振，俗用蕪陋。主簿丹陽葛君采始至，謁先聖，顧瞻堂陞蓁蕪頽圯，惕然不寧。既閱月，歲月句稽職舉，恤惠孚，喟然嘆曰：「我祖清孝、文康以儒受國恩，今四世矣，小子敢忘本？」即告於令。黃巖鮑君祖文愀然曰：「學廢，令負責，設歲幸豐，民補敗未給，美哉艱乎，當何爲計？」葛君曰：「祿雖微，皆君賜民膏，請捐數月以爲倡，庶身教者從事克濟。」鮑君曰：「誠如是，吾亦何愛於五斗？」謀既定，以咨丞尉，僉和不疑，樂輸勉從，民是用聽。得緡錢數百。乃以淳熙戊申季春月甲子鳩工庀徒，命學職于瑒佐經畫，石康功司出納，石知義、宣統各贊以力。役既閱時，太守修撰趙公以聞平之望，下車脩教，聞而悅之，吏民奮勵。越仲冬晦，新學成，費千緡，半出民助。廣殿崇麗，倍蓰舊規。重門列戟，外疏兩池。疏達繚垣，植柳外環。邑人改觀，咸知士尊。既畢工，于瑒以狀事來告仲友曰：「吾邦有賢牧使，令佐，獲展其能，學敝以新，教仆復

起，上化用宣，竊俗將變，不可無紀。矧夫美成在久，間者學之餽廩多充他費，厥數徧迫，教用不給，今學既成，將豐厥養，充厥教，願聲以詩，上達民情於黃堂，使終惠於我士民，永以爲勿壞之勸，不亦遑與？」仲友拜而言曰：「宋德厚矣！自承流至於邑寮，皆知重道以績於成，異時弦歌流聞，受人易使之風，河潤千里，居鄰邑者與受大賜，豈敢辭葛君之命？」迺爲詩曰：浦山之陽，維蒼蒼兮。浦陽之流，維洋洋兮。民生其間，庶且康兮。士業於儒，顯亦嘗兮。教化之宮，曷其荒兮，圯極其崇，守維良兮。簿矢其謀，令曰臧兮。甲子三周，新化堂兮。重門列戟，水半璜兮。士知自尊，化爾彰兮。天子之德，吏奉揚兮。學非美觀，道欲長兮。守尚終惠，民不忘兮。尚愛植柳，如甘棠兮。《悅齋文鈔補》。

〔二〕編：疑當作「徧」。

元應善利真人祠記

淳熙九年正月

道家言仙人王子晉受帝命爲右弼，真人治天台山桐栢福地，坐金庭宮，受五岳朝謁，總御衆仙。其位高，其職重，其冠服、儀衛尊嚴。率民以事神，其禮宜稱，蒙澤而效報者，可苟簡而但已耶？淳熙辛丑夏旱，郡以故事迎香火于山，至郊而雨，邦民咨嗟，願致崇敬。乃更天慶塑像，鏤木加髹，絢

以奇彩，帳座、輿輦、幢節、旌扇、葩果、燈燭之供，皆新之。工匠精能，金碧輝映，瞻者改觀。壬寅歲上元，慶贊于郡之君子堂。後二日，奉安于昊天殿之東偏，使吾民永有依嚮。自周及今數千載，真人道益光，政和、紹興繼錫顯號，仲友之報德，則已微矣，故采《國語》、仙傳，效步虛之音，爲贊詠九章，授羽流歌之。其詞曰：周道昔波蕩，王子生不辰。忠言諫壅川，親意不我親。天壤不可支，厭此濁世塵。樂師爾何知，吾將去上賓。吹笙洛陽道，邂逅浮丘公。方瞳一莫逆，精思嵩高峰。劍舄我何有，飛馭凌剛風。時聞鳳凰鳴，隱隱丹霞中。弦月何皎皎，緱山何巍巍。上有白鶴駕，聊與時人期。後天凋三光，何必千年歸。金闕帝有命，吾非丁令威。帝念下土民，山川分百靈。命汝右弼君，秘宇開金庭。闔闢陰陽機，五岳趣朝纓。暇日帝汝思，時時來玉京。桐栢亦何有，清輝照瓊臺。衆泉注金石，萬木羅琳瑰。玉室靜窈窕，鶴轡紛徘徊。紫雲擁飛蓋，知是真仙來。丹符列素奏，黃水晞雲漿。吾道固欲傳，世人殊可傷。授汝紫陽周，語爾茅山楊。食之仙人芝，引袂同飛翔。丹丘壤千里，水旱固所司。吾民實可矜，有守孰不祈。應汝捷影響，樂歲免阻飢。萬人齊叫閭，天子遠亦知。天子錫榮號，賁我靈宮祠。吾道豈加損，羣心自瞻依。峨峨芙蓉冠，劍佩明朱衣。自周迄于今，千載彌光輝。外傳炯遺迹，真誥垂微言。子微有妙筆，羅列丹青傳。我生後諸子，傾心慕真筌。像設儼如在，白雲聊續篇。《嘉定赤城志》卷三一，嘉慶二十三年刻本。又見《天台方外志》卷一一。

全宋文卷五八六五

唐仲友 一〇

靈康廟記 淳熙九年正月

白鶴山在郡城東，行二十里，有廟曰靈康，其神曰靈順顯佑廣惠王，漢人，姓趙氏，諱昞，字公阿，生於東陽，行於烏傷，死於章安，人爲立祠永康，祀于山之趾，未有知其所起者。自太平興國暨慶曆間，繼顯靈異。元豐賜額，崇寧始封侯，大觀進爵，政和錫王號，宣和、建炎增衍鴻名，以迄于今。蓋王生有道術，沒爲明靈，固嘗應水旱之禱，誘閩廣之米商，揚神兵以殄寇，澄海波以濟龍舟，其事迹功德，寵榮本末，具見于《方術傳》及鄉貢進士石公孺、知州事侍郎陳公巖肖之碑。宣和辛丑，方臘亂睦，仙居賊呂師囊應之，將逼郡城，禱于廟不吉，焚之，再攻不克。賊退數月，新廟成。仲友奉命來守，以淳熙辛丑歲正月丁巳謁于廟，行視棟宇漏腐傾欹，像設圖畫漶漫剝落，供帳什器故暗闕敗，念承歉歲，方急救飢，幸得中熟，當議補葺。越六日癸亥乙夜，城南火，西風急，將及城

闐，仲友率官兵撲滅，遐禱于神，須臾風轉西北，城獲全。六月不雨，復以丁巳祈于廟，畢事登舟，有雲如練，自前山覆廟上，急雨，俄頃止，薄暮大雨，旬日霑足。己巳，既謝神休，即計工費，命臨海令陳處俊、主簿向士斐董其事。於是州民欲獻其力，有登仕郎應世榮者，謹恪能幹，慨然先衆人，身督工役，度材必良，擇匠必能，易弊而新，堅壯工緻。經始於八月乙巳，落成於正月壬午。竹木土石搏植刮摩，設色之工凡一千八十二，用公錢二十七萬有奇，民錢二十五萬有奇。自寢至門，旁及廊廡、齋拔之館無不葺。圖像器物，悉改舊觀，距宣和復建，六十年矣。自茲以往，民之事神不懈益虔，謹撫父老頌歌之意而詞曰：山龍從兮江之澚，靈之宮兮千古，惠我兮父母。狂童兮一炬，炫金甲兮神之怒。鯨之奔兮清吾土，復舊觀兮靈之宇。歲甲子兮一周，薄風霜兮淹留，視棟宇兮心之憂。幸我田兮更收，咸獻力兮何求。落成兮孟陬，靈之孚兮延鴻休。煥土木兮一新，孰成兮庶民，奠旨酒兮蘭芬。神具醉兮欣欣，返鶴駕兮繽紛。永我思兮無垠，願終惠兮邦人。《嘉定赤城志》卷三一。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二，民國《臨海縣志》卷一一。

重修桐山橋記

淳熙十一年

淳熙辛丑歲，余守天台，既作浮梁，有自四明來者，曰：「水無大小，苟有阻，只尺千里。寧海塗有二澗，橋廢病涉，能復之乎？」余以救荒辭。越明年，邑民張潭以狀請，曰：「邑有桐山道上二

橋，將復之，當得官爲之主。」余喜問曰：「客告我，久病未能，汝慨然當之，此富人之美事，能不作輟乎？」對曰：「某非富室，獨好周急，食餓施棺，顧惠尚狹。今投老，若二橋復，願畢矣。」余察其貌端而柔，言寡以慤，似表裏相副，意能成事者，爲出公錢十五萬，榜募助役。未幾，余解去。越三載，持邑符與吾里僧良又書來曰：「自經始，連歲歉，竭力成桐山一橋，曩許爲某記，敢以請。」且言：「橋故以木，不支期月。嘉祐中，邑人應宗貴與其族更以石，鄉貢進士羅公適記之，繼亦圯壞。某相水勢不可與爭，架木爲飛橋，如兵書所謂天潢者，三節兩重，長七尋有六尺，覆以板，甃甃其上，翼以石欄。岸高尋有七尺，疊石各廣九尋。總公用費千緡，郡邑錢合十八萬，民錢三十二萬，餘皆某力。始於十年孟冬，成於明年季春。某志其二，幸一成。」余歎曰：「吾去郡，意橋難就，汝以家當郡邑豪民之力，以績於成，可謂仁且勇矣。古人有言：以功濟人者報以壽。茲橋獨非濟人者乎？徒出力猶當曰功，況費財。汝惴惴以老爲憂，天獨無報乎？汝年未也。吾聞戰，勇氣一作再衰，唯仁者之氣異於是。利及於人，中喜之氣自倍。桐山之利博矣，吾猶以初約望汝，則吾言於傳遠猶信。」對曰：「謹受教。」因書以授之。橋側有大松，奇蹇如龍，行者游息，亦道塗之勝，當與橋相爲久者。《赤城集》卷一四。又見光緒《寧海縣志》卷二一。

漢三廳記

光武皇帝握符闡珍，身濟大業，天下既定，戢弓矢，散馬牛，示不復用，乃始博延儒雅，斟酌典憲，以興太平之治。博士臣榮建言，宜立三廳之禮。章下三公太常議，太尉臣熹、司空臣純，旅進在列，咸謂當如榮請，帝俞其奏。粵中元東封之歲，遂建明堂，立辟廳，起靈臺，恢張聖業，以垂裕來世。明帝丕承，增光前列，以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祇舉宗祀，卒事，升靈臺以望雲物。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親養老更。神人之和允洽，帝王之典斯備，宜有文字登載本末，而惇史闕焉，是敢紬繹舊聞，追爲之記曰：聖人位兩儀之中，君四海之廣，上之欲統和神靈，昭報先功，下之欲欽授人時，流行德教，雖其精神心術之運，固足以事神，保民和同無間，然必有徽章懿典，以鋪鴻藻、伸景鑠，則三廳之禮是也。三代盛王，共由斯道，而庶事於周爲備。當時所以嚴父配天、順時布政、考休證而育人材者，載在簡冊，炳著可述。其《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又曰：「經始靈臺，於樂辟廳。」郁郁之文，斯爲盛矣。中更暴嬴，姍笑盪滅，古法莫存。炎正隆興，歷十有二君，曠世鉅典，迄不具舉。方世宗稽古禮文，而河間獻樂於三廳，雖嘗被詔討論，然三篇之說，但藏秘府而已。維光武以聖德中興，顯宗以文明繼統，前遺後承，乃克大備。于時議郎博士該洽淹通，若曹充、梁松之徒，相繼考古刺經，討裁訂正，於是度地國南，合宮是營，環林處其左，崇臺立其右，而三廳

之制定矣。上圓下方，九房八達，以法天地，是爲明堂。璧水外旋，橋門四闢，以宣道化，是爲辟廡。崇基三丈，門通斗建，以協時氣，是爲靈臺。冠通天，衣日月，備禮和樂，詠祉舞功，則宗祀之禮也。望元氣，正儀度，吹律觀變，司曆考祥，則登臺之禮也。射虎侯，奏騶虞，親袒割牲，正坐自講，則臨廡之禮也。禮行於明堂，而鬼神饗、祖考寧焉；行於靈臺〔二〕，而陰陽調、萬物育焉；禮行於辟廡，而孝友明、道德富焉。一舉而衆善皆得者，其三廡之謂矣。厥後元和、陽嘉之君，或舉汶上之祠以章先勳，或作十二門之詩以歌月祀，或奏應鍾、作樂器以正時律，皆能恢洪大道，光紹祖武，三廡之禮益大而光，顧不偉歟！初，建武末，邊境無事，歲仍有年，司空張純以明習故事致位台相，以爲聖王之建辟廡，所以尊崇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按《七經識》、《明堂圖》、《河間古辟廡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而桓榮有言，純遂總諸儒以定其制，則三廡之成，賴純之力爲多，故并得而紀之。《永樂大典》六六二。

〔二〕據上下文例，「行」字上疑脫一「禮」字。

漢宣帝常平倉記

漢宣帝興於閭閻，入纂大統，生民疾苦，靡不周知。及親萬機，勵精政事，選擇良二千石布列郡

國，若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之徒，率能勞徠流民，勸課穡事。百姓安土，時和歲豐，雖多黍多稌，百室以盈，然穀石五錢，農人少利。粵五鳳紀元之四年，大司農中丞臣壽昌言：「歲漕關東穀，厥費不資，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二，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可其奏。於是近郡餘粟灌輸上都，大費既省而農無賤出之患。壽昌遂請推廣其法，築倉邊郡，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減價而糴，名之曰常平倉，用俾農末兼利，家給人足。天子嘉其功，遂下明詔賜壽昌爵關內侯，以答顯庸。宜有翰墨登載本末，史闕未補，敢摭實而言曰：國之大本在民，人之大命在穀，穀甚貴病末，甚賤傷農，末病則人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必使人不離而農益勸。設有甚貴賤而君不理，則豪商富室操其贏貲，因民之不給，以牟百倍之利。樂歲則乘急賤收，凶年則固閉不出，斯民反覆受弊，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將使利出一孔而民不困，莫若調其貴賤而御之以準，故管仲通輕重之權，九合諸侯；范蠡用計然之策，破吳霸越；李悝行平糴之法，魏國富彊。明效大驗，可考不誣。惟漢受命，傳嗣七世，務農振乏，注意匪懈，今布令典，章章具存，獨常平之法未克舉行。宣帝綜核名實，吏稱其職，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壽昌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遂乃斟酌前人之法而用之，言聽計行，爲萬世利。若夫十雨五風，年穀順成，千倉萬箱，充衍盈溢，則是倉斂之以重，穀有所藏，民不告病。設或火旱水毀，五穀不登，室如垂罄，民有飢色，則是倉散之以輕，穀有所出，民不乏食。輕重斂散，各以其時，雖有金之賈，且不能徼利以困民，壽昌之蒙顯賞，不亦宜乎？嘗試論之，天下有大利，致之者聖也；人臣有良策，行之者君也。宣帝在位十六年矣，數

下恩澤詔書，遣使者循行郡國，冠蓋相望，損膳省宰，減樂人使就農，假公田貸種食，弛池籩與貧民，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然惠而不費，養而不窮，未有若常平倉之善者，繫誰之力哉？壽昌建議之初，廷臣有吝一時之煩費者，將沮其謀，惟帝決信不疑，卒能行良策而致大利，然則是倉之興，實帝明斷之力也。嗚呼，仁哉！若夫築治有所，蓄藏有數，出納有節，籍在大農，茲得以略，姑記其爲民之意示後人云。《永樂大典》卷七五〇七。

〔二〕太原：原作「大元」，據《漢書》卷二四《食貨志》改。

西川秀麥圖贊

臣恭聞仁宗皇帝誕膺駿命，嗣無疆大曆服，天縱上聖，克知稼穡之艱難。敦本務農，深切睿意，親屈帝尊，秉耒千畝。數移清蹕，臨觀刈穫，復於後苑創寶歧殿，歲命種麥，以無忘穡事之勤。天瑞應誠，昭假紹至，兩歧合穎，史不絕書。雖遐方下邑，去皇都千萬里之遠者，均被和氣，是生珍物。粵皇祐五祀仲夏之月，并絡奧區曰眉之彭山〔二〕，以《瑞麥圖》來上，一莖五穗者，凡數本焉，瑰異卓絕，前古未有。聖心懽愉，發于音容，顧謂羣臣曰：「朕嘗禁四方獻瑞物，今得西川《秀麥圖》，可謂真瑞矣。」臣聞天生神物，錫賚聖萬世，其發祥隤祉，雜見乎穹壤

之間者，雖不一而足，然而兆南畝之豐，爲農夫之慶，未有若瑞麥之爲尤懿也。是以《書》紀同穎之獻，《詩》頌來牟之貽，著在簡策，爲億世美談。恭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乾符坤珍，充衍盈溢，其於草木蟲魚之類，皆抑而不宣，乃獨有取於麥秀之圖，則聖人愛民之意，豈不甚深遠哉！是圖也，秘諸金匱。藏在禁嚴，以傳罔極，以貽後昆，使之披文而會意，按牒而興思，則《七月》之艱難，《公劉》之民事，當有不待《周》、《召》之詩而自知者，顧不偉歟！是宜儒學之士被飾厥文，欽贊盛德。臣愚不自揆度，謹冒昧自竭，贊曰：

於皇仁宗，纂有不基。稼穡艱難，不虞而知。敦本務農，念茲在茲。黛耜朱紘，躬耕帝籍。是刈是穫，數移清蹕。殿創寶歧，言觀其麥。天瑞應誠，十雨五風。物無疵癘，歲則屢豐。黃雲亘野，其苗芄芄。協氣橫流，蒸爲善祥。迺獲瑞麥，于眉之陽。一莖五穗，垂穎穰穰。維時農夫，式舞且蹈。吏民來觀，欣欣相告。我皇聖明，地不愛寶。敢託丹青，獻諸天子。披圖九重，照映黼宸。舜瞳周視，龍顏則喜。顧謂羣臣，可謂真瑞。賓蓮合跗，嘉瓜同蒂。作會雖古，效珍已細。豐年之兆，天實予畀。受言藏之，秘諸金匱。傳示後昆，毋忘穡事。《詩》頌來牟，歸功后稷。《書》紀嘉禾，成王之德。若昔稱隆，于今揜迹。惟我太宗，治盛雍熙。內郡獻圖，九穗兩歧。祖武可繼，于今遙追。猗歟珍物，天錫聖皇。靈慶既啓，藻繪斯彰。小臣欽贊，萬世無疆。《永樂大典》卷二二一八一。

〔二〕絡：原作「給」，據諸史志改。

光武受命中興頌

《光武受命中興頌》者，東平王蒼所作也。顯宗承休繼明，兢業不忘，嘗親作《光武本紀》，以昭序先烈。粵永平東巡之歲，進幸東平，持以示蒼，蒼廼被飾厥文，稱道盛德，言典事實，追埒三頌。宜有文字，序述本旨，《漢史》不傳，蓋闕文也。謹拾其遺而補之，曰：

文之精者爲詩，詩之美者爲頌。自古聖神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偉光明，必有頌聲，發揚景鑠，然後無前之宏休，丕天之偉蹟，炳如日星，傳之亡窮。在周文武，興起王業，成王積隆太平。詩人歌之，《風》而後《雅》，《雅》而後《頌》，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神明，六義四始，於是乎極用。俾有周之休烈，赫奕於當年，昭著乎千古，繫《頌》之力也〔一〕。漢厄陽九，大盜搶攘，光武以卯金之系，應白水之讖。赤光照室，占王長之吉兆；伯阿王氣，嘆舂陵之鬱葱。縣界嘉禾，昭震育之祥；舍南火光，燭起兵之日。受命之符，厥惟正哉！于時之亂，姦雄乘機，蝟毛爭奮，皇皇兆人，罔有寧宇。光武廼握符闡珍，龍飛鳳翔。發迹昆陽，尋邑自潰；杖鉞參墟，王郎授首。用能系唐統，接漢緒，立號高邑，卜宅澗瀍。於是授鉞四七，掃除攬搶，旌旃所麾，金湯失險。雖懷璽紆紱，跨州陵縣，若隗囂、公孫之屬，殊名詭號，千墜爲群；如赤眉、青犢之徒，莫不迎刃而瓦解，望風而請命。文軌混乎八方，尉候一於萬里，乾坤清夷，黎庶息肩。既而歸馬散牛，閉關謝質，招賢舉逸，講藝論

經，舉登岱勒封之曠典，備三雍七郊之上儀。醴泉朱草之祥，史不絕書；踰沙絕漠之貢，府無虛月。論功較德，比迹商周，此誠臣下鼓舞歌頌之時。蒼以帝子之貴，親賢並茂，睹紀事之實錄，感身濟之艱難，廼作是頌，以頌上德而盡忠孝。是頌也，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節有度，守有序，使中興德業播爲英聲，昭爲烈光。鏗鐃炳燿，盪人耳目，傳億萬年，罔有窮盡，不亦偉歟？嗚呼！有是德業，然後稱爲之文辭；有是文辭，然後表見於功業。事大體重，豈易言哉！魯僖公一國之君也，能脩伯禽之法，復周公之宇，其臣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爲之頌。考其文、核其事，麗而尚夸，侈而不儉，視商周蓋有慙矣。夫子錄詩，猶拳拳而不舍，況以光武之中興，蒼之頌歌，德與辭表裏，功與文相埒，書之無溢美，言之無愧色，用是以寫諸琬琰，被於管絃，薦之宗廟，奏之郊丘，則天地並況，祖考來格。舞百獸而懷遠人，詒孫謀而燕後裔，皆自此致，《清廟》、《臣工》之什，將不得專美於前矣。始蒼以頌上聞，顯宗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蓋將編之詩書之冊，垂不朽云。《永樂大典》卷七九六〇。

〔二〕緊：原作「緊」，據文意改。

陳君墓誌銘

邑人陳黼從予問《春秋》，閱歲久，執禮滋恭，爲學勤苦，不肯經意師說以求售。庚子歲，有司欲首薦，引經觸廟諱，不果，予慰勞之，謝曰：「黼不審，尚何言？惟恨失親望，幸家君處之恬然，惟曰有命，後當益謹而已。」予曰：「爾之父賢矣，篤於義方，而不休於得喪。」黼曰：「先生真知吾父者。吾父幼知學而孤，舍而幹蠱，常以不卒業爲慊，故嚴於訓子。闢館延師友，日計業，夜聽誦，未嘗倦。喜閱史，能道兩漢興亡，日觀《通鑑》，寒暑不易。既使黼與弟黻從先生游，歸必問所業，且曰：『吾欲汝等得所淵源，不專爲進取。』得先生《史議》，歎曰：『吾老矣，恨不獲質疑于前。』其用意大抵類此。」予曰：「爾之父誠賢矣，顧何以淑子，使慰其親心？」又八年，予書室寓僧舍，黼侍父來訪僧，始與予遇。魁岸豁落，質直無隱情，與僧棋終日，談笑歡洽。不數日，黼來以父疾告，予意吉人宜上壽，遽以訃聞！予往弔，視其庭宇堅壯，東爲書室，治圃作亭榭，不侈而潔，有山林眺望、水木映帶之趣，知其胸次規畫，非常人也。出行田里間，父老嘆息曰：「善人逝矣。」相與言其爲人寬厚無競，或加以橫逆，笑言諭遣之。凶歲，率先糶貸，不計贏利，人樂借貰，亦不忍負。處鄉鄰謙和，雖寒悴未嘗忽之。予又以信其爲君子也。黼、黻以狀來請曰：「吾父享年六十有一，以淳熙十五年六月癸酉卒于寢，將以十六年九月三日庚申葬于和睦山清塘原，從治命也。吾父諱材，字

俊卿。吾祖得子晚，吾父生五年，吾祖悉推家財與諸弟，不占一銖。又十一年而吾祖終，諸叔父以寡，復欲分財，父承祖遺志，盡以所自營生業四分之。勤約治產，十年復饒裕。諸叔父皆汨賑，吾父葬死嫁孤無吝色。推及外姻，霑于鄉黨，皆孝友之餘也。自幼慷慨有志謀，果於爲義。六歲坐于門，觀群兒戲，有騎過，將踐及嬰兒，衆驚愕，吾父一挈出之，其仁勇蓋天資。晚年喜清靜，晨興誦內典，能解其義，臨終不亂。性好施予，重唯諾，不事華飾，戒殺生物。待臧獲有理，皆畏而愛之。曩歲德壽慶霑士庶，或增年獲初品，有齒居父下者，黼、黻從容言其事，父曰：『爲民而忍欺其君乎？』色甚莊，黼、黻不敢復言。其所守不苟如此。娶賈氏，生二子，孫五人：蓁、葵、靳、著、茂。孫女若而人。敢請銘以納諸幽。」予聞行實久，義不得辭。銘曰：

凡事生業，皆靳所有。再世推財，惟孝繼友。施于族姻，惟謙惟厚。幼能活人，胡止中壽？清塘之原，吉壤可久。詒爾義方，式裕厥後。《永樂大典》卷三一五五。

代張丞相祭劉兩府文

嗚呼！古有名將，如公近之。天方滅胡，奪公何爲？公生山西，雄姿傑出。文武兼備，忠誠獨立。干戈衛社，險夷三紀。公爾忘私，卒勤以死。虜昔亂華，萬億犬羊。發憤霆擊，百焉一當。醜類幾殲，國威遂振。膽落兇酋，謂吾有人。投閒彌厲，作鎮惟良。授鉞淮左，軍聲用張。狂胡大入，出

師以律。輿疾啓行，推鋒制敵。偏將違令，虜張莫摧。封豕在前，長蛇後來。人爲寒心，公方勇鬪。乘勝而旋，江津是守。病既有加，告休于都。謂宜勿藥，收之桑榆。天道難知，忽焉川逝。有識痛心，凡民隕涕。匈奴未滅，家靡餘財。結草圖報，遺言可哀。卹典隆厚，國恩始終。用而不早，恨亦何窮。靈車遄邁，丹旆有翩，致奠水濱，洒淚潸然。《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六。

代御史祭兄文

嗚呼！自□□□，□□□□。□家百罹，手足踣斃。伯兄二季，禍酷荐臻。銜哀未究，復喪仲兄。惟兄之德，孝友且仁。承上不懈，撫孤孔勤。謂宜百年，五福是享。中道云亡，天報何爽？今歲孟春，我有遠行。再拜而別，兄甚康寧。兄捨我去，我未及歸。良醫滿門，藥石莫施。奔走靡及，不見兄容。拊棺攀號，庸徹肝胸。日月遄邁，奄臨窀穸。靈輶夙駕，永遷幽宅。道左祖觴，以伸一訣。想兄如存，哀慟隕絕。嗚呼！《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一。

祭念五弟文

嗚呼！事有悔而不及，恨而無窮，悲而不可及解者，未有若吾之別汝而行，汝之捨吾而逝也。王

事適我，不得終視汝疾，日夜引領，冀聞汝瘳。月行未周，訃者在門，慟哭東望，欲拊棺一號而不可得也。吾悔吾恨，悲何可解。嗚呼！我考清白，年止中壽，諸孤煢煢，貧不自給。吾每與汝，却顧恐懼，曰：吾兄弟承先業，若屋四楹，苟傾其一，壓覆是同。何圖一旦，壯者先折。嗚呼！吾與汝親則手足，義則師友，汝登吾推，吾蜚汝翼，肱折翅墮，吾何聊生！臨訣之言，痛徹肝鬲。嗚呼！吾門衰悴，一至此邪？歲在辛卯，喪我猶子，曾是四年，汝又竟夭。庭芝階蘭，嚴霜春隕，吾宗孰元，吾業孰繼？直諒多聞，邈不可復見，士友雨泣，而況於吾。嗚呼！汝性曠夷，汝識閎達，讀書爲文，吾不汝逮，期汝萬里，出門折軸。天邪人邪，吾不能知。視汝不終，惟悔惟恨。嗚呼！汝娶十年，一子不育，汝妻則賢，三女何怙？繼絕字孤，吾不忍汝負。命不可期，吾寧自保？念此而悲，誰其能釋？嗚呼！汝自幼多疾，比年日侵，惟醫惟藥，汝惟吾聽。汝疾未濟，吾別汝行，汝猶以書來諭，吾猶望汝以生。數百里間，魂交魄動，每一夢汝，翌旦必聞問，雖汝既逝，亦復如是。吾實負汝，汝亦明吾不得已邪。嗚呼！猶子與汝忍死之屬，吾皆不得聞，必曰以先塋爲歸，則汝二人之孝友素志。卜竈云告，汝神其寧。士俊惟汝憐，亦惟汝誨。吾繫守符使，歸會汝喪，一觴致哀，汝尚有聞。汝書汝言，吾敢不汝復。道長風淒，淚墮清血，念汝如存，萬言何益！嗚呼哀哉！《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二。

代人祭妻文

嗚呼！自子我歸，餘四十年。始終百罹，不可殫言。子安于室，不困而遷。期子百年，胡棄而先。子縈沈疾，我數行役。子不我尤，知我艱棘。我返于廬，生理蕭瑟。賴子我寬，子患俄劇。藥石靡救，天耶人耶？我亦白首，而又奚嗟！所嗟弱女，瑩瑩何恃？念此蠹傷，曷維其已？古有達人，我何能爲？莫子一觴，涕泗漣漣。《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三。

代人祭妻文

嗚呼！自子之逝，晦朔三換。風淒酸眸，觸緒摧感。追惟平生，安樂患難。在子何慙，予豈無憾。惟西有丘，予昔窮處。惟子予同，躬親勞苦。隙駒電邁，回首三紀。卜竈云吉，豈伊偶爾。新阡予營，附棺必誠。誓將同穴，庶其妥靈。即遠有期，祖載不反。跪奠一觴，有涕其隕。《永樂大典》卷

祭王丞相母太夫人文

惟坤之載，母道是儀。有克全之，五福具宜。惟太夫人，博厚其資。毓于慶門，耆儒是歸。婦順妻柔，鞠子而慈。迺生英傑，皇家是毗。歲逾星終，潭府七移。袞章定省，綵服遨嬉。慈顏念鄉，需章抗辭。真祠晝錦，高堂燕怡。四座親姻，挺辰百卮。色如桃花，謂當期頤。令終上壽，憾無毫絲。子心何窮，孺慕以悲。人孰無母，孰光以輝？惟太夫人，在古亦希。掃門下客，受恩無涯。敬陳薄奠，灑淚致辭。《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上元普度青詞

苦魂業積，沈九夜以難開；正歲月盈，在三元而最重。凡抱孝慈之念，舉懷濟度之思。敢集衆緣，上干洪造。伏念臣等生同所欲，人各有親，悵逝者之莫追，慮冥途之未脫。方奉此以唱其始，咸信道而薦其誠。即是良宵，宣茲秘笈。符頒白簡，悉蠲有罪之流；橋陟朱宮，普拔無邊之衆。敢祈睿鑑，俯順輿情。《永樂大典》卷一四七〇七。（以上黃錦君校點）

全宋文卷五八六六

胡元質

胡元質（一一二七——一一八九），字長文，平江府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年二十二登紹興十八年進士。乾道中歷校書郎、禮部郎官、右司諫、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給事中。出知和州、太平州。淳熙元年遷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四年，除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敷文閣大學士致仕，封吳郡侯。淳熙十六年卒，年六十三，贈少師，謚獻惠。著有《左氏摘奇》十三卷（存）、《西漢字類》五卷、《成都古今丁記》二十五卷、《總效方》十三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五六，《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七，《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南宋館閣錄》卷八，《吳郡志》卷二七，《宋史》卷三四、二〇二，《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四。

乞限期修成欽宗實錄奏

乾道二年十二月二日

五朝正史久已大成，而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之史開院纂輯，累年于茲。臣竊惟靖康繼宣和之

後，以功緒本末則相關，以歲月久近則相繼，伏望將今來所修《欽宗實錄》，立之課程，尅以期限，併修帝紀繳進，名爲《四朝國史》。成書之後，薦之宗祏，與天無極。《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五六（第三冊第二七八二頁）。又見《玉海》卷四六。

乞劉季裴依舊兼國史院編修官奏

乾道三年十二月九日

契勘秘書丞、國史院編修官劉季裴除著作佐郎，今於《哲宗實錄》內檢照司馬康等體例，合依舊兼本院編修官。《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五八（第三冊第二七八三頁）。

辭兼同修國史奏

乾道五年九月三日

伏蒙恩命，兼同修國史，嘗具奏辭免，不允。臣竊以史官分職，考之故事，記注官少有兼同修者。緣昨者胡銓任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日，嘗陞同修，自是以來，沿襲爲例。竊恐朝廷用此近例，遂俾臣陞兼是職。伏念臣昨於去年七月奏對，乞朝廷凡所施行，一切屏絕已行之例。誤蒙嘉納，嘗降指揮，至今遵守。臣備數後省，比有援例以請之事，臣不敢不駁（一），臣豈有言之於前，而躬自蹈其非於後？欲望聖慈追寢成命。《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五八（第三冊第二七八三頁）。

〔二〕駁：原作「駿」，據文意改。

以太平州水患乞措置築堤奏

乾道九年十二月二日

今歲遭值大水，除政和等十三圩不曾遭風水，餘諸圩幾四百里爲水漫沫而入，內外灌浸，風浪淘洗，經涉三時，其受害損壞不一。合隨其所損而爲之計，其洗動處則重築，其坍落處則補築，其虧狹處則貼築，其不損壞處則補築。其虧狹處則貼築，其不損壞處則反爲增築。其工費計米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七碩五升，錢二萬三千五百七十貫一百三十七文省。比隆興二年、乾道六年所省幾半。務趁此冬土脉堅實之時，及期辦集。《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二二（第六冊第五九三四頁）。

建康府修軍兵營屋事奏

淳熙元年七月三日

乞將江東諸州已發回團結禁軍寨屋拆移入城，改充軍兵營屋。《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二六（第七冊第六八六七頁）。

乞將寬減鹽井重額事宣付史館奏

淳熙四年十二月

鹽井重額沈痼百姓垂五六十年矣，號呼籲天，而天不聞。陛下亟出所儲，略無愛嗇，俾不踰時，出窮民於水火之中，誠若有所不及。臣親聞歌頌之聲，目睹和平之象，實千載希闊難逢之嘉會，乞宣付史館。《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五。

論蜀中鹽井奏

淳熙四年十二月

鹽之爲害，尤甚於酒。蜀鹽取之於井，山谷之民相地鑿井，深至六七十丈，幸而果得鹹泉，然後募工以石甃砌，以牛革爲囊，數十人牽大繩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則泉脉漸竭，乃縋人於繩令下，以手汲取，投之於囊，然後引繩而上，得水入竈，以柴茅煎煮，乃得成鹽。又有小井，謂之卓筒，大不過數寸，深亦數十丈。以竹筒設機抽泉，盡日之力所得無幾。又有鑿地不得鹹泉，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數斛之泉，不能得斤兩之鹽。其間或有開鑿既久，井老泉枯，舊額猶在，無由蠲減；或有大井損壞，無力修葺，數十年間空抱重課；或井筒剝落，土石堙塞，彌旬累月計不得取；或夏冬漲潦，淡水入井，不可燒煎；或貧乏無力，柴茅不繼，虛失泉利；或假貨資財，以爲鹽本，費多利少，官課未

償，私債已重。如此之類，不可勝計。臣欲擇能吏前往逐州考覈鹽井的實盈虧之數，先與推排等第，隨其盈虧多寡而增損之，必使上不至於重虧國計，下實可以少紓民力，方可施行。《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五。

論川茶征課之弊奏

淳熙四年十二月

爲蜀民之病者，惟茶、鹽、酒三事爲最。酒課之弊，近已損減。蜀茶祖宗時並許通商，熙寧以後，始從官榷，當時課息歲不過四十萬。建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熙寧已增五倍。紹興十七年，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額。逮至二十五年，臺諫論列，始蒙蠲減。當時鄭霽爲都大提舉，奉行不虔，略減都額，而實不與民間盡蠲前官所增逐戶納數。又越二十餘年，其間有產去額存者；有實無茶園，止因賣零茶，官司抑令承額而不得脫者。似此之類不一。逐歲多是預俵茶引，於合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爲都大提舉日，又計興、洋諸場一歲茶額，直將茶引俵與園戶，不問茶園盛衰，不計茶貨有無，止計所俵引數，按月追取息錢，以致茶園百姓愈更窮困。欲行下茶馬司，將無茶之家並行倚閣，茶少額多之家，即與減額。《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五。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

簡州蠲減折估錢事奏

淳熙四年十二月

簡州最爲鹽額重大，近蒙蠲減折估錢五萬四千餘緡，但官司一時逐井除減，使實惠未及下戶，富厚之家動煎數十井，有每歲減七千緡者。下等之家，不過一二十井，貨則無人承當，額徒虛欠，官司督責不免。望委制置司再將向來已減之數重行均減，其上戶至多者每歲不得減過二千貫，其餘類推，均及下戶。《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五。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

蜀中減放折絹錢事宜奏

淳熙五年三月

蜀折科之額，視東南爲最重。如夏秋稅絹以田畝所定稅錢爲率，凡稅錢僅及三百，則科絹一匹，不及三百者，謂之畸零。其所輸納乃理估錢，則準時直。當承平時，每縑不過二貫，兵興以來，每縑乃至十貫，是一縑而取三倍也。陛下軫念遠民重困，每縑裁定作七貫五百，蜀民驩呼鼓舞。然獨成都自淳熙五年爲額減放訖，其他州縣尚有應昨來指揮去處，乞行下約束。《中興兩朝聖政》卷五六。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

乞勿令夔路遞兵缺額缺糧奏

淳熙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夔路山谷重複，最爲峻險，虎狼之跡，交於中途，遞兵勞苦。乞令夔路轉運司常切趣辦覺察，不容復有缺額缺糧去處。《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二九（第八冊第七五一四頁）。

論威茂州邊防奏

淳熙五年

唐之季年，吐蕃入寇必入扶文，南詔入寇必入沈黎。吐蕃、南詔合入寇必出灌口。其文、黎兩州去成都尚千里，關隘險阻，足以限隔。唯灌口一路去成都止百里，又皆平陸，朝發夕至，威、茂兩州即灌口之障蔽。大率沿邊諸州城資堡寨以爲蔽，堡寨賴州城以爲援。唯此兩州不然，堡寨參錯於中，州城孤立於外。而熟蕃部落周分環據，二三百里之間，官路僅留一綫，以達於兩州。若邊事不寧，孤城坐見隔絕。《輿地紀勝》卷一四九。

乞令四川守臣添募忠勇奏

淳熙五年

關外西和、階、成、鳳四州，所聚民兵謂之忠勇，皆以土兵爲之。向來虞允文團結四川忠勇軍計二千九十四人，其後不能增募。乞令四川守臣添募，仍立賞格。《文獻通考》卷一五六。

措置蠲免夔路諸州科買上供金銀絹奏

淳熙六年正月

夔路之民爲最窮，而諸州科買上供金銀絹三色，民力重困，所有大寧監鹽課委無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本路轉運司公共措置，已將鹽課趨剩之錢買金銀發納。總領所及茶馬司蠲免九州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錢若干，可以盡免今年夔路諸州一年全科民間買絹之數，餘錢又可與民間每歲貼助之費，民力可以少蘇。《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三一。

乞川蜀民間結甲捕盜事一依舊例奏

淳熙六年五月

近降指揮，諸路帥憲司責州軍縣鎮鄉村結爲保伍，令置救火捕盜器仗。川蜀州縣地狹人稠，少有

荒迴可以容隱盜賊去處。止是穿窬，易於擒捕。舊存禁約，民間不得私造軍器，今若令自造，非唯有駭觀聽，又使平時所禁，一旦盡弛，非便。乞依舊來結甲體例，遇有盜賊，止聲鼓遞相呼集救應收捕。《宋會要輯稿》兵二之四六（第七冊第六七九四頁）。

措置減放四川井戶鹽額事宜奏

淳熙六年五月

四路產鹽三十州，見管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井、四百五場。內除依舊額煎輸一千一百七十四井、一百五十場，別無增減鹽數外，其因今來推排，或因自陳，或糾決情願增額者，計一百二十五井、二十四場，并今次渲淘舊井亦願入籍者，計四百七十九井。其委實無鹽到場之井，即與棧閉，盡令除豁。其有不敷舊額陪抱輸納者，即斟酌輕重，量與減放。共計合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以諸州增額鹽錢引等，共計增收錢引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補合減數外，尚餘對減未盡錢引每年計二十七萬二千五百餘道。其合對補錢數，令總領所措置圓融，每歲抱認對補錢引十七萬二千餘道，其餘錢引十萬道，乞於總領所每年椿管昨來對減酒課用不盡錢一十萬六千四百餘道內，取撥十萬道對補上項合減之數，庶幾四川州縣井戶民人免四五十年重額之患。《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八（第六冊第五二八二頁）。

乞將減放川茶虛數事宣付史館奏

淳熙六年八月

川蜀產茶，自熙寧以後一從官榷。軍興以來，聚斂之臣增立重額，產日益去，額日益增，民日益困。於是條其狀以聞，乞同茶馬司公共措置。旋被隆旨，俾之措畫。臣遂與提舉茶馬官置局委官，推核增虧之數，所合減於虛額凡一百四萬三百斤有畸，其引息及土產稅錢共計十五萬二千九百九十四貫有畸，係每歲合納之數，遂具以聞。奉旨除放，遠民交慶。欲望聖慈宣付史館，以傳無窮。《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七。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

言推排鹽井以增減定額事奏

淳熙七年一月十八日

在法，鹽井推排所以增有餘，減不足。有司奉行弗虔，務求贏餘，其鹽井盈者則過爲之增，涸者略爲之減，增損盡出於私心。乞將今來所減鹽數並爲定額，自後每遇推排，以增補虧，不得踰越已減一定之數。《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一二（第六冊第五二八四頁）。

乞科敷牛具以乾道七年之籍爲準奏

淳熙七年三月

鳳州梁泉、兩當、河池三縣，并成州栗亭，以人戶見耕牛具數目爲準，均敷二稅〔一〕，以是民間畏避，莫敢畜牛。乞只以乾道七年逐州元籍定牛具爲科敷則例，自此如有新添牛畜，更不收入爲額，輒增科敷。《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七二（第七冊第六四〇六頁）。

〔一〕敷：原作「數」，據文意改。

賀湯兵侍郎啓

寵奉宸綸，榮陞禁路。進總司戎之政，蔚爲法從之光。凡在庇休，舉增欣忭。伏惟某官鼎鐘偉量，韶濩正音。德茂中庸，師聖賢之有法；才優通變，應機務以無方。自峻擢於魏科，頗倦游於常調。守道難進，得時則行。彈擊百僚，獨聳烏臺之望，徘徊九列，聿修扈正之官。輟卿月於金門，耀使星於玉壘。七年夙夜，一節險夷。惟東西久宿於師屯，故上下俱疲於饋餉。帝心憂顧，天詔哀矜，爰遴選於通儒，俾典司於大計。輕徭薄賦，蠲重斂者不知幾科；足食成軍，儲羨財而更豐他日。兵民

兼裕，官吏舉安。頌聲上達於四聰，歸覲果膺於三接。對揚慷慨，褒諭頻煩，遂以一世之名儒，亟擢九重之近侍。論思獻納，已高持橐之風；輔贊彌縫，行副秉鈞之任。某遠聞新命，喜極卑情。無從進旅於門牆，以陪賀列；但與去思之郡邑，同詠恩深。《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

謝漕使薦舉啓〔二〕

匭函朝出，未能上自達之書；黍谷春回，政有藉吹生之律。薦墨俄驚其誤寵，報環敢負於深恩！竊聞先生長者之言，可爲小官下吏之戒。歐文忠公則日有差使，不得避事；呂文正公則日但勤職，便是求知。故前輩之子弟，惟尚於恬藏；何今人之父兄，反心乎奔競？蓋權勢之黨，多貪於躁進；此薦舉之法，仍壞於干求。與之既徇其私，議者輒付以笑。且如奴顏婢膝媚子，皆預於品題；況竿牘苞苴小夫，例爲之汲引。弊既若此，人其謂何？如其取之以公，而請託勿庸；與夫觀其所行，而藻鑑不爽。則素餐無至於濫，而清議亦有所歸。智者可與道，而俗士難言；賤子請自陳，而丈人試聽。某之學荒蕪而無所殖，某之才臃腫而非其長。布韋僅免於酸寒，纓笏遂牽於羈繫。不苟求速化之術，亦已失自高之心。居數月而致二生，難齒於洛陽多士之列；舉四人而得三相，每想夫河南同官之賢。自甘隨鷺鳥累百而成羣，豈有顧騏驎十倍而增價？能以國士而遇我，幸而恩家之有人。茲蓋伏遇都運中先生吾儒宗盟，斯道祖述。胸襟洞達而涇渭別，眄睠甚明而皂白分。魏舒於魏氏無他，蓋同縣惟善所

在；韓愈以韓泰自代，雖共姓何有於嫌？於葛藟欲庇本根，謂草木則同臭味。猥憐族類，收入門闌。尚惟箠楚之未辭，豈免塵埃之自辱。當勉厥志，無累所知。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四。

〔二〕原文署作「胡長之」，疑爲「胡長文」之誤。長文，胡元質之字。今存以俟考。

成都古今丁記序

《成都古今記》，起自熙寧甲寅，前帥趙閱道集之，凡三十卷。後八十七年，當紹興庚辰，王時亨復爲《續記》二十二卷。廢置因革，纖悉巨細，靡不載也。又十有八年，當淳熙丁酉，范至能復爲《丙記》十卷。距時亨去日未遠，雖不至如前、續《記》之多，然二書之所不及者，則加詳矣。予以是年秋代匱帥蜀，四路兵民之寄實在焉。蜀久困於征輸榷酤之額，雖減鹽茗之課，猶重，與其他邊防民政，事所當行，利興害去，皆有端緒，可覆而考也。居三年，綴爲《丁記》二十五卷，粗成一書。惟沈黎蕃部繹騷，踰時方定，變之所起，以迄無事，隨宜措畫，本末具存，姑俟論定，別爲一編。合成都四《記》而觀之，往事頓前，得過半矣。《全蜀藝文志》卷三〇。又見《蜀中廣記》卷九六。

石經跋

石經云者，恐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而立也。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賄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蔡中郎不能到也。然遺經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能辦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間，不可知也。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餘，甚至取爲柱礎、爲砲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得其一，況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間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全蜀藝文志》卷五九。又見《蜀中廣記》卷九一。

左氏摘奇後記

《左氏摘奇》皆手所約取，鋟木于當涂道院，與同志者共之。乾道癸巳元日，吳郡胡元質書。《左

氏摘奇》卷一二，宛委別藏本。

玉局觀崇禧殿記

淳熙六年十二月

臣聞天之所以開聖人，繫必有所因也。蓋將盡畀所覆，使司牧之全、三光五嶽之氣以一天下。故受命之符有開，必先兆於多事之日，培夫太平之基，誠非偶然者。漢之光武，三代以還，中興之功成於建武之盛際，不知中興之兆見於建平之初元。其年甲子降生之夕，休徵嘉應，史臣特書，豈非天開聖人之明驗耶？天祐皇宋，聖聖相繼。皇帝陛下膺天歷數，應千歲河清之瑞。維建炎元年，歲在丁未十月二十二日，實誕彌之節也。方時多艱，中原俶擾。太上皇帝遑遑汲汲，紹開中興，而所以終其功者，庸詎知夫天意固有在耶？濟陽赤光，光燭天矣。聰明，天爲之生；勇智，天爲之錫。實濟世安民，混一六合之資，聖人之所獨得於天者，太平所繇基也。成都府府治之西南，有觀巋然。按道書，耽仙嘗說經此地，湧出玉局，因以名觀，列二十四化之首。在甲子中丁未，實主之皇帝元命也。昔華山爲明皇本命，旺氣之舍，猶禁不穿治，矧皇帝帝德廣運，咸五登三，其元命所主經見甚白，欽崇之禮，所當先者。臣代匱帥蜀，兼守是邦。竊惟「如南山之壽」，若《天保》之歸美報上；「天子萬年」，若《常武》之對揚王休。臣不佞，深有慕焉。爰率旁近部使者同出緡錢，即其觀創建元命殿，旁挾兩廡，規模氣象極其雄嚴，以爲上帝隤祉錫羨之地。乃淳熙五年夏五月經始，歲行既周纔訖工。

每遇會慶節正至三元，與夫元命之日，敬率文武官朝謁，祝萬歲壽于庭，永爲彝典。爰剡以聞，乞賜之名，以示無窮崇奉之敬。維冬十月，有旨從之，錫名崇禧。命下之日，歡聲旁魄，如霆如雷，皆謂吾君壽富熾昌，於穆不已。臣敢拜手稽首，推其意而言曰：在《書》有之，「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其命均出於天，而其所以命則或有異焉，豈非天以眷命而生聖人，聖人當修德以應天命耶？命之在天，修之在人，顧所行何如耳。堯之聰明文思，而輔之以兢兢；舜之濬哲文明，而輔之以業業；湯之齊聖廣淵，而輔之以慄慄；文王之聰明齊聖，而輔之以翼翼。夫以帝王之絕德皆天所授，而躬行若是力者，蓋不矜其所可恃，而敬其所可勉也。故自正心誠意，擴而充之，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聖人修德以答天命者也。歷年之久長，子孫之逢吉命雖不於常，而福善之至斷可必。皇帝陛下聖繇天縱，德妙生知，篤愛敬以事親，厲勤儉以率下，政修化行，彌薄海縣，道豐仁洽，布濩天區。姑以蜀言之，如酒之估重，鹽之額浮，茶之課溢，關外和糴之擾，夔路上供之費，沉痾百姓，幾年於茲，聖心怛焉，乃出緡錢，每歲爲之蠲減幾二百三十萬緡有畸。起捐瘠於溝中者，又不知其幾億鉅萬也。蜀去天萬里，恩惠浹洽如此其暢，則夫幅員之廣，生齒之衆，漸被汪濊之澤，涵泳泰和之時，可概見也。宜其同心愛戴，飲食必祝，天鑑昭晰，如在左右，無疆之錫，無窮之基，與天同長，與地同久，與日月不息，與維斗不忒，億萬斯年，寧有紀極耶？若夫沉幾密運，規恢遠圖，厲志復古，帝念甚烈，聖而不可知之神，固亦難以涯涘矣。自罹多事，將六十年，天地之數，離必合，安時處順，晦養既久，發勇智於天威，運聰明於神武，其傑孰能禦之？生於多事之際，甲子一周，身及太平，天命

顯著，爲禧之崇，其有加於此者哉！臣何幸，身親見之！淳熙六年十二月日記。《成都文類》卷四一。

牡丹譜

大中祥符辛亥春，府尹任公中正宴客大慈精舍，州民王氏獻一合歡牡丹，公即命圖之，士庶創觀，闐咽終日。蜀自李唐後未有此花，凡圖畫者唯名洛陽花。僞蜀王氏號其苑曰「宣華」，權相勳臣競起第宅，上下窮極奢麗，皆無牡丹。惟徐延瓊聞秦州董成村僧院有牡丹一株，遂厚以金帛，歷三千里取至蜀，植於新宅。至孟氏於宣華苑廣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苑。廣政五年，牡丹雙開者十，黃者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後主宴苑中賞之。花至盛矣，有深紅、淺紅、深紫、淺紫、淡黃、鵝黃、潔白、正暈、倒暈、金舍利、銀舍利，旁枝副搏，合歡重臺，至五十葉，面徑七八寸。有檀心如墨者，香聞至五十步。蜀平，花散落民間。小東門外有張百花、李百花之號，皆培子分根，種以求利，每一本獲數萬錢。宋景文公祁帥蜀，彭州守朱君綽始取楊氏園花凡十品以獻。公在蜀四年，每花時，按其名往取，彭州送花遂成故事。公於十種花，尤愛重錦被堆，嘗爲之賦，蓋他園所無也。牡丹之性不利燥溼，彭州丘壤既得燥溼之中，又土人種蒔偏得法，花開有至七百葉，面可徑尺以上，今品類幾五十種。繼又有一種色淡紅，枝頭絕大者，中書舍人程公厚倅是州，目之爲祥雲。其花結子可種，餘花多取單葉花本，以千葉花接之。千葉花來自洛京，土人謂之京花，單葉時號川花爾。景文所作贊別爲一

編，其《爲朱彭州賦牡丹》詩，有「蹄金點鬢密，瑋玉鏤跗紅。香惜持來遠，春應摘後空」之句。今西樓花數欄，花不甚多，而彭州所供率下品。范公成大時以錢買之，始得名花。提刑程公沂預會，歎曰：「自離洛陽，今始見花爾。」程公故洛陽人也。《全蜀藝文志》卷五六。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七五，嘉慶《成都縣志》卷五，嘉慶《彭縣志》卷四二。（以上劉文剛校點）